



號 月 四

• 期 十 第 • • 年 三 第 •

行 發 店 書 央 中



版 出 屋 書 象 萬

源塞束拔要須淋治



治根

淋病及一切化膿症！

阿爾巴基爾片

驚嘆之殺
菌聖藥！

殺菌神速！正確！此乃化學元素製劑「阿爾巴基爾」所特有之偉大力量！因此凡患急性慢性淋疾，丹毒，中耳炎肺炎，扁桃腺炎，一切化膿性症肺炎，敗血等症，服「阿爾巴基爾」後，經腸壁吸收，與血液循環，即能化膿消炎止痛，局部自退，故在最短期間內，即能安全神速而痊癒。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出售

山之內製藥公司出品

上海灘老禮二路六三零號藥房均有售



A.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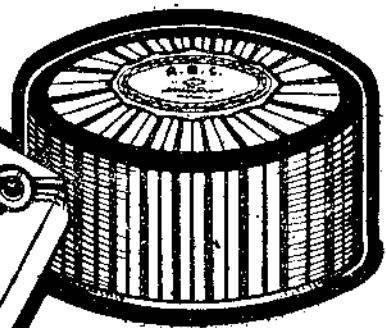
CONFECTIONERY



請吃
愛皮西
糖果

品質高貴

美勝舶來



愛皮西糖果股份有限公司

若素



百病起自
腸胃，故
保護胃腸
及健康之
道，常服
「若素」
對於胃腸
病有獨特
之功效。

「若素」
各地各大
藥房公司
均有出售

博士金筆

最新改良：

堂皇雅潔。
新穎廉美。
男用女用。
應有盡有。



分真空吸水
及博士式吸水
兩種
筆管色澤不一
筆尖硬度適宜

各大公司文具店均售

上海博士筆廠精製

總經理處 江西路三百廿三號三樓 電話 一六二〇

四月號 第三年・第十期 目錄

插字：臨枯樹賦……………俞平伯
頁畫：春……………廖增益

紅海採珠記（世界采風記）……………華成璐（二〇）
生命的幕後（人海傳奇）……………繭厂（二七）

特輯：屐痕處處

錦城十日……………黃裳（三）
白門集……………宛宛（元）
閩贛邊陲綫上……………吳娜（二五）
湘中夢痕……………陽光（三〇）

捨（散文）

心的軌下（小說）……………若思（二）
福羅貝爾與四夫人（獨身者的戀愛故事）……………余榮（五）
論出版文化及其他（論文）……………范泉（七）
雙清（長篇連載）……………鴻蒙（六）
季候（小說）……………南嬰（二）

世界末日的預言(預言)

繅人(一〇三)

荒野(長篇連載)

師陀(一〇六)

橋與塔(散文)

匡沙(一二四)

連環套(長篇連載)

張愛玲(一二六)

河內的風度(海外風光)

蕭羣(一二七)

珍珠的生日(小說)

施濟美(一二八)

萬象言·默·聽

(繭子)

說「靜」

(繭子)

人的悲哀(怯怯)

閒話 新瓶裝舊酒

(伍臬)

故都的春天

(琪)

晨(長篇連載)

羅洪(一二九)

蝶戀花(歌劇)

李健吾(一三〇)

導演們的把戲(銀壇逸話)

秋士(一三一)

勒沃的病房(翻譯小說)

逢山(一三五)

臥病雜記(散文)

王仲鄂(一三一)

蘇聯的音樂教育(世界藝壇)

薄適(一三六)

無名島(驚奇小說)

舒君亮(一三八)

出版者言(出版者的話)

秋翁(一三九)

編輯室

補白

吹毛錄……求庇生

曉曉錄……鄭逸梅

獵奇趣味……滄

一

樂
不
離
口

高
貴
名
煙

號大
廿支
裝

號小
十支
裝

志
製

KORES
Cigarettes

高
樂



品出譽榮司公煙華裕



Stylish
Ready made

GENTLEMEN SUITS
&
COSTS

標 準 現 成 西 裝

大 衣 西 裝 式 樣 齊 備

永 不 走 樣
新 穎 別 緻
出 類 拔 萃
品 質 優 良

成 都 路 靜 安 寺 路 口 464 號 電 話 62693 號



紅海採珠記

華成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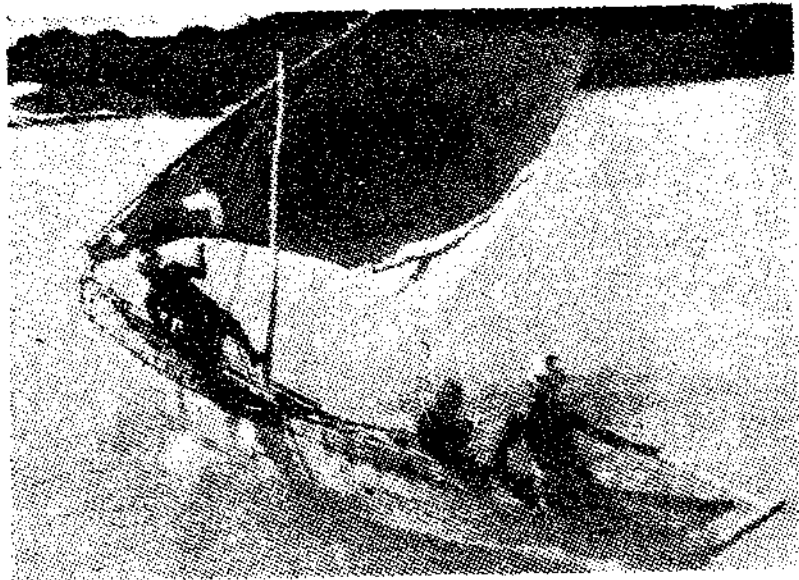
厭倦了在東北非洲經營的皮革和咖啡貿易，同時深切地感覺到一種對於海的渴望，我定製了一艘十噸重的小船，配置好三角帆，就下海去採珍珠了。

我所定製的是一艘吃水很輕的阿拉伯船，能在高潮的時候掠過暗礁。我僱用了四名索謀里水手，並且計劃選擇幾個蘇丹的潛水採珠者。試航一番以後，就直向阿拉伯海岸駛去。離開了法屬索謀里蘭的吉布底港（Djibouti），我第一眼看到的陸地是毛恰島——紅海和亞丁灣中的典型的珊瑚礁島嶼。繁茂蒼綠的陸地籠罩在沉寂和神祕之中，唯一的生物僅是一些褐色大蟹，肥蛤蜊和白鷺。

高空掛着一輪滿月，我回到了船上。珊瑚島的白沙灘在皎潔的月光下閃爍。遙遙地揚起了一陣沙上蟋蟀的鳴叫聲，珠圓玉潤，響亮清脆，是銀子般地鳴叫聲呢。溫柔的波浪緩緩地從海灘上逝去，如同睡着了了的萬物呼吸的氣息。星星慢慢地從我頭上行過，我思索着自己這一場冒險的航程，和不可知的未來。

死裏逃生

黎明時候，拉斯坡黃色的山峯突現在眼前，我們乘着岸上吹來的微風，沿陸前行。忽然之間起了貿易風，我們駛向紅海入口的巴布爾曼德海峽（Babel Mandeb）。九點鐘，培林島已經攔住了我們的去路，它好像一個龐大的海洋物怪



輕 快 的 走 私 船

，保衛着海峽，並把它一分爲二。被培林島所劃開的兩條海路，寬狹不同。靠近阿拉伯海岸的一條通路很窄，僅可供漁船和輕快的阿拉伯走私船航用。我決定行駛這條路，因爲它

是到北岸去最短的航路。

我曾經受到過警告，說是這條航路非常危險，波濤奸詐多變，一翻臉就有氣吞山河，席捲宇宙之勢。但，我却覺得我們可以乘着風的助力，安全駛過。雖然在我記起這條海峽名字的含義是「淚之門」時，不免感到了一點焦燥。

波濤藉着貿易風的吹送，從印度洋奔騰過來，衝擊在黑色的懸岸上，散放出湍急的浪花。要改變航路已來不及了。

在憤怒的大海中，浪濤衝天，速度一失，必然加倍的危險；我們只有冒險前行。海浪打着圓圈子直轉，像是許多忽起忽沒的液體圓椎，靠了風的威力，成爲變化不一的旋渦。

我嘗試把船駛向較爲安全的區域，但大槳帆却已經被狂風吹落了；阿莫急急地奔到帆角，預備搶救船帆，以防我們的航船傾覆。旋渦却捉住了我們，一片波濤擊在船尾上，把船帆捲去了。

紛擾中，聽見尖銳的呼喊聲，一個黑影失落在海的泡沫中；阿莫被怨海帶去了！

我扔出救命索，拖曳在船後面；因爲這時我必須專心一志的在巔簸的海面上航行，再沒有餘力去顧及阿莫。阿狄扯起了一塊帆布，算是狂濤中的三角帆，繼續維持航行。但，說實話，我們也已經預備沉沒了。半隻船積滿了水，再來一個浪頭，就要沉失海底了。

我極目四望，看見阿莫緊拉着拖在船後的繩索；我們趕快把他拉了上來，像是拉一尾大魚。他悶聲不響地，找了一隻吊桶，不斷地把船中的積水傾出去。在這幾秒鐘之內，我們駛出了狂風惡濤狼狽爲好的區域。海是平靜的，我們得救了。

奴隸販子

修理好了船上的索具以後，帆船直向阿拉伯的海岸航去；沿途看見陸上叢叢的棕櫚樹和蒼綠的蜀黍田。這裏的阿拉伯人，普通是靠捉魚和曬魚乾生活的；但其中的一部份人，有時也幹着海盜的營生。煙草走私也是他們的一種生財之道，不過利潤最厚的還要屬販賣非洲奴隸，有關當局雖然下令嚴禁，仍有人祕密地做這行買賣。

販賣奴隸者假裝捕魚，駛到預先和奴隸護送商約定的非洲海岸。因為這些奴隸商先把非洲大陸的土人誘捕出來，然後賣給奴隸走私客，再轉賣到亞洲各地。

紅海沿岸的漁人

這批私賣奴隸的人，把他們輕快的阿拉伯帆船停泊在海灘附近，靜靜地捕魚，捉到以後就曝曬在陽光下；他們自己住在

船帆搭的篷帳中。

奴隸護送商從內地出來，看看快到目的地時，就在山間停下來，先派一個人到海岸上去偵查。到了薄暮時，大隊開始起程，九點多鐘就可以抵達海岸了。

當天這些靜靜地捕魚的安份漁民，把藏在沙灘中的水桶拿出來，因為奴隸們經過了長程的跋涉是要口渴的。太陽下山時，他們到地面高處去瞭望海面 and 附近的情形，若是沒有巡邏隊的影蹤，夜間私運的工作當可順利進行。於是他們生起一片火，像是在預備晚飯。而附近的山上，也就會有一片火光回報。這是互通消息的信號。

片刻之後，深沉的夜色中出現了一羣人——奴隸和少數的護從。另外的人分成了兩隊到沿岸偵查，以防巡邏隊的突然來臨。

在這時，看見了任何一個陌生人，都要開槍射擊。因為他們的服裝和夜晚的地面相符一致，所以不能看清，任何人也就不法防衛這種突擊。

幾分鐘之內，這些奴隸們，通常是二十五到三十人，都裝到船上，捆綁起來堆在船底下，用帆布掩蓋着。漫天的南風是疾速的，小船在海面上跳躍，水手都聚到一邊來，拉緊了支索帆，維持船的平衡。

紅海的寬度很少有在十五哩之上的，在迅疾的速



度下不到兩小時就可以渡過了。巡邏船有什麼方法能阻止，能檢查這些輕快的帆船呢？指顧之間它們已經消失在狂怒的夜海中了。

採珠人的生活

我把船駛到了阿沙巴，預備在當地的咖啡館中僱用幾個蘇丹的潛水採珠人。這時我才知道，所謂採珠船的主人，很少自己行駛的。他們僱用一個船主和一個經理。但我決定自己兼掌船主和經理的職務。

兩個或三個潛水採珠人成爲一組，每組自備獨木舟。一艘十噸的船上，可以放六隻獨木舟，約摸有十五名潛水採珠人，再加兩三個小孩子管烘蜀黍麵包，和別的烹調工作。船主所備辦的主要食物是蜀黍和米，有時也有油或牛油；此外，供咀嚼的煙葉也是不可缺少的。一艘船上若是沒有了煙葉，等於一個廢人，因爲潛水採珠人的士氣全部瓦解。

船主預付給每組潛水採珠人一點錢，做爲他們的家用。這點債務把這些不幸的潛水採珠人束縛住，聽憑船主的擺佈。

採珠所獲得的利益，共同分攤。首先船主取回預付的安家費，剩下來的三分之一歸船主，兩股給船長，一股給經理；餘下的一小部份分派給潛水採珠人。

在分配利潤之前，先得把採捉到的東西賣掉。因爲如果捉的是 *dhiri*，只有裏面的珠子值錢，殼則分文不值；若是 *salet* 不論珠子和殼都可以賣錢。

共同採到的珠子，依照傳統的習慣，包在紅布裏頭，由船長，經理和採珠子的代表去賣給捐客和買主。不過，船長和經理往往串通一氣，恫嚇採珠人的代表，叫他回去的時候只報告一半價錢。

回到船上，採珠人都在等候着此行的結果；於是大家慨歎珠價的過於低廉，經濟的不景氣。但預支的錢必須償清。

還有什麼可多說呢？最後經理給各人一張付清欠款的收條，再多給塊把錢，算是外賞。

賬算完後，這些冒了生命危險到海底去採取珠寶的人，還都是窮



波濤中的潛水採珠人

光蛋。爲了一張嘴，他們仍不得不再工作，和自己的生命開着殘酷的玩笑。

爲了反抗，這些採珠人也有思求作弊的；然而爲了信仰——這些樸實人的迷信，對於上天懲罰的畏懼，這類事件極少發生。

每天在打開牡蠣殼之前，採珠人都要禱告，也就是發誓，任何人不得隱匿上帝在這一天裏所賜給他們的東西。犯罪的結果，他們往往面有異色，因此很難



採珠人的獨木舟

逃過一個老資格經理的眼目。所以偷竊的事極少。另一方面，船長經理們却不受良心責罰的痛苦，得以爲所欲爲。

採珠人乘的是獨木舟，舟上載三個人，有時兩個，天氣好的話，

他們早晨出發，晚上帶了一天辛苦工作的成績回來。

大家回來以後，當衆剖視牡蠣；每個人似乎都在賭運氣，神經的緊張，如檯子上的賭客。設想採珠人是以甚麼樣的心情剖開牡蠣呢？在輕輕的一剖之間，會有甚麼東西出來呢？誰的心不爲這一剖而狂跳？

雙殼貝的石灰質泌囊中，有時藏着一種最貴重的寶石；如果採到了，自然誰都禁不住爲之雀躍。於是採珠人都議論紛紛，說是認得這隻貝殼是自己捉到的。

一個採珠人在遼遠的暗礁上，必須有相當的良心，才禁得住珍珠的誘惑；否則就不免偷偷地剖開一部份貝殼。這類舞弊查出之後，要受嚴重的處分，採珠人永遠逐出業外，以後就再沒有人僱用他了。於是他們成了海岸的畸人，孤零零地，靠着捕魚生活。

他們搖着一葉獨木舟，在海上連續漂流數日，到魚產豐盛的地方，結果往往爲風暴所襲，消失了。或在潛水採貝殼時，被鯊魚吃掉了。

如果有兩個人結成一組，他們共駛一艘獨木舟去潛水採珠。一個人在舟尾搖槳，一個在前面用玻璃底的探查箱，向海底搜尋牡蠣貝殼的蹤跡。若是找到了，他就潛到水底去。另外一個採珠人，接着用探查箱看望他的行動，遇有危險好下水相助。我們自然也不難想像這兩個人休戚相共的關係。

買賣珍珠

有一個老船長勸我到馬沙華去，說那裏比較容易多了解些採珠人的生活。我在那兒遇到了出名的收買珍珠商蕭洽納。蕭氏是一個愉快坦白的人，我們很快的成了好朋友。他邀我參觀一件珍珠買賣，我欣然允諾。

次日我到蕭氏家裏去，他身穿長袍，腳上着土耳其鞋；臉上永遠帶着愉快的笑容。我們談話的時候，有一個土人走進來。他是一個捐客；帶了三個賣珠人來。

僕人獻上茶，大家就撩起來了，上天下地無所不談，唯獨對於珍珠不置一詞。過了一會兒，蕭氏覺得應該言歸正傳了，但却又不能一語道破，因此他就問：「您們有什麼見教嗎？」

阿拉伯船主並不直接回答，他把一個大如雞蛋的小紅包裹拿出來，這裏面藏着五十個可憐的採珠人一年辛苦工作的成績。還有許多其他採珠人因而喪失性命或染了不治的疾患。

蕭洽納接過了這一個小包裹，以一種漠然的態度打開，對着裏面的珠子微微地嚙嘴；叫人摸不定他是要仔細地檢查一下這些珠子呢，還是立刻就要把包裹合攏；我們這時應該特別記住，他是珍珠市場中的老油子，門檻絕精，有本事把這種叫人捉摸不定的神情

拖長；結果捐客受不了沉默攻勢的壓迫，終於叫道：「您看啊，這裏頭真有幾顆好貨，刮刮叫的大珠子。」

「哦，你嗎！你就是帶了石頭來，也會和我說是寶貝的。」

蕭氏把珠子倒在一塊綠布上，用銀器挑着，把圓的，尖的，和不規則的都各自分成一堆。最後稱了分量。他問：「多少錢？」

「兩千磅，」船主回道。

「一百磅，」蕭洽納冷冷地說。

爭論就在這討價兩千還價一百之間展開。但，苦地鬧了兩個鐘頭，似乎並沒有什麼結果。船主讓到一千五，蕭氏出到三百。距離雖然仍是天差地遠，不過希望依然無窮。因為捐客這時出馬了。他在頭巾的掩蓋下和賣主指談了一陣子，於是胸有成竹；就轉身再跟買主做無言的指談。

最後，捐客以為交易可以成功了，就把買主和賣主拉在一塊兒；他先拉住買主的手，強逼賣主把自己的手放在上面，並叫他說「我賣」。起初賣主不肯，拒說「我賣」，可是纏了一陣子也就說了。於是他又叫買主說「我買」，結果交易成功了。

這時捐客宣佈他所交涉到的價格，而買賣兩方都勃然大鬧起來。

賣主說：「你騙了我，你是賊骨頭，老天爺要懲罰你的，瞧着吧，報應就要臨頭了。」等等。

買主說：「我毀了，給你這個壞蛋毀了。你賺的閒錢是棺材錢。」等等。

搨客挨罵是珍珠買賣中的習慣，這完全是喜劇。賣主一走搨客就大笑起來，擦着手向買主說：「這回我可把這老滑頭哄住了，你該好好的謝我。」

一會兒之後，搨客來到了咖啡館中，船長和他約定，在那裏等他。他又是大笑，說道：「你瞧，這小子可上了我的當了，四百磅多一個子他也不肯出。說實話你這票貨再多也不值，可是我却叫他出到六百。」

總之，搨客要雙方相信對方着了他的鉤。交易成功他拿百分之一的佣金；珍珠買賣若是沒有搨客簡直就做不成。蕭氏有一個長期的搨客，這也就是他買賣的成功的一個原因。

「天水與明月的女兒」

在達哈拉島，我去拜訪一個名叫愛黎的阿拉伯富人，他擁有一部份世界上最美麗的珍珠。他拿出幾隻寬口矮頸的瓶子，裏頭滿盛着清水。瓶底鋪了好幾厘米深的珍珠。

他把手探進去，拿出一把燦爛的，完美的，各種

形式的珠子，放在一塊深色的布上，閃耀着奪目的光輝，如同天上的月亮。

「你幹嗎把它們放在水裏呢？」

「瓶裏盛的是雨水，純粹的雨水，永遠沒有和地面接觸過。珍珠是月夜從天上落下的露珠，沾染着明月的光芒。大海中的老蚌以自己的黏膜接受了這種寶貴的水珠，構造成珍珠——天水與明月的女兒。從海水中取出的珠子浸潤了有鹽味的海水，微帶綠色，放在天水中它們還璞歸真，恢復本來的光彩，因為它們原是天水的女兒。」

尾聲

一點小學程度的科學知識就可以指出這個阿拉伯富人言論的荒唐，然而我却有點喜歡這點荒唐，不，我簡直就給這番荒唐之言迷上了。我們為什麼要剪斷了幻想的翅膀，把自己的天地束縛得異常地狹小呢？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有一個荒唐的——更是美麗的夢呢！我寶貴這一個詩意的神話，我不忍再看潛水採珠人悲慘的生涯，就匆匆地結束了這一番採珠的航程。我沒有採到一粒珍珠，然而我拾得了一個珍珠夢——它將永遠在我的心靈中發着光，發着亮。

生命的幕後

蘭 厂



那裏是一扇我找不到鑰匙的門；
那裏是一張我不能透視的幕。

——Omar Khayyam

一 死後的孝行

在忙了一整天之後，密慈爾博士（Dr. S. Weir Mitchell），非拉第爾非亞州（Philadelphia）的著名腦系學專家，在晚上已經上床憩睡了。他在夢中給狂震的門鈴聲驚醒了，起來看時，來者是一個小女孩，衣服穿的很少，神氣中顯露了重大的憂患。

「我的母親病得很重呢，先生，」她說，「請你去看看她吧。」

那天晚上很冷，大雪在寒風中飛舞着。密慈爾博士十分疲倦，他推辭了這個孩子的邀請，可是後來究竟給她說得心軟了。他穿好衣服跟着她走。

到達後，密慈爾博士診斷病者患的是嚴重的肺炎

，便給以應服的藥。後來，他對那個病婦贊美她的小女兒的聰明和堅忍。

「可是我的女兒已經在一個月前死了呵！」病者失聲叫起來了。「她的鞋子和圍巾還在那個櫥裏呢。」

密慈爾博士帶着驚奇和迷惑的心情去把櫥門開了。他看見的正是把他引到這個地方來那個小女孩所穿的東西。他察看後，發覺這些東西還是煖的，決不會在這個嚴冬之夜穿過出外。（原著者：George K. Cherrie。）

二 馬克吐溫的夢

一天晚上，當江輪噴徙爾文尼亞號（Pennsylvania

（在聖魯易士停泊了的時候，船上舵工克來文士（Samuel Clemens——即大幽默作家馬克吐溫的原名）在他姊姊家中睡着而做了這樣一個夢：他看見他的弟弟亨利（Henry）睡在家裏的客堂當中一具金屬製的棺材裏面；在他的胸部上面有一隻全白色的花圈，祇在中央有一朵紅花。

當他醒來時，這個夢境是這樣的逼真，竟使他在惺忪中誤以為事實。他穿好了衣服要回家去看他的死了的弟弟，可是他走出了門不久便想起這不過是夢境而已，於是他回去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姊姊，然後置諸度外。

次日江輪開行，克來文士兩兄弟皆在船上，不久平安到達紐阿蘭士。此後克來文士便轉到拉西號（T. Lacey）江輪上服務，牠在噴徙爾文尼亞號開行兩天後也跟着開行了。

在將到美姆非士地方時，噴徙爾文尼亞號突然爆炸了。克來文士在美姆非士一間不完善的醫院裏見過他的弟弟，和其他三十個重傷的人在一起。在出事的第六天晚上，亨利死了。

克來文士看着人們把他的愛弟的屍體移到停屍間裏，然後，因為給長時間哀痛累得很疲倦，他去睡了。幾小時後他醒來，再走到停屍間去。人們給與其他

的死者是未漆的木棺；可是亨利的年青而可愛的面孔竟引起了美姆非士的婦女們的注意而爲他特備一具鐵棺。克來文士看見他的弟弟完全和在夢中的情形一般，所缺者祇是胸前那個中央有紅點的白花圈而已——但是他正在站在那裏沉思時，這一點也完成了。這時剛有一個老太太送來一隻白色的大花圈，當中是一朵紅玫瑰。（選自「馬克吐溫」，原著者Albert B. Paine。）

三 幻象

一個十二月的下午，我在芝加哥的密慈根大道上走着的時候，突然馬路，人物和一切全由我的視線中隱去。在我面前的，和在電影的幕上一般，展開了一片給鐵欄圍住的草地；一邊有三株戴着青春的嫩葉的小樹；在背景的遠處工廠的煙囪矗立着兀自向天噴着黑煙。小樹旁邊有幾個穿黑衣的男人和女人成一個小圓圈站着，另有也穿黑色衣服的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由草場旁邊小路上停着的一輛轎車上走下來。那個女人是我自己。那兩個人溫柔地扶着我走到那一隊人前面，我看時，原來他們圍着的是在草地上掘開的一個二呎的洞，有一個人正在十分誠敬地把一個小箱子放進洞裏。我在那裏幹甚麼呢？我認得在場的人都是我

丈夫的家族，他們全悲哀地流着淚。祇看不見他。於是我知道箱子裏是什麼東西了。

密慈根大道的景像重現於我的視覺中。我的理性督促着我把這整個事件作爲因記念着遠遊的丈夫的寂寞而生的幻想而排除於腦海之外。

次年二月我接到由中國寄來的信說我的丈夫已經逝世，他們正準備把他的骨灰寄回芝加哥。在五月三十日，我和他的兩個兄弟同坐一輛轎車到玫瑰山殯儀館去，那裏是我從未到過的。各人全走到墓地上等候我。當時的景物嚇得我不能把眼睜開。後來我勉強看時：那裏是一片春天的草地，圍着的是鐵欄杆；一旁有三株小樹，遠處的長煙囪冒着烟。草地上是一個剛好容得下我丈夫的骨灰箱子的小方洞。

在上年的十二月我已經在「時間之橋」上望見這個在我的生活上劃上一個段落的符號的今日。（選自 *Assigned to Adventure*，原著者 Irene Kuhn。）

四 林肯之死

在他遇刺之前幾天，林肯告訴他的朋友拉門（Walter Hill Lamon）和林肯夫人說他曾做了一個夢。「我在白宮裏逐間房間走過，絕不見有一個人；可是後來給

哭聲把我引到『東房』去。在那裏我看見一個棺罩上面躺着一個穿了殮衣的死屍。幾個兵士圍住他守衛着；還有一大羣人，有些正悲哀地注視着屍體，牠的臉是蓋着的，有些人在哭着。

「『這個白宮裏死了什麼人？』我向一個兵士詢問。」

「『總統，』他答道，『他是給人暗殺了的！』」
「後來這羣人一同大聲哀哭起來把我驚醒了。這一夜我不能再睡得着；而且雖然這不過是一個噩夢，可是自此以後我的心靈却長被他困擾着撒不開。」（選自「林肯之死」，原著者 Clara E. Laughlin。）

五 互夢記

數年前，我在英國潛艇 C-23 號當副艇長時，有一天奉命於天亮時駛出哈維茲港（Harwich）從事於循例的巡哨海面的工作。這天剛遇着颶風，白浪如山，終日不息，到晚上更爲劇烈。C-23 號以一艘不及一千噸的潛艇，像一個瓶塞一般在波濤上顛播着，直到第二天早上還沒有停止的朕兆，全艇的人都困頓得不能再事支持了。於是艇長祇得下令將艇下潛，暫避風浪，以待天氣的好轉。在海底時，他關照我說晚上

十點鐘便要升出海面；特派一人看守前艙的時鐘，到時即行報告。其餘的人可以休息，以復體力。於是各人在海底進了早餐後，都躺在鋪上休息，不過各人都過於疲倦，不久便都憩睡了。

我本來有一個妹子在一家兵工廠裏服務，可是我卻從未到該廠去探望過她。這時候我恍惚覺得自己正在該廠的「入藥間」裏；那裏是一間廣大的屋子，許多女工正匆忙地把適量的炸藥放進炮彈的銅壳裏。他走出了「入藥間」不遠，便看見一間小辦公室，由敞開着的門望進去，見我的妹子正憑案而坐；案上還放了一個木牌，上面寫着「檢查員」字樣。可怪的是妹子明明看見了我，却絕不招呼；有時兩人目光相接，她也瞪然若無所睹，像是絕不知道我正站在門外似的。我十分驚疑，正躊躇間，忽然望見「入藥間」內火光熊熊，已經燒着地板了。我嚇昏了，連忙大聲告警，可是任我怎樣力竭聲嘶地叫喊，竟沒一個人注意，回頭看我的妹子時，她已經伏在案上睡着了。這時候我已經張惶失措，不知所爲，正想進去把妹子救出，但是還沒有舉步，已經被天崩地坼的爆炸聲，把我從這個噩夢中驚醒了。

醒來後，我發覺自己還躺在潛艇裏面狹窄容身的睡鋪上，心臟還在瘋狂地跳着。回想剛才的夢境，不

禁啞然失笑，自慶其夢而非真，否則此身已成齏粉了。但是同時覺得頭痛欲裂，呼吸十分困難，看看手錶，才知道已經十點，是應該升出海面的時候了，祇是全艇寂然，竟沒有一個醒的人。我支持着起來看時，見那個奉命守着時鐘報告上升時間的人，竟也靠壁睡着了。當時心裏有點火，正想把他搖醒，然後責其失職。不料才一搖動，他竟頹然仆於地上，和一個絕無生氣的屍體一般。我這一嚇，真不下於剛才夢中所見「入藥間」失火。連忙跑去搖撼艇長，果然也毫無反應，知覺全失；摸摸他的心臟，脈膊已極微弱，不絕如縷。至此我知道事態已經萬分危急，全艇人的生命都操於我一個人手上，我必須乘自己尚能支持之時，立刻把潛艇升出海面。然而這件工作很是複雜，決非一個人之力所能辦得到；於是我遍搖各人，盡力攔他們的臉，用冷水澆他們的頭部。結果僥倖有三個人能够於半意識狀態中支持而起。雖然這三個人已經失去了理智，而且昏迷地非扶着東西不能成步，然而我得了他們的幫助，加上自己的奮鬥，結果竟能把潛艇升出海面而脫奇險。

梯頂的鐵蓋門打開後，陽光和新鮮空氣同時射入，紅日當頭，時候已經晌午了。我們求得他船的援助，把昏迷中的艇員全數救醒了。原來我們沉於海底已

歷二十四小時之久。至於起禍之原因，則由於汽油箱裂縫洩氣，空氣給氣化的汽油混濁了，遂致全艇員兵，同時中毒。但是經過如此長久的時間，竟不致全體窒息而死，實在可以說有奇蹟了。

在歸途中，我對各人述說我的怪夢及醒後經過情形，聞者無不譁然，說僥倖有這個怪夢，把我嚇醒，大家才能得救，否則若再過一二小時，則這數十人的生命是必死無疑的了。

我們回到根據地，向司令部報告經過及辦完其他公事後，天氣已經入黑了。我和艇長卡理安 (Carion) 回到我們同住的公寓時，看見案上有電報和信各一封，都是我的妹子發來的，拆看時，電報說：「兄安否？函續詳。」看完竟不知所謂。及至看了信，才知道當日上午我的妹子在廠中工作時，忽覺神疲而伏案瞌睡。夢到〇—〇號潛艇中，見我和全艇員兵都僵臥着和死了一般。不過她心中似乎知道我還未喪命，便盡力搖撼，呼叫，但是終於無法使我醒來；正在徬徨無主的當兒，突然爲爆炸之聲所驚醒，原來該廠的入藥間已經失火炸毀了。此次事變，遭難而死者計女工三十六人，傷者達數百人之多。禍事發生於上午十時正。她本應於此時到「入藥間」執行檢查職務，而竟因瞌睡過時而倖免於難。她平時工作十分努力，而且體

魄強健，絕無於工作時間瞌睡之理；乃當日到廠不久，即覺倦不能支而破例睡着，實出天意等語。我看完不覺愕然，把信遞給艇長卡理安看了，也爲之稱怪不置。這件事不久即傳遍當日海軍界，可是這樣怪的一個謎，誰是解人呢？（選自 Blackwoods Magazine, 原著者 I. Scott.）

蘭厂按：這裏所選的五個故事中，除了「死後的孝行」和「互夢記」外，其餘三篇都是可以用「第六種官能」——靈感或感應 (Telepathy) 來解釋的。這種官能近年來業經心理學界確認其存在，他日當選譯有關論文，以供讀者研究。至於「互夢記」則雖然也是夢，然而他們兄妹兩人竟同時入夢互相訪問。而兩處也會同時發生事變；他們竟因做夢而自救救人，奇巧至此，似乎不是「感應」兩個字可以包括得下的了。說到「死後的孝行」，則簡直是個「鬼魂」的顯形，更屬不可思議了。文中說及衣服也有他的「鬼魂」給牠的死去的主人服御，恰和阮籍的「無鬼論」作有力的反證。



錦城十日

黃裳



關於成都，我最初的記憶是從幾位唐朝詩人的詩句裏得來的，杜甫晚年曾經在這裏流寓過一個不短的時期。他住在故人嚴武的軍中，等到嚴武一死，他就只好再流浪，流浪，不久就客死在來陽。在這位大詩人的晚年的作品中，我找不到什麼光與色，除了那種重重地壓在人心上的衰颯的氣氛。

其次就是那一位中國的堂驢（Don Juan），晚唐的詩人李商隱，也在詩歌里贊頌了成都。出現在他的詩里的是美酒，當爐的廚娘，和妓女。這使我想起他生活着的時代，中原正是在大亂之後，只有在「蜀」這一隅，還是「昇平的世界」。當時的人們所尋求的，除了鮮豔的肉和芳醇的酒以外，似乎就更沒有什麼了。「美酒成都堪送老」，他是預備在酒精的麻醉中過了這一生的。

當我所搭的載重汽車從駟馬橋駛進成都市以後，已經是晚上八九點鐘了。先是遠遠的就已經望見了隱

在燈霧里的迷離的城市。在經過了兩三小時黑夜里的行駛以後，心里是早就盼望着早早趕到了的。我站在卡車的前面，迎着早春的夜風望着愈駛愈近的佈滿了華燈的街道，心里微微的感到了一些溫暖，覺得是走進晚唐詩人的詩句里來了。

在車上時就已經受到了兩位住在成都的商人的善意的警告，說成都的旅館是常常沒有空房間的。擔心着會有露宿的危險，所以車一停就跳上了黃包車。看那黃包車夫的行動真是悠閒得很，不過才兩個轉彎，就已經到了預先打聽了來的那一家旅館的門口，在最熱鬧的春熙路上。

僥倖我被接待到一間最後空着的樓上的房間里。這旅館的佈置和北平的旅館差不多，一進門是一個狹狹長長的過道，里邊是一個大的天井，四週環繞着客房。我的房間在里邊的第二進里，天井種了兩顆大芭蕉，當我走出我的房間凭倚在欄干邊上的時候，正好

展 痕 處 處



摩着它的大而綠的葉子。

安放了行李，洗了臉，我就又走到街上來了。正在旅館對面是一家茶樓，窗子開着，裏邊坐滿了茶客還有着急促的弦管的聲音。我看他們一面品茗一面聽歌的姿態真是悠閒得很，然而我却不想走上樓去。因為我不願再看到那些歌女的姿態。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已經厭惡了這個。記得八九歲時隨了大人到北方特有的「茶樓」里去，看見臺前拉了一條繩子，一個個豔裝的女人，側了身子，一隻手扶了那根繩子，在努力的喊出不自然的腔調來，兩眼總是瞟着兩邊樓上的什麼地方。這種姿態很使我不高興，從此就不再走進那種茶樓里邊去。成都的清唱不知道是怎樣一種情形，中國究竟是一個廣大的國家，雖然地方隔了那麼遠，我恐怕真會有類似的情形。倒還不如讓我在街上踱着聽着這悠揚的弦管，想像着這些風雅的人們在過着

「燕子箋」，「桃花扇」時代那種生活的
好。

街上的人還是那麼多，可是商店都已經在上門板了。燈光

漸漸的隱了下去，後來只賸下一個賣甜食的擔子的油燈還在閃爍。那是一個老人，稀疏的白髮，乾淨的青布棉坎肩，勤快的煮着那些甜甜的吃的。左面的擔子上一排着十幾個碗，裏邊泡着蓮米，西米，青梅，銀耳……，他的兩隻手熟練的從那邊舀出蓮米來，倒在右邊的一個小銅鍋子里去。放好了水，蓋上蓋子，一個垂了雙鬟的女孩子替他抽着風箱，一會兒，他又打開鍋子，加上兩勺糖，再蓋上，添兩塊松枝，湯就開了。倒在小瓷碗里，加上一枚有着長長的柄的小銅調羹。我坐在暗了的燈光里吃了一碗，默想着過去在那兒看過的一張宋人畫頁，「貨郎圖」。那小車兒的裝置就十分像眼前這一付。多麼齊全地安置着那些小巧可也是必要的材料。這個老人和他的小孫女——應當是的罷——是多麼平安多麼和協的操作着。

我慢慢地完了蓮子湯，胃里充滿了溫暖。慢慢地走回去。回頭看看，小攤子的燈火還在寒風里搖曳，這時街上的人更少了。我想該不會更有什麼主顧了罷？

由於疲倦，回來後就上床睡了。

夜里十一點多鐘，忽然為一種歌聲驚醒。這是一個女人的歌聲，另由一個男人用胡琴和着。歌聲非常

激越淒涼。從直覺里覺得該是「鳳陽歌」之類，是流浪人的歌聲。胡琴的調子單調地迴復着，女的自己還拍了板，更增加了音節上的淒切。我努力想聽出她唱的詞句來，可是終於聽不出。

一時在枕上想到了很多事情。也都是值得悲哀的事情。

我記起了一個月前過的那些無聊日子，那時我看過的那一齣戲，和在戲里扮作護士的一個女孩子，她的搖搖的身段，雪白的素服，小小的加了黑邊的白帽子，和那帽簷下面的甜甜的眉眼。

當時她給了我一種悲哀的感覺。路上我時時想起這影子，在南京朱雀路的晚上曾經想起來過，現在就又想起來了。這幾乎已經成爲一種象徵，使我每逢感到憂鬱寂寞時就要歸結於「悲哀」。這使我看人間的風景時失去了顏色，我想我們真不該有那麼「一面之緣」。

我在第二個成都的早晨是一個難得的晴天，有着淡黃色日光的晴天。很早我就已經醒來了。算了口袋里只剩下僅够吃一頓簡單的早點錢，我不得不去到一個學校里去找一個舊日的朋友，有沒有把握可也完全不能一定。那學校在成都的西南角上，學生則全部住在文廟里邊。當我踏進那朱紅漆的大門以後正巧遇

見了T，我們已經有六年沒有見面了，然而一見却還能認得。從我們的衣服上看來，他似乎比我還窘，可是他究竟招待我這遠道的朋友吃了一頓早點，用掉了他才拿到的一點救濟金，這筆錢他是要用來維持一個月的。

得了T的引導，我在一個外國牧師那里拿到了一筆「旅費」，這點錢用來買車票到重慶是不够的，我還得等候了隨後來的朋友，自己先用這筆錢來看看這個城市了。

在一個下着小雨的下午，我踱進了武侯祠。

在紅漆剝落的山門上掛着准許民衆公開遊覽的牌示。因爲這是駐了軍隊的。這使我想起了在百花潭的門口徘徊着，而終於不得進去；同時想瞻仰一下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草堂的想望也失望了的事情。這一種遊山玩水的興緻，現在似乎已經沒有那麼濃厚了。可是當時却的確是因爲得以踏進這個古柏參天的院子而欣喜着的。

這些蒼翠槎枒的樹木，在杜甫的詩里就已經出現過的了。是不是天寶以來的遺物呢，這我無從知道，然而它們的確給這所廟宇增添了陰森的古味。古柏叢中散佈着一些賣麵食的蓆棚，雨後零落的樣子蕪穢得很。有兩座唐碑在碑亭里，這恐怕是文獻足徵的最古

履痕處處



的遺物了罷？

再進去是漢昭烈帝的正殿。兩廡里塑着蜀漢的文武臣僚。大概是很近的塑物，也實在不大高明。我看那大概是以三國演義爲藍本的。五虎將的神態幾乎完全一樣，除了黃忠特有的白鬍子以外，如果沒有刻了名位事蹟的牌子，我幾乎分別不出他們的名字。

昭烈帝的塑像在正殿里，左右有關張陪祀着。在角隅里還有着北地王劉謐的塑像。可是怎麼也找不到那位樂不思蜀的阿斗。祀其子而祧其父，這在中國的舊禮教上講起來，似乎是說不過去的事，然而在這冊也就可以看出一點人心取捨的標準來，「三國志」引「漢晉春秋」曰：

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謐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

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

這在民間戲曲里即是有名的「哭祖廟」。這裏的祖廟不知是不是現在的武侯祠，因爲廟門本來是還題着「漢昭烈祠」的。

最後一進是武侯的享殿。武侯的塑像全作道家裝，這應該是三國演義的功勞。把諸葛亮在民衆的眼里提高到神的地位，與呂洞賓成了一流人物。其實他本來是一位儒家，從隱逸的地位走了出來，想藉了蜀漢做一些事。雖然「羽扇綸巾」，宋朝的蘇軾就已經這麼說過；後來魏晉人的服履風度，我想也應當從他那里受到了相當的影響。

這里也照例有着「靈籤」，由道士管理着。我也求了一根，化了一塊錢從旁邊買到一張批詞。現在已經忘了上邊說的語句，不過只記得里邊說的是吉祥的話而已。

從武侯的享殿走出來，到隔壁的昭烈帝衣冠塚去，要經過一個水閣的小院，那里也有賣茶賣酒的。小院後面有一段短短的彎曲的圍牆，牆後面全是碗口粗的大竹子。地方非常幽靜，使人想像着古時的隱士，芒鞋竹杖，在這樣的院落里徘徊着。

在如霧的細雨中我走出了「丞相祠堂」。

我坐了黃包車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走着。經過了有

名的「萬里橋」。三國時費禕使吳，對送行的人說：「萬里之行，始於此矣。」從此就開始了他的窮年累月的長途。那塊萬里橋的石碣，上面貼滿了紅紅綠綠的什麼堂之類的廣告紙。那有名的錦江，也祇剩下了淺淺的伏流，水的顏色也變了黑，可以和南京的秦淮比美了。

小時候看由「警世通言」改編過來的「今古奇觀」，深深的沉醉到那美麗的故事里去，在「女秀才移花接木」那一章的序幕里，知道了薛濤的故事，和她那有名的「五色箋」。我曾經走遍了祠堂街，玉帶橋街和其餘有名的幾條文化街，想在南紙店里買點箋紙，而帶回來的却只是失望。他們所有的只是一些刻着粗糙的人物山水畫的信紙和已經成了寶貝的洋紙的美麗箋之類，這和北平的南紙店里可複刻的「十竹齋箋譜」一比較，就不禁使人慨嘆着風流的歇絕了。

一切舊的漸漸的毀滅下去，新的堅實的工業文化還沒有影子，成都却日漸染上了濃厚的淺薄的商業色彩，成為洋貨的集散地，和一些有錢和有閒者消費的場所。在這裡，我對那還多少保持了古代蜀文化的成都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的一切深深的有着依戀的心情。

我去望江樓的那一天，也是一個陰晦的日子。

像江南所有的花園一樣，一進門就是夾道的翠竹

，和鋪了石子的小徑。只轉了一個灣就可以看到那塊題着「薛濤井」的石碣了。這塊碑雖然不過是清朝的東西，那井還應當是唐代的遺址罷？

這園子里全部的建築都是同光時代的遺物。崇麗閣的閣門是鎖着的。那高大古老的建築里鎖了一樓陰黯。我試着去推一下那上了鎖的樓門，它發出了奇怪的聲音來，從雕着精細花紋的木格子裏看去，那一層層的木製樓梯上，鋪滿了灰塵。蝙蝠和燕子在這裡找到了它們最好的巢居。

我在「吟詩樓」上坐下來休息。樓前面是一株只剩下枯條的衰柳，錦江黑的水淺得幾乎已經可以見底了，對面是一片黑色的房子，使人感到了非常的壓迫。

在迴廊的另一面有着薛濤的石刻小像。上面敘述着她一生的事蹟。這使我記起了那頗為浪漫的故事。那是說在她很小的時候，她的父親出了一「梧桐」的詩題，她就作了一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的句子。根據了這個她的父親就斷定了她未來的飄零的身世。這故事雖然浪漫，然而那真實性也就非常可疑了。這無疑的是傳統的試帖詩的表現法。如果是出諸名公鉅卿之口，就該說梧桐是棟樑之材一類的話了。

，在這樣的地方，照例是要有數不清的對聯和題額

展 痕 處 處



的。照例都是一些賦得名手的傑作。不過這邊還有可愛的對聯。現在我還可以清楚地記起來的是胡憲的一聯——

獨坐黃昏誰是伴，
怎教紅粉不成灰。

我徘徊在這充滿了陰黯的園亭中，深深地感到了美人遲暮的哀憐。

最後C他們究竟來了。當一天我在街上回來以後，打開我的房間的門，在舖滿了可愛的金色的日光的桌子上，我看見了他們留給我的便條。

我已經決定要在後天離開成都了。我們就計劃着怎樣消磨這最後的一天。我們到新西門外邊騎小川馬到草堂寺去。川馬小得和驢差不多，騎在上面顯得很不舒服。每一匹馬有一個馬夫牽着，他很愛惜他的馬，不肯使牠奔馳，我們騎在馬背上，得得的踏上了石橋，覽着充滿了古

風的兩旁的店鋪和風物，頗有點買上人在驢背上的境界了。

經過了百花潭，青羊宮，我們走上了一條田隴間的便道，馬夫開始讓他的馬小跑着，這時我回憶起在歸綏騎蒙古馬到昭君墓去的事，覺得可笑，而同時也頗有遼遠之感，這實在已經是六年前的舊事了。

草堂寺埋在一叢荒穢里，那有着飛簷的亭閣，已經剝落得不成樣子，使人想起水滸傳裏敘述魯智深走進瓦官寺去的情景。這里就連那煮粟米粥吃的老和尚也找不到，埋在荒草里的墓塔的碑石上生滿了綠色的苔痕，石壁上的浮雕也都蓋滿了泥污，我們終究離開了這無人的古寺又騎在那小川馬的背上去了。

下午我們去過一種完全異樣的生活，坐在一家據「指南」里說是正宗的川戲的戲院里。當我走進這木造的大廳以後，很快的使我恢復了十幾年前在北平聽戲時的印象，雖然這印象已經是那麼淡，淡，幾年已經沒有了些微的痕迹。不過當我一坐上那窄得像一條木棍似的凳子上，堂倌隨即送過一壺茶，而且把包茶葉的紙繫在茶壺蓋上以後，我的深深的埋藏着的記憶，又忽然活動起來，好像又坐在那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的戲樓里，望着那曾經歌舞過多少名優演出過各

色崑曲，徽腔，皮簧的舞台出神了。

這舞台還保持着它古昔的風味，在電燈旁邊還驕傲地掛着兩盞煤氣燈，它們發出的光也的確要比黯黃色的電燈要亮得多。

關於川戲，我的知識是很淺薄的。它似乎與皮簧不無關係，因為有許多調子的名稱是一樣的。關於它的流變，考查起來應當是頗有趣味的。不過現在我僅是以一個「素人」的資格，來領略一種新的聲光色的印象而已。

每一齣川戲差不多都有一個頗美麗的名字。很像崑曲里的折名。其中有一齣是述說姐己和文王兒子伯邑考的故事的。那女主角利用了繁複的動作刻畫她的心理的變化，有不少美麗的身段。這實在是一種發展得很完整的歌劇。

最後的一齣戲是宋末的崖山之役，陸秀夫背了幼帝赴海的故事。這齣戲里有不少戰爭的場面，更有不少描寫民衆流離的地方。在這裡充份地表現着川戲在音樂上的特色，主角唱過一句以後，就有和音起於舞台的四週。更夾雜着一種叫做「海螺」的管樂聲，激越，悲涼，流亡的民衆的無告的神色，被無情地如實地寫出了。

四川是從古以來就常有戰亂發生的地方，這悲苦

的經驗被寫進戲劇里，音樂里，如此深刻，如此廣泛的活在每一個蜀人的歌音里。成爲一種悲哀的調子。這使我聯想起那啼血的子規，和江上的櫓聲，船夫的歌聲，覺得這些似乎是發自同一的源泉，同一的悲哀的源泉。

第二天我就離開了這個城市，T送我到車站去。那是一個叫做「牛市口」的地方。這一次是客車了，我被安置在車子中間的座位上，沒有左右前後動轉的自由，可是在駛過蠶叢的蜀道時，却必然地會有與車篷接觸的機緣。然而我究竟安心多了。車窗外雖然又是陰沉沉的天色，却不必憂愁再重複被雨打得透濕的那一種不愉快的經驗。

三十二年十月七日在鳳凰樓

曉曉錄

鄭逸梅

昔東坡在試院，以硃筆畫竹。見者曰：『世豈有朱竹耶？』坡曰：『世豈有墨竹耶？』善鑒者固當賞識於驪黃之外，然予聞友人談，續南確有朱竹，不但幹色似硃，即枝葉亦帶紺紅色。天下之大，真無奇不有哉！

屢屢處處



三十一年冬，道出自門，寓秦淮河畔，經宿而去。時方岐寒，風沙蔽日，重裘不溫，旅舍枯寂，剝柑向火之餘，不甘久坐，乃與W趨車訪錫鳴寺，掃葉樓。歸來後曾有記，翌日以航郵寄海上之Y。荏苒已將十月，人事音書，渺若隔世。偶搜舊篋，手記尚存，重加寫定，以記昔遊。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

我們到南京時是一

白門集

鷄鳴山上鷄鳴寺，紺宇凌雲鳥路長。
古堦尚傳齊武帝，風流空憶竟陵王。
白門柳色殘秋雨，玄武湖波澹夕陽。
下界銷沉淩谷異，楓林十廟晚蒼蒼。

王漁洋：登鷄鳴寺

宛宛



個風沙蔽天的日子。下關車站破爛得使人黯然。站外停着許多出差汽車，我們坐了其中的一部進城去。車到挹江門時，稍停了一下，看那石壁上的石刻大字還依然如舊。前面即是那一望無際的道路，我們的身子在這道上駛着。到了一家飯店，却已經客滿。只好又出來，這樣，在所有的像點樣子的旅館門首碰了釘子。最後是在朱雀路的一家旅館門首歇下來。

這時已經是下午五點鐘光景了。

我們開了兩間房間。同行的×太太自己住一間。我和W合住在一個很大的房間裏。這屋子充滿了冷氣，房中的一個炭火盆小得可憐，表面是一層燼餘的灰，灰下面的黯淡的紅色就像是臨終者臉上的光彩。這是怎樣森寒的一間屋子。

×太太洗臉後的第一件事是檢查行李，看看是否有什麼東西失落了。她仔細地撫摩着每一件東西，好像是欣幸着它們的生還。我們對這工作，不能有什麼

幫助，却欣賞着她叫來的小籠包子，肴肉，鹹板鴨。這些也真不愧是南京的名物，我們吃得飽飽的。看她的『復員』工作一時還沒有完成的徵象，就告訴她們要到街上去看看了。

我們又站在風沙的城的街頭了。

多長多寬闊的路。除了北平以外，恐怕在別的地方，很難看見這麼寬廣的街道了罷？然而又是多麼空曠呢？對面的街道上有一家書店。我們踱進去看，裏邊放着幾本上海來的雜誌和北方的『三六九』。空虛得很。打開一張地圖看看，才知道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離秦淮很近。就出了書店向夫子廟前走去。地圖上標明着貢院的地方，已經是一片方場了。有一片圍牆圍着。從一條小胡同裏走過去，有幾家舊書店，按了老脾氣進去看看，卻實在沒有什麼可買。想找一部桃花扇，却只有石印本和鉛印以及一折八扣本。翻到了幾本『同聲』，定價出奇的便宜，於是就買了兩本。再走過去就是有名的夫子廟。那黯黑色的亭子矗立在一片喧囂裏。遠遠看過去，神龕裏被香火醺得黯黑。如果這裏邊真是供着孔夫子的話，我想那尷尬恐怕真也不下於在陳國蔡國的時候吧？天色已經薄暮，遠遠望過去，在板橋的後面，是一座席棚式的小飯館，題着『六朝小吃館』，好雅緻的名字。

小吃館的前面就是那條舊板橋。有一部記載明末秦淮妓女生活的書，就題作『板橋雜記』。我和W立在這漸就傾頹的舊板橋上，對着落日寒波，惆悵了許久。

想想這就是六朝以來就有名了的秦淮。

「漁洋山人精華錄」里有幾首『秦淮雜詩』。據他的一位朋友所說：

貽上再至白門，館於布衣丁繼之氏。丁故家秦淮，距邀笛步不數弓，貽上心喜遂往來賦詩其間。丁年七十有八，爲人少習聲伎。……數出入南曲中，及見馬湘蘭何宛在之屬。故能爲貽上縷述曲中遺事，娓娓不倦。貽上心益喜。輒掇拾其意入秦淮雜詩中……

這一『秦淮雜詩』的產生背景可以明白了。王漁洋生當清初與錢謙益吳梅村並稱。去明末未遠，他所見的秦淮應當是頗保持了原來情狀的罷？

現在先抄兩首原詩來看看。

年來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煙草似殘秋。

結綺臨春盡已墟，瑤枝碧月怨何如。惟餘一片青溪

水，猶傍南朝江令居。

這裏提到的江令卽江總，是屬於當日的狎客之類的。漁洋雖然是懷古，却也不無傷今之意。集中別有題「馬士英畫」云：

秦淮往事已如斯，斷素流傳自阿誰？比似南朝諸狎客，何如江令擘箋時。

以馬瑤草與江令相擬其意可知矣。夏存古的續幸存錄中提到福王，說他雖然荒唐，却也還有時作些風雅之事。如有人進了一幅石田的畫，他卽題字其上，而馬瑤草阮圓海也各有題詠。說如果時爲承平，則馬阮又何嘗不是王謝呢？這話也有些兒對。作春燈燕子的阮圓海原來也是標準的風流人物，我們且看他以「

吳綾作朱絲蘭，書燕子箋諸劇進宮中，」就可知他的會享樂生活。王漁洋池北偶談中有云：

……以祖堂寺是

劍堂指示余曰：此阮懷亭度曲處也。阮避人於北山，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爲節。客倦罷去。阮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寢。以爲常。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諸傳奇皆成於此。

對於阮髯，不佞過去也曾經談過一些。却似乎沒有稱道過他的風雅。現在姑且破例一說，秦淮雜詩又一首云：

舊院風流數頓揚，梨園往事最堪傷，尊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

又「題秦淮水榭」云：

冰簟胡床水上頭，起看纖月映淮流。三更入破誰家笛，子夜聞歌何處樓。澹澹星河耿斜照，娟娟風露作新秋。謝郎今夕思千里，獨對金波咏四愁。

從這些過去的風情，且回到目前的風景。板橋右面有一顆只剩下幾枝枯條的柳樹，在寒風中飄拂，舊日的河房，曾經作過妓樓的，也全凋落得不成樣子了。那浸在水裏的木樁，已經腐朽得將就折斷，有名的

展痕處處



畫舫，寂寞地泊在河裏，過去的悠長的歲月，已經剝蝕掉船身美麗的彩色，只還剩下寬闊的艙面，和那特異的篷架，使人一看就會聯想到在泛舟時可以作的許多事情，吃酒，打牌，……這種零落的畫舫，似乎使人記起明末的許多事情。其實它們至多也不過是太平軍後的遺物，當南京剛剛規復以後，當時的統帥，「理學名臣」的曾國藩爲繁華這劫後的城市所頒布的第一條辦法就是恢復秦淮的畫舫，想從女人身上取回已經逝去了的繁華。知道這故事的人恐怕已經很少了。

一路走着，我們沉醉於南京的市招的多樣性而有趣，紙店，裝池店，甚至糕餅店都在匆匆一望中使人流連；雖然市面是那樣的蕭條，在暮色蒼茫中走過市街，在滿目塵沙中，很自然地起了一種深沉的感慨。

晚上在那間充滿了冷氣的大屋子里，坐下寫一封信，告訴上海的朋友在我們的長途跋涉的第一段旅程中所得的印象。想起了昨夜的別宴，Y他們都上了裝，還趕了來，那是一個淒涼的聚會，淺淺的紅唇，失去了風姿的笑靨，那一種沉重的感情，眞使人覺得艱於負載了。

第二天早晨，從枕上看到窗玻璃上結着冰棱，北風一夜都沒有停，炭爐里的微火，不知在什麼時候早已熄了。太陽光微弱的黃焰，簡直沒有一點溫暖。

×太太要到市場去買東西，要我們陪了去，幾個人坐在一連串洋車上，從鋪着石子的小巷里穿過，車子的底座上都裝着響鈴，在車夫如飛的腳步中丁當的響着，打碎了這古城的角落里死一樣的寂靜。久違了這種洋車的鈴聲，不想在這里還好好的保存着。

我們走進市場里的一家服裝店，這一家里有十幾個夥計，顧客却只有我們一起，所以全部的店員都跑來招待，從他們過份的殷勤中，更看出了商業的凋零。

從市場里出來，我們又浩浩蕩蕩地回到旅館里去。×太太又要出門看朋友去了，留給我們的任務是替她看守房子，她還告誡了我們關於旅行人所應注意的事，我們的任務於是就成爲很必要的了。

我和W寂寞的在爐邊向火，剝着橘子吃，把橘皮投向熾熱的炭上，讓它燒出一種近似鴉片的香味來。

我們都打算着怎樣在這僅有的一天勾留中，看看這大城裏的幾個地方。

在下午四點鐘左右，我和W到鷄鳴寺去。這是極南到極北的一段路，在車夫的平穩的腳步中，我們坐在車上，瀏覽着街景。任北風從大衣領子裏吹進去。南京的大陸性氣候在冬天特別顯著，這種氣候給人的是一種僵凍的感覺，手部臉部都隱隱地痛，實在並不

展痕處處



必要等風刮在臉上才有如割的感覺。

在北風中捱過了三刻鐘，車子在一片陡坡前停下。一片紅牆蜿蜒在高處，一段曲折的臺階，襯得山門高高的。遠遠地慢慢地踱上去，抬頭看見那個豎立着的小小的扁額，「勅建古鷄鳴寺」，山門西側的紅牆上，墨書着「大千世界，不二法門」兩行字，一種娟秀而又闊大的氣勢，很和協地予人一種美的印象。

這是一座廢寺，走上去却費了我們很長的時間。供着山神土地的殿宇里，門窗都失去了。神像也有破碎不完，座前的石香爐却還有不少香燭。應當是不久以前還有香客來過。我們經過每一個院落，每一條小徑曲折地走上去，很可以領略這古建築物結構的精巧。

因為是這樣一個嚴冬的傍晚，寺裏幾乎沒有一個。自然更沒有沏茶的人了。我們走了許久尋找豁然。

蒙樓，始終沒有找到。繞過了寺後的和尚墓塔，就看見了臺城的廢墟了。

我們揀了路上臺城，疾速地走着。急遽地

呼吸着乾燥而寒冷的空氣。肺部有着燃燒似的感覺。立在這一片六朝故壘的頂上，不得不油然地使你細想着古昔，眼前是一望無際的江天，一片荒寒的白水，疏落地散布着幾個小洲，在一片夕陽里，無數的水鳥飛起飛落，多荒涼的地方。這時風更緊了，呼呼的吹着。我們坐在平臺上已經頹了的殘壘上，打開了地圖，它像一片金屬片似的在風里振動着響。我大聲的叫喊，然而耳朵裏只聽到老虎的風聲。

重新站起來，讓動急的北風，戲弄着我們的衣襟，頭髮，我感到自己是一個渺小的人，這麼一個渺小的人，站在這麼一個古老而空闊的地方。

我們想起了還在下面等着的車夫，不得不離開了臺城走下去。找到了車夫以後，看看地圖上遠在西隅的掃葉樓，覺得是要有待於他日的重來了。不料車夫却答應了在日落以前趕到，就重新坐上車去。

這時已經是五點鐘左右，車子在一些不知名的小巷裏穿來穿去，看了那生活在卑陋的屋簷下面的人們時，不禁有着非常親切的感情。這些靠着小本營生的人們，他們的停滯在手工藝時代的技巧，裝池，打鐵，木作，從這些渺小的人們的手里，精緻地雕出一些小器具。傳到我們的手里時，使人不缺乏親切之感。

不是那些大量生產品所可及的。可是恐怕這一些僅存的技藝，也將要慢慢地消滅了。

車子離開了陋巷，又出現在一條寬闊的街上了。我打開地圖看，回頭告訴W這是「隨園」的遺址。這是曾經藏了丁丙善本的龍蟠里，光線越來越暗，路却越走越荒涼了。

最後車子停在一山坡下面，這時雖然還沒有全黑，太陽却早已落下去了。得了車夫的指示，我們跑向一個寺院的旁門，到了門口才知道門是關着的。門口貼了一個什麼籌備處的條子。不管這些去敲門了，心里却猜疑着會出來怎樣地一個人物。

半天以後才傳來了悠長微弱的聲音。

「誰？」門隨着開開了。一個穿了黑色袈裟的青年的和尚，一隻手豎在胸前。

「二位居士的興緻真好！」我們都驚異着在落日孤城里遇見了這樣的人物。就告他明天就要離開南京，想用了這匆促的時間，看看掃葉樓的意思。

我們被導引着從一道孤懸着的樓梯走上去。走進了一間小樓。這時天色已經完全昏黑了。樓里邊看不見一點東西，只依稀看見四壁都是白壁了的。掛了許多木刻的楹聯。

我們凭了窗檻下望一片迷濛的莫愁湖，和那一片

城堞。從和尚口裏，我們聽到了關於石頭城的許多故事，和勝棋樓也已經傾圮了的消息。他的黯淡的聲音，緩慢地述說着一些興亡的史迹，好像聽見了低迴地讀着一首挽歌辭。

最後他告訴了我們他的身世。是一個軍人半路出家了的。他訴說着寺裏的貧苦，全仗春秋兩季賣茶的收入維持。而現在却是寒冬。難得看見一次游客。我們捐出了一點錢，他感激地收下了。點上了一個燈碗，引我們到他的禪樓里去。在暗黃的浮光里，我們走進了一間森寒黑暗的屋子里。他從零亂的壁櫥裏找出一冊寄售的談金陵掌故的書相送，還有一幅他自己畫的蘭草，並不十分高明。這些我們都已經寄給海上的朋友了。

從掃葉樓出來，我們坐上原來的車子。回到夫子廟前去。車子沿了石頭城的女牆跑着，很久很久，才看見稀疏的燈光。

這正巧是一個三角形，連接了這個城市的三個角落，我們畢竟又從荒涼黑暗里回到響着歌聲弦管的秦淮河畔了。吃飯的地方是一家很大的館子，一間間白漆木桶隔開了的房間多半空着。我們找了一間坐下來以後，先要了個火盆來烤手，談着這幾小時的游踪。那個和尚。翻着他送的那本小書。

展 痕 處 處



等到這些女孩子的花腔熟練了，就讓她們走到台上去，用那一種姿式表演，萬一得到什麼人的青睞，成了什麼「總統」「親王」，那

吃了點黃酒，走到街上時，從雪亮的電燈光下面的地攤上買了黃黃的橘子剝了吃。那里去呢？去聽有名的秦淮的清唱罷。走上了一間樓廳，坐在這懸滿了「玉潤珠圓」之類飾額的院子里，我重複着晚唐詩人同樣的心情。

第三天，就要離開這城市了，又是一個嚴寒的天

氣。早晨起來到郵局去發了一封航空信。看了地圖，穿過幾條陋巷——其中的一條即是烏衣巷——這里全是一些狹小的房子，貧苦的人家。巷子盡頭是一片池塘，旁邊堆着從各處運來的垃圾。地圖上却標明着，「白鷺洲」。這冬天的早晨，洲邊上結了不少冰碴，有幾個穿了短短的紅綠棉衣的女孩子伸着生滿了凍瘡的小手，突了凍紅的小嘴，在唱着一些不成腔調的京戲。從那些顫抖着的生硬的巧腔，勉強作出來的花梢里，似乎可以聽見「師父」的響亮的皮鞭子的聲音。

麼她的「師父」或「父親」就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財富，這正是一種頗有希望的「行業」，多少人都「投資」進去，讓他們的——有許多是買來的——小女兒在這麼冷的早晨到這一灣臭水邊上來喊嗓子。這就是秦淮，一個從東晉以來就出名了的出產着美麗的歌女的地方。

十月十二日

出 版 界

世界書局由孔另境主編之劇本叢刊，第二集十冊業已出版，內容計有孔另境之「沉箱記」，方君逸之「滿庭芳」，朱端鈞之「圓謊記」，李健吾之「喜相逢」，周貽白之「金絲雀」，姚克之「楚霸王」，鄧昭輝之「妻」，魯思之「狂歡之夜」，魏子潛之「敘頭鳳」，顧仲彝之「重見光明」。

閩贛邊陲線上

吳娜



伊呀，伊呀，……

戰亂給人們帶來一個大的變遷！南邊的人大批的趕往北邊，北邊的人又大批南來，本來是安定的，得卡流浪，本來是享樂的，却使你飽嘗苦難，……：在一前，我就這樣的在閩贛邊上匆忙地度走了一段不短的歲月。

江西有着多得無從計算的荒地，不，應該說是荒山，因為整個的干東幾乎就是在山上，在這里旅行逢着一個較熱鬧的市鎮，無異是在沙漠里碰見一處綠洲一樣，一離開市集，於是綿綿不斷的荒山就在眼前廣漠地展開了。在這冬天，一片灰黃色的野景擁抱着天穹，使大野有一點生氣的是永遠不停的「伊呀伊呀」的獨輪車聲。獨輪車是這里唯一的交通工具，一個木質的大輪子，上面按着木板，一個人頸上圍着一條布條，兩手推着車子，於是車子便扭曲着，哼着單調的

「伊呀伊呀」的呻吟走了。女人小孩子坐着這車子去探親，農夫推着這車子去趕市集……，尤其當搬運糧食的時候最是壯觀，上千上萬的獨輪車排成了其長無比的隊伍，綿延的在山背上爬動着，「伊呀伊呀」的聲音就响徹了整個的荒野。

我初到江西的時候，有一次和幾個友人在公路上蹣跚，我只是注意聽這「伊呀伊呀」的聲音。那聲音像極了胡琴聲，我想什麼人學唱戲這樣的起勁，一刻也不肯停，到後來走到山邊，看見一長列的獨輪車才恍然大悟。那時獨輪車正推過一座全是石頭的童山，使人驚奇的是那石頭已有一條很深的車轍了，輪子幾乎有三四寸直陷在轍道裏面。你們試想，用一個木質的輪子在巨石上輾動着，而居然在石頭上輾出一條深的路來，在這上面將磨掉多少的木輪子呢！在這上面會度過多少年代呢，中國的歷史進程本來是作「牛步」的啊！

展痕農農



提到獨輪車，使我想到了江西運米的情景。一輛獨輪車，左右掛着兩袋米，一個江西老倭在後面慢慢的推着，嘴裏哼着小調，遇到高坡，情形就立刻緊張了，一個人在老遠的用絳繩拉，老倭滿頭青筋，用勁的往上推，千百隻喉嚨嘎聲的嘶叫着，整個山坡在他們的嘶叫里震動了。老倭的飯包都是隨身帶着的，一到傍晚，便在村落里憩了下來，掏出了冷飯包，再在袋裏摸出幾只乾辣椒，便大嚼起來。晚上，敲敲煙斗，聊聊天，第二天，大地又賜給了他們一身的精力，於是，呼號着，隊伍又移動了。

江西產米是盡人皆知的事，這是江西地大嗎？並不，江西大部還是荒山呢！這是江西土地肥沃嗎？並不，它並不比江浙的土地好。這是江西人少！是的，江西人的確太少了，「十里荒草無人煙」，在江西並不是一句虛語。在贛東時，我往往趕了一天路，只見山連着山，草原連着草原，鬼也不見一個！而江西米的產地，大多還是山上，在山的斜坡上播種着，這種田我們稱之為「梯田」，望去好

像扶梯一樣一級一級的。「梯田」在灌溉上有着莫大的便利，水一直從山頂下流，便自然地灌輸了每一方泥土，不會淹死，也難得鬧旱災，因為山上的水總比河流里的水容易儲藏。那些「梯田」也都肥，這大概是山上腐爛的植物雜在泥土裏，起了作用。因為「梯田」容易種，所以江西人雖然少，但還是可以應付，在江西往往家里只有二個小孩幾個婦人的人家，却種了一個山頭的田，一個大的山頭，比平地，少說也有上百畝。所可惜的是因為缺乏人手的緣故，那些「梯田」里的稻子都是和雜草在一起生長着的，稻子好割了，荒草也沒撿了，這里，不知糟蹋了多少好的穀物。戰前，江西的米是一直和浙江的鹽交換的，戰後也還是如此，可是由於交通的阻梗，江西依然是鹽荒，浙江的米價也拚命上漲。我是那末地懷念着那些木輪車，那些椶櫚的江西老倭，是否依然歡樂地推着米出來，而滿載了鹽歡呼着回去！

鹽的故事

江西河流，靠近河流的地方一定有村落，一些不成其為房子的房子支離破碎的擠在河傍，老倭們都有一張臘黃的臉孔，小孩子們則鼓着大肚子到處亂蹦蹦

跳。一個大意的人往往會把老倭看做小孩子，因為江西老倭大抵都很矮小，又瘦小，又病弱，誰也會貿然看作一個營養不足的孩子。據人說，因為江西人從小就吃辣椒，傷害了一個人正常的發育，所以如此。

江西不出鹽，在平時，鹽價也比什麼都貴，所以人們大都吃辣椒，江西人的糞缸全是紅的，就是這道理。提到鹽，使人會想起一串悲慘的故事，在江西的

內戰時候，國民黨軍隊用封鎖政策絕對禁止鹽的輸入赤區，無數的老百姓患了膨脹病，像一隻癩蝦蟆一樣死去。也爲了搶得一點極少量的鹽，紅軍和老百姓都付出了極大的犧牲，據當地老百姓對我說當時封鎖的情形，因為壯丁根本無法通過封鎖綫，紅軍就動員了許多老頭子，女人，小孩，在冬天，穿了臃腫的棉衣出去，走到封鎖圈外，便脫下了棉衣把它浸在鹽水里，浸飽了，拿出陰乾，乾了再浸，這樣幾次，便穿在身上再衝進封鎖綫來。到了裏面，就把這衣服里絞下來的水燒菜，這樣的養活了數百萬的軍民。

到現在，由於交通的阻梗，鹽在江西依然是一荒；我們在江西也只好縮着舌頭學吃辣椒。江西老倭把一塊塊年久的泥牆打下來，在鍋裏面熬出潔白如鹽的含有毒質的東西來作爲鹽吃。我曾經在一家江西老倭的家裏作客，老倭是在地方上蠻有勢力的紳士，他

們以一個招待上賓的態度接待了我和我的朋友，當我們兩下碰面客套的時候，他們端出一碗東西來，那不是茶，也不是別的，是一碗白開水，我呷了一口，天呀，那原來是一碗鹽湯！後來我從朋友口里才知道請來客喝鹽湯這在老倭是最尊敬來客的表示，因為鹽是江西的寶貝呀！——是的，江浙人對老倭們這樣的珍視鹽是無法想像的。

文化的低落

我們的學校在贛東一個小縣裏，這裏四週都是山，旁邊有一條小的河流，就因為靠近河的緣故，這里也住了不少人家。

江西文化之低落是驚人的，偌大的村子却沒有一個醫生，每年夏秋之間，疫癘很是流行，老倭們營養差，抵抗力自然薄弱，於是死亡率也就高了。由於文化的低落，迷信觀念真是根深蒂固，他們一生了病，唯一求助的辦法就是「叫魂」，「趕鬼」……我永遠不會忘却江西老倭悽慘的叫魂，每當薄暮時分，暮色沉沉的罩住了週圍的山頭，我們有的赤着脚在河里玩，有的在河邊散步，老倭們便來叫魂了。一個小孩走在前頭，提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紙燈，一個婦人走在中間，手裏把什麼東西往河里撒着，嘴裏悽惶的幽幽的喊着：

展 痕 處 處



「來歸呵，阿儂來歸呵……。」

後面還有一個婦人，手裏拿着一把掃帚，她們一聲聲的叫着沿河走去，終於消失在蒼茫的夜色里。

每當夏夜，繁星滿天，我們或者在自修，或已入睡了，這時也就是老俵趕鬼的時候了！週圍一片死寂，只聽他們像一羣鬼一樣的在夜裏悽聲的號叫着，一個道士領着頭，怪聲叫着，手里搖着鈴，接着許多人接着怪叫着，拚命的擂着牛皮鼓，這樣的叫着，一直到深夜，使我們無法安眠。

江西人是苦的，他們是一直被困在愚昧的牛角尖里活着，又冤枉的死去，我們住在那里往往替他們計算着一個人的死：起先有了小病，於是「招魂」，不久，却在「咚咚」的怪聲「趕鬼」了，由此我們推斷病人的病狀已轉劇了。我們更進一步預料，孱弱的病人經了這樣翻天覆地的一鬧，一定會有更悲慘的結果，果然不幾天，我們的鄰居，浴在一片的哀哭聲里了。

照上面的說法，也許有些過火，不然，江西人不是要死完了！我

不過是由此來說明江西人在文化上的低落，而事實上，在窮僻的角落里，他們確是在那樣無助地死去。

在戰前，如果有人要到江西去考察江西文化設施的話，那我可以向他保證，他除了化去一大筆旅費以外，不會有什麼收穫，要不然，也只好在江西老俵的「招魂」「趕鬼」……的古文化堆里去拾取一些「舊貨」了。連年的戰禍，學校，報紙……誰還去顧及。當然我在這里所說的，南昌，九江之類的大碼頭應該是例外，我只是說那佔江西土地十分之九以上的鄉村而已。

近兩年，江西文化教育事業比較有了起色，在贛南、贛州、吉安……等地也有大型的報章雜誌看到，學校也較普遍了些。這里允許我發一句牢騷，把一個餓着肚子的人拖到教室里去讀書，叫他怎麼去安心聽教師的講解呢！

越武彝山

跑過江西，和閩北山地的人，誰也會驚嘆於十年內戰的災難的遺跡之深且鉅。

在那些地方跑過的人，對於碉堡的印象一定是很顯明的，高高的用大石塊疊成的塔形的建築物，週圍都有着槍洞，頂是圓形的，上面可以架設重機槍和小

鋼砲，十年前國民黨軍隊就利用了這「碉堡戰術」擊潰了紅軍。一走到曠野上，只見碉堡一個個的聳立着，在平原上，在山嶺上，在要道上，……除了碉堡，在江西鄉下的確沒有一間較好的房子，歪斜的，去了屋頂的，長滿了青草……像一堆廢物一樣的七搭八湊的依靠在一起，一遇暴風，便「支支格格」的慘叫着崩倒。

由於戰亂的擴展，我們離開了江西，千里風塵的奔波在閩干公路上，越過了聳天的武夷山。

武夷山脈橫跨在閩浙、閩干的交界處。閩干交界處的武夷山最高峯矗立着「分水關」。十年前，這裏是內戰最劇烈的戰場，山頂上到處是碉堡的殘骸，荒草沒膝的涼亭上，一堵堵的破牆上如今還留着一些匆忙地寫下來的標語……

閩干公路就盤旋在武夷山上，橫過分水關，直入福建腹地。時正六月炎夏，武夷山悶在一個鬱熱的動亂的季節里，戰火延着公路燒過來，武夷山上的石子被無數雙奔跑的草鞋磨光了。

所謂武夷山脈，其實就是一個龐大無比的高原而已，我們盤着公路，走過鄉村，進入城市，誰會想到我們正生活在距海拔數千公尺的高山上呢？坐汽車爬山最是令人厭憎，因為汽車不能爬超過四十五度的斜

坡，一個高的山峯擋在前面，人們可以幾下子攀援而上，而汽車却得兜上好多個大圈子，而且在斜坡上行駛，常常有翻車的危險。

武夷山山民都極強悍，汽車被攔劫的事情時有所聞，到現在在那密林叢里，荒山冷徑，也還常有成羣結隊的匪幫出現。這些部份就是附近的居民，既無組織，亦無計劃，生活窘困了，便嘯聚了出外搶劫，搶了回來，把贓分了，依然回家種田耕地，純然是一個老百姓，政府對他們毫無辦法。

人們理想中的武夷山應該是一個風景幽美的地方，其實不然，這正如我理想分水關應該是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峨巍的關隘而事實上只不過在公路上豎了一塊寫字的木牌而已。武夷山的山勢確是險要的，但它的風景我們却同樣在其他荒涼的地方可以看到。武夷岩茶是舉世聞名的，其實它不產在武夷山上，而是在走下武夷山的第一個縣份——崇安。

崇安和武夷

從浙江越武夷山入閩的第一個縣份是浦城。從江西越武夷山入閩的第一個縣份是崇安。

崇安是一個不壞的縣份，出產很豐富，尤以武夷茶聞名。崇安還出過不少的大官，大文人，在內戰期

展痕處處



內，崇安却被扮演了一齣悲劇的主角，談到崇安的大屠殺，誰也會不勝浩嘆。據當地的老百姓告訴我，崇安的大屠殺是由崇安城里的大族和紅軍結怨作爲起因，聽說衝進衝出的共有三次，於是使崇安城裏的房子成了瓦礫堆，崇安人的血染紅了泥土！

當我們走入崇安，誰也不會想到這就是十數年前的崇安，街道又闊，沿街商店林立，人更是滿坑滿谷，汽車尾巴接着尾巴，灰沙彌漫了崇安的街頭。

崇安的風土很壞——據人說，這和崇安的產茶有着血肉的關係——崇安有三種「地方病」，一是「打擺子」，就是瘧疾，二是頸子突然大起來的一種「討厭病」，三是「大脚病」。外路人到崇安，能逃過這幾種病的人很少。我一入崇安，就開始「打擺子」，那麼的一直拖了一年多。一直離開福建，我的一個朋友不幸患了頸子大起來的「討厭病」，更是狼狽不堪，整天歪着頭哼着，飯也不好吃。

崇安的茶公司是官辦的，茶田的面積確實很大，在過去崇安茶場是一個規模宏大的經濟

組織。我走過崇安時，那些茶田大都荒蕪着，青草長得很高。據說崇安產茶有它特殊的天然條件，我住在崇安鄉下，每天清晨，便見一大片白糊糊的重霧凝住在田野上，山頭上，半天半天，才漸漸消散，據說就是這早霧對茶樹起了特殊的作用，而使崇安的茶葉，保有它一種異常的香味。

離崇安城數十里便到崇安唯一的風景區武彝山，武彝山上的武彝宮是一個神話性的所在，古宮殿的建築。據說武彝宮里有一株茶樹，長在山的最高峯上，普通茶樹都是矮的，可是它却出奇的長，長得人力無法採摘，這樹每年採摘一次，採茶時要舉行隆重的典禮，然後由一隻猴子，穿了大紅衣服攀上去，每次至多四五兩——這就是真正道地的「大紅袍」茶葉。崇安的老百姓還特地替這四五兩「大紅袍」作了一個有趣的分配表，譬如住持和尚自己二兩，地方父母官一兩等等。這「大紅袍」茶葉有着出奇的功效，生病的吃了，無論什麼病立刻痊愈，不生病的吃了延年益壽，比吃補力丁魚肝油要强上萬倍。「大紅袍」之所以有這樣驚人的功效，傳說因爲它是長在武彝山的最高峯上，每天早霧下來，它最先接受了它的精華的緣故。這些自然祇好「姑妄聽之」了。因爲我們就不會想

象出霧的精華是什麼樣子。

我們到武彝山上時，那里正被劃爲「軍事區域」，所以我既沒有看到那株高聳入雲的「大紅袍」，也沒有一睹那位修鍊千年的老和尚。我們在山上呷了一些假「大紅袍」茶，在怪石嶙峋的武彝山上流一身臭汗。武彝山上的山峯確是壯觀，一個個的高聳入雲，有的其尖如塔，有的上粗下細，有的像一個駝背老人一樣俯曲着，據說共有九十多個山峯，每一個都有它的名字，也都有它一串神祕的故事。

在崇安不多久，我們又背了一身風沙，繼續南進。

從崇安到延平

崇安南下第一個城是建陽，第二個是建甌，第三個是沙縣，第四個是延平。

建陽只是一個縣治，過去並不大，可是當時它因爲正處在閩贛的要道上，所以顯得異常繁榮。建甌就是從前的建寧府，雙道的高城牆高聳着，使人回想起當時重鎮的氣魄。走下武彝山到崇安，其實山並沒有走完，過建陽、建甌、沙縣、南平（即延平）沿途還依然是重疊的山，那些地方的河流，都不像江浙的河流那樣平靜無波，由於地勢陡削的關係，水終年的奔騰着，急湍着下流。使我最難忘的是從建甌坐小船到南平

，這條水道上要越過幾十個急水灘，小船像一片樹葉一樣隨波逐浪的頂起，又下沉，在怒濤裏如飛一樣奔馳着。大的急水灘，水相差兩三尺高下，水排山倒海一樣洶湧着，船一到一個急水灘，我的心禁不住忐忑不安，聽着水聲狂暴的吼叫着，船老大們叮嚀着船客：

「喂，大家位置坐穩，不要動……噯！」

槳已抽去攔在一邊，老大在後面把住舵，小船捲進了急湍的水流里，便瘋狂地奔跳了起來，船老大大在船後怪聲的厲叫着，大點大點的水打進了船攔裏，我們都面面相覷的不動聲色，聽着江面上翻江搗海的聲音漸漸靜止，船的速度也在巔簸里緩慢了下來。

沙縣是出煙葉的地方，跑過沙縣，便是漫山遍野的大樹。在那里人們用木架着房子，砍下了老大的杉樹，作爲燃料。

到了南平，我們吃到了南邊所特有的水果，新鮮桂圓，荔子，叫不出名字的水果，……氣候也特別炎熱，我們是來到了南邊了。

這里我要寫下了結束，我是已輾轉來到這鎔金的都市里了，但我將不會忘却那段自己用草鞋沾着血水走過來的酸辛的路程，而對那些成千成萬胼手胝足活在山窩里的，活在苦難裏的老倭們，老鄉們，我是多麼的懷念呵！

湘中夢痕

近來常常做夢。……只有在夢中，我才得翱翔於寥闊的天地之間：天心閣，嶽麓山……尤其長沙景物，湘地風光，歷歷如在目前。

我於是更喜歡做夢了。……

我更將找尋夢中舊境！

先說湖南的省會：在二十九年的春天，我到了長沙。長沙那時還是平靜的。只是這古城，充塞了各地投奔來的流浪者。長沙貿易之盛比不上漢口，繁華及不到廣州。不過位居粵漢鐵路要衝，靠近沅江，地位

不失其重要。封建的氣味十分濃重，但人民却純樸可親！

長沙的氣候不見得好，時常下雨，牛毛雨的一種。雨傘的



陽光

形式固天下皆同，而雨鞋視各地而異，長沙還不是套鞋的世界——在雨天。他們普遍的穿着「高跟木鞋」，方法記得是套在鞋子上的，下江人永遠穿不慣，他們的「托托」之聲，奏成了雨天的樂曲。最有趣的是：黃包車夫腳踏高跟木鞋，手撐雨傘，大踱其方步。你假使在上海或其他的商埠乘慣快的，催他拉得快些，車夫會立刻停下車子說：「先生，你走吧！」爽氣得不要你一個銅子。相反的，包車夫拉着黑得發亮的包車，主人踏着車上的鈴，叮噹作響，其快步可以打破全國紀錄。讀過張天翼先生「華威先生」的讀者，一定會憶起「忙人華威」坐着包車，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其地方背景就在長沙。那時候張天翼先生正旅居長沙，以觀察之深刻，描寫之動人，「華威」跳到紙上，成為活生生的人了。

在上海，旅館或稱客棧，旅社，……長沙稱之爲



「商號」，你說商號應該是一月商店，他們會說客店也是一種生意。普通內地的客店，除房間，茶水，床鋪外，行李旅客自備，長沙不能例外。我曾經住過縣政府隔壁的一家「福慶商號」，每日大洋四角，供給床鋪，更有一日三餐可吃。諺云：「兩湖熟，天下足！」湖南是產米的省份，長沙人吃的是飯，飯，飯。他們煮飯的方法，先下水在煮滾後，撈起蒸熟，粒粒硬爽。江南流浪的老年人，往往食不下咽。湖南本地人，更有習慣，吃剩了飯，丟掉飯碗離飯桌而走。吃飯吃剩得最多的是「做生意女人」。他們開玩笑說：「江南人流浪各地，是因為把飯吃完了。」他們留的是「餘福」！說起「福」，直到現在，我還不會忘記：長沙的街頭，簷下，牆頭，門上……都有彫型的，瓦器的，剪貼的蝙蝠的蹤跡，以取得好口彩！四毛錢借床鋪，吃三頓飯，這好像白頭宮女訴說天寶遺事呢！

湖南的口音比較硬性，沒有是「冒得」，好的是「要得」，有時候我們坐好了一桌預備吃飯，談天說地，忽然一聲吆喝：「碗到，碗到！」嚇得大家一跳。原來茶房拿了菜碗上菜了。湖南話講得慢，還不難懂。湖南人的個性，也和說話一樣硬朗。說幹就幹，沒有「是是否否」的娘娘腔。這種性格，湘西人更顯得

凸出，「一言不合，拔刀相見」，不是假話。長沙不能代表整個湘省，部分的當然能够「略窺」。道地的湖南人，頭上包着黑色的紗巾，男女學生保持着儉樸的風氣，一律黑布制服，新的有一重光彩，這由人工用光滑的石頭磨光的。落後的方法，江南一帶，恐怕久已失傳了。長沙的學生，參加社會活動的不少，大概繼承過去的革命傳統吧！

說到吃，有多少東西，至今令我神往。一種辣椒牛肉，乾香，辣得有味，一毛錢買上十多塊，可以下酒，可以過泡飯吃，就是一卷在手，嘴裏嚼嚼，別有風味。涼薯形若甘藷，皮鬆脆可剝，雪白絕嫩，有藥味，汁多，一二分錢可買一大個。郭鼎堂先生到長沙來，舉手盡數枚。一次去飯店吃清燉牛肉，店名已忘了，館是教門，喊一盆乾切牛肉，清燉牛肉及牛筋，酥且肥腴，湯清見底，吃得醉眼矍矍，心底的拜服：口味之佳，全國不作第二家想！可惜一小碟檳榔，苦于未加咀嚼，白白放棄，如今引以為憾！

長沙可供遊覽的地方不多：城外有個花園，沒有去過。皇倉坪的中山堂，青年會，能聽演講，打彈子……嶽麓山在長沙對岸，山下是國立湖南大學，建築富麗堂皇，研究學術的空氣異常濃厚。山上有黃克強，蔡松坡兩將軍之墓，革命元老，令人敬仰不已。民

痕 履 處 處



衆俱樂部裏有報紙，乒乓檯，高爾夫，圖書館，我也常去。天心閣是依城牆建築的，沿石級而上，能鳥瞰長沙全市，泡一杯龍井，消磨光陰的不少。王魯彥先生的第一篇「柚子」，經魯迅先生編入「新文學大系」，序言上說：「頗爲當時湖南的作者不滿，而能訴出憂憤之情！」寫作時適屬軍閥時代，殺頭是事實，看殺頭也是事實，小說背景長沙瀏陽門外，距天心閣不遠，那裏現在是疊疊土饅頭了。

「文士苦窮」，在長沙如果不當編輯，寫寫稿子的作者，餓死無疑。當地的報紙，有湖南商報，大公報等，副刊收外稿，稿費節上算賬，有有還是問題。後來有三張報紙在此出版，以「閒話揚州」得罪江北同鄉的易君左主編國民日報，程滄波編中央日報，田老大主持小張報紙。「國民」與「中央」算有稿費，千字一元左右。田老大的報紙，不支稿費。每周有

詩歌社詩刊發刊，執筆的有力揚，常任俠

，孫望，黎亮耕等諸家，出過一次紀念屈原特刊。負責者孫望，賠郵票，貼車錢，

送稿子，校對，一絲不苟，現出書生本色。其中力揚的詩寫得最好。詩的作風上，和以前廣州蒲風，雷石榆等不同。詩歌社唯一的成績，是邀漢口穆木天先生等，集成一個詩集「五月」出版，特載有瞿秋白先生的譯詩「茨崗」。當時長沙的文化人，來往者殊夥，朱自清，豐子愷，都到過；張天翼，且住過相當時候。茅盾先生在銀宮大戲院演說，提出文藝上的反差不多運動，主張描寫自己熟悉的事物。郭鼎堂先生一次演講，連得青年會禮堂窗檻上，都躲足了人。他從考據學的見地論述時局，片斷的笑聲，不時的由聽衆座中透出來。長沙本有開明書店等數家，加上上海雜誌公司，生活書店的新設，文化的食糧還算不見缺乏。湘戲沒有見識過。丁絨和湘繡確是名貴非凡，繡出的虎，獅，花，鳥，生動得很。當時洋價一元六千文，市上有當二十的銅元流通，鮮肉每斤九百六十文——自然，以上種種，在今日看來，也還是白頭宮女口中的天寶遺事罷了。

捨

若思

遙遠的錫狄亞的北角，高加索橫跨于黑海和裏海之間，史克薩峯陰沉的暗澹的轟峙着，憂鬱如垂暮之老人。荒涼的天蓋下傳出鐵石碰擊的聲音：

——丁東，丁東！

于是深谷學舌似的答應：

——亭同，亭同！

餘音斷處落下一聲低低的嘆息

。

（鐵匠赫泛斯托士放下巨錘，

抹去額角的汗珠，好心地瞥了被幽

囚的同族一眼，帶着惶恐他背上工

具，跛着腳頭也不同的去向宙斯復命了。）

遠近一片蒼茫——

天空，

山脈，

海灣。

懸崖禁錮着一個靜靜的帝坦。



（萬物凝神屏息，驚異地望着這奇蹟。）

時光流着，帝坦的白身像掛似千丈飛瀑。

誰能對此而無所動心？這囚徒

——一個岸梧的丈夫。彷彿他一舉

手就可以擊碎一個世界，撕裂百萬

座高崗與平蕪。那碩大的臂膊，剛

健的腿，全身骨骼向四面八方自由

舒展，一切發育只遵循一個條件：

美。你以為還有第二個麼？第二個

是壯：渾身肌肉迸出創造的力，精氣瀰滿裏有生命的

光芒。于是你不能不深深嘆息，神往于這不老的雄偉

和無羈的俊逸。

（一陣波濤洶湧着。爲了愛，爲了憐憫或是某種

輕薄的慾念，牠跳躍着，高高地舉起自己去撫摸光潤

的肌膚，彷彿受了灼傷牠趕緊縮回身去。）

海洋笑了。

懸縛着的帝坦毫無動靜。

他，前思者普洛米修士，被釘於水面峭壁上，四肢套住鐵鎖，一道石楔圍繞胸膛，將在無盡的歲月裏熬受他的苦難——由施予換來的重担。屈辱挑逗憤怒，而智慧却賦予他以沉默，他閉目尋思，任命運恣意播弄，却心甘情願似肩起災禍的担子：創楚折磨皮肉，孤獨一口一口地向靈魂侵蝕。

（時間似迂徐的蝸牛，在煩躁的心裏緩緩地爬。）

白堊，焦岩，沒有生靈曾駐足

于此——這世界的邊緣，原始的荒漠掩蓋着一切的絕地。當苦痛騰出一線罅隙，寂寞便張開雙臂……

向奔放的生命擁抱了——伊。

（於是期待遂成爲精神的苦獄了。）

我們來自遙遠的洞府，
駕飛車順着白鷗的路，
一陣天風挾一座海浪，
轉眼便近險巖的高崗。

如輕雲掠過海面，一羣白衣的仙女隨着歌聲紛紛



落，飄動蟬翼似的長裾她們收起翅膀，而跳着的腳遂跨開盈盈之步了。是由于苗條你才憂心于她們的荏弱？海洋的女兒們捉風弄潮，有波的柔順和浪的活潑。

（你不懷念那從烟波裏冉冉而升的影子麼？有一天她曾來你夢中？）

圍擁着史克薩山峯，她們棲止於輕霧之上。

（普洛米修士喃喃而語。）

「飄送到我耳邊來的是什麼聲音啊，如空谷禽鳴，在苦難的日子裏也有撫摩我的靈魂的手嗎？是你們呀，海洋的年輕的女兒——載歌載舞，灑落着藍色的小花朵你們是在

播送同情嗎？」

「在你的聲音裏我們聽到哀憤了，普洛米修士，鐵石鏈擊如驚雷突起，我們到此來找尋赫拉斯托士這跛脚，請他爲我們打副金的鎖片和銀的項鏈。」

「煉成無比的重荷牠們已掛在我的身上了。」

「桎梏是罪人的飾物嗎，這可詛咒的手藝——受着禁錮你究竟犯下了什麼？」

「愛。」

「愛能是罪名嗎？」

「施予。」

「施予應獲善報。」

「而爲我的愛和施予所邀來的却是災害。當宙斯登上他的寶座，睥睨一切，以橫逆加諸弱者且沾沾自喜時，在他腳下我看見藐小的可憐的人類了，高聲毀滅的命運向自然掙扎：毒蛇，猛獸，洪水，疫癘，沉落于劫數中無法自拔。在死亡之前能不一加援手麼？抱着惻然的胸懷我遂許以前途，將希望插入他們心底了。」

「一些盲目的希望？」

「在靜夜，趁着深寂我潛入雲

門，取了亞令辟斯的火，用蘆管輸送到人間，一星之微遂燦然燎原了，盈綴成毯，爲寒冷輪熱，向黑暗放光，幽陬陰谷間散播着紅色的歡樂，似五月的石榴花飄向生命之樹上。」

「莫要過份的恩典世人吧，普洛米修士！稱爲前思你竟沒有想到宙斯的憤怒麼？」

「我瞭然於行將發生的一切。犧牲是慘厲的試驗

，在爲人類的事業上我必須盡更大的力。」

「你是走入迷途而被棄於自己的機智哩。」

「我關心着明天。」

「這就是你的解釋？」

「在仇敵的手裏忍受禍難並不是恥辱呵！倘我我所受的痛苦——我能使痛苦成爲人類的命運麼？倘我以我所歷的爲恐怖——我能否借黑暗以一星之光麼？以憤激反抗不幸，我願學百鍊之精金。」

「你忘了自己？」

「我成全着別人。」

「你無視於宙斯的權威？」

「因爲我看見一個真理。」

（仙女們迴旋翩翩又消失了，天上的宙斯轉成憤怒，於一瞬之間，）

而風乃開始呼號，海浪憑藉淫威向肉身衝襲，電火以雙叉的觸鬚不斷地投射酸痛的麻痺的鑿刺，豪雨如注，雜雷鼓而猛下，山岳在煙擊哩。一聲霹靂送一切都入海底——那黑暗的額曰「塔台魯斯」的深淵。



普洛米修士靜默着。

躍起投落，投落又躍起，懸崖拋擲他如蹙鞠者之娛戲，（他還背着鎖鍊哩，）狄米斯的兒子暈過去了。山岩上淋漓的血，淋漓的雨，淋漓的散發鹽味的海水。聽！遠處的黑松林在號哭呢，爲了命運的寂寞，爲了暴君專制下歲月的悲慘和殘酷。

普洛米修士靜默着。

（漸漸地風平浪息了，宙斯收過他橫暴的刑罰。撥開漫天的烏雲出現一枝蛇杖，執在神的使者哈爾米斯的手裏。）



「在災害折磨下該已回復你的理智了，普洛米修士，祝福你有一個明睿的頭腦。天父使我傳言你去收同人間的火，並以說出你心底的祕密作爲釋放的條件。你醒着嗎？」

「……………」

「執着于錯誤真是賢者之恥呵，善行莫逾于悔改，而成功却在于捉住一瞬即逝的時機。在一千個否定中你就說一個『是』吧，自在在等候你，尊貴和光榮

伸着兩臂……你不說話？」

「……………」

「生命是萬有的起點，爲着那些藐小的生物你是過於浪費自己了。……爲什麼你沉默着？」

「……………」

「倔强的反抗者，你的沉默將招致永不合眼的霹靂和更爲鋒利的電劍，遠過于你已受者的慘烈。風吹雨打，當你爲歲月積壓而漸就顛悴時，宙斯的帶肢膀的獵犬——那猛鷲的目光炯炯的鷹呵，將以利爪撕裂你的肢體，啄食肝臟如貪饕之野宴。（你能漠視分割的痛苦如你忽然于賢明的勸告麼？）爲了明天的咬齧黑夜將償補白晝的損失，日復一日，使你在悲哀航路上得不到片刻的休息。……你不反省嗎？」

「……………」

「你就以沉默和冷靜作爲回答了？」

「……………」

（帶着恨毒和羞愧哈爾米斯隱沒了，風雨繼之而起，雷電大作，一切都沉失在黑暗裏。）

雨霽後。

一朵烏雲在天空中盤旋，自遠而近，一隻鳥，鷹
宙斯的帶翅膀的獵犬。

盤旋又盤旋。

飛近史克薩峯時牠探首四矚，妖婆似的紅眼睛在
轉動裏閃爍，黑色的羽翼負着永年的夢魘，那尖喙
，吃過無數生人，比作利刃也許還
要鋒銳，在飽飫血肉之前漏下鈎魂
攝魄的咒語。

嘎溜，

嘎溜，

嘎溜溜溜，

嘎溜溜。

突然間牠向帝坦的白身下撲，這第一下搏擊，一
陣被撕裂的慘痛使普洛米修士戰慄，精強的肌肉遂碎
成片片了。



(受着命運的劫持他沒有死

一年年，一年年，在史克薩峯
前，熬煎苦難，獻身於犧牲的事
業——

普洛米修士靜默着。



吹毛錄

求疵生

胡山源氏黃花地一文(載乾坤
創刊號)中說：「寫出「黃花地」
三字的王實甫，當然也是一個野菊
的欣賞者。」我說不盡然。因為這

兩句雖然是王實甫西廂記的名句，
其實不是他的創作，是襲自宋范仲
淹的詞的。范詞蘇幕遮的開首，也
是這兩句，不過黃花地作黃葉地而

已。王氏大約因為曲律的關係，所
以把仄聲的葉字改作平聲的花字。
因此我以為與其說王氏是一個野菊
的欣賞者，不如說他是一個范詞的
欣賞者。不知胡山源先生以為何
如。

昔之三河從殖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
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
將鷁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候鶴對
月峽而吟猿

俞平伯臨枯樹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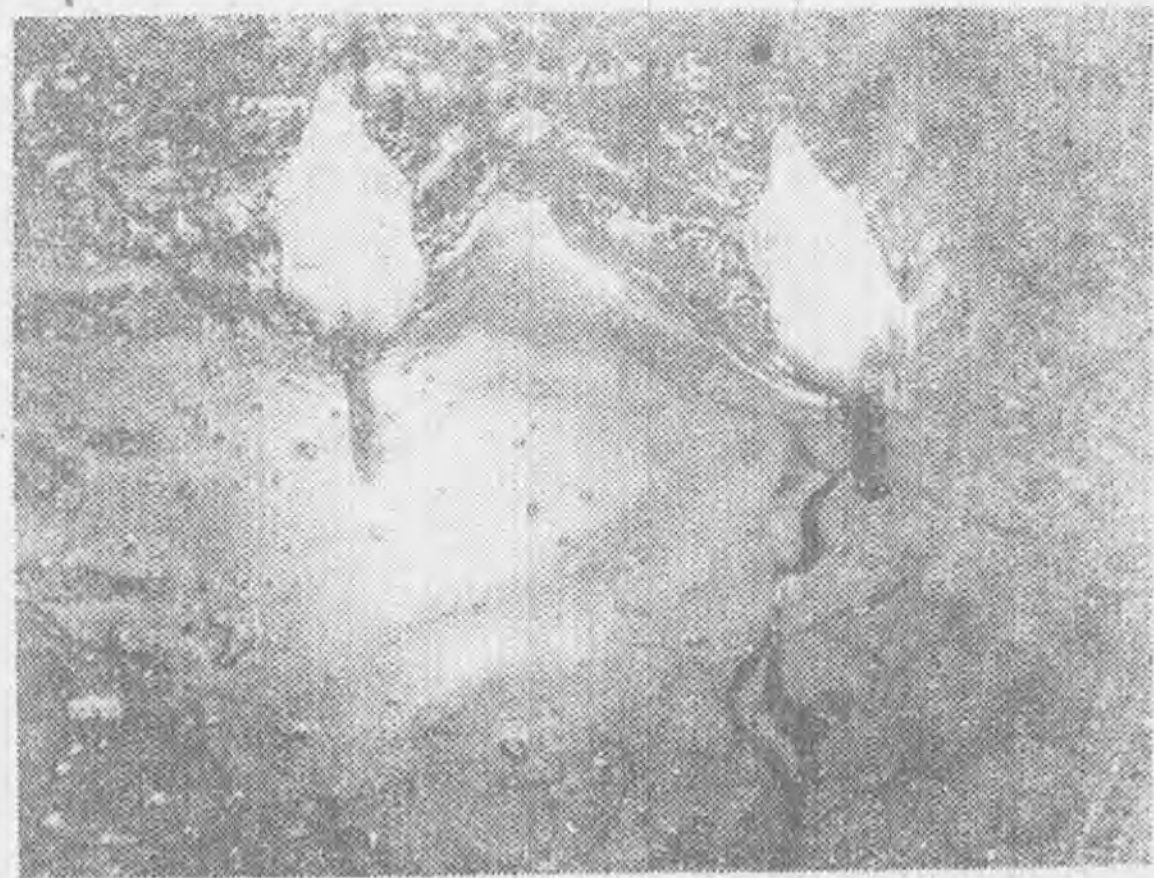
北海之春

廖增益攝



春江水暖

廖增益攝



幾年前她在長江上游的一個城市裏出人意外地悄悄舉行婚禮時，外面——祝福不幸的人得到幸福的小教堂外面，正下着漫天飛舞的團團大雪，小教堂高聳的尖頂上蓋着一層稀鬆的白色，白的長街旁一幢幢白的屋子，白的傘蓋下走着帶雪的行人，白



心的軌下

曉芒

我忽然想起現在已離開這個世界去追求永恆的桑湖。我想起她同她婚後數年一直棲息着沒有遷移過的舊式公寓，彷彿在濃煙裏，在迷霧裏看一個戴黑面紗的女人。請想想還有比站在煙霧裏的戴黑面紗女人更神秘並且更令人捉摸不定的嗎？在大學時代，生命的黃金時代，她又美麗又驕傲賽如一個可怕的女王；美麗，不錯，然而多刺的。那些在大學城裏逍遙自在的年輕的騎士們——按着古今永遠不變的人生小道理——都成了勇於捨生的飛蛾，專向那朵炎炎的，豔豔的「火」撲去，末後沒有例外的總是灼傷了心靈的翼子，在月下的湖畔，他們唱着——充滿着無處寄託感情的低音顫動地唱着「小夜曲」，聊以解嘲。桑湖在當時無疑的是一切魔術的中心。她從捉弄別人中間得到一種快樂，一種奇異的快樂，她可沒有想到最後她捉弄的還是她自己。

的銀的世界是靜的哀的。

我不知道在當時何以會覺得桑湖緊閉着的唇瓣，先前是如何表示着對於生命的堅忍與倔強，而現在又如何的帶着困惑，如何的默默忍從。我和另一位叫費克的朋友——他從前在心裏愛着桑湖，現在

大概還愛在心裏——從旁看她跟唐寧舉行虔敬的婚禮。莊嚴的縷花落地長窗把純白的雪光——一種聖潔的純白光彩映在兩個跪着的人。桑湖默默的咬着唇瓣，半側着臉，有長睫毛的眼皮低垂下來，看上去竟像在聖龕前懺悔。關於她的丈夫，我們所知道的極其有限。一個無家可歸的低音歌手，雖然成就，不怎樣高，可是也並不失望，美的憧憬吸引着，他企圖赤手空拳創造一個自己的世界。這樣的人性格往往是很強硬的。有人說他生性多疑，古怪乖戾，至於到了悖乎情理。

「不管他是那一種人，他總歸是幸福的主人。」費克苦澀地低聲說。

我對他微笑：「不管你說什麼，你的痛苦總歸比誰都深。」

「你別笑話我；我不跟你說了。」他掉轉頭去悵悵地觀望長窗外的大雪靜靜下墜。假如我想的不錯，他那時的感覺同窗外的大雪一樣交織着靜的哀的，他的心有不能告人的靜哀氣息。

那次湊巧或無寧說不湊巧在雪天舉行的婚禮，爲甚麼當我偶然想起這三個人——他們出現在我面前好像多霧地帶的人物，都是捉摸不透的？都是朦朦朧朧的？

桑湖結婚後一個月過去了，一年了，三年了，有小孩了，最後在去年夏季我收到她用掛號寄來的快信。這是一封浸透眼淚的信。潦草的筆迹說明她心中的紊亂。她寫着：

——請不要埋怨我，請不要埋怨一個受苦的女人，這是殘酷的。倘使生命的本身不過是黑的影子，活着不過是盡義務了事，那麼我的話將更簡單——簡單到一句話也沒有。事實却不是這樣。我不知道怎麼說，唐寧跟我聯起來的感情快斷了，或者說早已斷了。有一件痛心的事情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唐寧的嗓子本來極有希望的，去年冬天他患了傷寒症，等到起床後，原先富有音色的嗓子一下子變得像破銅鑼。唐寧——可憐的唐寧以後事事不順遂。他的脾氣一天壞如一天，最近因爲費克多來探望我幾次——我背着 he 告訴你，費克爲了我隱藏着的感情比從前更帶着赤熱的含蓄的光，唐寧不大高興，他時時刻刻防備我，無事尋事，甚至於說我跟費克有甚麼曖昧。啊，我簡直受不了！天可以作證，我知道這一生我是唐寧的人，我不是朝三暮四的女人，我不是從前的我了。然而說什麼他都不了解我。當初一步錯而今

步步錯了……寫到這裏，我的手忽然戰抖起來。唐寧把窗畔的花瓶摔碎在地上，努力的發出脾氣，你沒有想到我這邊可怕的情形，我說不上來，我無法再寫下去了，我的小女孩嚇得躲在屋角裏偷偷嗚咽着。但是我還有一句最重要的話留在後面，當我還沒有完全被黑的影子壓倒時，希望你來看看我——

信在我的手裏掉了下去。我看見一個快要瀕於滅亡的破碎之家，桑湖攀着一片任憑命運的浪濤狂捲起來的浮木，一邊掙扎一邊聲嘶力竭的呼喊著。「希望你來看我。」她臨末在信裏囑着眼淚說，「當我還沒有完全被黑的影子壓倒時。」

這是一個鬱熱，陰晦，遲早會下起雨來的黃昏；這一天黃昏我到了桑湖幾年來住着沒有遷移過的城市裏。整個城市都軟軟的沒有力氣。並非是熱得要燃燒起來似的浴在沸燙的火場裏，也不是橫過大戈壁的旅商在仰起頭來足以瞽目的毒熱下，對於水懷着黃金色的幻覺；而是一種活活受罪，難以排遣，使人甚麼也不想動彈，祇思昏昏睡去的苦熱，彷彿油潑在水面一般的在窒息的心下凝滯着。

我說不出畢竟爲了甚麼，當我站在這舊式的大公寓前，如同面對着中世紀的歐羅巴古堡，沉壓的

，不可思議的，人們無妨說有一種着了魔的感覺透過的我心靈。那巨大的影子高聳起來猶如傳說裏古代的宮闕。

公寓的入口橫跨一扇碩大無朋的木門，門框的邊緣都一列用鉄皮裹住，用鉄釘釘上，鉄鏽斑斑，笨重的像水閘。拱楣腳跟傷疤累累，寫着荒涼憂鬱的年代。我考慮着，這裏面就是桑湖的破碎之家嗎？我沒有弄錯嗎？

「林——肅！」一個戴玳瑁邊眼鏡的人在街角喊我道。「林肅！」接着他提高了聲音再喊一遍。乍看去幾乎不認識他就是費克了。細細的脖子有一段伸在領口外邊，一條黃卡千短褲下露出骨棱棱的膝踝跟腿部，令人本能的聯想到驚鷺。

我們熱烈的握着手。

「你什麼時候到的？」

「剛一會。你大概想不到吧？」

「想不到，是的，如果桑湖不說，我自然想不到，我們的生活中間總歸有許多想不到的事情。」他細細地斟酌着句子說，尖銳的喉節比早先凸出的更露骨，眼鏡上的玻璃片也比從前厚多了。他說話的聲調深沉而迂緩，祇有這種小地方還能依稀地把兩個人吻合在一起，自然，屬於兩個長距離時間的

同一個人無可奈何地有許多改變。

「桑湖寫信告訴我說，你待她很好。」

「這本來是應當的，她已經够痛苦了，我待她好一點原也不算什麼。」

「怪就怪唐寧太多心。」我漫不經意的說。

他拭着汗默默不作聲。然後痛苦地慢條斯理說：「你總是笑話我，林肅，我比不上你，誰也比不上，我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書記，一個日夜抄寫公文的可憐蟲，天知道這幾年來兢兢業業做牛作馬的，我餓自己的口活命都來不及，我，我那裏敢……」他的聲調是顫動的，說到後來有點斷斷續續的哽咽。

「別說了別說了，你不該這麼低着頭的。」

「對不住，我想，你總歸還是我的老朋友。」

「就說你愛上桑湖，那也不是罪惡。」

他夢幻一般地說：「我在學校就祇喜歡她一個人，可她，她笑我是第一流好人，好人照她的意思便等於軟弱。總之一句話，她太高了，我太低了。所以她後來跟唐寧結婚時，說實話，我暗暗替她祝福，祇要她幸福，祇要我心裏愛着的人能得到幸福，我個人無足輕重。唉，誰也想不到這如今，她……你說，這怪得了我，怪得了我嗎？」

「過去是死了的，你提它做甚麼？」

「不，沒有，她活一天就是我活兩個半日，萬一她有什麼一長二短……」

「得了，你不單是第一流好人而且是曠世的大情人。難道你好意思要一個老朋友提着皮箱一直站過夜嗎？你陪我進去，我找不到桑湖的房間。」

他陰鬱的微微笑着。我看見他缺了一隻牙齒，笑起來不免帶着蒼涼的意味。他想了想說：「我看還是陪你到門外，我在窗外望一望桑湖好了，唐寧好像不大歡迎我。今天我寫了封信給桑湖……」

「你們常常通信的嗎？」

「噫，常常。」

第一滴雨落在黃昏的大街上，第二滴，於是第三滴。街上的行人像受了刺激似的突然狂奔起來；一個本地婦人張開喉嚨不知叫的什麼；一個小孩開始滿街亂跑；一陣乒乒乓乓錯綜雜亂關窗子的聲音；陰溝裏咕嚕咕嚕的泛着水泡……塵埃吸進雨水發散着熱氣，到處是雨腳糾纏着的水煙。

我們走進了舊式的公寓。

蜘蛛網垂在墻下。舊衣衫涼在廊下。人在矮簷下。乍進去誰都會疑心置身在黯澹的地下。垃圾堆高過小丘，菜梗子及魚鱗皮堆得滿地都是。整個院子裏亂七八糟地擠着破碎的「七石缸」，脫軸的車

輪子，破檻的紡錘機，銅吊，鉛盆和木桶。圍着這可驚的院落是一層一層四方環繞的橫廊。大概由於年久失修木柱叢生的緣故，到處顯得歪歪斜斜，足以引起神經上的錯覺。

費克說：「他們住在四層樓。」

我跟隨着他走上岌岌可危的樓梯，勾配很急又沒有堅固的扶手，如果走重了，那脆弱的木級很可能崩塌下去。事實上確有幾級不知去向了，必須跨過空着的檔子才能踏在更上面的一級。我們誰也不說話，因為聽見一個小女孩嚶嚶的啜泣。接着忽然一聲，一片細碎的破裂聲。接着是長長的沒有間歇的啞默。

「他們又在吵嘴了。」費克指着迴廊盡頭的一扇窗不安地說。「你看見唐寧惡狠狠的樣子嗎？走過些來，他們在裏面瞧不見外面的。」

打窗子望進去——這裏面低矮湫隘，幾件最簡單的傢具陷在雨天的黃昏裏顯得分外模糊，模糊而又愁人的，好像地下室。一個無精打彩的女人默默地坐着，看上去很呆滯。她慢慢的把臉埋在手掌裏。可憐的桑湖！你的確不是從前的你了，從前的你與從前一起死了。

唐寧拚命的抓著頭髮走來走去。忽然他一箭步

衝到她跟前，攀住她瘦削的兩肩搖撼，重重的搖撼。他啞着嗓子說：「你說，你說，你說呀！——你聾了？——啞了？——你難道死了？」

「你要我怎麼？」她仰起頭來沉靜地說。「你要我的命，我的命在這裏。可是你聽明白，我嫁給你姓唐的幾年以來並沒享過一天福，我一心一意的待你，連我自己都覺得奇怪會這樣低聲下氣的。你折磨我不止一日了，你究竟要我怎麼？」

唐寧踢翻了一隻椅子。他把聲音放粗了高聲地說：「不錯，我虐待你，你嫁給我姓唐的原是委曲了你。你以為自己生得美，長得俏，愛了一雙拋棄兩個，人家在你的手掌翻跟斗，可是你為什麼不拿面鏡子照照你自己？天下的傻子雖多可沒有比我更傻的了，我跟你結婚是自討苦吃，放明白，這兩年來我處處倒楣原因完全在你。你累我拖泥帶水什麼都不能幹，一個人坑了兩個人不算，還拖了一個小畜生一起遭殃。」

桑湖打了一個寒噤。「我，是我害了你嗎？」她氣得喘息都急促起來了。「你可憐可憐你自己吧。你沒有力量養活自己的家，還有臉說這種話？」

「哈哈哈哈哈，哦，哈哈。」

「你笑什麼？真怕人。」

「我笑你，我笑——我自己！」他用沙啞的，刀割玻璃一般慘厲的聲調說。

原先蹲在屋隅裏的小女孩做夢似的哭出聲來。她看上去約有四五歲，討人喜歡的小鼻小嘴微微掀動着，她手裏抱着一個布製的洋娃娃。

「來，蓬蓬。」桑湖柔和地說着抱起她的女兒。她吻着她，端詳着她，悄悄的流下眼淚來。淒涼的帶子纏繞着本來是一顆心的兩個部份。

「你把你做的好事都說出來。」停了一會，唐寧鄙夷地說。「我問你，你倒底做了甚麼不要臉的事？」他的語氣充滿了威嚇。

「你真的當我是你的奴隸嗎，你這樣欺侮我？」

「你不要臉，讓我——讓我戴上綠……你……」

「他咬牙切齒的走上一步道。」

「你瘋了，你胡說霸道的嚷些什麼？你不想想這種含血噴人的話是隨便可以對自己妻子說的嗎？」桑湖帶沉鬱的激憤哆嗦道。

「這一次我可沒有冤枉你，你生着眼睛自己瞧吧。」唐寧掏出一封信劈面擲了過去。「說，這是誰寫來的？寫些什麼？你唸給我聽。」

「既然信落在你手裏，」桑湖看着地上的信疲

倦地說：「你不會不看，你愛怎麼想都好，反正我的良心證明我是無罪的。」

「哼，你還有良心！」唐寧啞着聲音說。「我們的關係從今日起一刀兩斷，這樣坟墓似的家我再也過不下去了，爲了你，我埋葬了差不多半生的光陰，以後各走各的路：我讓你，或是你讓我。」

桑湖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她泫然說：「既然你討厭我，我走好了。」

「你要走，你日想夜想無非是想要離開我，跟別人，跟那個鬼！——不過，蓬蓬不能跟你走。你害了我不能再害第二個。你應該放清楚了，你自己行爲下賤，你的女兒可是純潔的。」

桑湖怔住了。她忍不住聳動着肩哭出來了。並且一面抽搐着一面把她的蓬蓬抱得更緊，生怕一個惡魔搶了去或者吞噬了似的。那可憐的小女孩，也許是嚇怕了，也許是困憊了，睡在桑湖的懷裏猛可從夢中哭醒，圓圓的蘋果臉依偎着桑湖，哀哀的叫着：

「媽媽，你不離開我，我要你，媽媽。」

「別哭，我的寶貝，媽不會離開你的。你是媽媽的！」

「你媽媽不是要離開你，」唐寧唏噓地說，「

她要離開你的——你的可憐的爸爸。」

雨歇了，黃昏的尾巴獸着欸欸的夜色垂下來，這破碎之家跟着靜下來，我什麼都看不見了，我們——我和費克站在走廊上彼此看了一眼，我們都感覺到一種空泛壓迫的感情。

「我想，」最後我拉着費克的胳膊走開去說，「我想我們來的不是時候，當一個不幸的家庭鬧得如火如荼時，誰能說我們進去是加水呢還是加油？現在蓬蓬救了他們，讓他們這樣浸在比言語更雄辯的沉默中間吧，我們走！」

這一夜在費克的小房間裏我們喝了興奮的白乾。費克不吃甚麼光是乾喝着酒。他的臉燒成不是紅色而是嚇人的青色，這是一個扭曲着心底痛苦的面具，不用說，剛才他在黃昏的窗子裏看得明明白白，並且關於那封信的爭噪他是聽得清清楚楚的。

「他罵我是鬼你聽見了沒有？」費克激動地說，又滿滿的喝了一盅酒。「他說的不錯，我是一個鬼。我不該寫那封信的，可是我做什麼要寫呢？」

「你寫了些什麼？」

「我記不起來了，大概是，我說我到現在還愛她，這句話我以前一向沒跟她說過也沒寫過。」

「你要是埋在心底就更聰明了。」

「你的意思說我是有罪的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可覺得自己是有罪的。明天我打算離開這裏，祇要桑湖幸福，我死也情願！」

第二天早上費克不知道什麼時候出去的，他進來時腦門掛着大顆大顆的汗珠，臉色灰白，厚玻璃鏡框內的近視眼死死的瞪着。蓬蓬跟在他旁邊，手裏還抱着布製的洋娃娃。

「桑湖死了。」費克完全沒有表情的說。

「你說什麼？」

「桑湖墮樓死了。跌——死——了！」

「她，她……」

費克稍稍恢復了些，很慢很遲鈍的說：「有人在昨天夜裏看見她在迴廊上走，手裏提着籃子，好像要上街去似的。她下樓來好端端踏空了一級，一直踏到地上，從四層樓一步跨到地上！我想她是故意的。」

「唐寧呢？」

「我不知道他上哪裏去了。」

「那末蓬蓬……」

「我看見蓬蓬一個人悄悄地哭着，看見她不由得使我想起桑湖，我就領她到這裏來，以後我想永

遠留在身邊……」

現在唐寧走他的路去了，桑湖讓了他，既然唐寧容不下她，這在她看來是多麼小的世界也容不下她，她向前跨了一步——僅僅是一步就走盡了人生的迴廊。至於活着的人們——一顆枯槁的心靈和一個幼小的生命，他們在茫茫的天邊外徘徊着。我希望有一天他們會意外地走來叩我的門，因為我們

的生活中間有許多想不到的事情，人生上一秒鐘不知道下一秒鐘，也許待一會他的手會敲着我緊閉的門，門上的環——低而重的，可是生機勃勃的敲了三下。

我似乎聽見風的呼喊，落葉在門外飛舞。
我等待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嘵嘵錄

鄭逸梅

民初，諸民黨報紙附刊文藝之最精審者，厥爲民權報。一時作家，如天仇，箸超，枕亞，雙熱，鐵冷，儀郎，兩村，秋夢，簪棠，東訥，醒獨，吁公，定夷，天嘯諸子，均爲執筆，蔚爲大觀。予每日披誦之，視爲環寶。及後，袁氏謀帝制，是報抨擊至激烈。袁氏不能忍，乃出令禁止之，謂：「新聞報紙爲輿論機關，自非宗旨純正，議論

平允，不足以代表人民心理，導引政治進步。乃有民權民立民強各報，專爲亂黨鼓吹異說，破壞民國，捏造事實，顛倒是非，信口開河，肆無忌憚，亟應從速禁售，以免淆亂人心。」從此除上海租界外，內地禁止銷行，即郵局亦停寄。其時予在吳中，大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概。先大父愛予甚，特托上海友人購民權報，積一星期由信局寄來，蓋信局由商人辦理，不加檢查也。其時予且爲是報撰稿，有一欄名天花亂墜者，予輒寫瑣碎文字，往往

譏訕袁氏，鼓吹革命。或引以爲憂，勸予不再以文字買禍，因曾有被誣爲亂黨而遭禁錮者，予不之聽，撰與乃益豪。閱過報紙，按月彙訂成冊。一再徙居，雖極累贅，然仍保存不失；直至移家滬北，而於淞滬之役，燬之烽火中。今偶憶及，猶復惋惜不置。

古人不僅讀書，且復讀雪；古人又不僅聽雨，且復聽雪。雪可讀，雲可聽，洵極口耳之妙矣。

福羅貝爾與四夫人

余榮

泱泱的賽茵河從法國的西方蜿蜒地流過了巴黎，流過了路昂，在路昂的南方流過了克窪塞鎮（Croissete），以及鎮邊的一所古舊的白屋。就在這所小屋中，一百年前，有一位文學的巨人會蜷伏了三十五年之久，一支筆，一口氣，一個心，創造出不朽的傑作。至今這建築物已由政府專闢為紀念館。

福羅貝爾（Gustav Flaubert）——他的『波華荔



福羅貝爾畫像

夫人』已被認為全世界幾部最偉大小說之一——在三十五年中使那小屋不朽的是他曠絕古今的創作方法與精神。他要將詩的節奏，音樂的美感賦與散文（小說），在形式上構成理想的藝術化。這簡直是傻子的事，他自己也說：『也許是可笑的事，也許是一種偉大的試驗，』然而也是怎樣一種超人的勞苦：他用五六年寫一部小說，用幾天幾夜推敲一字一句；他捶練又捶練，彫琢又彫琢，修飾又修飾；他不僅要求一字一句最高的美麗，還要講究通篇整個的諧和。他是一個文字的作曲家，倘若別人的詩篇比做歌曲，那麼他的小說就是組織宏大的交響樂，他不愧是『法國散文的悲多芬』，甚至還有人尊他為『文學的基督』。

基督兼悲多芬！福

獨身者
戀愛者
的故事

羅貝爾的一生正充滿了殉道者的苦難。一個廿五歲的青年，巴黎的大學生，漂亮，有天才，可是命運正給他安排下一條別的道路，一種類似癲癇的腦病突然襲擊了他，爲了休養，他在故鄉的小屋裏隱居起來。不料從此就是三十五年長期的孤獨寂寞的苦行，除了創作他的小說外，不問世事，也不圖任何幸福。他獻出整個的生命。像宗教家一樣的虔誠，他的宗教就是藝術。他自己說文藝女神需要血祭，每一個藝術家都撕毀自身作爲犧牲，這明明又是一個米凱朗琪羅，在斗室中盡其一生之力，創造了巍巍的功蹟。

不過他比米凱朗琪羅幸運得多，他享受了比較多的友情。那時正是法國文壇人物鼎盛的時代：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囂俄，仲馬，都德，左拉，龔古爾，法朗士……：再加同樣的藝術至上主義者的屠格涅夫是他的知己，而慰安他的晚年更有前輩女傑喬治桑夫人，把他當作兒子一樣地眷顧，後輩莫泊桑把他當作父親一樣地孝順——這種種友情即使只有了一個也儘够使人生不至虛度，何況他還兼有了許多！

而且也不是沒有浪漫史，浪漫史在十五歲就開始了。

施萊新格夫人

十五歲的福羅貝爾正在海濱消夏，這個詩人氣質的少年喜歡在沙灘上踽踽獨步，沉醉於漫無止境的幻想。一次他看見有一件女子的大衣丟在沙上，馬上就要被潮水捲沒了，他去拾了起來，把它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晚餐的飯店裏，他忽然聽見有一個聲音對他說：

『先生，謝謝你的好意。』

他一看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坐在鄰桌上，他有些愕然：

『謝什麼？』



施萊新格夫人

「拾起我的大衣不是你嗎？」

他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一時他們都望着他看，他低下頭，滿面通紅了。

從這樣意外的邂逅開始，這女人差不多一下子就攝去了他的魂靈兒，這個情竇初開的少年竟禁不起一點點的挑逗。他『發瘋地愛，頭也不回地愛』，他悄悄地尾隨着她，遠遠地看着她游泳，偷偷地吻着她留在沙上的足印，癡癡地對着她窗幃透出的燈光出神，甚至他幻想怎樣結婚，怎樣到意大利去雙宿雙飛……

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個暑假，第二年他重遊舊地但景物不殊，美人杳然，他非常失望，這樣一個神經質的情癡當然不能不是一個單戀的相思病患者，他自己說從十五歲到十八歲，足足有三年他總是神思恍惚，無精打彩。那時他還寫過一篇小說，借着自己的化身，吐出他最浪漫的熱情：『啊！瑪麗亞，我最親愛的仙女……你知道我沒有一夜，沒有一天，沒有一時不想着你，不看見你走出海浪……』

施萊新格夫人也有其自憐的身世：在十九歲時嫁給一個軍人，翌年，丈夫便隨軍出征，五年不回，於是她不清不白和現在這個德國人同居起來，生

下了孩子，私心是非凡委屈。施萊新格是一個商人，在巴黎自設一家樂器行，湊巧四年後，福羅貝爾到巴黎求學，於是樂器行就成了他每天必至之地，不過那時他已經不是一個羞怯的孩子，狂放不羈的熱情也已遲鈍了。這裏他又與屠格涅夫相似，他把對象放在一個可望不可即的距離，不希望佔有，却從望梅止渴得到最大的樂趣。

不久他因病退隱，以後他只能在信函中向她親近，然而這段情誼異常持久，直至他的晚年，魚雁往返仍保持不絕。在他的記憶中，這次初戀是神聖而永生的，他自己說一生只有過這樣一次真實的熱情，年代愈久其情愈熾，他在孤獨中就時常『向這古舊的爐邊取煖』。二十年後，他寫長篇鉅著——『情感教育』，裏面男女主角就是他們兩人的化身。他送了一本給施萊新格夫人，據說她拿來祕藏過了，不讓她的丈夫看到。

施萊新格命運不濟，商業失敗，他們一家就回到德國去，不久丈夫死去，於是福羅貝爾的情書就更少了一些顧忌。她給兒子娶媳婦，他寫信去道賀：『我祝你兒子幸福，猶如是我自己的兒子。我擁抱了你們倆——尤其是你，我永久的愛人！』那時他已經五十一歲。

十年後，福羅貝爾的朋友在德國遊歷，看見施萊新格夫人在瘋人院中！天幸福羅貝爾已經去世，不及見這悲劇的收場。

高萊夫人

福羅貝爾自己說：「說他和她們只是逢場作戲，沒有比這再錯誤的了。一個接連一個他都真愛，第一次有了熱情的時候，他差不多是神祕的；到了第二次他是縱慾，是胡鬧……」

他在十七歲時途經馬賽，在旅館中遇到一個風流少婦，一時竟經不起她的誘惑，二人做了三夜的露水夫妻。事後他懊恨無及：「啊，完了完了！我在泥濘中弄熄了我靈魂的聖火。啊！瑪麗亞，你創造的愛情，給我隨手浪費在一個不相識者的身上。」

於是到了第三次，「……第三次是文學，是感傷。」

高萊夫人（Louis Collet）是當時小有名氣的女詩人。法國獨多才女，許多文藝沙龍都是才貌雙全的太太奶奶在主持，因此也產生出不少風流韻事，男的可以有幾個情婦，女的也隨意招納情夫，都不當一會什麼事。福羅貝爾與高萊夫人就是這樣的一

對。

他們在巴黎相遇時，他是廿五歲，她三十五歲。他們……他們在巴黎實在沒有什麼可記，因為時間很短，不久福羅貝爾因病歸居故鄉。

起初他們常常約在巴黎與路昂中間的一個地方相會，可是後來他不大高興出來了，當高萊夫人催促得緊時，他會指出他的母親：「我母親需要我，她經不起我一會兒的分別。」

但是那熱情的少婦又要求到他家裏來拜見老太太，這又是使他為難的事。雖然他們的關係是很高尚的，但老太太們總不歡喜這種私情，何況又在鄉下。於是他又去謝絕了，說是老太太脾氣醜，不好見客。

以後是不斷的通信，這構成福羅貝爾書信集的大部份。但是在此後數年中，他的思想有顯著的轉變或成熟，他神聖藝術的氣息漸漸加重，他情書中的「宗教」色彩也漸漸加厚。這裏「藝術教」也少不了偶像，於是舊日的情婦就被抬上文藝女神的蓮座，他差不多每天向其作藝術的禱告。

最後甚至要她拋棄愛情，皈依藝術：「噢！去吧，寧可愛藝術，不要愛我。」

但藝術對於這位少婦不過是一瓶上等香水，她

不過要利用文藝家的友誼，獵取人間的虛榮。福羅貝爾對她說的藝術的真諦，她都懂，她都附和得上，然而她永遠不能嚴肅，永遠笑靨迎人，她的興趣永遠黏着在塵世。福羅貝爾的超度空勞無功，而她却要反肆其可怕的誘惑，譬如有一次問他爲什麼不娶一位夫人，養下幾個兒女以娛晚年，福羅貝爾乾脆地答道：『正好！我要是沒有後裔。』接着他叙述一段悲觀哲學。

在他三十三歲時，他寫信給她：『我老了，如今牙掉了，頭髮眼看也要脫落，管她哪，只要腦袋在……』他說他沒有浪費愛情，他的心爐還是熱的，如今還能用，還能育養他一切的著作，他不留戀什麼，『不，我無所憾於我的青春，』從此他開始沙漠的獨旅。

『波華荔夫人』告成不遠，工作的緊張使通訊停頓了，這樣結束了八年的友誼。

喬治桑夫人

喬治桑夫人 (George Sand) 可說是法國婦女中最偉大的小說家，也是法國小說家中最偉大的婦女。她的小說在今日似乎並不被普遍閱讀，但她作爲奇女子的卓越不凡的個性，却是永遠令人發生興趣

。她的異常旺盛的生命力，以及異常廣大的愛情經驗，



桑治喬的年老

恐怕很少第二個女人可與之比擬。十八歲她嫁了一個貴族，十年後離婚，以後就參加文藝界和社會主義的活動，同時也實行她的泛愛主義，先後與她同居過的有詩人繆塞 (A. Musset)，作曲家蕭邦 (Chopin)，還有許多文藝界知名之士，以及教授、醫生、政客等，竟使人很難開出一張完整的名單。但我們倘截然以爲她不過是多夫主義的蕩婦，那又未免淺見，我們寧相信她胸襟別有抱負，至少也當認她是一個男性化的女性，而她的獵獲品中也無往不是女性化的男性，如繆塞，蕭邦，都是秀美哀愁之書生，甚至如魁梧高傲的福羅貝爾，在她的眼中也是『溫柔得像一隻羔羊』。

當他們開始相交時，喬治桑已經六十二歲，福羅貝爾四十五歲。她情場百戰，依舊是一條單身。

只有她與第一個丈夫所生的一子一女伴着她歸隱故鄉。年齡老了，熱情也消失一些，但她儘有足够的愛施捨給人，她與福羅貝爾之間存在的可說是一種母子的愛，雖然她並不像對年青的小仲馬那樣直呼『我的兒子』。福羅貝爾對她自稱弟子，實際上的關係當然並不如此簡單。

喬治桑很早就發現福羅貝爾的天才，並重視他的作品價值。因此她時時在通訊中寄予同情與鼓勵：『你的小說進行得怎麼樣了？你的努力不會累壞你嗎？你的孤獨不會悶死你嗎？』或是安慰他的失敗：『公理會來的，公理隨後會來的。』時而她用一種慈母的口吻，勸告他不要讓生活過得太枯燥而乏味：『你應當在每天中午拖了拖鞋，披了長袍，到你屋後的葡萄園中散步一會。看在我的面上，你應當這樣做做看。』

她曾專誠到他的克窪塞家中拜訪。他的居室，他的家園，他的環境，他的窗外，平靜，闊大，黃色的賽茵河，以及他的相依爲命的老母和甥女都看到了。並且她對他的秉性良善有了初次深切的認識；她聽見他叫他的母親『我的阿因』，幾乎感動得流淚。從他的生活狀況，她認爲他是一個理想的藝術家。

但是他們兩人之間實在有着不可接近的距離，福羅貝爾是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透澈的悲觀主義者。他會冷漠無情地說：『我，我恨羣衆，民衆。他們不是愚蠢，就是窮凶極惡的殘忍。唯其如此，我厭惡人道，慈悲，合作，募捐等……』而喬治桑却要提倡廣泛的人類愛，當全地球在痛苦的顫慄中，她一個人絕不能高枕安臥。因此她不禁遺憾地對他叫道：『啊！我們兩個人竟是如此絕對地不同！……』但她究竟還能諒解他，並且時時以至大的熱忱勸誘他跳出這種藝術的歧途，來寫幾部比較『不偉大』的作品，福羅貝爾很受其感動（『你的來信如此溫存，如此慈愛，使我足足讀了十遍』）。雖然並不完全屈服，但爲了『討她的歡喜』，他終於寫了他的短篇小說集，其中的一篇『一顆簡單的心』寫一個簡單平凡的生命，是一個異常動人的故事。可是書未終卷，喬治桑遽而逝世。這是一個打擊，在送葬的那天，福羅貝爾的淚水與寒凜的雨絲打成一片，他淒然說：『這好像我第二次安葬我的母親……』

波華荔夫人

『波華荔夫人』是福羅貝爾第一部作品，出來



畫家波華荔夫人

即以妨害風化被控，著作人與出版人都上過法庭，引起文藝界全體的辯護抗議，一時轟動全國，現在且看本書情節如何：

波華荔夫人是一個鄉鎮醫生的少妻，醫生是一個平庸謹愿，不解風流的男子。她不能滿足，她要追求理想，反抗命運（波華荔夫人不是一個弱者，她的悲劇與全書的美麗都在她反抗的意識），她生活奢華，還夢想浪漫的愛情，於是她勾搭情人，經過兩次墮落，生活糜爛無法收拾，最後因債台高築，山窮水盡，服毒自殺。

故事不過如此，問題全在描寫細節，但細看下來實無『猥褻』成份，其程度不過相當於中國水滸

傳的描寫潘金蓮潘巧雲。大概舊時道學先生的容忍度格外低些，豈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淫書碰不得，猶如電影明星打官司，一打就紅，原先沒無聞，一經張揚，個個都覺得心窩兒癢癢的非拿來讀個究竟不可。『波華荔夫人』從此不脛而走，人手一編，而福羅貝爾名利雙收，更因他是一個屈辱者，四方正義的同情都向他傾注。

審判的結果，宣告無罪，這就是說，『波華荔夫人』並不有傷風化，可是我們更要反過來說她是『有益風化』，試觀波華荔夫人下場之慘，寧非一篇勸誡文。『我覺得非常道德，因為這本小說含有一種明顯的教訓，如果母親不允許她的女兒讀，我想丈夫拿給他們的夫人讀總該不壞吧。』福羅貝爾自己這幾句話說得再好也沒有。

一部傑作的成功決不倖，試看是怎樣一種決心：『整整十五年以來，我和驢一樣地工作着，我這一生就頑石似地過着，我把我的熱情全關在籠子裏面，除非爲了解悶，有時我出去眺望眺望。噢，只要寫成一部美麗的作品，我這一生也不算白活。』

又是怎樣一種堅苦卓絕：『我愛我的工作是一種瘋狂而戀愛的愛情，猶如一個隱士愛他的苦衣，

而苦衣抓破他的肚皮。有時表現拒不受命，塗了一堆紙，我發現沒有寫成一個句子，我空了，我倒在沙發上，癡癡地發呆，掉在一攤充滿煩悶的內在的汙泥裏面。」

「我寧可狗一般地死去，句子不熟也不肯少一秒鐘趕出來，」這樣『波華荔夫人』就寫了七年，後來的幾部著作也無不如是。第二部『薩朗寶』（Salambô）又是奇書，是二千年前的歷史小說，寫迦太基戰爭後的一段兵荒馬亂之苦，海枯石爛之情（參閱本刊去年七月號『弔突尼斯』一文），福羅貝爾爲此特地到突尼斯旅行，訪查迦太基的遺跡，到埃及訪問大主教，再參考近百部的古書始能下筆。書成之日，吃驚的不是文學界，却是歷史學家與考古家，他的發掘功夫竟超出了專家之上。但不免有錯誤的地方，於是又是一場筆墨官司，這是文學的寫實主義的一次特殊的光榮。

他寫『情感教育』，七年，『聖安東的誘惑』，五年。這使一個批評家只能用善意說：『一個人不應該用這麼長的時間寫一部書……結果他會追不上他的時代。』而他的書也實在深奧枯燥，一些不受讀者的歡迎，由此他恨煞庸衆，他只能勉強抑制住失望寫給屠格涅夫：『……只要你一個人喜歡，我

也就能滿足。』

他的最後一部小說是一部太沉重的諷刺小說，其範圍包括人類的各門學問，因此他讀了一千五百部書，他自己說這工作會壓殺他，結果成爲讖言，留下這部未完成的傑作。每一個藝術家總有他未完成的傑作，即使他能活到兩百歲，而福羅貝爾僅得年五十有九。

四部小說，三篇故事，一部未完成的傑作，是他的全生命——一個稀有的精力的浪費！

書籍介紹：『波華荔夫人』有兩種譯本，李青崖的（商務），李劫人的（中華）；『薩朗寶』有李劫人的譯本（商務），『聖安東的誘惑』有錢公俠的譯本（啓明）；『短篇小說集』有李健吾的譯本（商務）；傳記有李健吾的『福樓拜評傳』（商務），這是一部傳記文學的鉅著，本文行證多出於此，李氏有『福樓拜專家』之稱，聽說福氏全集已由其翻譯中。



I

論出版文化及其他

范泉

談 角 度

單說是兒童文學的創作吧，這里有描寫頑童教育的班台萊夫的「錶」，有描寫兒童純潔的心在惡劣家庭裏被毀滅着的賴納的「紅蘿蔔鬚」，有描寫天真的孩子怎樣接受優良的學校和家庭教育的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有描寫財富和權勢造成了人類罪孽的張天翼的「秃禿大王」……

這些故事都是人造的，然而却產生於我們的世界，而且存在於我們的周圍。契珂夫能够把日常的瑣事寫作動人的小說，這因爲，契珂夫能够看出環境於我們周圍的題材，他能够把一件平淡的事件，發掘出來，用顯微鏡和望遠鏡指示給我們看。

是的，看是寫作的秘訣，從「看」，我們可以得到寫作的題材。

然而看有各式各種的看法：向上，向下，向四周，向旁人，向自己，向家庭，向社會，向理智，向情感，向光明，向黑暗，向建設，向破壞，向現實，向夢幻，向正面，向斜刺，向樂觀，向悲觀，向烘托，向譏諷……

這也就是「角度」的問題。

「錶」的角度從反到正，「紅蘿蔔鬚」的角度從正到反，「愛的教育」的從正到正，「秃禿大王」的角度從正，而反，而又正。

寫作的角度是一個大問題：即使是同樣的題材，因角度的不同而各作家的表現也不同，成敗的標準也不同。

不過角度雖是千變萬化，却總脫不了這樣的問題：必須具備正確的思想問題！

論出版文化

文化出和版有着絕大的關係。文化的發展就是依賴着出版事業的發展。

古時候原始民族的泥畫，雖然具有發表的意義，却沒有出版的機會。我想，即使是中國的象形文字吧，如果那時候就有優良的印刷機把它大規模地複印，出版，傳授給那些毫無知識的人們看，閱讀，學習，而且理解，那麼這些無知無識的「後覺者」，也許會從學習，模倣而進入創造的階段，也許中國文字學的發展史要根本改變了現在的面目。

此後，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都在皇公貴族以及士大夫階級的小圈子裏兜圈子。我想，那時候，如果出版事業發達，如果把深奧的古文用大批的報章雜誌和書籍，播種到平民階級中間，那麼中國的文化虛弱症（尤其是遍地文盲的現象），也許會有點改觀。

印刷術雖然在中國發明，然而封建制度阻礙和限制了它的發展。文化的成長是需要發展，流佈，接觸和激刺的，沒有出版的機會，把文化關閉在囚籠裏，那非但不會激成燦爛的文化思潮，而且還會使固有的文化發霉和僵硬。

然而現在的情形却剛剛是這樣：在上海，固然因為沒有外埠經銷的把握，唯利主義的書商們不願考慮新書的出版；在西南，執政者更以封閉書店，檢查並扣留出版物的方法處處摧殘了文化事業，他們視出版文化為無足重輕的兒戲，把辛勞工作的文化人陷於失望和貧病的境地。

這是出版文化的厄運，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苦難時期！

戰爭與文學

把文學提高到詩的境地，而無時無刻不尊敬它，愛護它，並且像使用武器一般地運用了它，發揮了它的威力的，唯有在蘇聯。許多國家把文學當做昇平時代的點綴，讓知識階級作為養志

怡神的玩物，他們不願意文學沾涉政治的邊緣，正相同於不願意人民在政治的範圍裏議論是非一樣。所以一到戰時，更把文學就在一邊，索性乾脆地抹煞了它。

於是一般淺見的幫閒們便附和：戰爭與文學勢不兩立！燦爛的文藝之花必須在戰後，在昇平時代才能够開放！

然而蘇聯的戰時文學却給了他一記響亮的巴掌！在蘇聯，作為各民族間的聯繫工具的，是文學；作為戰鬥機構的發動機的，是文學；作為民族英勇事業的歌頌號筒的，是文學。果戈理的「塔拉斯·布爾巴」固然把美麗的戰鬥精神和胆識傳授給俄羅斯人，而在這次戰爭裏，更有無數的小說家，劇作家，詩人和散文家，從煙火中，從遼闊的大後方帶來了一個個興奮的炸彈——許多血淋淋的現實的作品。這因為，正如拉進斯基所說：「好的文學被蘇聯軍隊所需要，蘇聯作家被蘇聯軍隊視為鬥爭中的同志。」

因此可以知道：文藝之花的開放，並不在於煙火的熄滅，而是在於助長這花朵開放的肥沃的土壤。那些使花子不給落地，或者把花梗摧殘了的國家的土地上，是永遠不會夢想得到文藝之花的美麗的。而那些憎恨文學，把文學從自己的纖維組織裏排除出去，毫不憐惜地毀滅着文化的國家，雖然致力於戰鬥，誇耀着威武，而其最後，則還是免不了要被文藝之花的葛藤所絆倒。

至於那些本來貧於文藝的血液，而在戰時更對於文學深惡痛絕的國家，那除了滅亡以外是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的。

文學是決定勝負的因素。

II

罪

與

罰

大學生拉斯加尼科夫痛恨着社會的貧富不均，而恰在當時，他眼見了一個高利貸的老婦人，用不見血的刀子剝削着無告的貧民，他在為民除害的前提下，便毅然地殺死了她。然而從此以後，他的內心感到無限的痛苦，他顫抖着，連連地

淌着虛汗，得不到一刻的安息……

這是杜思妥夫斯基在「罪與罰」裏所處理的那位主人公的行爲。作者顯然以爲這樣的行爲是犯罪的行爲，這樣的罪愆需要得到適當的懲罰。於是，在故事的最後，那主人公終於熬不住心靈的譴責而去自首了。其實，這是不澈底的人道主義。

大學生拉斯加尼科夫爲要爭取大眾的幸福，才毅然剷除了這位貧民的劊子手——高利貸的老婦人。他盜取了老婦人那裏的錢財，而去救濟貧民的窘迫。因此，他的謀害和盜竊，沒有一點自私的成分。我們不管這樣的措施是否可以獲得貧富問題的合理解決，但至少，這種行爲的動機，是以爭取大眾的幸福爲基礎的。

一個澈底的實行家，便應該在私人和大眾之間的比重上，抉擇他自己應取的態度和方向。在大眾的幸福和社會的利益跟前，妥協便是失敗，便可以把崇高的理想踐踏成卑劣的泡沫。

Fais ce que doit, adv L. 托爾斯泰的「一九一〇年」。這是托爾斯泰臨死以前一年來未發表的日記。在這日記裏，我們可以看到托爾斯泰晚年的思想和生活：他怎樣地和夫人以及孩子們反目，他怎樣地毅然脫離了家庭而出走，他怎樣地在旅途的流浪裏被死亡所征服。

托爾斯泰的出走並不像娜拉一樣，他是爲了自己的高岸的理想和理想的實現的。在日記的最後第三天他這樣寫：「讀着諾鮑賽洛夫的哲學叢書『關於社會主義』。非常有趣。我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文已經中止了。遺憾得很。」而在日記的最後一天，他更寫：「我的企圖祇是 Fais ce que doit, adv (完成義務)。」

「接着又寫，也就是他的最後一句的絕筆：『那時候，在人們，特別是我，都變得幸福了吧！』」雖然托爾斯泰的思想是塗着濃厚的宗教色彩，是從人道主義進而爲「勿惡敵」的無抵抗主義者，但至少，一直到死，托爾斯泰是企圖，而且正竭力把人類的溫暖和幸福帶到這世界上來的。也正爲了這樣，托爾斯泰才讓自己勇敢地死於寂寞而異常淒涼的一個火車站的房屋裏。

然而一個藝術家的心之溫暖却永遠是溫暖。而尤其令人不能遺忘的托爾斯泰的遺產，是一句話：Fais ce que doit, adv 。

愛

憎

之

間

愛和憎一樣，都是情緒變態到某一階段時的「表現的字眼」。天下沒有絕對的愛，也沒有絕對的憎。愛和憎是因地點和時間的不同而變異着。

爲了愛護流浪兒童而撥款捐助，總該是具有赤愛之心了吧？然而一個千萬富商的捐助一百萬元，和一個商店學徒的捐助一角六分，這中間，有着多麼遠大的距離呢？因此，很可能，用金錢來作愛的比重的社會人士，一定會抹煞了那學徒的純潔的珍貴的愛！

再說，中國人是憎恨動物中的豬羶和烏龜的，他們甚至把豬羶和烏龜作爲罵人的口號，然而在日本，却剛剛是相反：他們非但沒有憎恨，還把這類動物的字眼非常得意地嵌在他們自己的名字裏——日本文學報國會會長德富猪一郎和日本語文法專家松平龜次郎的名字，就是很好的例證。

這樣說來，愛憎之間的距離到底是怎樣的呢？——誰也不能夠回答。而人事的複雜和社會的煙幕，更迷糊了這愛憎之間的距離。

所以這也難怪：在魯迅生前憎恨魯迅的人，在魯迅死後竟變成魯迅的知己；那些魯迅生前在魯迅的投槍下蟄伏的人，到現在，更像烏鴉一般地變成研究魯迅的專家了。

然而愛憎之間的距離，我想，總有一天會清算了的！

III

文

藝

史

學

的

研

究

人的藝術品，正值得我們的重視，而且更需要我們用藝術史的目光，加以鑑別，發掘和有系統的研究。

這是藝術史的追溯，是縱的發展，是探究着文化藝術的由來的。如果在今天，要認識現代文化藝術的進化狀態，那麼對於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藝術都應該作具體的觀察。在一羣羣的民族系統裏，需要我們析究這些民族間文化波動的相互因果，也需要我們鑑別各民族藝術成長的自我特色。把主要的藝術部門加以密切的

據許多藝術史家的考證，那畫在西班牙阿爾泰

密拉(Altamira)洞壁上的野牛，是初民社會裏遺留下來的藝術品。爲要追溯人類文化的淵源，對於原始

剖析固然必要，把文化落後的地區有意無意地忽視却是錯誤。文化藝術是一片海洋的波浪，雖因地域的不同而有大小的區別，但是波浪的起伏都由推湧而來，沒有外力的作用波浪是不會產生的。

這便是文化藝術的擴展。這樣的研究便是橫的研究，是探索着文化藝術的進化現狀的。

由橫的擴展而約縮成縱的線條，由平面而立體，由普遍而及於深入，這樣才是真正的藝術史學的研究方法。

關

于

文

藝

思

潮

那就因為缺乏外來力量的刺激，波浪是不會掀起來的。

文藝思潮的推進，有着波動的力的因果，而且在它推進的過程中，還不斷地需要着外來力量的刺激。由於外來力量的鼓勵和刺激，造成了一種使文藝思潮多少可以改變方向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可貴的，因為它促成了發展的新的進步和新的完成。

由古典主義而浪漫主義，由浪漫主義而寫實主義，更由寫實主義而發展到新浪漫主義，新寫實主義，以致在寫實主義本身之中更劃分出各種的流派，這些思潮的演進和建立，都具有它的歷史的因素，也就是它的因果和關聯。這好像波浪的發展一樣：如果沒有古典主義的波浪，那浪漫主義的波浪也不會因此而激成；如果沒有浪漫主義的波浪，那寫實主義的波浪也不會憑空產生出來。

而單以歐洲的文藝思潮而論，這些文藝思潮的波浪，都會停留在各國歷代的思想家和文藝家的頭腦裏，於是乎，我們看見了王爾德、拜倫、席勒、莎士比亞、歌德、雨果、莫伯桑、福羅貝爾、普希金、萊芒托夫，以及近代的蕭伯納、羅曼羅蘭、高爾基等等這些不同國籍的大文豪。自然，在大文豪的並不產生在某個特定的國度裏的一點上，我們可以斷定：文藝復興以後的文藝思潮的發展，其範圍是廣泛的，同時，其在各個地區內發生的作用和力量却有深淺的不同。

某種文藝思潮在某個地區裏產生得特別早而且特別深刻，某種文藝思潮在某個地區裏幾乎不感到興趣似的僅僅發生微弱的作用，某種文藝思潮在甲國採取了怎樣的形態，在乙國呈現了不同的形態，有時候甲國的

某種文藝思潮的產生和結束要比起乙國的早了半個世紀或一個世紀，有時候，在一個特定的地區裏好像跳脫了文藝思潮的某個發展階段的，這些這些，都是因為各個地區裏對於外來力量的感應性和自我的創造力並不完全相同的，而且更由於環境的不同，適應條件的不同，那足以激起波浪的外來的刺激力量自然也有強弱的不同。但是一種新思潮的產生，却必須有外來力量的刺激和幫助，這是一個不移的定律。這定律，已經由波浪的促發性作了明確的例證。

IV

黑

白

記

序

黑和白，是隨處可以看見的顏色。

房屋的屋頂有黑色的瓦，可是牆壁却是白色的。脚下的泥土是黑色的，可是太陽的光線却又是白色的。衣服有白色也有黑色，人種有白色也有黑色。黑色和白色實在看得太多了。

可是有誰能够指出：這黑色和白色在顏色以外的分別麼？

房屋的屋頂固然蓋着黑色的瓦，但如果把牆壁也塗了黑色以後，那人們便要厭恨這種黑屋子了吧？脚下的泥土固然是黑色的，但如果太陽也變了黑色，失却了白色的光彩，那麼地面上一切的生物將都會死亡了吧？黑色常常是污穢的代表，白色却是令人喜愛的潔淨的色素。在描寫人類的各種形容辭句裏，有黑良心的人，有坦白的人，這裏的黑色和白色，便是象徵了兇惡和善良，憎恨和可愛，罪孽和德行。

在下面的一個故事裏，其中有一個人名字叫做「黑寶」，另一個人的名字叫做「白寶」。他們是兄弟倆。然而他倆的個性正如這黑白的兩種顏色，有着完全不同的分別。但正由於這種不相同的性格，產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們讀着這些故事的記載，於是我們便懂得：什麼是罪惡的憎，什麼是偉大的愛！

這故事最初產生在成吉思汗的故鄉，我們中國的北部——蒙古。流傳在蒙古時代的故事的題目，是叫做「割開巴卡基的姑娘」（註一），它在朝鮮的高麗時代，流傳到朝鮮，於是更充實了故事的內容，變成了更

加複雜而美麗的作品——「興夫傳」

當在蒙古的時候，在「剖開巴卡基的姑娘」題目下，故事的内容大抵是這樣：以前，在某一個地方，有一個姑娘。

有一天，做着針線的時候，燕子從上面掉下來了。

她覺得很是可憐，便用線把創傷的腳縫起來，於是燕子飛去了，過了一些時候，燕子帶來了巴卡基的種子。這裏，姑娘種下了種子。

在秋天，剖開了巴卡基的果子，却取得了許多的寶物。

隣家住着一個壞良心的姑娘眼觀了這樣，便想仿效，捉了燕子，特地傷壞了它的腳，再用線條把它繫起來。可是，從那燕子給她的巴卡基裏却出來了毒蛇，把這壞良心的姑娘咬死了。

——這是故事的全部內容。

根據這樣的內容，在朝鮮，便產生了「興夫傳」的故事。

然而「興夫傳」是爲了朝鮮的人們寫作的，那裏面充滿了朝鮮古時候的風俗和人情，是爲其他國家的讀者們不易理解的，所以本書的作者張赫宙氏，根據了「興夫傳」，認真地予以再度的改寫，成爲日文本的「諾羅寶和風寶」（註二），削去了那些朝鮮古代的風俗和人情，使朝鮮以外的各國的讀者都能够欣賞這故事的内容，理解這故事的主題。

現在從日文再翻譯到中文，那就是說，把我們祖國的原有的遺產，在經過許多年代以後，經過了長期的保存和幾次的修理以後，重新從外國運回來了。這是我們自己的東西！是用我們蒙古人祖先的血液創造出來的！爲了要使中國讀者的易於理解，譯者把日文書的題目，依照角色的個性，改成了中國習慣的人名：黑寶和白寶。至於「記」字的意義，那正相同於「興夫傳」的「傳」字。

這樣，「黑白記」便躺在中國讀者的面前了。

（註一）題目中的「巴卡基」，是一種藤莖植物，結成的果實類似葫蘆，但却祇是一個單獨的圓瓜一般。因爲缺乏適當的譯名，所以在本書裏都從音譯。

(註二)「諾羅賓」是哥哥的名字，「風寶」是弟弟的名字。

論弱小民族文學附記

中國讀者特別愛護着蘇聯文學，無論是古典的或是寫實的，十九世紀的或二十世紀的，都一律獲得中國讀

者的盛大歡迎。理由很簡單，因為這兩大民族間有着共通的境遇。

在蘇聯文學裏，充滿了沉重的樸實的典型，這在中國的農工階層裏，也隨處可以看到這樣的人物。在蘇聯文學裏，洋溢着工作的勝利的微笑，而這笑聲，又正像是久處於被壓迫地位的中國民族，長時期地隱藏在心頭而且隨時隨刻需要發洩出來的。因此在蘇聯文學裏，我們可以看到應該是自己的哭泣，也應該是自己的快樂和歡笑。蘇聯文學替我們說出了苦難，生活的搏擊，民族的悲喜。對於這樣的文藝作品，被中國的讀者大眾所愛護所歡迎，那是當然的結果。

和蘇聯文學一般，同樣地應該被中國的讀者大眾所關心的，是類似於中國民族的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文學。唯有中國民族可以理解這些被壓迫民族的痛苦，也唯有中國民族能够同情於這些被壓迫民族的鬥爭。

幾年來，爲了介紹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文學，曾經閱讀並翻譯了印度，××等地，以至黑色人種的文藝作品。在閱讀和翻譯的期間，爲了幫助學習和理解，也還搜集了一些理論的文字。從五年前開始，應若干雜誌副刊的需要，曾有意無意地把這些材料加以整理、考究，並參加了自己的意見，塗寫了一些，彙譯了一些。現在刊印在這裏的，便是最近五年來論述關於弱小民族文學的一些現實的資料。

正像對於蘇聯文學一樣，中國讀者對於世界上一切弱小民族文學的態度，應該是嚴謹地，賦與充分同情地，大量地吸收和容納，而且非但是容納，還要批評地學習。尤其是東方的弱小民族文學，是以中國文學作爲發展的中心的。所以在今天，作爲中國文學者任務之一的，便是加強研究和學習世界上（尤其是東方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文學，從研究和學習來充實中國文學自身的力量，貫通弱小民族間文藝的連鎖，使一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文學造成光輝燦爛牢不可破的文藝堡壘。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論弱小民族文學」的出版，便不過祇是這個巨大運動未爆發前一點微細的火花罷了。

長篇
連載

雙河

鴻蒙

十四



舊曆本的七月十四這天，從清早到摸黑，合算起來，是朱格莊上幾年來頂頂尖的一個忙日子。

在全六月裏倒有二十多天，快一陣慢一陣下的驟雨，一入七月，天氣忽然轉變；像是有意給這一方誠心謝神的農民增光。放晴時多，分外加上熱力；雖已到出伏季節，仍然薰蒸得石焦土熱。因為上月的雨水豐足，凡是土地上的草，木，穀類，無不急生暴漲。十天前還不過約摸人頭高下的秫秫科，現在已經迎風晒穗，大長葉子與比拇指還粗的楷桿，密密行行，即使有幾營人馬藏在裏面，也不容易從高粱地外邊瞧出痕跡。朱格莊左近田地，因為靠近大河，沙多黑少，所以種秫秫比別的穀類易於生長。有的在接連成片的地上，東一段秫秫，西一段黃穀，間隔着從春初下種。然而，會打算的莊稼漢，爲了燒料，爲了收穫多，多數是把秋田全種這最宜生長的食糧。

按着每年的經驗，農家本想等到過了孟蘭節「打秫楷葉」，七月二十以後便可割秫秫了。不料，雨多熱足，這些日的青紗帳長成得特別快，若不及時打葉，眼看那些方在飽粒的高穗就要減少收成。有此一來，可以偷閒幾天的農人，却反而結隊成羣光着脊梁，不管熱天大日頭地，鑽在秫秫科裏，把那些過多的下部肥葉手掠下來，好讓這好高的穀類，把他的滋生精力全向穗子上一個勁兒漲飽。自然，因為男人們要趁時候趕快，每個農家的老少婦女一例早起，作菜送飯，預備三五天完了打秫秫葉的工作。

再加上，這也是苧麻割第二鐮的時候。過時不割，麻皮太老，批出麻絲，任管怎樣曬，煮，不會白淨。

麻在沙土地方最易長大，所以靠近運河兩旁的民田，都有一部分種植這種五穀以外的植物。本來，割麻與別的穀類不是一道：因為麻有大麻也有小芽隨時生出，到了時候，不割大麻，不但小芽難見旺相，就是成熟的大麻反而過老。論時候，在五月初割第一鐮，六月半割第二鐮最相宜。無奈整個六月裏大雨時行，淺地裏水消不及，又往上添。一片泥濘，縱然農人情願淋雨，可也沒法向麻田裏插足。一入七月，他們看看天色轉晴，田水暴乾，第一件急於要做的農功便是麻割二鐮。不比別處的麻田只是小小部分，用不到正經勞作，這兒，苧麻是大宗的收穫，他們爲補償六月間麻芽速長的損失，所以趕緊收麻。

孟蘭節的演戲新聞早已人人聽到，而且人人忙中懷着欣喜的盼望！甚麼「景家班子好傢伙」呀，「三上吊的把戲還有人會來一手」呀，「『目連劈山』，要晚上唱纔熱鬧」呀，「聽說有兩個坤角兒倒要開開眼」。像這類有關那個江湖班子的往事，新話，以及鑼鼓，把子，廂，甚至打眼頭的武藝，怎樣纔算到家等等比較的議論，在朱格莊的每一家庭，每有男女聚處的大樹底下，高粱科內，晚飯後的月明場上，人人交換着他們的戲劇智識與記得住的演戲典故。雖是白汗珠子從髮根滴到脚下，有的強撐起瞌睡眼睛同人爭論那齣戲的內容，像中了魔術似的；被七月十五開鑼的先報迷住了這些心思太簡單的，也可說是生活得太少快樂的鄉下男女的靈性。

打秫秫葉是農田裏最容易最不用手法的工作，一連六七天，沒到初十，他們家家已在圓場上堆起好多圓堆。高粱地裏也漸見冷落，聽不到嚶嚶嘶嘶的掠葉聲響。一眼望去，那些挺直身個，頂搖大穗的穀物，下半部稀疏清亮，不像以前的密帳形樣了。惟有割麻的工作還沒完了，因爲，割麻並非人人一見便能動手的事；而且割第二鐮的辰光更要小心謹慎，纔不至傷及幼芽，誤割新科。按他們的老例，每科麻的根傍，小芽生出六七分高，便是割大麻的恰當時間。這一季雨多水深，幼芽雖然易於上拔，可是沾泥帶土，與大麻麻根結傍一處，一不當心便將幼芽帶割下來！幼芽受損，那就影響到八月間末一鐮的收數。有此關係，這倒不像打秫秫葉那樣，無論何人便可橫掠，豎批，隨手處置。年老農夫在麻田裏教導年輕的後輩，怎樣分根下鐮；怎樣

留科隔行，這需要細心，也得耐性。因為每畝麻田，一年三鑷，收割下來，經過束，浸，晒，續的工夫，就算自己不用賣到市上去，平均每畝總可得淨麻幾十斤，比起售價，自然高過梳，穀。又加上麻由根生，到十月下旬將割後根植用畜類乾糞蓋好，避免雪凍，第二年春天耙去蓋物，苗即生出。雖是割時費力，卻沒有春耕播種以及幾遍耘鋤的麻煩。

農忙中的光陰像翅子長成的雛鳥，眨眨眼已經到了七月十五的前天。原來提倡演戲的諸位首事，都是自個種着田地的農戶，雖有兩位是在隔這兒近十里的市集上開着店舖，可是商農并行，一樣也得時下鄉指導着家人做地上工夫。由於割麻，打秫秫葉兩種的加忙，就連這羣首事老人都累得眼巴巴地不得休息。這些日，忙着「寫緣簿」，定班子，借木桿，以及找紮棚匠搭草台，瑣瑣碎碎，與他們的田中生活同時進行。爲了約定的日期及時趕辦，從這天清早，鴨兒灣下坡便有一羣棚匠在那裏搭紮席棚。沿着葦蕩的一旁土道上，兩人共推的車子用牛驢套拉，上面都是松木長桿，厚薄不一的木板，以及從賃舖中租賃來的彩綢，燈籠，粘糊牌匾的木架。三三五五的赤腳孩子，從各小村莊聚攏跑來，對草台的構成先感到天真的喜悅。

鴨兒灣，實際上已是一片高低不平的坡地。當日雖有兩個大水灣，現在完全乾涸，只剩下底下的碎石，青草，迎着大野中的熱風，自遣寂寞。因為這是公共地方，本非私人所能佔有，除掉平時放牧牛羊之外，並無甚麼用處。葦蕩所佔面積是微彎的修長的舊河低岸，由西向東漸遠漸高，直到接連着十幾顆合抱榆樹的所在，便是鴨兒灣的舊址。現在，草蓆戲台的後台便借搭在三顆榆樹中間；就着粗大樹枝接合台柱，那些尖圓形的綠蔭蔭地榆葉，從台板上便可伸手掠到。

戲台正對面是朱格莊全莊的土地神祠，雖是高不過中人的廟宇，却有兩進，而且前進的映牆外面有對豎立的朱紅旗杆。下面是碎磚砌成的旗杆台，年遠日久，有一根木杆早已折斷，祇餘下比座台還矮的下半矗立一邊。那一根雖然剝落了朱漆色彩，可還完全無缺，旗杆尖上仍掛着一段淺黃色黑字布條，像是旗幟，也像酒店門外的布帘。冷落地天天掛着斜陽的殘暉，迎風微顫。就在這邊旗杆座傍，先已搭好一座無門的蓆棚

裏面一張烏黑木几案，幾把粗竹圈椅，是演戲首事先生們的辦公處，所以預先搭成以便實行他們的職務。陽光漸漸由東方向上升騰，古榆枝間的雲雀還沒停止清晨的歌唱，高大先生拖了一條籐杖由家裏慢慢踱到土地廟西北角高土墩上，趁着大家正在紛忙的時間，沒瞧見他到來，先自消散一會。他真像一位登高舒嘯的隱士，倚着柱杖，在土墩上向四周貪婪的眺望新景。

幾乎一個年頭未曾走過這兒，當此夏末清晨，他望着起伏波動的綠葦，橫枝腫幹的古榆，葦蕩外略現浮光的積水，以及土地廟後一羣正玩着跳瓦戲的頑童：這種種景象從愉悅中引起他多少年前偶在此地與人爭鬭的一番回憶！即時，深沉地落入懷舊的夢幻，對於迎面多少人方在搭蓋戲台的工作竟若不會看見。

「三十年了！……」

他不自覺地輕聲露出這四個字的低音，不錯，三十年來，長得極慢的榆樹有的已從壯年漸漸顯出衰枯的外貌，而那時僅有一簇簇的葦塘却擴大成這麼修長的大蕩！……但是，自己那時的勇武；路見不平便施展腕力的舊影，竟在這串悠長歲月中消失淨盡。如今，左近一帶的年輕男女誰不對自己當做一位老實長者敬禮，尊稱？但，……

就在搭住後台，靠東首的榆樹底下，當時，已是葉子半脫疎枝索索的秋季，在暗薄的月光之下，他爲了聽見河中（那時河身雖窄還有長行的小船掛帆經過）泊船上有女人的哭鬧聲音，牽着那匹從軍中得來的老馬，靠前追問，誰料竟然引起了一場猛烈的決鬭。

那把雖經抹過血跡的短刀，這些年來一直掛在黑黢黢地寢室的橫梁下面，自從那次出鞘以後，曾沒抽上看過。只有牠是事實的明證。在回憶中，他覺得那場事像在搭成的戲台上面，演武行鬭劇一樣。

不遵守單對單的比武定規，他們竟爲圖謀人家的婦女兩個人一齊跳上岸來，與自己拚命。這些販運私鹽的鹽梟，原是無惡不作的野獸。沒料到自己偶爾管管閒事，竟會弄出騎虎難下的局勢。

一根鐵尺向自己肋骨掠過來，幸而轉身得快，那個盤着粗辮根的黑臉，用力太猛，左腿一閃，沿着岸旁

軟泥滑下河去。也非自己真有抵得過他們的武技。可是另一個莽撞東西，緩上兩步，還以為拿鉄尺的漢子被自己打落水中，他似乎先自慌張起來。雖有尖鋒的擲子，與一根盤皮結的馬棒，竟然沒會傷及自己。反而用刀尖把他砍傷胳膊，那根粗大馬棒竟丟在叢葦裏面。……及至落水先鋒拖着身濕衣好不容易爬上石岸，而臉上一朵疤痕的少年已被自己踢倒，把他那拿擲子的右手反折過來，用刀逼着他撒手。

一個吃過水，一個受傷在地，算是偶然微倖，在不意中獲得勝利。自然，他們不敢不聽自己的詢問與指揮了。

……把他們偷搶來的少婦送上碼頭，駛上馬匹，然後一個個，緩緩地讓他們跳進帆船，料定他們不敢再作逗遛，……自己趁着高興，持刀牽馬，將那位少婦送回隔着十里外的市集。……

爲了避免大家談論自己的冒險行爲，除却市集上有三兩個老人知悉之外，東村子裏，很少聽人說過高大先生在中年時代曾有這件大事。

早在腦中漸漸失掉印象的往跡，對景生思，在這片刻中一一映露。但，俯看當時的碎石河岸早被蔓延開的葦蕩遮沒，就是那段河流現在也變成一條污濁小溝。約摸在那顆橫斜生長的大榆樹後，是打落少年鹽梟的馬棒之處，三十年的遷化，就在這古老的小小的地方，已經使親身經歷者覺得全是空蕩蕩地，像迷夢的幻境。……然而，那一夜中自己的蠻勁；那個少婦全身抖顫，直到她家中還結結着不能說話的神情，到現在，像清洗出的影片，黑白分明。

……高大先生想到這裏，不自禁地用瘦筋暴起的手背觸着前額，胸中的呼吸似乎分外沉重。……因爲記起那個被救的少婦，像電光從暗雲裏偶然一閃，倒使他聯想起另一件心事。雖然不是常通音問，自從那件冒險經過後，過了兩年，他知道那少婦的丈夫——是一個某縣原籍，而在市集上開設糧食點心店的店主。——犯了肝腫症候，丟下他的二房夫人逕回原縣。因爲家裏不承認他在異鄉娶過的家小，所以那個少婦從此以後便過着無兒無女的孀居生活。約在十幾年前，高大先生還在市集的德國教堂裏與她有過一次會談。又過幾年

，聽說她已入教，並且到永寧的女修道院裏，隨着女外國人辦理收養小孩子的事務。前年，高大先生爲賣鷄絲到那大城裏去過一蹓，並且專誠找到那所高牆黑門的女修道院，恰巧，她到鄉村去了，沒得見面。……對於這位患難相逢的女友交誼，他一向保守秘密，每逢心潮觸動時，便有點依戀的異感，像慰安也像淒涼。若是平常親眷，自然可以請她來此，藉着聽戲在自己家裏住上幾日。但她已是等於出家的外國式尼姑，萬不會爲了這兒演草台戲便會降臨，自己更無冒昧相邀的可能。因此，這位年老的園藝家，從眺望的回憶想到那位也是花白了頭髮的少婦，一雙縐紋重疊的眼臉漸漸覺得模糊，目前的景物也像蒙上一層薄薄輕霧。

「喂！大先生，你倒好。老早跑來，不到棚子裏吃茶，在墩上楞瞧。……可是察看鴨兒灣的風水有沒有再好的年月？」

原來他的身影早被西村上與他差不多歲數的紀老頭子發見，從蓆棚窟窿裏瞧他老是立在墩上呆看，過了頓飯時候，居然不響不動，像泥胎似的挺在上面。紀老頭子再也耐不住，便走出來向他問話。

「啊！啊！老紀。……」高大先生從墜夢中轉回身來，信口順出這四個字，却沒得答語緊接下去。

「大家都來過一回，現在回去吃早飯去，棚子裏只有我一個。……你沒到，想飯後派人找你。……班子今晚落廟，衣箱行頭剛剛推來，在我家的糧食棚裏。……喂！明天辰時上香開鑼，就是頭一天的排戲還沒定好；班頭昨兒來過，又忙着到市上去置辦物件，大該快到了。甚麼戲這非請你點派不行，別人誰懂得那好多？第一天，自然是點又吉利又火爆的排場。……」

高大先生扶着籐杖挨下土墩，方覺出小腿肚有點酸麻，一邊藉拄杖撥開叢生的茅草，一邊向着比自己矮一頭的紀老頭子點首。……

「這算……算我來，可是明天的，以後，得你們大家出主義。……」

「第一天咱得好好樂一小子，大家掏腰，對着大戲喝次快酒。……說不定，第二天，第三天，還得招待城裏來的那些行行子，那能淨聽戲！」

他顯然有些憤慨，綿綢短衫都不會完全扣好布扣，胸前黑斑錯落的皮膚，一鼓一落，分明是氣粗的表現。

「怎麼？城裏甚麼人專來聽戲？」

「聽戲倒也罷了；還要藉着咱們搭的台子登台——演——說。演說若是玩玩也還罷了；我說，高大先生，你走過的碼頭多，有老經歷，比不得咱這莊稼老，你聽說過？還有女的——甚麼的女黨員也要來？幹嗎？……『婦女血會』，這不是平空天鼓響？昨天，市上的公所，已教人來預先知會，教咱在開鑼後兩天，預備預備茶水，一頓十幾個人的午飯。……幹嗎？不講別的，咱湊錢爲的謝神，爲的圖個大家歡喜，這一筆的外找，找誰背搭襖？你——說！」

紀老頭子將右手手中的大蒲扇向頭上用力扇動，絡着紅絲的老眼真像有火星向外爆發。

「啊！想不到，想不到！究竟是些甚麼人物，男的女的？」高大先生平日連市集也輕易不去，所以聽來似乎隔膜。

「甚麼人物——甚麼人物？他們年輕的纔明白，說是縣黨部的人下鄉演說。知道咱這幾村唱酬神戲？……再說遍，縣黨部，誰知道是幹那一行的？……」

高大先生雖不常聞外事，可有一份過房兒子從大城裏寄來的報紙，每隔幾天，跛脚園夫便上市集從郵政代辦處取來。自然是十幾天前的新聞，每天晚酒之後，他便戴上老花眼鏡，略略過目。現在聽到「縣黨部」三字，當然比祇知看黃曆本子，會查婚喪吉日的紀老頭子明白得多了。

「原來咱縣裏也有了這種分部。『天高皇帝遠』，你我真是在家出家，除非酒麻，下種，那會知道這個！——但，這怪咱高興演戲；不，怎麼也輪不着到這兒來開演說會。」

「演說，演甚麼說？大家打招呼，耽誤工夫，難道咱預備茶飯還要聽話？鼓破肚子的怪事，早知道有這一手，我頭一個不上緣簿，唱甚麼戲。」

「左不過一齣戲，怎麼還不是一齣？好歹讓他們說一陣算了，老紀，咱這把年紀的人，睜眼看熱鬧還有多少年？甚麼認真，大家混混罷了。」

高大先生究竟富有涵養，又憑他的個人經驗，從清末起直到北伐，他是堅守着一貫的看法。總以為像這樣反來覆去；這樣東倒西醉的世界，再不容易有清平安定的時期，管下了也看不下了！樂得眼前舒服，萬事紛紛，自然有牠的結束。一向對於新的種種變化他不反對也不贊同；不加批評更沒主張，只要有園可種，有田打糧，做一時說一時。……這是他的最簡單最清晰的態度。對於那些忽而改新，忽而變故的種種章程，因為與這荒僻河濱的鄉間關係較少，所以不甚惹起談論。但這兩年以來外面轉變的情形與力量，像比前些年驟然增加速度，就是向來不願問聞的高大先生，在灌園繅絲的餘閒，也禁不住從淡淡的心底浮動隱憂。

雖是在口角上藉着不介意的語氣，把那些年輕人要到此演講的傳聞說做稀鬆平常，實在，他對紀老頭子的干冒火氣覺得似非特別乖張。「爲甚麼偏揀着鄉下人甘心湊錢自找樂子的時候來找熱鬧？」

心底的疑問不好直說，爲的那更增加紀老的怒氣。

「讓他們去！你，我，誰不記得從民國元年夏天鬧黨，反來覆去，明黨暗黨，鬧了這十幾個年頭，現在還不是那一套？沒人理睬，自然，……」

紀老頭子的稀黃短鬚子，在他的脣上根根都像向外拔動，聽高大先生引說「共和時代」的鬧黨，便堅決地晃一下腦袋。

「不對！你別淨說太平話。那還是兩黨，三黨的對鬧，拉黨員，偷票區，不過爲爭選議員，搶官做，好歹還不管老百姓的閒事。橫豎鄉下人靠天吃飯，官到嗎時候輪不到莊稼漢掙印把，憑他們玩把戲，奪來奪去。……現在呢？我不會看報，——你比我明白得多，不是，聽市上人的話風，動不動要立會，說是……叫莊稼漢立會；叫小學生立會；更怪的是連只懂紡麻送飯的小媳婦大閨女也要立會！這怎麼講？比起那時候，只是要大家會寫字的，給他們照樣畫個名字投票完事。……你想，這不是成心對鄉下人開心嗎？」

「喂！」高大先生見過報上有這種種黨會的章程，聽說黨部派人到此上台，他早已胸中雪亮。紀老頭子更一敘說，纔明白這種消息從市上飛走下來，連着名頑固的紀老也能說出名目。他用籐杖指着對面約七八丈遠未完工的台型，從喉中迸出這一個字音，像要往下續說。

忽然看見棚匠頭兒興匆匆地從台板下面鑽出，直對他們的立處跑來。

高大先生趕着吐口長氣，算暫時結束了這場討論。

這時已過已初，樹木棚子在地面上的陰影漸縮漸短。他們雖是並站在坐棚一邊，也覺出地上的熱度向上蒸發，從棚匠頭兒短袖汗褂的濕痕，更可見出這日的大熱。

原來他向這兩位戲首事報告，台子上午准能紮好，只等明早掛綢彩，上匾，榜，用大紅紙糊好的匾榜架子，馬上送到坐棚，請他們午後寫好，不要耽誤一早懸掛。

「找誰來寫？」高大先生偏偏忘了這件要事。

「昨天與市上茂生油坊的賬先生講過，飯後他就趕到，筆墨都已預備停當。我不懂，大家都說他是這方圓幾十里以裏的寫家，市上兩個學堂的老師沒一個比得過的。」

高大先生到這裏纔從口角上現出一絲笑意。

「不錯，今年正月初一我到市上挨戶看新門對，最像樣的只有范先生。敬神，應該規規矩矩地用正字。……別提學堂先生，甚麼甚麼畢業，少說，八九年的工夫化上，出來教小孩子，教科書上的字，唸錯音寫差體不算，有時偶而聽見好掉文的，驢頭不對馬嘴。論理，咱一樣不懂，不該瞎三話四，可是，可是，這麼儘混下去，小孩子讀來讀去，連封家信也要寫不清楚！……寫字，在他們說是耽誤工夫的閒情，沒有好壞，盡的對樣罷了。」

沒等紀老答言，那麻面的棚匠頭，因為小時也入過幾年蒙學，同樣對現在的新教育抱着強烈反感。他氣吁吁地道：

一閒情，都是閒情，偏偏他們今天唱歌，明天賽跑是正事？除了吹跳，有嗎本領？不瞞你兩位，我的兩個孩子，情願多出學錢蹲在私塾裏背老書，爲的真要認得幾個字；不想考官，發財。入學堂嗎？書倒不見得懂，先學會了甚麼瞧不上眼的本事。」

「小學生呀！」高大先生覺得棚匠的話似乎說得過分。

「啊呀！我的大先生！你輕易踏不上市集的街土，怪不得想不到。自從上年，革命軍打到北方，各處有學堂的，都得每禮拜開會，唱甚麼歌，打這個，革那個，十多歲的學生，誰不會幾句新鮮黑話。」

「怎麼……黑話？」高大先生插問一句。

棚匠天然有說俏皮話的才能，談到這裏，反而引起他的興趣。

「黑話，——大先生，你應該明白是切口呀！反正外人聽不懂，還不算黑話麼？」

「外人聽不懂，說的人懂不懂？若是自己人也不懂，那纔連黑話也够不上。」

紀老頭子硬斷上兩句，高大先生與棚匠同時嘆喟一聲，在微含歉慨的含蓄中窺入坐棚。而對面有飛角搖簷神氣很威武地空台，矗現於蘆葦古樹間，遮成陰涼，等候開演。正當人語鳥音一時俱寂，牠聽過這三個土頭腦的鄉下老的頑固言談，空洞洞地，像是湧出及時的高傲。

十五

由朱格莊直往鴨兒灣的戲台約一里半路，因爲繞過那片葦蕩，爲省氣力還得轉過兩三個大土墩，所以步行起來倒有兩里。

笑倩，錢大娘，高大先生的兒媳，還有高家鄰居的兩個女兒，這時，趁着滿弦的月光，離開戲台，前前後後地一同走回家去。從中午直到中夜，是她們平時罕有的興奮時間，雖然遵從老家主的命令，必須中飯後纔能聽戲，但，因爲第一天，特別教她們在空場上買晚飯，接着看。一共將近十二小時的耳目並用，及至沿

道回去，都覺出身體有點疲乏，眼光模糊，像從複雜紛亂的夢中剛剛睡醒。最累的是高大先生的兒媳，她先時抱了兩歲的孩子坐在木橈上，又是看，又是聽，還得睜空給孩子喂奶。日落後，特爲送她睡覺，趁便帶着菜蔬再到台下。有此一來，這晚上的四齣戲她並沒得完全看好。錢大娘，年輕時聽戲的經驗最多，每個角色，從揭簾直到下場，她都能說出他的身分，故事，並且對於唱工，做派，也會評論好壞。她的話真多，一直與台上的傢伙互相和答，絮絮數說，連願聽她解釋的婦女都不大耐得住。獨有笑倩真能够實行對草台戲的享受，那種種現象，在她看來是新奇的本地風俗：從各個鄉村裏集合來的老，小，婦女；以及賣零食的，泥玩具的，紙花的；甚至戲台後面暫時公開的寶局，她都是第一次觸目；是在大城裏沒得見過的真實人間的戲景。儘着觀賞，儘着收納，又加上鑼鼓的喧鬧，與種種的叫賣聲音，雖然沒多開口，而精神的激動却比別人分外加重。

幸而有一清如洗的高空，纔顯出那個星球令人眷戀的清惠。與中午正相反，熱意都被乳白色的光華消盡，略略有點涼濕。向上望去，像無數細細銀流迸射着不易看清的小點，在毫無聲息中向動物，草木，岡阜，河流的上面輕輕點落。

笑倩自然脚下比她們來的方便，可趕不上她們走的爽快。她的母嫂，因爲急於回去奶孩子，雖是頂累，却跑在前頭，隔她們有兩丈多遠。

「你們說，今兒個那齣戲算頂尖？……」錢大娘起初有點累，一會，興致依然，還沒忘記她的戲評。

「唱的不懂，甚麼腔都聽不出，揀熱鬧的講，還是夜戲的青石山。火把一亮，那些神，……天兵，天將，還有蠅虻，站的，坐的，……有一袋烟的時候，一動不動，真像東嶽廟上的泥胎。」帶紅綢花朵梳大辮子的隣家姑娘首先說出她的賞鑑。

「不，」她的姐姐另一個主張：「雙官誥，有說有唱，你看到末後，狀元榮歸，兩個娘一同見面，大家團圓，又富又貴！……」

她的讚語似乎還多，錢大娘用粗手掌拍拍大腿，立即附議：「這纔是番人爲善的好戲。玩笑，熱鬧，生日，……比這等戲一概下色。雙官誥，李三娘推磨，狀元譜，我從小時候聽老人說，這些是正宗戲，不教人白白化錢學壞事。竹姑娘，你經多見廣，是不是應該這麼說？」

笑倩沒有回答，那許家的妹妹對她姐姐突然表示反感：「又富又貴，女人家總是這條心，有兒子做狀元，自己受五花封誥。……哼！」

「不這樣，難道學張義的老娘養釣龜的兒子？」姐姐便用當天的戲目作答。

「噯呀！兩位大姑娘，咱們女人家巴望甚麼？男人，兒子，一輩子的靠山。提到釣金龜，那黃衣老婆子顛巍巍在台上走來走去唱苦調，我抹過幾回淚珠子。你們還是年輕的姑娘，幫幫爺娘，做做針線，一心無二快活過日子。像我，情願有個釣龜的兒子上那兒找？……」

因兩位少女的爭辯，從戲評裏惹動這位一向好說好笑的老女傭的傷心，聽她的口音，竟然低咽，並且用手腕連連抹擦眼角。

分在錢大娘身兩旁，迸力用半放天足急着趕路的兩位姑娘，究屬都不到二十歲，懂得歡喜，懂得用口頭或手工與女伴們鬬勁，但一聽到真實悲傷的感歎，與情分上的缺陷話，她們反而沒的對答。何況一樣是要嫁與人家的女孩子，比起還能釣龜的兒子先自覺到慚愧；所以錢大娘的傷情話竟沒得着回應。

她們彼此踏着身影，寂默無聲，緊緊脚步，已經走到大葦蕩的轉彎處。那兒，密靠的細腰蘆葦，天然向歸河道那邊凹進，成了一個馬蹄鉄的形樣。別人看去不加理會，在高家傭工三十多年的錢大娘，完全知道這是甚麼所在。

「你看！……怎麼不教人老！」她那好刺刺長談的慣性耐不住彼此無聲。「這段缺口，——就是葦子少的碼頭——是老碼頭，我到大先生家初上工時，明明有大青石鋪的走道，有幾間破木屋，還有外來的船隻常常在這兒停靠。葦塘只在左邊，從這兒向右，一根葦毛也不生。那時，噯！大先生的老伴還在世，我管她叫

大奶奶；後來大先生說，都是鄉下人，不許奶奶太太地亂叫，——從實用大嫂子的稱呼。她隔兩天便同我提著柳條筐子，撻衣板，到碼頭東邊洗衣服。碰見隣舍家女的，談談洗洗，一下晌，覺不著的太陽落山。嚶……！講快活，高興，一年不如一年！以前，那年沒有一台大戲！左近村莊的男，女，那個不連着聽上三天五夜？我怎麼笨，攔得住看得太多了，戲文自然會向肚子裏裝。怪得現在年紀輕的，連大路戲的人名都叫不出！……！

幸而沒再提起養兒防老的問題，對於這片葦蕩的過去描寫，又引起兩個女孩子的興趣。

「錢大娘，你說，高大奶奶故世了幾年了？」那個較大的，因聽到高大奶奶，便撇開戲劇的討論，另發問端。

「幾年？好個幾年。不用算，我進高家門裏，整整過了兩個新春正月，她，大嫂子產後受風，不過五六天就丟下孩子朝西南去了。……可憐！該當命中注定，怎麼雇奶媽，找大夫，都留不下那條根，好歹不滿滿月，隨他娘走了長路！所以啦，……纔過繼『她』這一房。……」

她用手指向走過葦蕩轉角處的急行少婦點了一下。

「打那時起，大先生纔不再騎馬，練工夫，終天鑽在書堆裏，接連下過幾次考場。……以後，便真變做鄉下老，種田，開園子，文的武的滿不在話下。

「你別瞧他現在那麼古板，那麼一句話不肯多亡多語地，大嫂子在世時，他老人家正當年，還不脫從兵營裏帶來的氣派，到市上喝酒，打拳，有時連着三兩夜不到家，只有我幫着大嫂子做活，煮飯。他一向不問糧米，油，鹽，的閑事。真是，怎麼不教人老！大先生若想想那時的樣兒，自己也該覺得是另一個人。那時是一個人；好管的是閑事。……」

這話尾中明明還有一段話，要叙出他那時好管閑事的有力證見。可是，她雖然口快，左右溜了一眼，究竟覺得不好，暫時把那種證見從舌尖上倒咽下去。

自然的沉默，又落在她三個人的悄步之下。兩位小姑娘正在靜聽，不料錢大娘突然截住，一時要問也無從問起。

「少等一會，人家脚大的倒在後頭哩。」錢大娘有意這麼提議。

她們便在葦蕩轉彎處的泥塘邊上立定，望望笑倩，正在不急不慢地追來。她身後還有直待到散場後方走的大羣婦女，咕咕咕咕的談論聲音，相隔百多步能聽得出。

微風掠過尖葦的頭頂，向前輕輕低伏，又輕輕地仰起，索索細響也像在這樣清朗的月下互訴心懷。左邊一座梓樹小林裏的宿巢鳥，被她們的語聲驚起，只見翅影在大圓葉子下面穿來穿來，却沒發出叫音。

兩位隣家姑娘，對於高家的義女，平日少來往，又覺得身分不同，一向不肯多談。因為聽她們的媽會用一半警告一半譏諷的口吻，略略提到她不是正經人家的女子；做生意過的……所以當天雖是近挨着聽戲，一共沒接過三句話。這時，趁錢大娘候她的一霎，那大的首先要早早趕回，小跑一陣，好與高大先生的兒媳先到家，免得儘着等門，小的沒有主張。錢大娘明白她們的隱意，咧咧嘴隨她們先去。

及至笑倩從容趕到，只剩下錢大娘與她慢步同行。

回來就耿直又是嘴碎的她，自與笑倩同住在菜園木閣子上以來，對於這會做過生意的女子，不但把初來時的嫌惡完全打消，反而十分要好。而且覺出她是有些根性的人，在淤泥裏沒會沾上一點點醜態。性格溫厚將來準有好福氣。這老婦人輕易不肯變更意見；既然變更，誰也不能將牠拗轉。偶而聽見村子裏的婦女評論笑倩，或連及說到高大先生拾得這位義女兒的事，她不等別人歪歪口角，先自盡力給笑倩渲染：甚麼安靜呀，大方呀，識字解文，通達人情呀，以自己的同屋經驗，壓倒那些婦女好談人家短長的慣性。就在高大先生的兒媳面前，她也一個勁地給笑倩說好，不許那年輕主婦對這位長居的姑娘表示不滿。

一見鄰居的姊妹倆像居心避開笑倩，先自走去，她的忿忿直從心中向外迸發。不管她們聽清與否，有意用較高聲調叙說她的不平之感。

笑倩，這一天比較平時特見興致，在台側坐觀一切，時時有天真的微笑掠過她的眉梢，腮窩。浴着潑水般的月光緩步走來，似乎不怎麼疲倦。空闊的光華天幕，與大野中的夜景，夏季的草木在靜境裏發散出的特殊香氣，都像對她有戀戀之感。及至聽見錢大娘爲回護自己說出近於罵人的村話，她擺擺手，又指指天上的光明圓球。

「莫動氣！別怪人家。……星是星，月亮是月亮，一片雲彩便會遮住肉眼。許家姐妹，實在還是孩子，還她們……礙甚麼呢？錢大娘，我倒恨自己沒有人家的孩子氣了！」

「是啦，怪得大先生在家裏說說你的耐性好，有度量。『宰相肚內好撐船！』……像我，空活了這把年紀，老是毛包，不對付的事真叫人警得腸子痛。……講到人，好好歹歹，不是一句話就斷得了。殺豬屠子只要放下刀，一樣修行。難道都像那班嚼舌根子的女人，一輩子敢保是玉潔冰清？呸！明處裝像暗地裏拉養野漢子，倒貼人的，多得多哩。啊！笑姑娘，我不再說了，罪過！我老婆子，多半世就壞在一張嘴上，不會藏奸，瞞話……剛纔她姐妹倆原來還要聽老故事，我真把她們當做你了；說溜了口，幾乎把大先生（這三個字，她僅僅用挨肩纔能聽見的口音低低說出）的瞞人事露出馬脚。因爲我趕緊收口，她們便覺得我有意逗着她倆玩，又加上我要等你一會，就先走了。」

錢大娘的口風，其實也是故意引起笑倩的疑惑，果然，笑倩呆了一下，接着追問：

「怎麼？……瞞人的事？你老人家倒很清楚？」

「你想：他從軍營裏回老家，娶新娘子，還不到兩年，我就僱在這兒。雖然那時在外頭的事連奶奶都蓋過，……可是話沒腿走得遠，大先生與那個在教的女人暗地相好，村子上的老人大概多少都知道點。我呢，因爲每年到市上去趕山會，買辦東西，聽來的更爲清楚。……年歲久了，都變成沒牙禿髮，快入土的人了！還迴避甚麼？也巧，聽過戲，走到葦蕩的缺口，忽然給我想起來了。」

笑倩聽不出所以然，但這件祕密像與那片蕭蕭的蘆葦有關，她禁不住向離開幾十步遠的後面回顧一下。

方要繼續談問，而戲散後的近村男女，有一大羣接着躡上來。她對錢大娘點一下頭，彼此不再作聲，同時也加快了腳步。

過了葦蕩多少步後，一條寬路，兩旁好多矮樹，是往市上去的。斜向東南，從秫穀田地中間留出彎曲的窄道，直向着朱格莊。穿過穀田，就看見高家垣牆外兩顆大白果樹的樹頭，像撐空的兩柄綠羅大傘。

好在到朱格莊的聽衆不多，他們多是市上的居民。笑倩與錢大娘走出偏道時，回看，只有三五個女人在後，而許家姐妹早已轉回家去。

在白果樹下，錢大娘悄悄地道：

「等會，橫豎提起神，大月亮底下一時睡不着，到園裏咱細細談，——談你乾爹那件瞞人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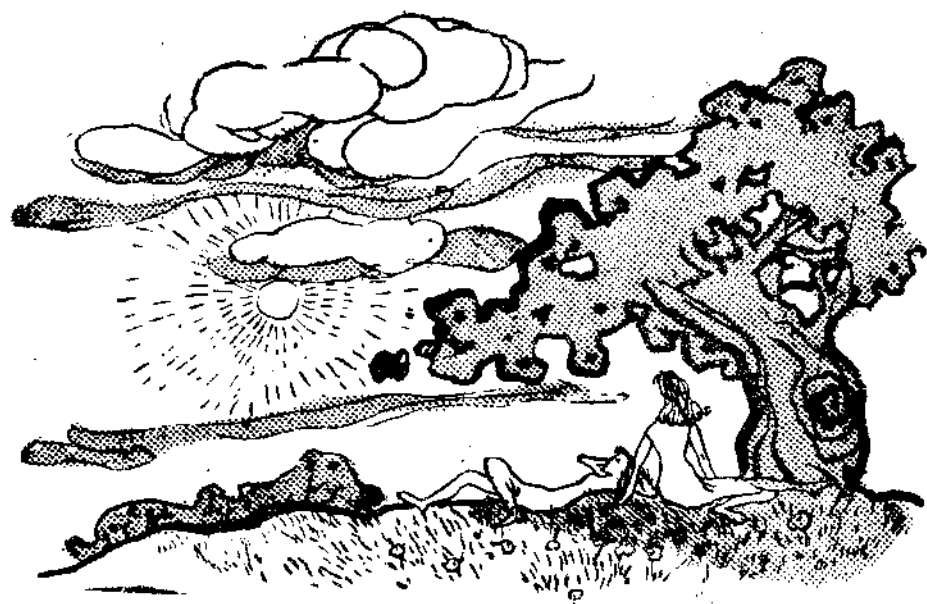
樹上小扇形的葉子槭槭作響，彷彿洩漏她的密語。

笑倩仰頭向圓盤的明月望望，又低下頭，用脚尖量度量度茅草蓋頂的砌磚門樓斜影。不知她是在猜測那老隱士的祕密？還是暗想自己的「前塵」。

錢大娘急急拍門兩下，聽見有草鞋拖沓的重音，知道跛脚在大門一邊小屋子裏等候她們歸來，這是給小主婦先吩咐過的，所以並沒遲延時光。



季 候



南 嬰

——

衛用兩手枕住頭，靜靜的仰着臉在草地上，凝視天空的霞彩。那是初夏的黃昏，太陽在半個天上灑滿了金黃。天的一邊——衛睡著辨不出到底是那一方向，有成陣的白雲移過來，像染上千萬道金光的羊羣，在一頭接着一頭的向前擠。衛把頭一偏向側邊瞧去，園子內的草木花樹都給夕陽淺淺的抹上了一層胭脂，那個池塘，初夏的微風往往把它粧成個攏着輕愁的面龐，在一次一次依着微風的吹拂把眉痕蹙緊。衛再把頭回過來，輕輕閉上眼睛，涼風送過來一陣合歡花的甜香，衛感覺到一種輕鬆和恬靜。其實整整的四年以來，除了放假回家，衛每天都過着同樣輕鬆恬靜的生活，那種生活，假若衛是有點詩意的，該形容它像幾點清晨的露珠在圓荷葉上輕輕的滾過，或者說像一曲婉轉悅耳但少曲折的歌在春天的拂曉低低的唱起。然而那樣輕鬆恬靜的生活，在兩星期後就得告終，每次當衛想起這不可避免的離散，總覺得有什麼在她心頭緊緊壓着使她透不過氣來。今天睡在草地上又一次感覺到，心上一陣不耐煩，衛坐了起來。

同她一起出來的麗尼坐在她身旁，手托住腮，像正在凝想些什麼。麗尼很少有那樣安靜的時候，雖然進了大學，有

時候却比孩子還淘氣，一頭燙過的秀髮給紅絨帶緊緊束起，却仍有幾縷掛下來散亂的披在額上同頰上。麗尼是永遠快樂的，兩個笑臉成天在被太陽曬紅了的臉上閃動，衛比她高兩班，因為主修的課程相同，又住在同一宿舍裏，所以常常在一起玩着。衛的家庭環境並不許她同麗尼一樣的樂天，但憂慮對年青人只像一陣夏天的雷雨，一等雷過雨霽，立刻露出一片晴朗的青天，連方才滯留過的那堆陰雲都給忘了。衛正是那樣，四年以來就在輕鬆恬靜的環境下度着心理上陰一晴的生活。衛有時覺得自己矛盾，但二十幾個年頭的人生經驗的確還不够給她這種矛盾的心理下個解釋。

夜色輕輕從四面合攏，霧氣給園子披上一層輕紗，衛同麗尼站起來，因為從疏疏的樹叢中她們已窺得圖書館裏的燈火了。穿過那個玫瑰架子，有人迎面走來，那是歷史系的李博士，她在學校裏擔任教職已經有了五年，廿九歲那年出洋到英國去，六年後學成回國，就應這裏的聘任下了。李博士四十左右的年紀，因為沒有結過婚，所以也有同學叫她李小姐。小小的髻梳在腦後，永遠不愛穿紅着綠，神經過敏的同學說她是因為怕人笑她離穿紅着綠的時代已經太遠。李小姐有時也愛在臉上抹一層薄薄

的脂粉，但脂粉並不能把她輕輕鎖在眉角裏的愁意同一臉的憔悴遮去，李小姐不愛多說話，就是偶然同學生們點頭一笑都含着無限愁的蕭索。每到傍晚她總喜歡在學生宿舍後面的小花園裏獨自散步，衛同麗尼已是同她在這裏第四次相遇了。麗尼曾經問她怎麼老愛獨自到這裏來，她笑一笑說她喜歡聞聞那股夾在夜氣裏的花香。每次當衛瞧見李小姐時總像有一種連衛自己都不了解的什麼情緒從心裏升起，那種情緒常能使她半晌不愛說話。本來在大學裏，前途問題往往是學生們談話的最好資料，這裏自然也不例外。年輕的姑娘們多半是樂觀的，她們像永遠生活在春天裏，很少有人把人生視為一個悲劇。她們各自有着美麗的理想，用不同的方法把將來畫出不同的輪廓。衛是極有志氣的，因為主修社會學，所以總想將來會有能力把中國社會大大的改良一下，她常常覺得大學程度算不了什麼，幸得家裏也有足夠的資產供她更求深造，因此許多愛玩愛鬧的同學知道她的志趣常常趕着叫她衛博士。是的，博士學位曾經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在衛的心裏發着最燦爛的光輝。但那種志趣似乎正在漸漸的發生動搖。衛分析不出一種什麼力量把這光輝減弱，但她深信至少同李小姐有點關係，李小姐嘴角上時常掛

着的那種淒涼的微笑告訴衛名譽同地位並不是一切。而且那種沉靜不愛言笑的脾氣於李小姐正像在一棵將要凋零的樹上覆上一層秋霜。麗尼說那是因為她有一種由工作得來的快樂所填不滿的缺憾。衛懼怕那種暮氣會臨到自己，衛也想到應該結婚，但她總覺得家庭同孩子都是些太大的贅累，沒出息的女人纔肯死心塌地地去作它們的奴隸。職業同家庭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僅有的兩條出路，在目下這年頭，要兩者合着走還是離現實太遠的理想，那是說：每個女人選擇了這樣，就不得不放棄另一樣。爲要解決這問題，衛的心裏現在正起着極大的糾紛。

迎面又是一個玫瑰架子，再向左邊轉彎，越過草場，便是圖書館了。衛重一次回頭，園子裏更暗了，迷霧中像有一個瘦削的影子在慢慢移動，那正是李小姐。

二

畢業典禮以後，衛把行李收拾妥當回家去。衛的家在一個距城市約有二十餘里的鄉間，坐長途汽車到達後尚須乘一里多路的小船。衛坐在船上向四面望望，一灣溪流把這座小小的村莊圍住，兩岸麥壠裏有許多農人正在忙着收割，微風在一次一次的

把麥浪掀起。一種輕微的喜悅把衛的心佔領，衛覺得家鄉像一個淡粧素抹的靜女，雖不鮮妍豔麗，却有一種不能掩沒的自然嫵媚。衛又在開始計算木橋了，穿過三座木橋同一座石橋才到自己的家。衛從小就被父親送到離家二十餘里外的一個小城市裏去唸書，每次放假回家，老愛坐在船頭上暗暗計算着木橋，那時母親還在，知道那天衛回來就老早站在大門外那座石獅子前面等候着。自從五年前衛的母親亡故以後，除了在夢裏覺得依舊是那樣一個幸福的家庭外，衛對家很少會像往昔同樣的眷戀。父親那副嚴厲的面龐，弟弟那種羸弱的身體同乖戾的性情，把衛的好脾氣都變壞了。但在學校裏衛是常常快樂的，除了偶然有一種感觸把她變得暫時沉默了一點外，那並不足希奇，當春天的消息輕輕傳播到玫瑰花叢時，可同樣的不會把生在荒原野地上的蒲公英遺忘。年青的姑娘們都是生活在春天裏的。

其實若不太事苛求，衛是很該滿足的，父親雖然嚴厲，却並非那種絕對頑固的家長可比，譬如說：衛的父親並不反對衛進大學，甚至還表示願意讓她更求深造，假若衛有更懇切的請求，那是衛時常引以自慰的。弟弟脾氣雖然同衛合不來，但有時候也很能談得上。總之，是因爲少了母親，使弟弟，

蘅，連同父親都變得像一艘艘在滿罩着黑暗的大海裏摸索着的船隻，失了光明，失了一切的安定。母親就是那盞照海的明燈。

到家後，蘅在書房裏找到父親，父親見着蘅似乎很有點高興，略略問了幾句話便叫她回自己房間去休息，又告訴她弟弟因爲最近身體又有點不健康已經搬到一家附近的醫院裏靜養去了。蘅抬頭瞧見父親滿臉的皺紋似乎覺得比一年前又衰老了許多，蘅像有許多話要同父親說，但不待開口就忍住了，幾天過去，蘅沒胆量向父親提起更求深造的話，蘅覺得父親近來變得更沉默更愛深思了一點。

一天午後，蘅正在自己房裏給麗尼寫信，門開處，父親進來。蘅帶着驚奇站起讓坐，父親坐了一會說：

「我早想同你談一談，蘅，現在你已經大學畢業，前途如何也該有個決定。本來我滿想讓你出洋，至少也在國內唸唸研究院，反正我只有你同你弟弟兩個孩子，好好培植了也對得起你地下的娘；但是——我怕你聽了傷心，孩子，現在可真不成了，那件事，我連你弟弟都一直瞞着，怕他病裏聽了不受用，但我想來想去，還是決定告訴你，反正你以後總得知道。我從來不在孩子跟前提起我家的產業

，但無論怎樣，你總知道太湖裏的四千畝良田，成本少，收成多，是我家每年最大宗的收入，沒了它，簡直同破產差不多。半個月前，省裏來了命令，說太湖裏的田地，不論誰家的，都得一例沖掉，爲的是怕太湖壅塞起來，不利排水。省裏的命令可不像縣裏的那樣容易通融，那是說，我們住在村裏的可沒那種力量，所以那四千畝良田被他們沖掉是定了的。我最初聽到那消息，可真急了，幾天過去想想也實在沒有辦法，幸虧我們平素並不奢侈，稍稍有點積蓄，還够維持生活，只是你要唸書可真不行了，下學期還是找一點什麼事情做做，我也老了，成天辛辛苦苦的給你們打算將來怎樣會有點好日子過，結果弄得那樣，怕你娘在地下知道了都會傷心的。」

父親說到這裏停住，端詳蘅的臉，強笑着說：「傻孩子！你哭幹嗎？」

蘅正在抽咽，給父親道破了，眼淚越發流了下來。蘅又覺得父親在用手機摩着她的頭，父親向來都是嚴厲的，對孩子們很少有那種輕憐柔愛的表示，蘅閉上眼睛，覺得坐在自己旁邊的是母親，並不是父親，蘅分析不出當時自己的心情，像失掉了什麼，又像得到了什麼。

父親站起來，說：

「衛，你也休息休息，別傷心，聽我的話纔是好孩子。」

父親說的每一個字都在衛的耳朵裏振動，衛抬起眼睛看見父親正移着不穩健的步伐出去，衛的眼睛第二次潤濕了。

暑假不算過得怎樣無聊，衛有時在自己房裏寫信看書，有時到附近的醫院裏去探望正在養病的弟弟，家裏的園子裏有個養魚的池塘，衛有時也跑去釣着魚玩。父親已經給她在離家不遠的城市裏找到一個中學教員的地位，衛索性把原有的野心收拾起來，心甘情願地去領略一點新經驗，過過那種和以前全異了的生活，所以衛倒不像最初那樣憂鬱同焦心了。年輕姑娘們的心情像給上帝祝福過，永遠有春風在輕輕吹拂，便有一天愁雲，也被吹得乾淨，憂慮在她們的心上輕易不能生根結實。

三

當教員本不是衛所願意的，既然擔任了下來，衛也願意盡責地幹去，習慣後倒也漸漸的感到興趣了。光陰快得連衛自己都懷疑已經在這學校裏過了六個年頭，那班當衛初來時還是孩子樣跳跳踉踉的

一年級學生，現在也都忙忙碌碌地在準備着應付高中畢業考試了。六年中間，衛的努力結果很能使自己感到滿足，現在，學生們愛戴她，同事們欽敬她，校長也正預備同她訂定下學期的關約了。

假若衛生命的過程真能像一冊大書可以拿來一頁一頁比並着翻閱的話，衛決計把這六年的職業生活 and 以前判然分爲兩部，別說形式上有了顯著的變異，就是精神方面，或者說心情上，衛也充分地感到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第一衛覺得變深刻了些，過去那種快樂爽利的脾氣，同學間率直無忌的言笑，同那種輕鬆恬靜的生活，對衛只像一個印象較深的夢，只能在回憶裏想像一，二了。但衛可絕不消極或頹喪，衛現在是正認真真打起了精神在做入，像一輪夏天的太陽懸在高空上，衛是那樣的熱烈。有時衛也留戀那個浪漫的春天的夢，但那種生活只像微風在柔波上輕輕掠過，全不像現在的着實，因此衛對目下的生活也並不怎樣抱憾了。

麗尼已經在兩年前結了婚，隨着丈夫回到香港去了，因為隔得遠，難得才有信來。六年中間，衛也曾戀愛過，對方是一個誠摯的青年，在附近的法院裏當推事，是衛的一個同事給他們介紹的。衛承認喜歡過他，不過衛的未被情感抹去的理智使她拒

絕他到第三次，推事地位太小，而且在那種小城市裏也難有發展的機會，何況他的家境又是貧寒的，衛明白結婚後經濟上準會發生問題。能够決然地放下那個痛苦的戀愛之杯在衛看來是一樁頗爲聰明的事情，雖然李小姐攏着輕愁的眉宇同瘦削的背影幾年來在她的記憶裏變得異常地清晰，本來偶然想起只會發生一點心緒上的不寧，現在却像已經種在心上根深蒂固的不易挪掉了。父親也會同自己討論過婚姻問題，但四年的大學教育教給了她驕傲，而且自尊心也使她對那問題不肯有所俯就或隨便的解決下來。

現在另一種希望又火焰樣的在衛的心頭燒起了。六年以來辛苦獲得的薪金因爲住在生活程度很低的小城市裏已經貯蓄到很可觀的數目，要想留學也能够勉強應付了，父親又會說過願意幫她一半的忙，所以衛決定下學期出洋去唸點書。這次可不是爲了博士學位在心裏發光，衛倒是想換一種生活過過，對人生的認識使衛不敢存下志向，經驗告訴衛一切都由偶然造成，一個人的志向是不足斷定前途究竟怎樣的。

離學期結束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近，衛仔細想過幾次，又同父親商量，結果決定把兩星期前校長

親自送來的聘書退回了。衛現在又高興起來，一有空便興興頭頭的跑到三層樓上把六年來逐漸積在學校裏的東西收拾收拾，預備一併帶回家去，那個新的決定衛一想起來便會覺得興奮，現在衛的心是給一種喜悅同好奇所充滿了。

四

五年前是胡佛總統號載着衛到美國去，現在同一艘船又把衛送回祖國來了。船進中國境內正在廢曆七月半左右的一個晚上，晚餐完畢，衛獨自一人拿着斗篷匆匆的往船的最高層上跑，到得樓上還只七時左右，上面客人極少。到處都是安靜的，只有幾個白衣水手在船頭來往踱步輕輕笑語着。衛檢了一角比較安靜的所在倚着欄干站住，海風迎面拂來，把衛的頭髮吹得直向後面飄。衛凝視着前面的波光正被天際殘霞染上許多顏色，待一層深似一層的暮色把晚霞變成灰黑墨紫時，月亮已從天際靜靜昇起了。衛瞧着展開在目前的那片廣闊的海天，越發感到人生的空虛同飄渺了。衛怎能不感慨呢？五年前，也曾在這裏靜靜坐下聽海風同海濤細語，瞧上帝提起那枝笨拙的筆把那幅海上的黃昏圖畫抹改，五年匆匆過去，現在放在目前的還是那片廣闊的

海空，海風也正在輕輕的打着海濤。歲月對大自然雖起不了作用，在衛的臉上却已輕輕的刻上皺紋了。

衛出國的時候本只預備在國外就攔兩年，第三年六月衛正收拾行李準備返國，不料弟弟來了電報告訴她父親逝世的消息，接着又有信來說父親有份很不小的產業，遺囑叫她姊弟兩人平均承受，弟弟又說假若衛暫時還不回國，那份遺產可叫弟弟代為保管，以後依衛的需要按期匯來。衛傷心了幾天，結果把回國的計劃打消了。

父親的逝世使衛對自己身世很起了點感傷。衛覺得像真變成了一片浮萍毫無依賴地在人海裏東西飄泊，從此天涯地角竟沒一個真真關心自己的人。弟弟現在成爲衛唯一的親人，但自從弟弟有了家眷以後同衛越發疏遠起來，何況姊弟兩本來就不是怎樣合得來的。父親遺留下來的產業是衛僅有的安慰，有了它衛足夠在海外再就攔幾個年頭，衛已決定在現在的學校裏繼續研究下去，開始寫自己的博士論文，因此衛又安心地住下來了。

三年過去，衛果然得了博士學位，但下學期的出路如何，又成爲橫在衛心上最大的問題。正在那時候，母校忽然來電聘她作該校下學年的社會學系

主任，衛想了幾天，決定應聘，一面電覆母校，一面收拾行裝準備啓程返國。

現在衛在船上，倚着欄干向大海凝眸，七月半滿月的清光把衛瘦小的身軀清楚地襯托出來。以前認識衛的人都會說她比出國時瘦了。本來是一雙顧盼流麗的美目現在却變得異常的深沉，即使是極平常的一瞥，也帶着洞穿世情的冷淡。三十幾個年頭裏所學得的一切世故人情同經驗都在她面上留下了痕跡，那些皺紋倒像一張證明書好讓人家讀了明白她對人生的了解是到了如何深刻的程度一樣。加上凝在眉角裏的那段寂寞同淒怨，便湊成一張極爲憔悴的面容。衛是變了，變的不僅是外表，最大的改變還是內在的。衛也曾幾次焦心地告訴過自己，但儘管她對自己外表同內在的改變感得若何吃驚，變還是變定了。衛最記得授博士學位典禮以後師友們過來同她握手時的心情，要是在十年或者五年以前，衛的心準會給一種過分的喜悅同驕傲所佔領，但現在喜悅對衛只像死灰裏偶然爆出來的火花，很難同以前一樣燃燒出熊熊的火焰來。驕傲在衛的心裏也早就沒了地位，衛覺得在生命的路途上探索越久，越會發覺人生的無謂，也越會看低一切名譽同地位的價值。去年衛曾在深山裏度過一個長夏，每天

清晨，衛總歡喜推窗向着蒼蒼面前那片青蔥鬱的山地凝眸，一面吸着那股夾在朝氣裏的野花香，一面暗暗構擬着自己的人生哲學。衛覺得自己活了三十幾歲倒像過了三個季候，別說是同樣的匆促，就是各時期的思想和心情也正有着同樣的轉變。年青時候，尤其是在大學裏唸書的幾年，衛的心是給一種蓬勃的朝氣籠罩着，對前途的熱望從心底燒起，正像一顆種子迎着春天的暖氣漸漸發芽抽葉一樣，那時衛的心情又是那樣的輕鬆和愉快恰像一朵帶着曉露的小花在春風裏輕輕搖曳。過後，一陣風把那個春天的夢吹散，衛的生命就進入了另一階程，像一輪懸在夏天高空的烈日，衛正以同樣執烈的精神應付她的事業。現在，衛是生活在秋天裏了。一種蕭索意味同暮氣已襲上了她的心頭，衛常常覺察到自已心底裏那角極大的空虛，別說當酒闌人散時候，便在華燈初上時的盛大宴會裏衛都會突然覺察出來。衛知道那角空虛或者說缺憾是名譽同地位所不能填滿的。衛後悔不結婚嗎？即使衛的思想仍是相當地淺薄，衛也無從追悔起。衛自己明白「機會」造就她的博士學位，假使出國前遇見相當人才，也許自己現在也是幾個孩子的母親了，何況衛現在對人生已有極清楚的了解，衛相信結婚或否只是形式上

的不同，心情上依着季候順序的改變像早給命運安排定當是誰都不能免掉的，雖然會不是同樣的方式。自從收到前次麗尼來信以後衛更相信那種見解的產生絕非受着自尊心的欺騙，麗尼說：「……我結果還是把自己賣給了家庭，犧牲了十幾年的教育同訓練去換一個俘虜做，你會笑我太傻了，但年青時候那個光明的創造事業的夢的確還佔住我心頭最大的一角，未能達到那夢想真是我一生的缺憾。現在兩個孩子一天比一天長大，瞧着他們那種活躍的，在蓬勃地生長着的生命，我越發感到自己落伍了。現在我像生活在秋天裏只待命運更殘酷的把冬天帶來……」衛曾經把末了那句話反覆地唸過幾遍，覺得正像從衛自己心裏發出來的那樣說得切當。山中幾月的生活是十分含着詩意的，雖然衛於文學素無修養也竟會偶然興起調出一首新詩玩玩。衛記得曾經寫成那樣幾句話：

春天早上黃鶯向着我高歌，
我按動着心的鍵高聲應和，
看，「希望」像和風輕輕拂過，
快樂也在我心裏開滿花朵。

夏天的烈日在我心底照耀，

我工作着哼着「杭唷」的高調，熱誠是一星一星的火花，一次比一次旺在心頭燃燒。

現在我黑髮將在秋風裏凋零，寂寞淒涼也偷偷襲上我底心，看西風把落葉一堆堆的掃盡，却掃不掉我心園裏那堆陰影。

我要捧起那顆掛滿陰影的心，靜待着朔風奏起送葬的哀音，

衛記得那次寫到這裏，因為接不下去，重看一遍又覺得十分無聊，所以不等寫完連稿子都給撕了。今天在船上倚着欄干暗暗背了一遍，忽然覺得可以那樣繼續下去：

我還等着，等着嚴冬的降臨，等它在我心上結上一層堅冰。

衛唸了幾遍，不覺黯然。海濤把她的每聲歎息吞下，天上月亮愈明，海風也愈欺人，衛把帶去的斗篷輕輕披上。

五

是深秋的傍晚，天空上的雲彩燦爛得使人想起織女纖手製成的天衣，太陽的餘輝在草地上和樹梢頭輕輕抹上幾層粉紅，西風也不緊，只能偶然使那圍着池塘正低頭靜默的柳樹輕輕搖動。除了一股莫名的淒清使人感覺已經到了深秋外，空氣中一種不平常的恬靜與柔和，使人更容易記起初夏的景色來，雖然現在合歡樹連葉子都眼看落盡，已再不能送出那股清悠的甜香來了。

衛用過晚飯，預備把今天洗澡換下來的衣裳洗淨，同她比較接近的幾位女教授常常笑她太愛操作，但衛總嫌女工們把衣裳洗得太髒。衛明白自己脾氣愈來愈怪僻了，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學得那樣好潔起來，把衣裳洗淨晒在架子上瞧瞧覺得十分妥當才放心離開。每晚衛總喜歡從女教授住宅踱步出來，繞過草場往後面那個大園子裏去求片刻的安靜。今天衛正走了一半路，前面遠遠有人跑過來叫着：

「阿梅！阿梅！」

衛忽然渾身煩燥起來，以為是那位同學有意侮辱叫她「Old maid! Old maid!」後來聽得遠遠有人答應，是大四學生李肖梅的聲音，同李肖梅熟稔的人都叫她「阿梅」的。衛悟過來是自己錯聽了。

那樣神經過敏是衛現在常有的事，同十幾年前

在這裏做學生時爽直愉快不管一切的脾氣倒成了極妙的對照。衛現在繞着草場過去，看見圖書館裏的燈火已經亮了，到了園子裏，暮色已從四圍合攏。穿過玫瑰架子，有兩個學生迎面走來，向衛點頭一笑，又向着圖書館的路上走去了。放在目前的一切情景都容易把衛帶回到十幾年前去，衛明白現在學生們目中的自己已是十幾年前自己眼中的李小姐。衛糊塗起來，不懂那齣滑稽劇的導演者究竟是一命運——還是「偶然」。

衛倚着大樹立定，看幾層霧氣已像輕紗樣的把那座園子緊緊裹住，九月初的蛾眉月已在天際升起，旁邊也有幾顆星星在睜着眼睛。衛張着眼向星空凝眸，覺得雖處在沙漠般荒涼的現實中，竟尚能從大自然裏體會到一點子的柔和。忽然一陣西風掠過，把樹葉子吹下來打得衛一身，一種極度的蕭索像黑影樣投上衛的心底，「冬天到了，」衛打了個寒

嘵嘵錄

鄭逸梅

著九尾龜說部之張春帆，常署漱六山房。按清吳昆田，郝植恭均署漱六山房：可謂鼎足而三。九尾龜凡十二集，敘述至章秋谷赴粵，作全書之結束，自前清光緒二十六年起，至三十二年止，首尾六年，盈篇累牘，字數約在六十萬言以上。然當時無非一時興到之作，固無所謂稿刪，亦無所謂版權也。直至

民國六七年間，春帆受某君之慫恿，擬寫續集二十四卷，首回爲「一席話清談追往事，九尾龜警世續前書」；末回爲「一走章台閒評八寶飯，結全書再見九尾龜」。刊成袖珍本，由國學書室出版，然銷行遠不及前集之普遍。蓋續集有版權，不能如前集之任人翻印，版本多至數十百種也。

昔人別號有極累贅者，如清釋一智署「黃海雲舫護迂客」，明項聖謨署「煙雨樓邊釣鱸客」，清張問陶之「羣仙之不欲昇天者」，元楊維禎之「湖山風月福人」，明鄭

鉉之「閉目率真老人」，清張廷濟之「海嶽庵門下弟子」，清王瀚之「香山如來國主人」，明張君寶之「保和容忍三丰子」，明楊慎之「花朝洞天真逸」，明傅山之「西北之西北老人」，清金農之「百二硯田富翁」，清施鳳起之「太平門裏太平人」，清包世臣之「小倦游閣外史」，而最長者多至二十八字，如清釋成果爲「萬里行脚僧小浮山長統理天下名山風月事兼理仙鶴蠟餉不醒鄉侯」。若列之於今日之小名刺上，則限於篇幅，有不克盡載之虞矣！一笑。

世界末日的預言

繅人

本文摘譯自英國倫敦大學優生學教授哈爾定 (F. B. S. Haldane) 所著之「最後的裁判」 (Last Judgment)。本書以科學的理論，推斷人類數千萬年，甚至數萬萬年後的生命，極為奇詭可喜。但是其內容雖然是這樣的怪誕不可思議，可是却處處不離開科學根據，所以我們不能以其無稽而否定其價值。至於人類的命運是否會如他所說的一樣可怕，則簡直是莫可究詰，誰還能在那麼遼遠的將來，拿牠去和事實印證呢！

下文便是他說到四千萬年後的情形：

現在可以確定地面上的人類已經絕跡，而且簡直沒有任何生物存在了。下文便是這種事變的簡明的紀錄。

當地球上初有人類時，月球每二十九天環繞地球一週。地球上給月球吸引而起的潮水和地球發生了一種磨擦力，使地球的自轉減慢，那便是延長了每天的時間。大約每過一個世紀，每天的時間比較前世紀延長了不到一秒鐘。自從人類普遍地利用潮水以取得動力後，這種「潮水制動力」便大量地增加了，而每天的時間也急劇地延長了。

同時，世界上人口也因人造食物之發明而日益增多。至公歷五百萬年時，人類已經達到理想的平衡，牠已經和環境完全適合了。個人的生命是三千歲左右，而人們是「快樂」的——這是說他們是依據那些縱慾的天性而生活的。人類的進化停止了，事實上原始人的某幾種器官，例如牙齒（嘴裏的像骨頭一般的硬東西），已經消滅了。新近成功的痛覺的除去便是「人造進化」的實施，可是對於我們這些不以個人為最上的人，則此種步驟之價值是很可疑的。



現在人類的力量大部份用於發展美術，音樂和倫理各方面。但是地球上的大陸有一部份是已經改造過，而且利用潮力在廣大的地方上施用人造熱以改變氣溫。因潮的磨擦力非常地增加，結果每天的時間也因而迅速地延長了，到八百萬年時一日的長度等於從前的兩日。

住在這個地球上的旅客們向來是習慣地不顧慮到一百萬年以後的將來的。但是現在却有少數的人，因為發覺地球的自轉急劇地減慢了，而開始提出向其他行星殖民的建議。所有以前的計劃完全是失敗的。由地球發出的「探險機」多數被空氣磨擦力或被太空中的流星所毀滅。有兩次帶了氧氣設備而在月球上著陸，並且成功地測繪了背着地球那一面的半個月球的地圖，而將其結果用通訊方法傳回地球。不過回來是不可能的，這些人全在月球上死了。

早期的遠征隊所用的「探險機」是大約一百五十呎長的金屬圓筒，由幾哩長的管子中射出。這些管子大都建於高山上，使得「探險機」射出時可以比較地少和空氣磨擦。所有的「探險機」多數是應用火箭原理，使尾部多數的爆炸裝置陸續爆發而推進的。到進入了第二個行星的吸引力範圍內時，可以向下爆炸而減低其下降的速率；且伸出許多軟性的金屬棒以減少著陸時的震動。可是雖然如此，在著陸時遠征隊的生望還是極微的。

在公歷九七二三八四一年，曾有一個遠征隊到達了火星，但是却報告回來說移殖是不可能的。這個行星上面的居民似乎有幾種和我們不同的官能，而能毀滅了這個遠征隊。五十萬年後第一次金星著陸成功，不過隊員們不久即因劇熱和大氣中缺乏氧氣而全數死亡了。

到一七八四六一五一年時，一日的時間竟長到等於古時的四十八倍，而漫漫的長夜變成了非常地冷。白天的溫度升到祇有在屋裏的冷氣裝置下才能忍受。有許多植物，差不多全數是觀賞樹木和花，已經能改變而適合這種新條件。至於較小的植物則以一日為一生，而在夜間則僅能以種子的狀態保存生命。在另一方面，所有非家畜的哺乳動物，禽類和爬蟲全消滅了。爲了熱氣和冷的需要，動力的需要也因而而大量地增加。潮水是被利用了，而每天的時間也更長了。

至二五〇〇〇〇〇年，人類知道地球的末日不過是幾百萬年後的事了。不過大部份人的思想



都以為將來的種族的滅亡與他們無關，而並不想設法阻止這件行將到臨的巨禍。幸虧還有另一部份人的思想和他們的相反，所以金星的遠征更為頻繁了。經過連續的二百八十四次失敗後，有一次着陸成功了，而且在隊員們死亡以前竟能詳細地報告了這個行星上的一切情形，他們的通訊用的是「內紅放射綫」。

有少數人，我們便是他們的後裔，決心以為雖然人們不免死亡，但是人類是必須永遠活下去的。人類要移植金星，唯一的辦法便是把人的體質改變到能够忍受該處的奇熱和稀薄的氧氣；而要辦到這一點，則祇有先在地球上向着這個目的慢慢改進。現在這種業經改良的人已够遠征之用了。由每一代裏選出了最適用的「人種原料」在一萬年裏，經過無數次的化學的和構造的改良，成功了一個進化了的人種，他們祇需要等於地球上所有的十分之一的「氧氣壓力」而體溫則比常人增加了六度。比從前的大得多的「探險機」陸續向金星射出。在一七三四次裏面祇有十一次着陸成功。最初兩次的隊員們全死了，後八次的人便是我們的祖先。另一個「探險機」載的是微生物，用以毀滅金星上原有的一切不利於人類的生物。

我們在金星上的生活史可以不必在這裏詳說了。經過最初的移殖者的奮鬥後，我們終於以一個最高組織的分子的資格，懷着無限的希望，在這裏住了下來。人類的進化已經完全由社會統制着，而且，除了智力已有驚人的進步外，我們還獲得兩種新的官能。第一種使我們能够直接感受無線電波；因此每一個人，無論在他一生中的什麼時候，都在社會的管理和影響之下了。如果沒有牠，我們的羣衆運動是決不能獲得如此一致的步驟的。至於那種新的磁力官能，則在飛行時有很大的價值，因為這裏的大氣是很不透明的。我們的進化是這般地迅速，甚至最後一次由地球來的遠征隊員們竟因體力和智力都差得很遠，不能參加我們的社會，所以祇得把他們留作優生學的試驗品了。

在最後的幾百萬年間，月球漸向地球逼近，最後的慘禍的到來，顯然是不可避免了。爲了月之地之過於逼近，爲地球所吸引而起的月中的潮水力量極大，月球因之而崩解。禍事是突然地發生的。我們由金星觀察着，不過初期的經過也由地球通訊報告，以後則斷絕了信息了。月球上向着



地球這一面的表面突然破裂而噴出大量的白熱的融巖（Lava），因為月球的內部是因無線電的騷動（Radioactivity）而變熱了。當月球繞着赤道走過時，地球上熱帶的溫度驟升至河沼乾涸，植物焦枯的程度。在三天內月球崩解而成一個融巖和塵埃的大環。由地球發來的最後通訊說人類除了在南極大陸外——那裏的冰冠已經融解——全住在地下。月球崩解後數天有許多大塊的碎片落在地球上。當時因為地球給蒸汽和「火山的煙」所包裹，所以我們能看得見的很少，但是後來却可以清楚地看見地球上的熱帶地方已經埋在幾哩深的殞石下面，其餘的地方也為沸騰的洋海和火山的噴流所淹沒了。照這種情形看來，地球上人類的生存是不可能的了。

殞石繼續着向地球落了三五〇〇〇年之久。經過了這個時期後，地球的表面整個變了。繞着熱帶的是一環極高的山脈，這個山脈和南北兩極之間有兩個環形的洋海離隔着。現在地球是可以重新殖民了，我們在金星的已經在進行着這種工作了。

地球再殖民以後，我們的眼光便注意到水星了。牠的巨大的萬有引力當然會毀滅如我們這樣大的身體，可是如果把一切的機構都縮小了則水星上的生活也未嘗是不可能的。因此一種祇有我們四分之一的高度的，短腿而粗骨的侏儒便開始繁殖起來。他們的內部臟器也必須建築得十分堅固。至於擇種的方法是把他們每一代的人都放在一種能够產生人造的引力場的離心力機器裏面轉動着，這機器把不適用的毀滅了而選出適用的人。要把人類的體質改良到能忍受水星裏的苦寒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人建議用一哩長的「探險機」，裏面載着充足的「能」，使移植者們可以取給數百年而不竭；經過這樣長的時間，他們便可以在水星上尋出一種辦法，去解決這種困難了。人們希望着一千個這種「探險機」裏面或者有一個可以平安到達。如果能够成功地佔領了水星，征服其他行星的嘗試便須開始了。

此後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年，我們的太陽系將經過一個比現在的更多許多星體的空間。到時我們或者會和另一太陽系的一顆行星逼近得可以嘗試着陸也說不定。我們的意見以為到那個時候，在這個宇宙裏面所有一切有利於生活的事物都應該受人類的支配。如果這種意見能够實現——甚至祇要大約地實現了，則我們剛才所目覩的世界末日便成為完全無足輕重的閒事了。



野蕪

師陀

十



武陽鋼說的是真話，二順的確被迷住了。更因爲人津津樂道，這事好比生了腿似的，很快便傳入流光大娘的耳朵。就在捕役到南莊的一天，半晌時候，一個白沙集女人去看親戚，經過穆家寨，要買兩隻甜瓜送給老娘，于是跟流光大娘坐在柳樹底下閒聊起來。其初談的無非是東家長西家短，漸漸的那女人忍不住了。她的話是出門時候就準備好的，它們在心裏鼓動她，她的舌頭早已發癢。

『可說的，大娘，』她戲了個空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坐下就忘！聽說你要做老岳母了，我還忘了給你道喜呢。』

『怎麼來的個岳母？』老媽媽吃了一驚。

『哎喲，我的老奶奶！你還瞞我：怎麼來的個岳母？可不是顧老二要娶你們嬌姑娘嗎。你要瞞也瞞不住，我看你不如爽快認下，到時候請我來吃喜酒！』

『我壓根就沒聽見過，這是誰說的？』

『我們集上人全知道，好奶奶，三尺小孩都知道！我通統講給你罷——我給你報個喜，你可別怪我多嘴——顧老二整天不在家，人家說半夜裏他還望你這邊跑……』

晴天一聲霹靂，流光大娘給呆住了。接着臉上一陣紅，像新染紅布似的紅，她急急掙扎着站起來——她跌下去，可是終於從地上爬起來。『我還沒有說完啦，大娘！』那個傻女人在後面叫道。老媽媽全然沒有聽見，恰似後腦上挨了一棍，她的兩耳轟鳴，眼前昏黑。顧二順要娶她的女兒，而她——她的獨一的女兒結交上一個土匪，並且要嫁給他，這難道可能嗎？

她蹣跚着回到家裏，連熱帶急，出了一身的汗。其實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怎



麼走回去的。屋當門地上鋪一條席，嬌姐正側着身子綫在那裏裝被窩，嘴裏一面悠然哼着小曲。被窩蓋了一季，髒髒了，要在伏天以前洗漿過收藏起來。

『媽，你怎麼就回來了？』聽見她的腳步聲，嬌姐漫不經意的問。

流光大娘心頭上原是一窩的火，她所以急急跑回來，爲的是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平常她雖然依重女兒，她的全部生活慾望雖然暗中處處受女兒支持，事到臨頭，她却仍舊是這家庭的主人，她必須維持自己的安靜地位，爲女兒的將來着想，她得顧及家聲清白。可是等到親自站在嬌姐前面，她登時清醒過來。她發見她女兒跟往日自己心目中的那個不同了。往日的那個是從她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她們可以無話不說，儘管她幾乎成了自己的靈魂，她可終究是她的孩子，譬如從老樹上分植出來的小樹，她只把女兒看成自己的附屬品。而現在的這個——她不知道這種地位是怎麼突然改變的，隱隱中像有一種力量推開她，她覺得這個蜷伏在那裏縫被窩的是一個獨立的女子：長髮，年青，鮮躍，然而有她自己的主意，不絕對附屬於她。這是個大打擊，她不作聲站了一會，忽然一陣暈眩，手脚失掉了力氣，於是又搖搖擺擺向暗間走去。

『媽，』聽見她沒有言語，嬌姐坐起來叫了一聲：『你回來老鵝不會糟蹋瓜嗎？』

老媽媽當然沒有好聲氣，在裏面狠狠說道：

『糟蹋，教牠糟蹋！』

嬌姐手上的線用完了，另外換了一條，一面輕輕嘆口氣，用極悅耳的腔調低聲重複道：『教牠糟蹋！』將針朝鬢角上畫了一下，于是伏下身子又從新唱起來：

一思二爹娘，爹娘無主張——

孩兒親事，全在您上身，

怎不趕嫁妝？怎不趕嫁妝？

二思奴公婆，公婆有差錯——
男大女大，應當相配合，
怎不來娶我？怎不來娶我？

這孤單坐落在荒野上的人家正在近午的光耀與靜寂中，風息雖然被河柳遮着，屋子裏却相當涼爽。空中游動着的歌聲是散漫的，並不按正當腔調，並且時常中斷，即在院子裏也能聽出唱歌人是在爲破除心焦而唱。嬌姐心思的確不在歌上面，甚至不在屋子裏，不在目前跟她有關係的人及任何事情上面，連歌的意思都沒有去想。她的心靈正像歌聲一樣輕逸，可是比較活躍。許多久遠的景象從新出現在她前面，很雜亂，像不連貫的畫片，一張一張滑過去，絲毫不留痕跡，然而色彩總很鮮耀清明。有時候她覺得自己一個人在路上走着，田野寂然向遠處展開，鳥兒啾啾飛鳴，路旁的草結了實，迎面駛來一輛大車，她站在路旁讓大車走過；忽然她又又在傾着身子觀察一隻極大的瓜：這瓜在瓜地長着，剛開花時候她就發見了牠，以後便每天去看一遍，覺得牠的黑油油的皮十分教人留連；接着閃她又又在姥姥家裏：天早已黑下來，星斗開始出現，地裏堆着剛割倒的麥子，她和同伴們正回到村莊裏去，喜躍着，奔跑着，叫嚷着，遠遠的有人呼喊，於是在另外一條路上嘻笑的孩子們靜下來，有幾個齊聲在暗中向喊叫者回應；再接着她又站在屋後的崗子上，陽光明靜的照着大河，風吹動她的布衫，極目之處，青烟從河柳後面冒起來，隨後她自己織入了風景……她懷着這種輕快心情做完活，將被窩疊起來，然後上廚房燒飯，始終沒有想到流光大娘在爲她痛苦。

「媽，」她把飯送進去時候叫道：「你起來罷——你看飯都給你站來了。」
她以爲流光大娘睡熟了。

老媽媽其實是醒着的。當初只因一股氣惱鬱在心裏，加上天熱，突然感到氣力接不上，她便忙忙走



進來朝大床上倒下去。可是既躺下之後，她心裏便成了個戰場，許多思想紛紛找上了她。一時她厭惡的想道：二順王八羔子來看見她，口講的那麼甜，原來爲了這個事情！一時又恨恨的在心裏說：她受苦受罪，好不容易把嬌姐撫養成成人，哪知道竟這樣不給她掙臉。恨到極處她便發狠給女兒一條繩，索性讓她吊死。不過這恨到底是假的，馬上她又祝告是那個白沙集的賤女人說謊。可是她從這祝告上却得不到安慰，因爲差不多同時別的思想又頂了它的位置，顧二順的影子從新在她心裏出現，她看見他要毀壞她的家，不可測知的危險向她逼過來。漸漸的她不能想了，支持不住了，加上嬌姐在外面唱歌給她的刺激，她覺得天旋地轉，頭像山一樣重，身子像被火燒着似的直朝下沉。可是那個說不出的鬼却不讓她安靜，他磨難她，他教她想，教她吃苦。到後來她只好緊閉眼睛，讓那些模糊思想任意在眼前浮動。她不知道自己前後在這苦悶共過了多少時間，直到女兒叫她，她轉過去臉朝牆，可是沒有說話。

嬌姐看見她臉色發紫，額上聚着黃豆大的汗珠在那裏喘氣，不禁嚇了一跳。她把飯放到床頭桌子上，趕緊走過去問道：

「媽，你不舒服嗎？」

老媽媽推開了她——恰當的說，也許應該說向她做了個手勢。

「要死——死了你嫁人！」這聲音微弱的在喉嚨裏響着，像發譫嚶。「水——拿水！」她接着說。嬌姐現在確信流光大娘在外面得了病，馬上跑到廚房裏端來一大碗茶，扶住頭餒下去，然後找手巾給她擦了額上的汗。

「現在你覺得好點嗎，媽？」她坐在床沿上問。

流光大娘所答非所問的合着眼說：

「我死了好，我死了你有福。活着擋你的路，死了你好乾乾淨淨的嫁人；我一倒頭，你就拜堂，把野男人叫到家裏來，反正是一班吹鼓手，你也不用在我活着時候偷偷摸摸養漢子。」

「媽！你這是怎麼啦？」嬌姐發急道。

「我好着的！」



『我心裏舒服！』流光大娘提高了聲音。『你嫌我死的慢，等不及，』她接着說。『現在我死了，正合你的意，你趕快去嫁給那個土匪頭，也不用怨爹娘。你也不用服孝，我也沒有好好的打發你！』

嬌姐聽出流光大娘話中有話，臉不覺一紅。接着她硬着頭皮說：

『媽，你有話你說罷，別儘冷一句熱一句的折磨我。』

『我敢折磨你？』流光大娘說；『你現在成了閨女精，只要你不折磨我，那怕我在神靈前面燒長香還來不及的。』

『你剛才遇見誰？』

『遇見人！你還怕人家說你嗎？』

『我誰都不怕！』

『你誰都怕！既然有臉養漢子，你還怕誰？』

嬌姐慢慢逢着了絕路，情勢不容她躲閃，加以流光大娘觸怒了她，因此她把心一橫，厥然從床上站起來。

『媽，』她叫了一聲道：『你別怪我說這個話，這可是你逼我說的：我養了。我一定嫁給他，哪怕他不要我。』

流光大娘是一直合着眼的，現在她不得不睜開了，臉上帶着說不出的驚恐。在先她的神志在一種混亂狀態中，雖然沒有力氣，她却只管將自己所感到的苦悶吐出來。她沒有料到這種後果。這在牀前站着的正是她的女兒——不，這是她死去的丈夫流光大爺的女兒，她知道她說得出做得到，她的決定不會改變。現在她的親生女兒明白表示要離開她，她過去那樣愛她，那樣關心她的將來，以至以她的生命爲自己的生命，以她的希望爲自己的希望，在她身上耗盡了心血，那麼她——一個苦無依的寡婦所求的是甚麼呢？她曾經存過一點爲自己的心嗎？她曾經有一刻不爲她想嗎？她唯一的希望只是她將來嫁個好丈夫，日後有了外孫，香甜的喊她幾聲姥姥；她住在他們家里，替他們管理家務了却殘年。可是她得的報酬

是什麼啊！她的唯一女兒結交一個土匪——這是逮住要被砍頭的，甚至可能牽連到她的家產被查封，她自己也要坐牢的，而女兒事先竟一聲都未向她提過；直到現在她問起來，她——她的女兒還挺挺站在那裏，絲毫沒有認錯或同情的表示。想到這裏，她突然感到無限軟弱，於是伸出手去抓住嬌姐，眼淚一串的滾了下來。

『你真心腸硬，嫁給他嗎，傻孩子？』她乞憐的搖着嬌姐的手。這個『他』所指的是誰，母女兩個明白。

嬌姐臉色蒼白，直直的望着旁邊沒有動彈。

『你要是跟他去，我不阻當你；我只怪我的命苦。』流光大娘接着哽咽說。『我一時心裏難過罵了你，可是你也爲你媽想想，她爲的甚麼呢？當初你爹浪蕩時候，他打我，罵我，我忍受下來，誰都不埋怨；你爹在外面輸了錢，你大伯跟大娘冷言冷語，我也忍受下來，誰都不埋怨；一個空房子就咱娘兒倆，你還在吃奶，我一個人哭。這都爲的甚麼？我不能一條繩子去吊死嗎？只因爲捨不得撇開你，我熬下來。現在沒有了爹，到了我這種年紀，滿眼的看着你這個女兒，你想我可能害你，除開你我還依靠別的誰？』

老媽媽越說越慟，說到傷心處止不住大放悲聲。嬌姐站在旁邊聽着，顫抖着，接着她扑過去，把臉埋在老人家的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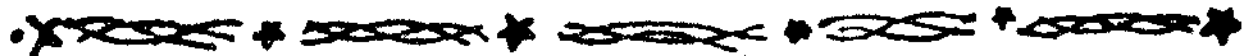
『媽，你停一會再說罷。我錯了，可是我只錯這一回。我一輩子不離開你。』

流光大娘用手抹着她的頭，慢慢的止住了哭道：

『你媽心裏過，孩子。』

『我也難過呀！』她把臉壓的更緊一點。

老媽媽用完了力氣，果然合上眼不作聲了，嬌姐守着她，直到看見她睡過去才走出來。她的所謂難過並不是真的有什麼感觸，她也不爲失足于二順後悔——她爲甚麼要後悔呢？既然他是個好人，她愛他，而當時又不曾反抗他。她惟一難過的就是當時她沒有爲母親着想，她沒有顧慮到嫁給二順的種種難題



：離開母親是辦不到的，她不敢設想母親一個人怎樣過日子，同時老媽媽又把二順當作蝎子，避之惟恐不遠。可是她馬上就決定了：母親當初爲她吃過苦，以後她要吃同樣的或更大的苦作爲報答。

她走出來便在當門桌子旁邊坐下，一隻手托着頭，嘴唇緊緊閉着，眼睛堅定的凝視着前面地上。她這樣直坐到夜深，除了給流光大娘送茶始終沒有動過。

一個響聲忽然驚醒了她——一塊瓦片落到院子裏的聲音，這是二順同她約定的暗號——她冷靜的聽了一會，然後悄悄的走出去。這天晚上天上有一層薄雲。藉着微弱的月光，她看見二順正站在他們先前常見面的老地方，一個被雨水冲塌的牆缺那里。她一直走過。二順伸過手來預備把她接過牆那邊，可是她搖頭拒絕了。

「你怎麼了，今個？」二順笑着低聲問，覺得她的臉色跟往日不同。

嬌姐簡潔的說道——如果是在平日，這種平靜聲調連她自己都要驚異的——

「我媽知道了。」

二順吃驚的對她打量一會。

「知道了？」

「嗯。」

「那怎麼樣？」

「不怎麼樣……」

她向下面看了看，接着又抬起頭道：

「以後你別來了。」

「你這是甚麼意思？」

「沒有意思，就是你別來。」

「我不來！……」他狠狠吐出這幾個字，伸手想抓住她。

她躲閃着朝後退了一步，向屋子裏聽着。



「你走罷！」她揮着手，然後轉身走了。

二順想把她喊回來——縱然不顧他跑十多里路，他不在乎這點辛苦，她總應該給他個明白理由，她不應該用一句簡單話永遠打發開他——『這到底是爲什麼呀，這是？』他真想這樣大聲喊，可是他像在做夢，他的喉嚨塞住了，他的舌頭僵了，他一個字都吐不出。他在牆缺那里站着，直望着她走進去，連頭都不回的關上了門。他聽見門門在裏面的響動聲，忽然全身發動一種說不出的力氣，他抓住牆頭搖着。（這院牆的缺口只有胸部高，以他的近乎原始人的野蠻力量，他很可以跳過去，把門打開，甚至放一把房子燒掉，可是他不敢在這個生着黑臉蛋的女子前面放肆，他的一切野性都不是爲她生的。）接着他往牆頭上蹣了一拳，翻轉身直朝原路走去。

『我別來！我要來，我要天天來！』他在心裏喊。

他不曾留心自己走的是路或是沙灘，有時候他覺得高上去，有時候又低下去，有時候又有樹枝勾他的腿，他什麼都不管，也不看，只一直往前衝。『嚇，不教我來！你媽知道了！我要來，我要讓她知道，我要娶你的呀！』他反覆在心裏叫。他不知道一共走過多少路，漸漸他覺得熱，脫個光脊梁——假使有人看見，一定會猜想他有一件緊急事情正趕去辦。

可是就在這時候他突然收住脚步，迎面一連串的鎗聲響了，子彈像蝗虫似的從他旁邊飛過去。靠着平時訓練出來的驚覺心，他馬上躺下去，並且對着鎗聲起處還了火。

這當然是一種錯誤，他開鎗直等於告訴對方他帶着傢伙，並且沒有受傷。平常他決不會這樣慌亂失措；他要裝的像真的受了傷似的倒下去，等到把敵人誘騙過來，然後將他們打倒。現在他冷靜下來了。他看出自己是躺在大河裏，離白沙集不遠，前面一片山春柳，就是剛才向他開鎗的人躲着的地方。大河上是一片靜寂。在極遠處一抹河柳的黑影上空，雲彩顯出黃色，月亮分明正從那里落下去。一隻鷗饑饉的叫着從他頭上飛過。風順着廣闊的河面吹過來，他禁不打了個寒戰。接着他將耳朵貼到沙上，從遠處傳來一陣瑟瑟聲，他抬起頭，看見有兩個人正弓着腰向河岸那邊逃奔。於是他第二次開了鎗，意思是讓他們跑的快點。他並沒有追趕。

獨行無侶，思念不盡；身像無翅的呆鳥，要想奮飛，那裏搬得動這笨重的身軀。雖然，「孤島」的絕題，不見於古籍，到現在又成了遺響。可是山山水水，事事都被牽制，行動更生荆棘，飛渡既不能，跨越也不可；思念不盡的時候，意識中就造了一頂巨大的橋樑，沒有鐵蒺藜，用不着吊索，所有的是暢通無阻的往往來來，車水馬龍，行人如織。而我也踽行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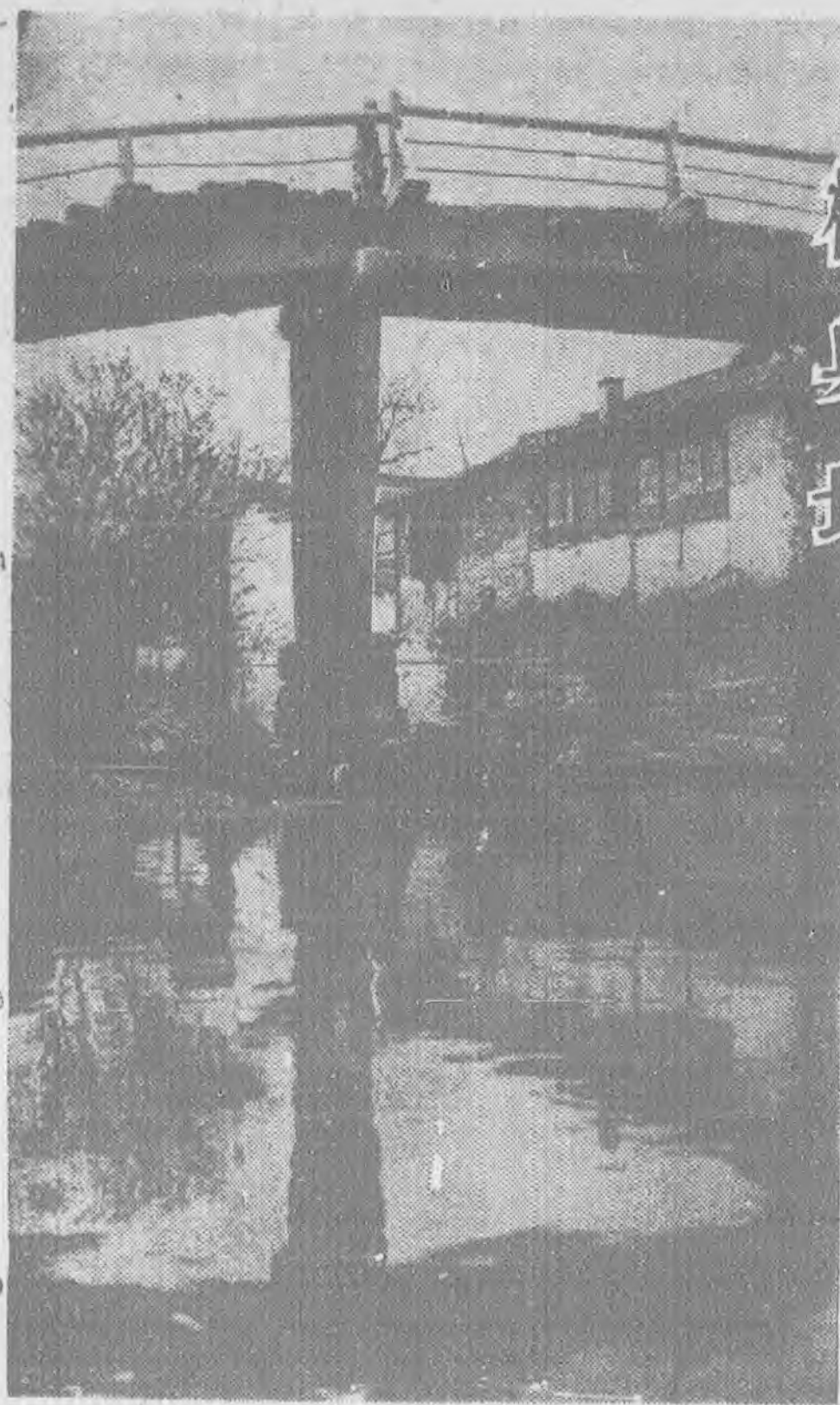
，俯視橋影，仰看遠來的塔頂，在和悅的陽光下，歡愉的喊呼吧！

倘使說，這是幻想，我絕對否認，並須要大聲的申明，我正清醒着。同時深信每個人都存有這種信念，期待着將來。

但何處有塔，何處有橋？我將開始寂寞的旅行，去尋求回答。

橋與塔

匡沙



擺在面前，路程是怎樣的險阻，行徑又怎樣的曲折，而第一個正確詳實的答案：臨險而無懼，曲折以求伸。腳跡所經履的，筆尖所趨向的，本是一致；瞻視與回顧，可以明白自己的地位；環境的困頓，足以增加堅韌的決意。

在熱夢塔的解放與橋的自由，總不能禁止我追懷往昔。倘使思想可以征服，則橋與塔，將失去存在的地位。

小時，我愛搜集橋與塔

的畫片，到現在還是癖愛得很。世上有不少瑰麗偉大的建築工程，橋與塔的構造，也佔據了重要的部份。當初，我決不估計這些的價值，祇覺得那些奇麗的構結，巨大的氣魄，直使我寶愛無已。

橋，它的形式：不論是代表現代工程的舊金山的世界第一大橋，倫敦的塔橋，具有美麗形式的頤和園的石橋，川藏邊邑，越過山峽的藤橋和索橋，再則是鄉村僻處，綠楊半遮的流水板橋。只要稍爲留意，橋的功用，就在我們腳底，感到無限的親切與便利。我希望着，祇要白林海峽和英倫海峽，被工程師精密敏慧的腦筋所克服，架上了兩座恐龍的脊骨，則世界的大陸，已聯繫在一起。還有塔，不論是中外的鐵塔（開封的鐵塔與巴黎的鐵塔）。顯示奇蹟的歪塔，表示帝皇尊嚴的金字塔，爲宗教而流血的白骨塔，甚至於豎了一根短短的石柱——超薦幽魂的蓮座。塔的工程，以高出地面三百米突的巴黎鐵塔來說，它所施用在底層爲人所不見的工程，決不減少於矗立地面的塔的高峯。

上述的畫面，我如懷瑾寶的收藏着。

對於塔和橋的愛好與志趣，我感覺到兩種鬼魅崇高的象徵，喚起人類向上的意識，它永遠不會受到壓制與侵蝕的危害。

可惜有一張不會攝取畫面，至今還遺在荒郊，是一座危橋與古塔。它們有應得的讚美與景仰：

塔，聳立在橋之旁，雖蒼老了，殘蝕了總以筆樣直的軀幹，站在弧形的橋邊。橋邊有塔，塔下有橋，清光日暖，寒雨黃昏，它倆的形影不離，成了無言的知交。日當中午，橋影正像一張拉得滿的鐵胎弓，祇要扣上筆直的塔身，勢將射破蒼穹去。

將意志拋向天空，岸然的獨立着，不依賴任何的勢力，不受任何的阻礙，自由地向清潔明朗的天空伸展；不怕暴風襲頂，不畏烈日炙身，時有白雲盤桓，鷹隼飛徊，野鴿僑居，行人仰看。沒有崇高的信念，決不能矯矯於雲表，磅礴於天際。愛自由者不僅自身要爭取極端的自由，還使他人獲得充分的自由，捐損他人，滿足自己，即使有美麗的粉飾，決不能逃避「自由戕賊」的惡名。塔，矯矯於雲表，磅礴於天際，具有崇高的信念，使人永懷着無限的景從，在遠處已可遙望着。

我想，塔下一定要有橋，橋旁一定要有塔，即使不在相隣處，它們總能遙遙呼應，貫通情懷，歸納在同一的目標上，行道者總是聯絡在一起。

的。

（倘使說個故事的話，塔，該是殉道者的化身，橋是他精神所胚育的雛型。

（若干年前，這殉道者每日要經過這廣闊的河流，每次總感到濟渡的困難，每次發願要建造一個便行人的工具。他埋下了這顆善願——不幸這個發善願的人沉埋在河之底了，他的精靈化為塔。

（我所要說這個不幸的結果，無非爲了增加我這故事的真實性。總之出於古典也吧！出於杜撰也吧！）

我將爲橋謳歌。

世界上有不少的河流大川，縱橫貫穿了大地的腹膜，把各地的情勢都遮隔了。而橋，在這時便產生了一種力量，它以堅強的鈎練，把兩處大陸融併在一塊兒。橋，不管它是耗用了多少時光，物力，人力竟至犧牲許多生命換來的一座大橋，它橫臥在江面像一條巨龍，背上承着轆轤的車輪，俯視秋潮的澎湃，雄魂的江波，於是它也激昂地歌了。有的僅以一個人的力量，從近處搬來了一塊倒了的墓碑，攔在窄窄的溪床之上，也可渡過往來的行人。一泓清流，淺淺地，緩緩地流去；被橋影一彎輕抱，低吻孩子盈盈的漣漪，撫

拂散亂的髮額。時來草水綠，它默默地馱了稀稀的往來的足跡，幽靜地也欣欣低吟。橋，我們不去估計它的形式的美醜，功效的多寡，可是它的目的，一樣地爲了便利行人的跋涉，東西，南北，暢通無阻的往來。

橋，爲了便利別人的幸福，減輕旅人的困難，自己就屈躬駝背的忍受無底的踐踏，踐踏，踐踏。它具了艱苦卓絕的操守，忘了本身的一切。一葉葦航，可以涉險波，濟大川，浮泛於湖海間，橋的本質，也就在此了。

以行爲橋，可以通濟一切；以意志爲塔，可獲得崇高的信念。這兩者應該並存，不可互易。倘使在平地上面，造起一頂橋來，那有什麼功用呢？若把塔建築在山凹之內，也難見它的聳高的軀幹了。

我們捨棄了有形的塔與橋，思想上由媒介而發生的信仰，決不是鐵蒺藜所能妨礙的，也不是Pigs可以阻止的。有的，暢通無阻的往來，在欣愉和悅的陽光下，歡忭的呼喊吧！倘使思想可由征剿而盡，則一個笨拙的喇叭手，被譽爲世界上最好的歌唱者了。

在熱夢塔的解放與橋的自由，總不能禁止我追

懷往昔。現在我的「追懷往昔」，已盡於此了，話又得說回頭來。上面的一本小小的專集，現在也遠離了我。反正，我也不在切念中了。從前由兩路管理局發行的導遊用的「東南塔影集」。還有中美圖書公司經售的「中國的橋樑」，上二書雖為我所愛好，決沒有苛求佔有的心理。隨手披閱，過後也就丟去。刻具形式，而求類似，結果往往不能在始料中，我何必捨真實的意義，做了形役與物役呢！根據塔與橋的崇高鬼魅的啓示，在聖人，哲者之前，相存相共在一起，不見得自己的渺小；在相反的情形之下，也顯不見自己的崇高。

高。讚美塔與橋的美觀與高潔，首先還是探求它化費在基石與沉箱的工程，等到橫臥於江面的橋身，高入雲際的塔峯，已經是緒之餘的工作，世上沒有一種懸空的建築，有者，不是雲幻，就是蜃樓。我們日常相處，有非目力所見的，可是在我們的感受上，總覺得一種偉大的感召力，是橋？是塔？不可以名字，不可以形具，不過她超越人類的理智與崇高的精神，是橋，也是塔。

我寂寞的旅行還沒有完成，因為這不是最滿意的答案。

三二・十一・二六晨再改

曉 曉 錄

鄭逸梅

予愛梅成癖，因顏書室曰「梅龍」

。考古之以梅為齋名者，元有王冕之梅花屋；明有朱升之梅花初月樓，何之杰之梅花樓，羅宗之梅溪書室，馬鐸之梅巖書室；清有謝庸之梅石庵，計楠之梅花西舍，吳甯壽之梅花書屋，陸鼎之梅葉閣，孫淳之梅館居，馬曰琯之梅寮，陳蔚之梅綠書室。而香友吳湖帆之梅景書屋，鄭子襄之梅花館，足以後先媲美也。

予近來頗思學佛，惜根基淺，未能得其妙奧耳！偶誦前人句：「老有性情依佛火，窮無涕淚灑神州，」不啻為予而發。

西藥中有所謂雙養水者，用以滌創患處，取其純潔也。據石盒見告，書畫嫌幅有污點，以雙養水洗刷之，了無痕跡。

予僅知有鹹水妹，不知尚有澹水妹之稱，曾見十華小築詩鈔，有澹水妹一詩，其小引云：「妹有澹水鹹水之分，鹹汚而澹潔，多香港女為之。泰西人藉

供巾櫛之役。」所謂澹水妹者，其殆如平康中之清信歟？

予曩居滬南，密邇「也是園」，嘗遊憩其地，固絕妙邱壑也。按請常熟錢曾名其家園曰「也是園」，則早已有斯名矣。

近讀休甯余古香詩，頗有愜予意而耐玩索者，如云：「帖臨縮本花爭媚，詩比行軍律更嚴」，又云：「庭草芊緜蝴蝶醉，海風搖落荔枝輕」，又云：「暝色入檐江樹黑，清談臨水佛燈紅」，有放翁意味。

長篇連載

連環套

張愛玲

霓喜自從跟了寶堯芳，陡然覺得天地一寬。一樣是店堂樓，這藥材店便與雅赫雅的綢緞店大不相同，屋宇敞亮，自不待言，那寶堯芳業已把他妻女人等送回原籍去了，店裏除却夥計，另使喚着一房人口，家下便是霓喜爲大。寶堯芳有個兒子名喚銀官，年方九歲，單把他留在身邊，聘了先生教他讀書記賬。霓喜估量着寶堯芳已是風中之燭，要作個天長地久的打算，蓄意要把她女兒瑟梨塔配與銀官，初時不過是一句戲言，漸漸認真起來，無日無夜口中嘈嘈着，寶堯芳只得含糊應承了。當時兩人雖是露水夫妻，各帶着各的孩子，却也一心一意過起日子來。霓喜黃烘烘戴一頭金首飾。她兩個孩子，吉美與瑟梨塔，霓喜忌諱說是雜種人，與銀官一般袍兒套兒打扮起來。修道院的尼僧，霓喜嫌她們勢利，賭氣不睬她們了。舊時的小姊妹，又覺出身志低，來往起來，被店裏夥計睨在眼裏，連帶的把老板娘也看扁了。寶家一班親戚，怕惹是非，又躲得遠遠的，不去兜攬她，以此也覺寂寞。

霓喜日長無事，操作慣了的，如今呼奴使婢，茶來伸手，飯來張口，閒得不耐煩了，心裏自有一宗不足處，此時反倒想起雅赫雅的好處來，幸得眼前有個崔玉銘，兩個打得火一般熱。霓喜暗地裏貼他錢，初時偷偷的貼，出手且是爽快，落後見寶堯芳不恹的計較這些事，她倒又心疼錢起來。玉銘眼皮子淺，見什麼要什麼，要十回只與他一回，在霓喜已是慷慨萬分了。她一輩子與人厮混，只有拿的，沒有給的份兒；難得給一下，給得不漂亮，受之者心裏也不舒服，霓喜却見不到這些。

玉銘手頭有幾個閒錢，裏裏外外連小衫袴都換了綢的，尖鞋淨襪，紮括得自與衆人不同，三天兩天買了花生瓜子龍蛋甜薑請客，哄得吉美瑟梨塔趕着他只叫大哥。

霓喜對於自己的孩子們雖不避忌，有時不免嫌那銀官礙眼。一日，寶堯芳在洋台上放張藤榻打中覺，霓喜手撐着玻璃門，看小丫頭在風爐上煨菡蓂湯，玉銘蹣手蹣腳走上樓來，向裏屋一鑽，霓喜便跟了進去。恰巧銀官三不知撞了來問菡蓂湯煮好了不曾，先生吃了點心要出去看朋友哩。丫頭喝叫他禁聲，道：「你爹娘都在睡覺。」銀官向屋裏探了探頭道：「爹在洋台上，還有點風絲兒，娘在屋裏，還放着帳子，可不悶死了！」丫頭攔他不及，霓喜聽見他說話，只做解手模樣，從帳子背後掀簾子出來，問他要什麼。銀官說了。霓喜道：「看你五心煩燥的，恨不得早早的把先生打發走了完事。你這樣念書，念一百年也不中用。把你妹妹許配給你，將來你不成器，辱沒煞人！不長進的東西，叫我哪一個眼睛看得上你？」數落了一頓，又恐驚醒了堯芳，不敢揚聲，暫且捺下一口氣，候到天色已晚，銀官下了學，復又把他拘了來道：「不是我愛管閒事，你不用功，人家不說你不學好，倒要怪我兩個孩子帶着你把心頑野了，我在你爹面上須過不去。我倒要考考你的書！」逼着他把書拿了出來，背與她聽。她閒常看看唱本，頗識得幾個字，當下認真作起先生來，背不出便打，背得出便打岔，把書劈面拋去，罰他跪在樓板上。堯芳心疼兒子，當面未和霓喜頂撞，只說這孩子天分差些，不叫他念書了，把他送到一個內姪的店鋪裏去學生意。霓喜此時却又捨不得丟開手，只怕銀官跳出了她的掌握，日後她操縱不了寶家的產業，因又轉過臉來，百般護惜，口口聲聲說他年紀太小了，不放心他出去，堯芳無奈，找了他那內姪來親自與她說項，霓喜見是他老婆的姪子，存心要耍弄他，孩子便讓他領去了，她拎着水菓籃子替換衣裳，只做看孩子，一禮拜也要到他店裏去走個五七遍。

喜得那兩天崔玉銘下鄉探母去了，不在跟前。玉銘回來的時候，如何容得下旁人。第一天到香港，夥計們沾了酒與他接風，他借酒蓋住了臉，便在樓下拍桌子大罵起來，一腳踏在板凳上，說道：「我們老板好欺負，我們穿青衣，抱黑柱，不是那吃糧不管事的人，拚着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替我們老板出這口氣！」堯芳那天不在家，他內姪在樓上聽見此話，好生不安，霓喜忙替他穿衣戴帽，把他撮哄了出去，道：「不知那個夥計在外頭噎醉了，回來發酒瘋，等你姑夫回來了，看我不告訴他！」那內姪去了，玉銘歪歪斜斜走了上來，霓喜趕着他打，道：「不要臉的東西，輪得着你吃醋！」

心裏去長草罷的。

這甯喜在同春堂一住五年，又添了兩個兒女。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外間雖有些閒話，堯芳只是不做聲，旁人也說不進話去。甯喜的境遇日漸寬綽，心地却一日窄似一日。每逢堯芳和鄉下他家裏有書信來往，或是趁便帶些鹹魚臘肉，甯喜必定和他相依，唯恐他寄錢回家，每每把書信截了下來，自己看不完全，央人解與她聽，又信不過人家。

這一日，鄉下來了個人，甯喜疑心是堯芳的老婆差了來要錢的，心中不悅，只因堯芳身子有些不適，才吃了藥躺下了，一時不便和他發作，走到廚房裏來找碴兒罵人。碗廚上有個玻璃罐，插着幾把毛竹筷子，甯喜抽出幾隻來看看道：「叫你們別把筷子擱到油鍋裏去，把筷子頭上都炙糊了，炙焦了又得換新的。想盡方法作踐東西，你老板不說你們不會過日子，還當我開花賬，昧下了私房錢哩！」其實這幾雙筷子，雖有些是黑了半截，却也有幾隻簇嶄新的。甯喜詫異道：「這新的是哪兒來的？我新買了一把收在那裏，也不同我說一聲，就混拖着用了？」那老媽子也厲害，當時並不做聲。甯喜急忙拉開抽屜看時，新置的那一束毛竹筷依然原封未動。老媽子這才慢條斯理說道：「是我把筷子燒焦了，怕奶奶生氣，賠了你兩雙。」甯喜不得下台，頓時腮邊一點紅起，紫漲了面皮，指着她罵道：「你賠，你賠，你拿錢來訛着我！你一個幫人家的，哪兒來的這麼些錢？不是我管家，由得你們踢天弄井；既撞到我手裏，道不得輕輕放過了你們！你們在寶家待了這些年，把他家的錢賺得肥肥的，今日之下倒拿錢來堵我的嘴！」那老媽子冷笑了一聲道：「原是什么呢，錢賺飽了，也該走了，再不走，在舊奶奶手裏賺的錢，都要在新奶奶手裏貼光了！」甯喜便叫她滾，她道：「辭工我是要辭的，我到老板跟前辭去。」甯喜跳腳道：「你別抬出老板來吓唬我，雖說一日爲夫，終身是主，他哪，我要他坐着死，他不敢睡着死！你們一個個的別自以爲你們來在我先，你看我叫你們都滾蛋！」

跳了一陣，逼那老媽子立時三刻捲鋪蓋，老媽子到下房去了半晌，甯喜待要去催，走到門首，聽見這老媽子央一個同事的幫她打鋪蓋，兩人一遞一聲說道：「八輩子沒用過傭人，也沒見這樣的施排！狂的通沒個褶兒！可憐我們老板給迷得失魂落魄的，也是一把年紀，半世爲人了，男人的事，真是

難講。你別說，他自己心裏也明白，親戚朋友，哪一個不勸？家鄉的信一封一封的寄來，這邊的事敢情那邊比咱們還清楚。他看了信，把自己氣病了，還抵死瞞着她，怕她生氣。你說男人傻起來有多傻！」賈喜聽了此話，倒是一愣，三腳兩步走開了，靠在樓梯欄干上，樓梯上橫搭着竹竿，上面掛一隻鳥籠，她把鳥籠格子裏塞着的一片青菜葉拈在手中，逗那鳥兒，又聽屋裏說道：「撐大了眼睛往後瞧罷。有本事在這門子裏待一輩子！有一天惡貫滿盈，大家動了公憤，也由不得老的主了，少不得一條棒攆的她離門離戶的！寶家的人還不會死絕了。」

賈喜撥轉身來往上房走，也忘了手裏還拿着那青菜葉。葉子上有水，冰涼的貼在手心上，她心上也有巴掌大的冰涼的一塊。走到房裏，寶堯芳歪在床上，她向床上一倒，枕着他的腿哭了起來，堯芳推推她，她哭道：「我都知道，誰都恨我，恨不得拿長鍋煮吃了。我都知道！」她一面哭，一面搖撼着，將手伸到懷裏去，他襯衫口袋裏有一疊硬硬的像個對折的信封。她把手按在那口袋上，他把手按在她手上，兩人半晌都不言語。堯芳低低的道：「你放心。我在世一日，不會委屈了你。」賈喜哭道：「我的親人，有一天你要有個山高水低……」堯芳道：「我死了，也不會委屈了你。當初你跟我的時候，我怎麼說來？你安心便了，我自有處置。」賈喜嗚咽道：「我的親人……」自此恩愛愈深。

堯芳的病却是日重一日，看看不起。賈喜衣不解帶侍他，和崔玉銘難得在黑樓梯上捏一捏手親個嘴。這天晚上，堯芳半夜裏醒來，喚了賈喜一聲。賈喜把小茶壺裏對了熱水送過來，他搖搖頭，執住她的手，未曾開言，先淚流滿面。賈喜在他床沿上坐下了，只聽見壁上的掛鐘「滴搭玳搭，滴搭玳搭」走着，鳥籠上蒙着黑布罩子，電燈上蒙着黑布罩子，小黃燈也像在黑罩子裏睡着了。玻璃窗外的月亮，昏昏暗暗的，也像是蒙上了黑布罩子。

堯芳道：「我要去了，你自己諸凡當心。我家裏人多口雜，不是好相與的。銀官同你女兒的親事，只怕他們不依，你也就撻開手算了罷。就連我同你生的兩個孩子，也還是跟着你的好，歸他們撫養，就怕養不大。你的私房東西，保得住便罷，倘若保不住，我自有別的打算。我的兒，你做事須要三

思，你年紀輕輕，拖着四個孩子，千斤重担都是你一個人挑。你的性子，我是知道的，這份相貌，你若嫁個人，房裏還有別的人的，人也容不得你，你也容不得人。我看你還是一夫一妻，揀個趁心的跟了他。你不是不會過日子的，只要夫妻倆一心一計，不怕他不發達。」

一席話直說到寬喜心裏去，不由的紛紛落淚，雖未放聲，却哭得肝腸崩裂。堯芳歇過一口氣來，又道：「我把英皇道的支店給了玉銘。去年冬天在那邊弄了個分店，就是這個打算。地段不大好，可是英皇道的地皮這兩年也漸漸值錢了，都說還要漲。我立了張字據，算是盤給他了，我家裏人決不能說什麼話。」寬喜心頭砰砰亂跳，一時沒聽懂他的意思，及至會過意來，又不知如何對答。她一隻手擦在裏床，俯下身去察看他的神色，他却別過臉去，嘆口氣，更無一語。

鐘停了，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寬喜在時間的荒野裏迷了路。天還沒有亮，遠遠聽見雞啼，歇半天，咯咯叫一聲，然而城中還是黑夜，海上還是黑夜。床上這將死的人，還沒死已經成了神，什麼都明白，什麼都原恕。

寬喜爬在他身上嗚嗚哭着，一直哭到天明。

第二天，堯芳許是因為把心頭的話痛痛快快吐了出來了，反倒好了些。寬喜一夜不會合眼，依舊強打精神，延醫燉藥。尋崔玉銘不見，店裏人回說老板差他上銅鑼灣支店去有事，寬喜猜他是去接查收賬去了，心裏只是不定，恨不得一把將他撿到跟前，問過清楚。午飯後，堯芳那內姪領了銀官來探病，勸寬喜看兩副壽木，沖沖喜。陸續又來了兩個本家，寬喜見了他家的人，心裏就有些嘀咕，偷空將幾件值錢的首飾打了個小包裏，托故出去了一趟，只說到銅鑼灣修道院去找外國大夫來與堯芳打針，徑奔她那唱廣東戲的小姊妹家，把東西寄在她那裏。心中又放不下玉銘，趁便趕到支店裏去找他。黃包車拖到英皇道，果然是個僻靜去處，新開的馬路，沿街憑空起一帶三層樓的房屋，孤伶伶的市房，後頭也是土墩子，對街也是土墩子，乾黃的土墩子上偶而生一棵青綠多刺的瘦仙人掌。乾黃的太陽照在土墩子上，仙人掌的影子漸漸歪了。

寬喜坐在黃包車上尋那同春堂的招牌，尋到末一幢房子，認明字號，跳下車來付錢，這荒涼地段

，難得見到這麼個妖嬈女子，頗有幾個人走出來觀看。崔玉銘慌慌張張鑽出來，一把將她扯到屋子背後，亂山叢裏，埋怨道：「我的娘，你怎麼冒冒失失衝了來？寶家一個個磨拳擦掌要與你作對，你須不是不知道，何苦落個把柄在他們手裏？」霓喜白了他一眼道：「惦記着你嘛！記罷你，倒記罷錯了？」兩人就靠在牆上，黏做一處，難解難分。霓喜細語道：「老的都告訴了我了。究竟是怎麼回事，我還是不懂。」玉銘道：「我也是不懂。」霓喜道：「當真寫了字據？」玉銘點頭。霓喜道：「鑰匙帳簿都交給你？」玉銘點頭。霓喜道：「他對你怎麼說的？」玉銘道：「他沒說什麼，就說他眼看著我成人的，把我當自家子姪看待，叫我以後好好的做生意。」霓喜點頭道：「別說了，說的我心裏酸酸的。我對不起他。」不由得滴下淚來。

玉銘道：「你今兒怎麼得空溜了出來？」霓喜道：「我只說我到修道院裏去請大夫。我看他那神氣，一時還不見得死哩，總還有幾天就擱。我急著要見你一面，和你說兩句話。」兩人又膩了一會，霓喜心裏似火燒一般，拉着他道：「我到店裏看看去，也不知這地方住得住不得——太破爛了也不行。」玉銘道：「今兒個你不能露面，店裏的人，都是舊人，夥計們還不妨事，有個帳房先生，他跟寶家姪兒們有來往的，讓他看見你，不大方便。好在我們也不在乎這一時。」霓喜道：「我看你趁早打發了他，免得生是非。」玉銘道：「我何嘗不這麼想，一時抹不下面子來。」霓喜道：「多給他兩個月的錢，不就結了？」玉銘道：「這兩天亂糟糟的，手頭竟拿不出這筆錢。」霓喜道：「這個容易，明兒我拿根金簪子去換了錢給你。我正嫌它式樣拙了些，換了它，將來重新打。」

當下匆匆別過了玉銘，趕到修道院的附屬醫院去，恰巧她那熟識的醫生出診去了，她不耐久候，趁機又到她那唱戲的乾妹子家跑了一趟，意欲將那根金簪子拿了來。誰知她那小姊妹，一口賴得乾乾淨淨，咬準了說並不會有甚物事寄在她那裏。正是：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霓喜待要與她拚命，又不敢十分嚷出去，氣得簌簌抖，走出門來，一時不得主意，止覺得滿心委屈，萬萬不能回家去伏侍那沒斷氣的人，只有一個迫切的想頭：她要把這原委告訴玉銘，即使不能問他討主意，讓他陪着她生氣也好。

一念之下，立即叫了東洋車，拖到英皇道同春堂。此時天色已晚，土山與市房都成了黑影子，土墩子背後的天是肉潤的青色，生出許多刺惱的小金星。這一排店舖，全都上了門板，惟有同春堂在門板上挖了個小方洞，洞上糊了張紅紙，上寫着「夜半配方，請走後門」。紙背後點着一碗燈，那點紅色的燈光，却紅得有個意思。

霓喜待要繞到後面去，聽那荒地裏，風吹狗叫，心裏未免膽寒，因舉手拍那門板，拍了兩下，有人問找誰，霓喜道：「找姓崔的。」隔了一會，玉銘的聲音問是誰，霓喜道：「是我。」玉銘楞了一楞道：「就來了。」他從後門兜到前面來，頓腳道：「你怎麼還不去？」霓喜道：「我有要緊話同你說。」玉銘咳了一聲道：「你——你這是什麼打算？非要在這兒過夜！又不爭這一天。」霓喜把手攪住他的脖子，在紅燈影裏，雙眼直看到他眼睛裏去，道：「我非要在這兒過夜。」

玉銘沒奈何，說道：「我去看看那管賬的走了沒有，你等一等。」他從後門進去，就攔了一會，開了一扇板門，把霓喜放進去，說那人已是走了。他神色有異，霓喜不覺起了疑心，決定不告訴他丟了首飾的事，將錯就錯，只當是專誠來和他敘敘的。住了一晚上，男女間的事，有時候是假不來的，霓喜的疑心越發深了。

玉銘在枕上說道：「我再三攔你，你不要怪我，我都是爲你的好呀！老頭子一死，寶家的人少不了總要和你鬧一通，你讓他們抓住了錯處，不免要吃虧。別的不怕他，你總還有東西丟在家裏，無論如何拿不出來了。」霓喜微笑道：「要緊東西我全都存在乾妹子家。」玉銘道：「其實何必多費一道事，拿到這兒來也是一樣。」霓喜將指頭戳了他一下道：「你這人，說你細心，原來也是個草包。這倒又不怕他們跑到這兒來混鬧了！」玉銘順勢抱住她的手，她手腕上繫着一條手帕子，手帕子上拴着一串鑰匙。玉銘摸索着道：「硬幫幫的，手上槓出印子來了。」霓喜一翻身，把手塞到枕頭底下去，道：「煩死了！我要睡了。」

次日早起，玉銘下樓去催他們備稀飯，霓喜開着房門高聲喚道：「飯倒罷了，叫他們打洗臉水來。」玉銘在灶上問道：「咦？剛才那一吊子開水呢？」一句話問出來，他彷彿是自悔失言，學徒沒有

回答，他也沒有追問，寬喜都聽在肚裏。須臾，玉銘張羅了一壺水來，寬喜彎腰洗臉，房門關着，門底下有一條縫，一眼看見縫裏漏出一線白光，徐徐長了，又短了，沒有了，想是有人輕輕推開了隔壁的房門，又輕輕掩上了。她不假思索，滿臉掛着水，就衝了出去，玉銘不及攔阻，她早撞到隔壁房中，只見房裏有個鄉下打扮的年幼婦人，雖是黃黑皮色，却有幾分容貌，纏得一雙小脚，正自漱口哩。寬喜叱道：「這誰？」玉銘答不出話來，這婦人却深深萬福，叫了聲姊姊，道：「我是他媽給娶的，娶了有兩年了。」寬喜向玉銘道：「你媽哪兒有錢給你娶親？」玉銘道：「是老板幫忙，貼了我兩百塊錢。」

寬喜週身難軟，玉銘央告道：「都是我的不是，只因我知道你的皮氣，怕你聽見了生氣，氣傷了身子。你若不願意她，明兒還叫她下鄉伏侍我母親去。你千萬別生氣。」因叫那婦人快與姊姊見禮。那婦人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寬喜並不理會，朝崔玉銘一巴掌打過去，她手腕上沉甸甸拴着一大啣鑰匙，來勢非輕，玉銘眼也打腫了，黑了半邊臉。寬喜罵道：「我跟你做大，我還嫌委屈了，我跟你做小？」更不多言，一陣風走出去，經自僱車回家。

昏昏沉沉到得家中，只見店裏還空多了一批面生的人，將夥計們呼來叱去，支使得底下人個個慌張失措。更有一羣黑衣大脚婦人，穿梭般來往，沒有一個理睬她的。寬喜道：「却又作怪！難道我做了鬼了，誰都看不見我？」她揪住一個夥計，厲聲問道：「哪兒來的這些野人？」夥計道：「老板不好了，家裏奶奶姑姑奶奶二爺二奶奶他們全都上城來了，給預備後事。」

寬喜走上樓去，只見幾個大脚婦人在她屋裏翻箱倒籠，將一塊西洋織花檯毯打了個大包袱，雲母石座鐘，衣裳衾枕，銀蠟台，針線匣子，一樣一樣往裏塞。更有一隻羅錮填花百子圖紅木小拜匣，不開鎖，一個婦人蹲在地下，雙手捧定，往床沿上狠命砸去，只一下，羅錮紛紛落將下來。寬喜心疼如割，撲上去便厮打起來，兩個相扭相抱，打到多寶櫥跟前，玻璃碎了，寬喜血流滿面，叫道：「他還沒斷氣呢，你們這樣作踐他心愛的人！他還沒斷氣呢，你有本事當着他的面作踐我！」

橫拖直曳把那婦人拉到堯芳床前，堯芳那內姪立在床頭，寬喜指着他哭道：「你也是個好良心的

！你也不替我說句話兒！」那內姪如同箭穿雁嘴，鈎搭魚腮，做聲不得。

寬喜撈起一隻花瓶來待要撲他，一眼看見堯芳，驀地事上心頭，定睛看他看出了神。堯芳兩眼虛開一線，蠟渣黃一張平平的臉，露在被外，蓋一床大紅鎖綠妝花綾被，腳頭擁着一床天藍錦被，都是影像上的輝煌的顏色。這個人，活着的時候是由她擺佈的，現在他就要死了，他不歸她管了。清早的太陽微微照到他臉上，他就要死了。她要報復，她要報復，可是來不及了。他一點一點的去遠了。

寬喜將花瓶對準了他砸過去，用力過猛，反而偏了一偏，花瓶噹啷滾到地上，寶堯芳兩眼反插上去，咽了氣。寬喜爬在他床前，嚎啕大哭，捏緊了拳頭使勁的槌床，腕上掛的鑰匙打到肉裏去，出了血，槌紅了床單，還是槌。

嘵嘵錄

鄭逸梅

女子纏足，最爲我國惡習，猶憶予幼時，所見閨閣中人，無不雙趺纖小，蓮步生春。若稍大，即認爲俗鄙，有失觀瞻，於是裝一高跟於鞋底，低繫羅裙，祇露鞋尖於裙外，藉以隱藏其醜。故當時文人好事，撰蓮品以平章之。而香簃詩及言情小說等，競以纖纖玉筍，凌波微步等辭以誇尙，其風氣有如此。直至清末民初，始有人提倡天足，而其俗始革。不料生於乾嘉時代之袁簡齋，却有先見之明，已早反對纏足。予曾見其答人求娶妾書，有云：「一足下托僕訪美，而首載一條

，拳拳於弓鞋之大小，甚矣！足下非真好色者也！凡有真好者，必獨得之見，不肯隨聲附和。從古詩書所載詠美人多矣，未有稱及脚者。宋書稱男子履方，婦人履圓。唐史稱楊妃羅襪，韓冬郎詩，「六寸膚圓光嫩嫩」，皆不纏足之明證。李後主使宮嬪裹足，作新月之形，相傳爲纏足之濫觴。然後主亡國之君，矯揉造作，何足爲典要。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鬢，先俯察裙下，亦可謂小人之下達者矣！不知眉目髮膚，先天也，故詠美人者，以此爲貴。弓鞋大小，後天也，則之且可使斷，而何難於纏之使小乎？或云，足不小，則身不娉婷，此言尤誤也，夫女之所以娉婷者，爲其

領如螳螂，腰如約素故耳，非所謂其站立不穩也。倘弓鞋三寸，而縮頸龜腰，可能望其凌波微步，嫋嫋來遲否？僕常過河南，入兩陝，見乞丐之妻，擔水之婦，其脚無不纖小平正，譬如菱角者，使足下見之，其皆認作西施毛嬙，而納之後房乎？莊子曰，下士不可語於道者，囿於習也。今之習尙，固有火化其父母之骸，以爲孝者，遂有裹小其女子之脚，以爲慈者，敗俗傷風，事同一例。足下作詩文，多皮傳而不能深入；好色又隨流俗而無能主裁，鄙意飲食男女之間，最易觀人之真識見，故即一小事，而敢以逆耳之言進。一簡齋之卓識，真不可及者，爲之欽佩無已。

安南女郎的丰姿



蕭羣

河內的風度

真正體會到牠內在的精神，牠有着一種特別情調，這兒的人、物，都有着它獨特的風度，一種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之滲合。這裏面有着廿世紀都會裏最新式的享受，但也保留古老年代的遺風，你覺得這不是顯得怪不調和嗎？可這裏一切又是安排得那麼自然。在這圈子裏生活的人們，無論是屬於那一種階層，有着如何的脾味，然他們都能在這小天地裏尋出與他們生活習慣接近的圈子，於是他們都安靜地這兒住着，是那麼融洽，日子久了，他們簡直就不願意再離開這兒。即使因命運逼着走了，也總是依依不捨地，河內的影子會清晰地保留在他們的記憶裏。

河內並不是一個大都會，在南方這些城市裏，固然不能與新加坡盤谷等地相提並論，即使比起西貢來，也還小得多。它總共也不過十來萬人，然而也就因為人口稀少，所以雖然不是一個怎麼大的地方，可也顯得很廣闊，那寬大的馬路，稀疏的房舍，一切都顯得靜謐，安詳。在這城市裏住慣了的人，總多少染得些愛散步的習慣，也許是在清晨，也許是在黃昏，總之空氣是清涼的，裏面微微夾着一層椰子的氣息，于是在這時，你開始來到街上躡起來了。行人道够寬的，也許比你記憶裏的我們國度裏的馬路橫度還要加倍，在這上面

去過河內的人，大概多少對牠有點懷戀吧！那過往的客商，對牠也許不過是匆匆的一瞥，然而也會學着詩人的口吻說：「多麼一個美麗的熱帶都市啊！」可是這也不過是隨興而發的讚歎，你真要去問他們，河內怎麼一個美法？可愛在那點？他們又會茫然不知所答，這祇有在這兒待過一晌子的才會

你慢慢地拖着一雙遲緩的步子踽踽獨行着，你心中在想起一些遠方的事，也許你正沉浸在一個迷幻的夢境裏。熱帶黎明或薄暮特有的涼風微微地拂着，你的頭髮會被颺得垂下額頭來。你決不會担心着你被人

靜靜地站上好一陣子，後來那火輪般炎熱的太陽昇起了，也許夜的黑幕在江面上扯下來了，你也覺得有點倦了，你會想到你也許還未曾吃過點東西，于是你又這才慢慢地從原路踱回去。

撞跌倒，這四圍是這般安靜，安靜得就像落在一個空曠的原野裏，你想着這城市是屬於你的，那裏面也許就祇住了你一個人，這種感覺會很自然地從你心頭升起。你慢慢地踱着，你會躍得很遠很遠，也許你的腳步會帶你來到紅河邊上，這兒那兒，有一些小孩子們在沙灘上玩着蚌殼，旁邊有幾個年老的保姆在娓娓私談着。紅河的水是混濁的，發着赭黃色，像一根暗澹的緞帶，

在河內，人種够複雜的，自然，本地的土著佔大多數，其次就要輪到法國人，再次爲華僑，除此以外，還有印度人，馬來人，小亞細亞人……實在洋洋大觀，倒也可喻爲人種博物館。這裏面各種人的生活習慣，因民族性之差異，自然不同，但他們又同是構成河內的份子，就因爲各種民族之混合，所以河內在一個旅行的陌生人的眼光裏看來更顯得奇異了。

帶的人，在河內，自然那些狡猾尖刁的人不是沒有，祇是在比例上是佔得極少的。在熱帶生長的人，都多少帶點懶勁，安南人自不能例外。他們性情也顯得極平和；他們也時爭吵；有時會因幾角引起一大街看熱鬧的人羣來，但他們儘管兇狠地互罵着，從他們肚子裏去掘發那些最不堪入耳的下流俚語，但他們可也祇是捲捲袖口拍拍胸膛，虛張聲勢，誰也沒動手，拳頭倒是不停地在空中揮個不止。這頗有點像咱們國度裏江南人的脾氣，等到隔一陣子後，兩方面對罵得喉嚨快發啞聲了，看熱鬧的人也瞧着沒什麼精彩了，于是人漸漸散開了，一場相罵也就如此停止了。

被朝起的旭日或傍晚的霞彩映着，江面上起着耀眼的光彩。你沉默地凝視着遠方，聽着那從江面上飄起舟子粗魯的歌聲，你也許會在你的心底織起一層美麗的遐想。這樣你

安南人有着一種可親的成份，在上海看慣安南巡捕暴虐的橫行的，也許要說我是在扯謊，實在呢，像那樣的人，在河內是不易見着的。而且這批當兵的，多半是南邊一

你要是誠心去研究安南人的性情，這工作也許很困難。而且你越是觀察得仔細，他們的性情倒越發變得迷離不可捉摸起來。在有些場合之下，安南人是有着善良的特質

，你覺得他們很可愛，于是你們打起交道來了，你們也許混得厮熟起來，他們也挺愛同中國人攀攀朋友的。于是他會告訴你這城市的興衰以及那些街頭瑣屑的故事，你時常會被那些動人的談吐沉醉一時。可是時候長了，你開始有點厭倦他們，你覺得他們氣度太狹窄，你是大國裏生長出來的，你看不慣這些；而且他們又太多疑，自私，而且很小氣，雖然他們還是緩聲緩色地爲你講述那動人的市聞，可你沒以前那麼感覺興味濃厚了。到後來你甚至有點討厭他們，那高聳的顴骨，還有那尖細的眼睛，你會說：「讓我再也不要看見他們吧！」

可是，可是在路上，在舖子裏，你又見到那些臉，就連你住處僕歐的那張黧黑的臉也在你眼前出現了。他見着你，像是遇見什麼多年知交似地那種勁氣，他會很親熱地向你打着招呼，說：「先生，好天氣啊！」

出來蹦蹦嗎？」你輕蔑地朝他釘了一眼，你不想睬他，但被他那麼怪親密的樣子擾得你倒好像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似地，于是你祇好同他搭訕了兩句。可這一來，他那雙細小的眼更睜得細起來了。他滿臉裝着笑，那兩排黑漆的牙齒，露得越發明顯起來，他也許因爲樂得太激動了，但你總有一種感覺，你老以爲他的笑祇是皮在動，總像怪不自然似地，你不禁要回嚥一口唾沫。這時在你一旁的他，更來得起勁了，他爽性打開話匣子。他先問你悶不悶，去那兒消遣一陣，於是越扯越遠；最後，他又再度提起你那住屋的事，他說那屋子裏確是有鬼的，他說怎麼一個半夜裏，他親眼看見一個白衣的鬼在客廳裏走來走去；他又說他這幾天來每晚總聽見那屋子裏桌椅不停地搬動着，發出奇怪的響聲。他說得那麼逼真，像確有其事似地，他最後的結論還是勸你搬家。這些話其實你已經聽了好些遍，你被那篇鬼話擾得煩了，你祇得板起臉來說：「請你閉住嘴吧！」這他才強裝着一雙笑臉悻悻地走了。但你以爲他真的從此不提這事了嗎？遇到機會的話，他會得再將那陳話搬出來。他們似乎很固執，他們又似乎挺聰明：一次你因爲懶得動腿，叫你的佣人出去買點什麼水果來，你連續重複了幾遍，你又怕言語隔膜，於是作了好些手勢。那佣人滿是點頭，看樣子你想他總該懂得了吧，但又全不是那麼回事。一會他回來了，手裏捧着一大包糖菓，而且滿臉掛着汗珠，氣吁吁地頗像費了一陣子力，但你却被弄得哭笑不得。

河內是安南的首都，一般安南人，手頭有幾文的，總愛來這兒觀光一下。他們起初來的時候，被一切新式歐化的建築最先弄得有點迷亂，但接着他們對於都市的生活就

完全習慣下來了。他們在這兒置起房產，於是還買起汽車，滿口掛着法文，看樣子滿像在這兒混了多少年似的，但那種俗不可耐的神氣却又總擺不脫。就以穿着講吧，這些年來，比較新式一點的，早就不再穿那短襟窄袖的黑衫了，西服本已代而爲他們通用的服裝，但他們總愛來一套出色的打扮，綠的上身，花格的襯衫，再配上一根寬大的紅領帶。這些年青的傢伙，或者駕着敞開蓬的小轎車，或者踏着腳踏車故意從一個女人身邊飛馳而過，於是紅領帶湊風飄了起來，他們就愛這樣表示一下，於是風頭出了，臉上少不得要揚起一陣得意的笑容。

安南的女人是美的，至少在南洋這一帶週遊過的人，總不至否認我這句話。那些成天看慣黧黑污垢的馬來婦人，驟然來到這兒，眼睛裏所接觸着的河內婦女溫雅嫵娜的風姿，就不啻吃了一杯冰淇淋。你

若不是是一個道學者流，預備領略欣賞一番，這再便當沒有。你假如湊巧趕着夏天來到這裏，白天在旅舍裏悶坐一整天，望着那毒辣的太陽，正滿頭氣嘟嘟地想咒詛一番，那末晚飯吃過了，你瞧着外面，太陽最後一線光芒也打從遠方匿跡了，你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心頭是輕鬆多了，你於是忽了一個冷水浴，換好潔淨之衣服。你一出門，馬上會有一大羣黃包車夫圍攏你，他們彼此爭吵得很利害，都在拚命地搶這筆生意。你被那喧囂的叫嚷，也許弄得有點煩，你祇好隨意地揀一輛車坐了上去，那個被你光顧的車夫會得滿臉飄起笑容，那圍着別的車夫也許還在繼續罵着，鬧鬧着，但你的車夫祇吐口唾沫，就提起腳跑起來了。在河內，洋車的座兒都是既寬且大，軟鬆鬆地，坐在上面，身子也給弄得有點懶洋洋地。他並不問你要拉到那兒，他祇是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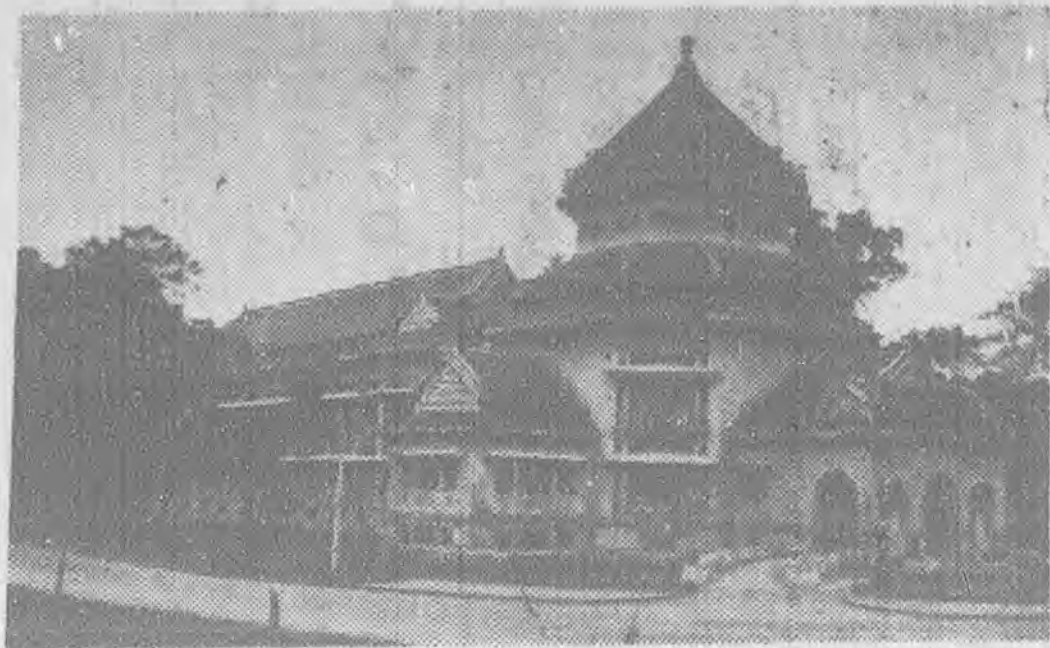
快地飛動着脚步。在夏天，這也是河內一種特有的風景，坐車兜風已是習見的事，因既乘涼又省錢，而且還可沿街看女人。像這樣坐着，一點鐘也祇不過兩毛錢而已，你要是跑得氣咻咻地，弄得滿頭大汗，那是再傻也不過的事。

你的車先在靜寂的道上輕輕馳過去，晚間的涼風送過一陣沿街花圃裏傳出的芳香。你擡頭朝上望，深藍的天穹上堆滿了繁星，不住地擠着眼：像在對你笑。假如是有月亮的晚上，從樹縫裏漏進來銀色的光芒灑在你身上，你渾身被沐浴着，你也許會說：「多麼美好的晚上啊！」這樣沉醉在溫柔的夜色中，不一會，你覺得你的眼睛像似被什麼光刺激着，微微被撩亂着，你從濃郁的夢中醒過來，原來身子已經拉到繁華的市中區來了。街上人多起來了，你的眼睛也開始忙亂起來。在你的車旁不斷地穿過許多年輕

婦女的面影，都是那麼秀麗可愛，她們緊緊裹着一件窄袖寬襟的袍子，一陣風拂過，就緩緩飄起來，露出那大腳管的白緞褲筒。她們或在頭上盤成一個圓盤，但是已經是落伍的樣子了，最新式的打扮，是在頭後梳一個髻。他們的手指和腳趾上都塗着一層深紅色的寇丹，這都是從西貢學來的，在安南，西貢就像中國的上海，時裝之設計，摩登的擺設都是從那兒開始，然後才傳來這東京區來。她們都拖着一雙木屐，踏在平滑的柏油道上，爲夜晚的河內奏出一個特別美麗的調子。她們或者也像你一般地坐在洋車上，或在踏着自由車，或者三五一羣挽着手悠閒地走着，這裏面也時夾着一些拖長辮子的小姑娘。她們有時會低聲哼着那南國流行的曲子，對着過路的人，不時飛一個媚眼，你瞧見他們那秀麗溫柔的面龐同那苗條的背影，你的心頭也許會微微激

動着，你像又回復到古老的日子裏，從前你看那古書上繪着的人像，如今居然會清晰地鑽入你的眼簾，那是一種純古典的美。車夫看到你那副困窘的態度，他會同你搭訕兩句，如其你願意，他會帶你到一個姑娘的家裏。他照例會誘着你說：「先生，去姑娘那裏坐一會吧！」再不然他會沿着車站西頭拉去，那邊就是著名歌妓集中地，來河內的外鄉人，大概都會光顧過此地，那著名的五十二號會有過無數風流的豔聞，本地人提起它總會眉飛色舞的。

作爲統治階級的法國人，在此地的生活是舒適的，他們或者爲政府之官員，或爲當地之紳士，由于河內是政治的中心，所以逗留在這兒的法國重要人物爲數也頗可觀，他們一般的日子都過得很優裕，至少比起他們在國內的生活好多了。在河內，不是沒有法國窮人，可難得碰到，他們大致都屬於高等階級，做工的就極少。因爲工作少，報酬多，所以一天到晚就多的是閒暇，他們很知道怎麼去享受。從機關裏或公司裏辦事完畢，照例先要去茶館蹣一轉，*Le Bon* 那條街是他們集集中的地方，那裏有不少的咖啡館，座位就沿街擺着，他們一進去，脚也就生了根，如其碰見熟人，於是天上地下地就儘扯個沒完。他們也許起勁地玩着紙牌，萬一就是孤另另的一個呢？也不打緊，獨個兒飲着酒，看看過路的行人。咖啡館下午照例有音樂演奏，於是買一份報紙，慢慢兒看着，時間也極易混掉。禮拜天在河內是個不尋常的日子，一清早教堂的鐘聲就在靜寂的空氣裏響起來了。河內有不少教堂，這幾年信教的人够多的，沿着去教堂的馬路總擠得利害，那前面的廣場上，照例排滿了汽車，像一根長蛇蜿蜒着。在教堂裏，空氣是嚴肅的，那受難的十字架像在晶瑩的



博物院

燭光下發着光，人們虔誠地祈禱着，風琴莊嚴的調子，在峨特式的屋頂上迴蕩着。人們做完彌撒，像完成一件偉大的聖業，如今他們可以好好地來享受一下這不可多得的安息日了，他們在抑揚的鐘聲下步出教堂。前面樹陰深處照例有不少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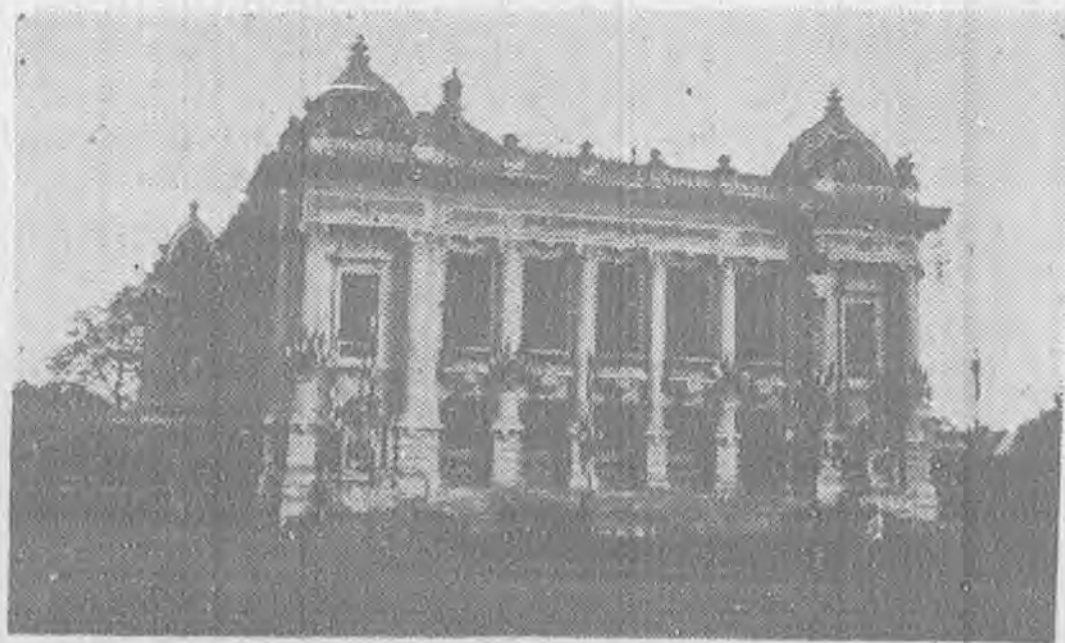
花的女郎在那兒等着一筆好買賣，那沁人的芬香不住地朝你鼻孔鑽着，你被兜得有點飄飄然，于是你乘手揀了一束小黃花，你拿到家裏，于是插在花瓶裏，你靜靜地賞鑑着。這天飯館裏照例生意很好，人頭在烟霧中鑽動。下午市區裏靜悄悄地，鋪子都上了鎖，祇櫥窗裏陳列的貨物兀自佇立。你這樣走過幾條街，你覺得沒什麼味，于是你沿着那兩旁栽着高大梧桐樹的郊道上走去。最後你來到植物園那裏，這裏平常是難得有人去光顧的，可禮拜天，它可不用再担心遭到冷落了。園裏的長椅上都坐滿了人，你想揀一塊草地歇歇脚也不易得。你望着你前面來往穿梭的人羣，他們都滿臉洋溢着高興，嘴角掛着微笑，你的脚步也變得輕捷起來了。你仔細觀察你週圍的人羣，有一對青年愛人他們正躲在一棵樹陰深處在竊竊談着情話；一個嘴角啣着烟斗穿着白色制服的法國兵走過去了，他的膀上掛着一個妖豔本地女人的手；又是一陣子，一陣淫盪的笑聲從你身後飄過來，你掉轉頭，原來是個非洲兵，他那雙晶亮的眼睛映着那張漆黑的臉盤更轉動得靈活，像要突出來，他懷裏正摟着一個有着兩根長睫毛的女人，他嘴裏嗚嚶着，自然你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你正被這對奇異的人影弄得迷惑時，忽的一聲，幾部腳踏車像一陣疾風似地從你身旁穿過去了，那是幾個法國中學生，他們歪戴着藍色有鬚的校帽，嘴角裏哼着輕快的調子。他們總是這麼快活的，一禮拜被監學嚴厲的面孔也拘束得够了，難得一個禮拜，就更好得好好利用一下了。又過一會，一陣軍樂聲從遠處響起來，你沿着那聲音去尋，于是在一塊方場上，你看見圍着許多人，正中亭子中間正有一隊音樂兵在那兒演奏着，在那前面，一個矮個兒正全神貫注

地指揮着，他手頭拿着的短棍在空中時上時下地揮舞着。一隻曲子奏完了，場子上響起一片巨大的拍掌的轟響，那矮個指揮掉過身向聽衆答着謝意。就在這當兒，那些會安靜一下子的孩子們又再度蠢動起來了，他們在人叢中不住地跑着，一個不小心，在沙地上絆倒了，於是哇的一聲哭起來，做母親的咒罵着，夾着不遠處動物園傳來老虎的嗥叫，於是亂哄哄地，響成一片。

後來音樂停止了，遊人開始漸漸散開去，植物園又回復它平時的寂靜，祇是潔淨的地面上平添了不少菓屑與碎紙，那個上了年紀的園丁一壁打掃着，一壁還咕噥着。你不是站了又一會子了嗎？你的腿有點隱隱發酸，你也該休息一會子了。你叫了洋車帶着一身疲乏回到市區來，你老覺得還沒儘情玩個痛快，雖然你疲倦得要死，可回來似乎又怪不甘心，你還要到那兒去去，可

是這裏禮拜天的晚上又是顯得那般寂寞，去電影院嗎？實在這兒真沒有好片子，戲院又小又窄；你假如在新加坡或上海看慣了電影的人，我管包你到戲院門口你就不想進去了。這裏的電影院，生意也真清淡得可以，平常就每晚九時開映一場，可是還零零落落，門可羅雀，一片慘象。也許一場祇十來個人，但電影院的牌頭倒是不小，票價來得貴，等級也分得特別嚴，頭二三等外，還要加上什麼包廂圈椅等等一類名目，什麼人坐什麼階級，也似乎有一定。你也許要問爲什麼不將票價定得普及些？可法國人的事就真摸不着頭腦，他們寧肯沒生意，可要改變營業方針又似乎辦不到。

話扯起來就沒完，我們剛才講了些什麼，對了，你想起電影院就頭痛，可又到那兒去呢？去舞場也沒勁，在河內也有個五六家舞廳，但規模都很小，在本地人開的舞廳裏



河 內 市 立 戲 院

，舞女伴舞完全是奉送，你祇消泡盃茶，就可混個通宵。其他中國人開的，也學着上海那一套，但規模小，設備也够簡陋，本地人看看也許還認爲不錯，可你一進裏，却週身不自在，你耐不住那空氣的壓力，你祇得倒退了轉來。你最後還是



小湖遠眺

跑到那個小湖邊所常去的咖啡館裏，那司賬的女人早就認識你了，他會嫣然對你一笑。你揀一個老位置坐下，你要了一杯酒，於是獨自酌着，夜晚的河內像沉入夢鄉似地，

一切是靜寂的，平靜的湖面上起着漣漪，在星光的閃爍下發着亮。你這樣坐着，你的心頭也平靜得像那湖上的波紋，你一直坐到很夜深。

河內的日子似乎永遠那麼好過，生活也來得便當，一年到頭，從三月到十一月，差不多都是大熱天，你祇消製備兩套白布西服，就可混上一陣子。夏天絕不像一般人那般想得可怕，天氣當然够熱的，你不是頂有錢的人，你不能也學着法國人那麼樣去 D'Alat 或 Tancso 去避暑，你也許連最近的塗山也沒法去，那末你祇得待在市區裏，可日子不也就那麼混過去嗎？中午是太陽最逞威的時候，這當兒街頭靜悄悄地會沒個人影，舖子也全停了業，你最好的消遣辦法，就是緊閉起百葉窗，睡他一個午覺，實在你就不想睡，你的眼皮也包管直朝下墜，終於你疲倦地瞌上了眼。等到你醒了，外面的熱氣也似乎減退些，你

可以在門口的担子上買些香蕉，芒菓，巴羅蜜，這玩意在熱帶是不值錢的，一毛錢就可捧上一大包，你可以儘興吃着。傍晚你會像往常一樣到街上躍一陣，也許去紅河邊，也許去小湖邊靜靜瞧着那破壞的湖心亭出神。在夏天，一到晚上，於是一切活動又開始活躍起來了，尤其是女人，她們那聳動的胸部，晶瑩的眸子，一切是更來得迷人了。有時也許街頭飄過一陣急遽軍號雄壯的聲響，那該又是一個什麼精神動員的日子，大概每個月總碰上這麼一次。領隊的是一位騎着馬穿着畢挺制服的軍官，他手中持着一把劍，在他後面跟着一些隨從，再後面是一大隊軍樂隊，那激壯的號聲配着鼓的節奏構成一齣極動人的調子。他們的步伐整齊，皮鞋擊在馬路上構成有規則的節拍。在這種隊伍的後面，照例跟着一大羣看熱鬧的小孩，他們會一直跟着跑幾條街。

實在講起來，秋天該是河內最美的季節，這當兒天氣已比較涼爽得多，天空永遠像海水般地蔚藍，不冷不熱，但它可却沒有一點肅殺氣象。街頭的樹葉依舊蔥鬱蒼翠，那種騷人墨客嘴裏所吟弄的悲秋之詞在這兒是用不着的。秋天過後，緊跟着冬天來了，但祇不過稍爲露了下臉，又接着隱去了，要說起來，二月裏略略比較冷點，也時常陰雨，但所謂冷，也不過像咱們這兒秋天的光景，而且也不過短短一剎那功夫。可是一般生長在熱帶國土裏從沒看見過雪花的安南人看起來，確又覺得像煞有介事，他們也不必要地披上件大衣，裝成冷瑟瑟的模樣，實在講起來是大可不必的。可話要說回來，這也是他們特性之流露，還不是那份想誇耀的稟性在作祟，爲的是叫人看看，也出出風頭呀！過年過節在河內也够熱鬧一陣子的，安南雖脫離我國甚久，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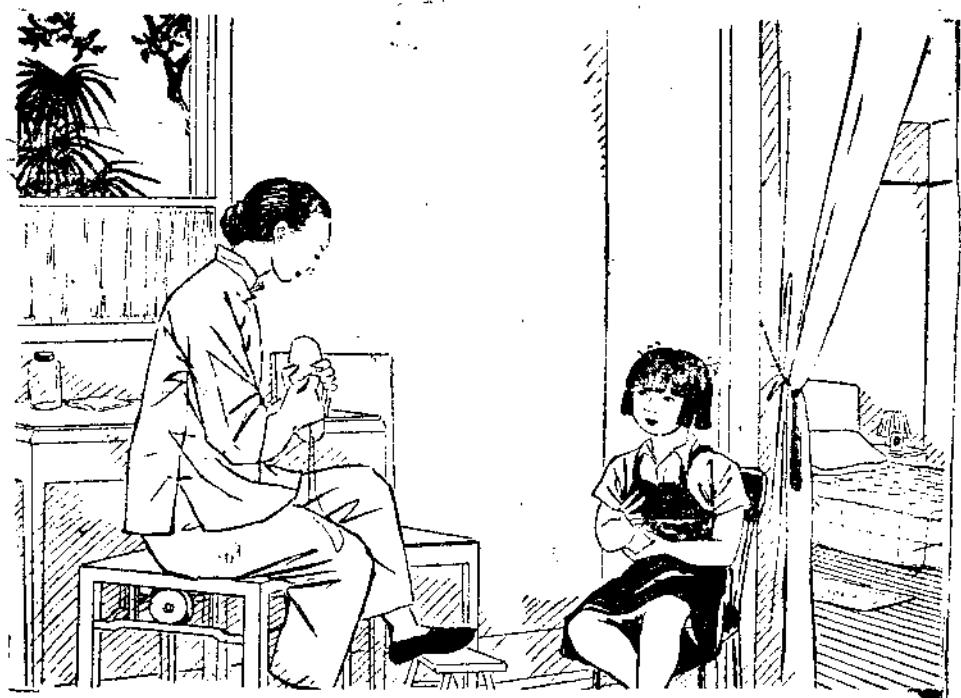
習俗上似乎仍保有以前的傳統遺風。他們固然也大事慶祝元旦同法國國慶，但遇到農曆年，中秋節等等，也挺起勁裝扮一下子。就說他們過年，似乎比我們中國人還熱烈，他們一直要慶祝到上元節直才算完。遇到宗教的節日，自然也有一番狂歡，教區裏會到處結着彩，大事鋪張着，湊巧碰着主教出巡，他的身後跟着一批儀仗隊，神態確是够莊嚴的，那些虔誠的教徒們都踞着身跪伏着，爲的是能一親這上帝的化身，好領得份恩澤。要說的似乎很多，這兒的一切要扯起來，怕三天三夜也扯不完，然而還是帶住吧！河內，這熱帶充滿着椰子氣息的都市，這就是那麼一個恍惚迷離的地方。我說的也許很矛盾，我不是說着安南人可親，接着又嫌他討厭嗎？但這世界上

獵奇趣味

滄一

希加勒斯德市的一個天文台，最近又發現一個新的彗星。原來彗星是一種沒有一定軌道的星球，關於彗星，在天文學上乃是一個很有興趣的話題。此次希加勒斯德市的天文台所發現的新彗星，是位居在水瓶宮星座，具有六等星的光度。

向來大都市中最使人感覺煩惱的問題，就是大量垃圾的處理。現在日本片寄公義研究利用垃圾製成「木炭」，業已試驗成功，頗蒙當局嘉獎，即將大量生產。方法是將垃圾裝入爐中，通火六小時後，所有垃圾，即可完全成炭，以後再行凝聚堅固，裝成棒形。



珍珠的生日

施濟美

珍珠，那個笑微微的小姑娘，天真得不解憂愁，她是爸媽唯一的 child，誕生之際，慈祥的祖母尚在，老人家替這初生的嬰兒取名珍珠，以示極端寶愛。一眨眼，她今年長成十週歲了。

她是一個乖巧的好孩子，然而也正像所有的孩子一樣，重視自己的生日甚於元旦，國慶，以及那一切快樂美好的日子。

小園裏的桂子還沒有飄香的時候，珍珠就在忙着計算日子了。

『中秋過後三天，就是我的生日，你可千萬別忘記咯！』她告訴她的奶媽，那個和氣好心的中年女人，正在拉鞋底，她笑謎謎的應道：

『知道啦！姑娘，光是這一會兒，你就提了三遍都不止。』

『噯！你又嫌我貧，』珍珠啃着手指甲，笑微微的小臉越發可愛了：『人家過十歲，是整生日嚟！』

說完，她睜大一雙天真的黑眼睛，有意無意的瞅着小園裏的景色。

小園裏頗有點清新的秋意。纖弱的喇叭形的葛蘿花正開得淒美，紅得冷豔，它不怕瑟瑟的西風麼？長空雖不見雁字飛來，而桐梢的蟬聲却已絕響，牆下的秋蟲也在低鳴了。桂樹上的小黃喙唧，說不定來朝就要發花。

秋來了！

然而，珍珠像是「秋天裏的春天」，快樂的童心不會爲這感傷的氣氛所動，在她的眼裏，小園景色，永遠不會變，永遠是可

愛，她從不去注意季節的更換，她所關情的只是木籠裏那一雙白兔子，還有那隻全黑的老母雞，也是她寂寞時的好朋友。

這時候她正在做着好夢：那一天（自然是她過生日那天）必定是一個美麗的晴天，太陽比平日昇起得早，天空很藍，很藍，藍得像可愛的湖水；桂花都開遍了，剪幾枝插在花瓶裏；還有老母雞那天說不定會生兩個蛋，小兔子在木籠裏拜月；奶媽樂呵呵的，穿上那件新做的翠藍布衫……

老母雞忽然啾啾的叫起來，珍珠連忙撒了一把米，它才不叫了。

珍珠於是繼續想下去，越想越樂，漸漸的她似乎成了童話裏的小公主，披著五色繽紛的彩衣，對著那燃起十枝玲瓏小燭的蛋糕，她高興的笑了，然後，在多少人溫和的笑語裏，在多少人歡欣的祝福裏，她嗽起小嘴，輕輕的吹熄了那蛋糕上的一枝枝燭火……

時間因此就這樣悄悄的過去，奶媽快將半隻鞋底拉完了。

x

x

x

日子飛得好快，一天，兩天……桂花香裏，度過中秋佳節。

這些天珍珠一直是特別高興，整天吹口嘯，像拾

到寶貝似的快樂，無時不是歡天喜地的。你覺得她有點兒傻氣麼？不！人一輩子能有幾個十歲好過？何況，浮生若夢，華年如水，只有兒時才是生命中最最美麗的一頁？！

明天就是珍珠的生日了。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她逢人便告，這一天究竟說了幾十遍，連珍珠自己也不記得。

晚上，母親從舅父家回來，珍珠輕輕的溜進她房裏去，用歡快的聲調說：

『媽媽，我今天沒有看見你，你回來了。』

母親無言的點點頭，並不親一下珍珠的小頰。她感到有些失望，胆怯的又說了一句：

『媽媽，明天——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是的，』母親說：『明天我允許你請假，不用去上學。』

於是珍珠一跳一蹣的回到自己的臥室裏。

那隔著紅紗燈罩放射出來的燈光，模糊的，隱約的，似乎比平日更親人了。淡湖色的壁上貼著彩色的繪畫，姣美的白雪公主正在微笑哩！還有博士，怕羞，老頑固……那森林裏的七個小矮人，也都對著珍珠扮起一張張可愛的，有趣的鬼臉。

奶媽將暗紅色的窗簾拉好，轉過身，溫和的說：

『時候不早啦！好孩子，快睡吧！』

『我不睜，先躺在床上，你陪陪我，』她央求着：『咱們說說話好嗎？』

奶媽含着點點頭。

『好奶媽，』珍珠拍拍床，叫她坐在床沿上：『你別瞞人，告訴我爸爸和媽送的什麼禮物？』

『禮物？』楞了一楞。

『是呀！他們送我的生日禮，你看見了嗎？』

『看見……沒有看見……啊！我不知道；』奶媽不知爲什麼嘆了一口氣：『睡覺吧！』

然而珍珠興奮得睡不着覺，她牽着奶媽的袖子，天真的說：『你不知道？我知道！媽一定送我一個大洋娃娃，眼珠子會動的。你猜，爸爸送什麼呢？』

『爸爸？』奶媽遲疑了半天：『老爺，他——』

『他一定送我一輛小腳踏車，』珍珠高興的搶着說：『也許不，那個太貴了；我只要一架桌上的小鋼琴，彈起來叮叮咚咚，叮叮咚咚……』

奶媽忽然又嘆了口氣。

『你，怎麼啦？好像不大高興似的。』珍珠問。

『我不怎麼，不過想起了老太太。』她隨口答；其實在想旁的心事。

『奶奶？』珍珠叫了起來。她微抬起上半身，那床

邊的小几上，正擱着一個銀相片架，這孩子緩緩的伸出手，將相片架捧在手裏，目不轉睛瞧着，瞧着……那相片是前年冬天拍的，珍珠穿了新做的小豹皮大衣，站在祖母的膝前，祖母坐在大圈椅裏，右手按住珍珠的肩膀，怪親熱的樣子，她老人家臉上滿是慈祥和愛的笑。

然而，現在……

『奶奶，明天我過生日了，你知道嗎？』她低聲的喃喃的說着。

『要是老太太在世，明天甭提要多高興哩！』奶媽也在自言自語。她的感觸似乎比珍珠更多，更深一層。

x

x

x

第二天的天氣果真特別好：陽光照遍大地，豔藍色的天，有幾片白雲在漂浮，緩緩的，悠悠的，令人神爲之往。風從小園那邊吹過來，飄起一陣桂花香。這世界是多麼可愛啊！一切都如珍珠所想。

然而奶媽並沒有穿起新做的翠藍布衫，依舊是昨天的打扮，珍珠對她說：

『等一會五姨八姨二舅母就要來，還有姑姑大表嫂，許許多多客人，你快換上好衣裳啊！快去換。』

『唔……』她不知含糊說了一句什麼。

母親來了，臉上沒有一絲笑意，珍珠畏怯的道了晨安，不敢多說話；可是小心裏禁不住奇怪：「媽媽這些天來不高興，難道連我的生日也不笑一笑嗎？」

珍珠因此想起了父親：爸爸也越過越不寶貝她了，而且連家都不要，好些天不見他的影子，一定又是和那個漂亮的壞女人在一起，怪不得人家都說爸爸變壞了。

「他……他真……變……壞了，我過生日：總應該回來看看：我：一次……」這可憐的孩子心裏悵悵着。

她的好夢完全粉碎了：爸爸根本就忘了這回事情，媽媽永遠鐵青着臉，不把她放在心上；洋娃娃，小鋼琴，腳踏車……都成了泡影；沒有一個賓客，沒有一份禮物，那香甜的壽糕和玲瓏的小燭都沒有，好難忍受啊！多少天來魂牽夢縈的生日原來就是這樣，這樣的冷清和寂寞。

珍珠止不住流下了傷心的眼淚，然而奶媽告訴她過十歲這天啼哭是要十年不幸的，因此她只好忍耐着不哭了。

天氣還是那樣的好，太陽很晴朗，藍天上飄着白雲；然而，這世界，在珍珠的眼裏再也不可愛了。這個心碎的孩子正對着藍色的天空發怔，忽然她想起那心愛的小兔子和老母雞，立刻如飛的跑到小園裏去。

假使小白兔在那兒拜月，或是老母雞正生下兩個蛋，那麼珍珠惆悵的小心靈也許會得着些安慰；可是連得老母雞也失蹤了，兩隻兔子蹲在木籠裏打盹。

湊巧廚子打這兒經過，珍珠抬起頭問他：

「我的「老黑」呢？」「老黑」是珍珠替老母雞提的名字。

「你問「老黑」嗎？宰咯！」用手比劃着：「雞湯下麵，不是你今天過生日嗎？」

廚子說完話，自顧自的走開了。剩下珍珠一個人站在小園裏，她忽然覺得這個世界不但不可愛，而且是可惡；還有以前她是那樣歡喜生日的，現在，她覺得生日是令人傷心的。

日影移至正中，近午了。

這是今天唯一的點綴——雞湯麵，是爲了慶祝珍珠的生日麼？然而珍珠想起「老黑」，她幾乎無法下咽；偷看一下母親的臉，冷淡而又陰沉的臉，珍珠不敢吃。

午後，她又彳亍在小園裏。心裏滿是失望，氣惱，悲痛，與委屈……

真的，她太孤獨了，爸爸不回家看一看，媽媽不對她笑一笑，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愛她寶貝她了。

木籠裏的小白兔已經醒來，珍珠端詳着它們的紅

眼睛，它們似乎都哭過了；是悲傷「老黑」呢？還是可憐珍珠？

奶媽不知什麼時候走進小園，她悄悄的說：

『傻孩子，大毒日頭底下站着幹什麼？快回房裏去，我送你一樣東西。』

珍珠一聲不響的跟着她走。

她回到自己的臥室裏，快快的，垂頭喪氣的；沒有去欣賞白雪公主的微笑，也沒有去注意小矮人們的怪臉，更沒有留心她的小床上正擱了一個五彩花紙包繫的美麗匣子；一直到奶媽遞了給她——

『這是那兒來的？』珍珠驚異的問。

『我送給你的生日禮，』奶媽笑瞇瞇的說，一邊替她整理頭髮：『陳皮梅，去核的，你頂愛吃。』

嘵嘵錄

鄭逸梅

予於十年前，購得袁氏登極紀念幣

一枚，正面爲項城峨冠戎裝之半身像，反面則爲飛龍，且有洪憲字樣。版型絕精，代價祇三四圓左右。今日於古玩舖中見之，標值每枚竟至六百五十圓，其昂貴有如此。實則此幣並非袁氏所頒鑄

，乃合肥李伯琦前輩主造幣廠時戲造以爲玩賞品者，外間不之辨也。又黎元洪紀念幣，亦標值四五百圓，予藏有一枚。乃於二十年前，鄰婢以之購物，荆人向之易得者也。

頃過裝池家見一楹帖云：「碧桃十里游人路，黃葉孤村賣酒家。」一嫵媚，一疏冷，耐人玩味，因錄存之。

同社朱其石近得一名印，胡菊鄰刻白文「鴨腳樹邊舊艸廬」，極秀逸可喜

這一次她的眼淚再也忍不住的流下來了；然而那不是傷心的淚，是感激的淚；一個人在受盡委屈的時候得到一絲安慰，真會痛哭的；別說珍珠只是一個十歲的孩子？！她倒在奶媽的懷裏，抽抽咽咽的說道：

『你……待我太……好了，太好了……』

『快別哭，我的好孩子，好珍珠。』奶媽悲聲的說，又拿出手絹爲她擦擦眼淚。

可憐的小羔羊，在迷途上，遇着愛她的牧人了，晶瑩的淚光中漾起喜悅的笑影；可是當她又憶起那無情的爸媽時，她又辛酸的哭了。

一天就這樣的過去，那是珍珠的十週歲的生日。

——完

，予因拓之以歸。

鈴一印，易事也。然善鈴者自然厚重，否則薄弱不稱人意。凡事須憑經驗，不僅鈴印爲然也。

自古迄今，以實甫爲名者凡三人：

一王實甫，元曲家，著西廂記，悽惻芬芳，風情獨絕；一仇實甫，明畫師，所作沈厚蒼鬱，尤工仕女；一易實甫，清詩人，宗中晚唐，好爲綺語。所作皆以美人爲中心，志趣固相同也。

萬象閑話



言·默·聽

繭子



——索居雜感之一

昔人論及言辯時曾有「不能言而能不言」的評語，於是人們便把說話的藝術分爲：能言、不能言、不能言而能不言，能言而不能不言，不能言而不能不言，幾級了。

這當然是不錯的，不過我以爲這裏所謂「不言」却不是簡單的「不說話」而已；因爲「言」是上天特別賜予人類的最大的恩惠，除了啞巴，誰也應該儘量利用牠來發表其意見，否則便是自暴自棄了。可是話雖如此，事實上語言却是一種很深奧的藝術；牠不特可以表示一個人的思想，而且還顯示了言者的人格和學問。試看當世，多是「能妄語便爲名士」，「言必有中」的能有幾人？是以與其「言中無物」

而示人以淺，何如自安緘默而使人莫測高深；於是「不言」尙矣。然而人們却必須先能自知其「不能言」而後可以「不言」，而今世有自知之明者實如鳳毛麟角，此「能不言」之所以較「能言」更難得也。

除此以外，我還要提出一個「聽」字。

一個好的言論家的第一個條件不是「能言」，而是「能聽」。雖然大家都具有這種官能，我們懂得怎樣去「聽」的實在不多。真正的「聽」應該是積極性的，並不是祇把嘴閉着，讓他人說話，而等候自己發言的機會而已。

善聽者應該全神貫注地聽取言者的音調，守視着他的眼睛，研究他怎樣綴合句子，怎樣選字，他的意見的強弱，他的誠懇與否，等等。把他所說的逐字記著，像是要把牠紀錄下來一般，務使言者無所遁形，正合了孔先生「人焉廋哉」這句話。這樣才能說是能够善用聽覺而得到聽的利益。

說「靜」

繭子

——索居雜感之二

萬象閑話



近來有許多人對於都市的騷音嘖有煩言，可是却很少人理會到這個世界上絕少「絕對的沉靜」。絕對的沉靜便是「寂」，而「寂」則無論在人類或大自然均不存在的。鄉間的清靜，即使在夜間，也祇是比較的而已。記得從前初回鄉時，晚上每因過於沉靜而失眠；後來試在牀上閉目靜聽，不久便有許多種聲音傳入耳鼓了——風聲，樹聲，蟲聲，甚至空氣和地面也是有聲的。「寂」是不存在的。

如果「寂」真能存在，我敢說牠必是一種沒有人類能夠長久忍受的大恐怖。

人的悲哀

怯怯

由今天起我才知道人並不僅是照普通科學家們所說的「動物」而已。

無論是阿貓阿狗，都能充分的表現出其有別於動物的特點。我知道我不是科學家，我不能把我在科學上的根據解釋給你聽，像兩個氫加一個氧等於水那樣。我也知道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不能搬出一大套你不懂的名詞來，使

你不能不相信我的話。我祇想給你講一個你聽也聽膩了的故事。

這是在馬路上看來的：

一個酒醉的醉漢拈着一支香烟，搖搖擺擺的走到一家小店的門口，衝着一個小孩子：

「孩子，自來火！」

「沒有！」孩子搖搖頭。

「嘿？」醉漢「拍」的在孩子的臉上搥了一記清脆的耳光。

孩子的娘大聲喊叫着由櫃台裏跳了出來，這一記耳光就像搥在做娘的自己的臉上一樣。

這時由馬路對面走過來兩個說着「咕咕呱呱」話的人和醉漢招呼了一下走過去了。

仔細的一看，醉漢原來是「洋人」。

做娘的很乖覺的轉身給兒子的另一面臉上搥上一記耳光，大聲的斥罵着：

「屈死！洋人叫你拿自來火不趕速去拿！」

酒醉的醉漢就搖搖擺擺的啣着燃着的香烟去了。

這故事我也記不清是多少年前在什麼地方看見的了，但我今天才想起來，假使做娘的要是一條狗，也許會咬「洋人」一口吧？不過我

萬象閑話



同時又不幸的發現了，人與人之間還是有分別的。

這種事近年來究竟少了，不過做娘的不是狗還是依然相同。

不幸我不是小說家，故事講得也很不高明，但我竟莫名其妙的原因爲自己是人而悲哀了。

新瓶裝舊酒

伍臬

不瞞說，我是一向以爲世界最聰明的民族應該是我們中國人的；自從還發現了一種「新瓶裝舊酒」的妙計，更佩服得不敢說什麼了。

按照傳統，中國從古就是一個完整健全的大國，後世另另碎碎的所謂法律·政治·學術·道德，都逃不了古人的算計，聖賢經傳的記載。別國人費盡十來年百數年的心血，辛辛苦苦地發現了一條定理，發明了一件用具，傳到我們中國人手里，首先必須做的事，是翻上大半天古書，查驗是否有合死人的話。偶然有那麼一句二句「差不多」的附會，臉上便禁不住欣欣然現起喜色：『我們祖先在幾千年前早就

知道了！』于是乎：古人萬歲！中華老大古國萬歲！

人家都說世界在進化，獨有我們中國人以爲世界是「每况愈下」，這也許就是「國粹」！據說，引起這些「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沒有別的，只是不合古訓的新事物太多了。排斥既已無效，唯一挽救方法，只有「古化」它們。乃有賢者想出了這樣一個可歌可頌的妙策：「新瓶裝舊酒」焉。

西洋本有一句俗語：『舊瓶裝新酒。』意思是在舊的形式里充入新的內容，在進化的世界上，使新的加速普遍。然而給我們聰明的中國人把形容詞一倒置，意思完全不同了。

鴛鴦蝴蝶的小說是十九世紀以前封建時期的產物，早就過市了。可是那些「卿卿我我」，「竊玉偷香」啊，「一見傾心」啊，「郎才女貌」啊，是古典的戀愛方式，照理是不該，也不忍失傳的。現在是民國時代，流行「新文藝」了。姑且合合「時尚」，採取民國以來的鴛鴦題材；「第幾回」，「話說」等也不用了，純粹是新文藝格調。你說它鴛鴦蝴蝶派嗎？表面上可不像。你說它新文藝嗎？可也不失古

萬象閑話



風！

卜課命相之「學」，已給無知的青年們宣傳得將信將疑了。而今應用「科學原理」解說一番，光顧的人依舊不少。

「道德淪亡」，是由于不讀四書五經；「生靈塗炭」，都由于不行「王者之道」。好吧，掘些經書子集出來，用白話文註解一通，用現代語（幸而此輩說的還是現代語）講述一通。名之曰「國學」，「國學」者，「國粹之學」也，凡我國民，尤其凡我青年，是非讀不可的。你說太老？現在不也是白話的了嗎？

.....

總之，只要仔細觀察一下，你會看到中國市場上滿的是這類貨品。然而，經這些「轉移風俗」的英雄豪傑之流努力了這許多年，中國（至少是有此輩存在的區域）仍舊不見起色，反而更烏烟瘴氣了：「退化」到新的方面去固然困難，可也不會「進」入古的理想美滿境界。大概「氣數」如此，連英雄豪傑之流用「新瓶裝舊酒」的上上之策也不能挽回了。

我時常有一個幼稚的奇想：除非不幸世界是越下去越進化的，中國人永存着那種思想的

最後歸趨必然是滅亡；假使真如所說，是「一代不如一代」的，那末，中國人不單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簡直是聖者，先知了。然而，縱是聖者先知，已預感越後會越不成樣子，人活着還有什麼意義呢？怎麼從沒看見有英雄豪傑之流因此而自殺，而自殺的反不是他們？也許他們還在想用最後的努力「人定勝天」一下吧？或者更有其他原因，則年輕無知如我，更不敢再說什麼了。

故都的春天

琪

據說春天來了。

但不知道由甚麼時候起，又下起雨來，連忙由箱篋裏翻出冬天的厚大衣加在身上。

自幼便很景慕「江南天氣暖」這詩句，然而來到江南許多年，漸漸才知道受了騙。冬天我寫信給北地的朋友說：「江南天氣冷。」夏天我告訴他們：「江南天氣熱。」

朋友們來信問我：「什麼時候才是江南天氣暖的時候呢？」

萬象閑話



我回信上祇告訴他們我近來已吃了三十多塊錢的「散利痛」。

我想：在北平住慣了的人便祇好永遠住在北平吧。

想起北平那黃沙漫天的春天，不禁神往了。小時候聽見別人說：皇帝出門的時候總是黃土墊道，淨水潑街。生在皇帝脚下的人，便對這漫天的黃沙種下了崇高的印象。

假使你在北平度過一個春天，你會覺得這種黃沙漫天的日子並不難過。

溜冰場解凍的時候，春天便來了，大街上倚伴着軟綿綿的風。漪瀾堂畔和來今雨軒的茶座裏，都坐滿了品茗的茶客。你祇要穿上一襲輕飄飄的夾衫已經够了，用不着再去顧慮箱篋底下的冬大衣。

再過幾天，微風便捲起漫天的黃沙，全城都佈滿了土香，愛潔的人在屋子裏安上雙層的玻璃窗，黃沙仍舊能均勻的洒在地板上。

黃色的天，黃色的地，連人都是黃色的了。皇帝脚底下的人也不免唾一口和着黃沙的吐沫，詛罵着：「可惡的黃風。」

離開北平的日子久了，才覺得黃風天是值得懷戀的。

得懷戀的。

黃風天第二天的清晨，天上時常洒下一些濛濛的細雨，天空祇有更加清朗，黃沙全都躺在細水珠的下面。

街上的小孩子們唱着：「黃土墊道，淨水潑街。」你覺得你又回到「乾嘉盛世」了。

黃昏的時候，天晴了，東便門的角樓上彎出五色的虹彩。翹首順着西直門望去，西山的翠峯後，正渲染着紅色的落日。

大家便互相傳告着：「明天又是一個大晴天。」

吃過晚飯後，在霞飛路上兜一個圈子，冷風由冬大衣的隙處吹在皮肉上，手脚都凍得發僵了。

趕回家來，把自己安置在斗室的小沙發裏，撫摩着已有些紅腫了的手足，我又沉入鄉懷的幻想裏了。

信箱裏塞進一封北平朋友的來信，說：「故都又刮起那可厭的黃風了。」

我在明信片背面草草的寄給他幾句話：「朋友：假使你嚙過幾片散利痛之後，你該知道故都的黃風天是值得懷戀的了。」

長篇創作小說

晨

羅洪



第五章

呂大成送走了周伯庠，在客廳裏走一個圓圈，然後站住，落到一張高背的沙發裏，那一臉懊惱的神色慢慢隱退了，變爲沉思。他的眉毛時不時有點跳動，額角上細細的汗珠又逐漸滲着出來，正顯示他心情是多麼的不寧！

剛才周伯庠那一番話，不住在他心頭翻上落下，使他很難受。周伯庠這一次，又是特地到上海來請呂大成向金念椿去討情；這事情，離開上次周伯庠來已經兩個月，大成總以爲已成過去，周伯庠決不會再來麻煩了。可是剛才這個瘦骨嶙嶙滿臉狡黠的傢伙一見他，就是一揖到地，問他拜托的事，是否已有眉目。大成心裏不高興，真想給這個狡猾傢伙一點難堪，但箭在弦上，還是收了回去，幾十年的世故經驗在耳朵邊告訴他：對付一個惡訟師的後代，對付一個無惡不作的地痞，決不能用這樣的態度！當時大成看看那高顴骨上面一雙小小的狡黠眼睛，忍住火氣，說是抱歉得很，當初他早已把困難情形說過了，這事簡直無從幫忙。

周伯庠聽了這話，臉色泛白，手指摸着那個尖下巴，額角上的青筋一根一根挺出來。大成看着他，簡直冷了半截身子，他想不到周伯庠失望得這樣厲害，同時他却想到像周伯庠這類的傢伙，失望到極點之後會發生怎樣的憤恨！

他正想再提起叫周伯庠去向張軼羣商量的話，周伯庠却先說道：

「我當然不能勉強老兄，不過大成兄這樣的——這樣的不肯顧念小弟，那只怪小弟交情不夠，交情不夠——」

大成看看他着急的樣子，記起「狗急跳牆」這句話，趕忙問起上次提醒他去向軼羣商量，也許有辦法

。大成這句話一說出口，便看見周伯庠臉上閃過一陣光亮，才記起上次提到這話的時候，周伯庠臉上也閃過光，這不能不使他有點懷然了！他一時不明白這話在周伯庠心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作用。

「如果大成兄這邊一定不能向金念椿辦交涉，代小弟成全，那麼只有聽從尊見，走張軼羣這條路了！不過張軼羣怕自己在公路上的小規模運輸受影響，所以我托人一提這話，他就表示很願意幫這個忙，不過他同時提了一個條件：事情一成功，股份各占一半，他說他向人賣面子，幾個有關鍵的人不能不佔點兒股份！其實啊——明眼人不必細說，是他個人提的條件罷了！有關鍵的人，每次裝貨就拿四成，決不會轉這股份的念頭！所以，我遵照大成兄這條指示的路呢，那麼大成兄這邊——」

大成禁不住從椅子裏跳了起來，「這是什麼話？我存心幫你的忙，我決不要加入什麼股份！」

周伯庠笑了一笑，那雙狡黠的眼睛不住在小小的眼眶裏轉圈子。「所以我該先向老兄道個歉！」他說。然後他又抑低聲音，向大成這邊接近過來：「說實話啊，大成兄，張軼羣這個人手段太辣，老兄想想，他提這個條件，厲害不厲害？」

大成不免一怔，他想不到軼羣竟有這一手，但他又懷疑這是周伯庠造的謠言，也許竟是怕他要加入股份，才牽出軼羣來，以便擋住自己，所以大成此刻的心裏，又好笑又好氣！可是他也覺得心煩，這個滿臉奸詐的周伯庠，他實在不願再敷衍下去了。

「條件方面，彼此總可以商量，想來軼羣兄也不會怎樣苛刻，如果伯庠兄能够因此辦得成功，那麼總算我在不能幫忙之中，也想了一點辦法，自問還算對得起，可以心安理得了。」

大成說着就笑起來，他心裏又悶又煩，很想借此一笑，多少發洩一下。

他記得周伯庠又絮絮叨叨說了許多話，多半是抱怨他不能向金念椿直接去接洽這件事情。他乾脆沒有再說什麼話，讓周伯庠獨自嘮叨，大概嘮叨得够了，這才告辭出去，臨走時候還說：「大成兄把這件事跟金先生談妥了啊，我算來算去兜半年圈子，少說也有百兒八十萬！現在姓張的有了份，情形就不同，他手段高明，我周伯庠拚不過他！」

周伯庠這些話，以及說這話時候一副惋惜的神情，使大成現在想起來仍舊有點心煩，「畢竟是小人，

「他在心裏說道。『患得患失，沒有路是不好，有了路又嫌不够便宜！』現在使大成沉思着的問題倒並不是周伯庠的抱怨嘮叨，他明白像這樣的傢伙，永遠不會滿足。只是關於張軼羣的一番話，實在叫他摸不準是真是假，上次周伯庠來，已經提起過軼羣自己不露面，正在幹那販運貨物的買賣，如今又說軼羣很有跟周伯庠合作的意思，而且聽他說來，軼羣還以半數股本作爲自己去疏通接洽的一個條件！」

「這是什麼話！」大成霍的站了起來，嘴裏輕輕地這樣自語，他不能相信像張軼羣這樣一個好批評的人，做的事情會這樣曖昧。當初他聽說軼羣也在幹這類買賣，周伯庠又央求得他難以應付，才想起張軼羣跟金念椿也相熟，而且軼羣如果真在公路上有了來往，周伯庠的計劃跟他不無抵觸，趁此也算打個招呼，便臨時想起了這個辦法。現在却想不到軼羣竟有這樣的條件，那就可見非但贊成周伯庠這個計劃，連本來在公路上有來往的話也附帶可以證實了，那顯然是怕周伯庠的計劃成功之後，影響及他。

然而周伯庠的一派鬼鬼祟祟模樣，不能輕易置信的！大成又這樣推翻了周伯庠的話。他又走了半個圓圈，在風扇近邊坐了下來。電風扇搖頭擺腦「荷荷」地吹着，猛烈的風打到他身上來，涼了一陣，又熱了一陣，只覺得全身煩躁得厲害，窗外有隆隆然的雷聲，隱隱約約傳進客廳來，留在斜對面屋角上的夕陽，一會兒紅得像火，一會兒又黃橙橙的，像在那裏喘氣。

大成的眼光剛從窗外收進來，看見客廳門口有個人影一閃，還沒有看得清楚，這人影已經走進來了，站在那裏叫道：「爸，你一個人在這裏？」

這是志偉。他穿一件短袖的翻領襯衫，白嗶嘰西裝褲，手裏拿着幾冊書幾張報紙。大成記起已經好幾天不見他了，就指指對面一張椅子，叫他坐下。

「看你手裏拿着書報，我倒想起一件事情來了，」大成是突然想起的樣子。『在這樣多事的年頭，我以爲你們看書要有計劃有準備才好，譬如有一個特殊的問題，那麼關於這個問題的各種文章應該都搜集起來，那才有價值！我知道你看的很多——』

「可是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志偉緊接着說。因爲在這一忽兒，他心裏又是感動，又是慚愧！在這個從小鼓勵自己的父親面前，這句說好很爽利的直白的話，在他的意思就是要表示自己一片感謝的誠意。

就像眼前這一樁吧，這是一個小小的提示，可是在志偉心上激起的，是那麼的溫暖。他感謝父母，縱然在心境不寧的時候，也是這樣的諄諄教誨！剛才他走進來，分明看見父親挺着眉，緊閉嘴唇，那是父親正在跟困難爭鬥時的神情。這時候他又向父親看了一眼，接着說道：『書的確看得並不少，只因為近來思緒亂得很，整個世界的變動太大了！』

大成一對慈祥的眼此刻竟紅得像火。『不過我希望於你的，就是要在一切變亂中鍛鍊一顆鎮定的心，我一向教你振作，教你正視現實，我決不願意看見你畏縮！這年頭固然叫人苦惱，却也是磨練人的機會。你年紀輕，那裏懂得人生是有多多少少艱險呢？……然而我覺得對付變亂和艱險的，只有以不變應萬變——』他那堅定的語句，就停止在這裏。

『爸，我決不忘記你平日的教誨……』

『那麼你就不應該讓思緒紛亂——這話說得多麼懦弱啊，我不願意聽它從你的嘴裏說出來！』大成這話說得很嚴正，却又很慈祥，而且充溢着一種熱情，這是志偉很能够聽得出來的，他不由得感到一陣慚愧，他感謝父親，他深知自己的父親決不像一般普通的父親那樣，拉起一副架子來，向兒子教訓一些門面話；他知道父親對於他的冀望確是極殷切，父親的話確是句句出於肺腑的。

大成離遠了那個搖頭擺腦的風扇，燃了一支雪茄，一邊抽一邊踱了幾步，突然停住了問道：『你認識周伯庠這個人嗎？』

志偉怔了一怔，他想不到父親會提起這樣一個人，可是也隨口說道：『我知道，他是我們故鄉一個無孔不入無惡不作的高等地痞。』

大成點點頭，『你這評語倒也不錯，』他說，『那麼張軼羣你記得清楚嗎？』

『我記得，張先生向來論調很高，批評人家落伍，批評人家金錢主義。爸，張先生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因為我見過他幾次，每一次他總是發揮他的議論！』

大成的眼光在志偉臉上很快地轉了一轉，志偉的話倒是句句有分寸，說來很是得體。剛才周伯庠走了以後，大成的內心一直在爭鬥，爲的就是周伯庠前後兩次所說關於軼羣的事，是否可靠。現在聽志偉這樣

一說，給自己本來的信心增強了幾分力量，便覺得周伯庠的話，實在是完全無稽。所以他有許多感慨的話已經浮在心頭，臨時又沒有說出口來，他覺得一顆年青的心，不應該隨隨便便讓它多受打擊。心情既慢慢平靜下來，便想起七點鐘還有一個約，就對志偉說了一句『以後照我的辦法看書，一定更加有意思』，就匆匆走回他的書室，準備出去了。

葉仰山的客室裏佈置着請客的場面，紅木桌椅抹得烏黑發光，不留一絲兒灰塵。窗口兩張沙發是剛換上的套子，幾條摺痕還十分清楚。正中那座金光輝煌的財神堂面前，供着一瓶鮮花，把個宣德香爐掩映在花枝下面，分明是臨時讓這花瓶安插在這兒的。大成每到葉家來，總覺得客室正中放一座財神堂，叫人看着不大順眼；隨你裝璜得怎樣講究，也難免跟其他物件不能調和。

今天這客室中央有一張大圓檯，鋪着一條繡花的淡綠檯布，銀質的杯盤已經安排在上面，倒也佈置得妥貼，可惜跟正中那個財神堂一對照，就使人感到一般鄉鎮上的小酒館風味，雖然這兒的財神堂比起一般小酒館的要光輝闊綽得多，也無法不使人有這個聯念。

大成走進這客室，最先兜到他心上的，便是這個念頭，總覺得葉家這對夫婦，真是惡俗不堪。他正在向眼前這些東西打量，忽聽得後邊有一陣樓梯響聲，葉仰山便含笑迎著出來了。葉仰山身材不高，方臉盤，肉裏眼，一望而知是個身體很結實的傢伙。他一見大成就拱拱手，嘴裏不斷地說『勞駕勞駕』，一股濃烈的酒味向大成臉上直噴過來，顯然他中午的應酬還結束不久。

『那裏的話，那裏的話！』大成謙遜着。『剛才電話裏老兄要我早點來，不知道有什麼見教？』

葉仰山的肉裏眼一笑，就只剩一條細縫了。『午後碰到軼羣，他說有話先跟老兄談談，要我特地打個電話。大家東奔西波，老朋友難得見面！軼羣正好來得不久，大成兄就請樓上去坐，樓上去坐！』

大成爲了周伯庠的話，本來有點驚奇，此刻驀地裏又聽說軼羣特地約他先來談談，他心頭不免一驚，一時幾乎答不上來，這一霎時，有許多念頭直往他心頭攢，頃刻覺得這屋子裏東西太擠，渾身覺得躁熱，便一邊摸出手帕來拭拭汗，一邊含含糊糊算是回答了葉仰山。

這是一座普通的單開間三層樓住宅，建造得倒還大方堅實，大成半年光景沒有來，又看見新置了一些傢具陳設，正表示主人近來各事都很得手。這客室裏掛着的幾幅畫，是當今幾個名家的手筆，那嶄新樣子，顯然是不久才上裱的東西。從客室進去，那樓梯對面是一隻奶油色的電氣冰箱，另外有幾隻小巧的椅子，可說把這塊小小的地方十足利用了。但一抬頭，通廚房的門口揚着兩張黃色的符，經過硃紅筆畫了好些雜亂的圓圈，這正像客室裏那座財神堂一樣，使周圍的東西變得很不調和了。記得有一次大成打趣地問過仰山爲什麼要在客室正中供着財神，葉仰山的肉裏眼謎成一條縫，說是他們家鄉每份人家都是如此，而且葉太太的意思：別的习惯都可將就，這供奉財神却不能隨便廢除的。

「是財神哪，老兄，反正……反正供着又不礙事……」大成記得葉仰山說這話時滿臉笑容，雖出于打趣的口吻，但一種虔敬的神情，也溢於言表。那麼這兩張符，又是保佑着什麼幸運福澤的了。

大成這麼想着，已經到了二樓，張軼羣早迎在樓梯口，一邊握手一邊說：「久違了，大成兄，抱歉得很，我竟好久不到府上來拜望。」

「不知道軼羣兄有什麼賜教？」大成看住了張軼羣說。他這話說得態度語氣都極輕鬆，雖是開門見山，但一肚子的焦灼意思，並沒有流露出來。

「豈敢豈敢，」張軼羣也笑了，「老朋友久不見面，談談罷了。」

三人轟然笑着走進後邊的一間，這裏陳設簡單，只有幾隻沙發，一隻小小的圓檯。張軼羣跟葉仰山是連襟，葉太太的妹妹是在戰事發生的一年跟軼羣結婚的。軼羣和大成是同鄉，大成跟仰山相識，還因爲軼羣的介紹。這兩連襟個性不同，志趣不同，平日很不投契。軼羣攻讀社會科學，現在跟新聞界有點關係，跟商界團體也有點關係。他是細長個子，三十多歲，顴骨高聳，說起話來慢慢地，彷彿總在字斟句酌的樣子。

大成心裏有點戒備，又不勝驚疑；正當周伯庠告訴他那一番話，如今軼羣又找他談，這中間是否有着什麼作用？大成從不多疑猜忌，所以這個思想只在他心裏一閃，便不再留在他心頭了。

他們一談就談到戰爭。現在全世界都在戰爭，沒有烽火的地方，也在醞釀着。難得遇到的朋友見了面

，就免不了以戰爭爲中心，談到戰時經濟，戰時生活，戰爭輿聞等等。這兒有一位是研究過社會科學的張軼羣，一位是對於社會事業有不少經歷的呂大成，更有一位是很通生意經的葉仰山，他們一見面，自然免不了要談戰爭。而且事實上，也唯有戰爭這個題目最廣泛，使談話的人感到自由，不至於不得體。軼羣對於法國的單獨媾和，似乎很有惋惜遺憾的意思。

「唉，政府要人們政見不能一致，這就是失敗的主因！有幾個，竟是孱弱無能，那怎麼能担当重任！」他的手指在沙發靠手上擊了一下，夾在食指跟中指之間那支香烟猛地裏一跳，幾乎衝了出去。他兩個高顴骨現在又有點目空一切的樣子，那神情，彷彿表示他能够担当得起似的。於是他又報告了一點「最近」的消息。

這類傳聞，大成原也聽過了，但從軼羣嘴裏說出來，就好像是他獨到的見解。葉仰山却坐在那裏只管抽煙，沒有把這些話聽進去。他中午吃下的酒菜還不會全部消化，想趁此歇一會兒，讓它對於晚餐有個接受的準備。電風扇開着，一杯冰汽水也在大成旁邊不住地噴着泡沫，大成喝下幾口，心頭却仍然熱得厲害。當那陣荷荷的風捲到葉仰山臉上的時候，那雙小小的肉裏眼擋着它半睜半閉的，好像很涼爽，很受用。

「唔，艱苦的日子還在後面呢！」忽然軼羣拿起一顆糖放到嘴裏，又這麼說。「這戰爭持久下去，發展開來，世界上那個國家的老百姓不受災難？誰能够挨過這個難關，誰就得到了勝利！大成兄，你說這話有沒有意思？」

大成笑着點點頭，算是回答了他。他心想軼羣特地約他早點來，難道就是要談這些？可是他仔細看來，軼羣這些話也不像平日那樣的認真，本來軼羣一談到這些問題，就要拉扯出一兩個重要人物出來，批評他們怎樣欠決斷，怎樣舉棋不定；有如他是他們左右的參謀，抱怨這些要人不採納他的計劃似的。然後他往往鄙夷不屑地說到什麼人自奉太豐，太會享受；到結果，他痛罵人家是金錢主義。可是今天他沒有把這一套搬出來，似乎暫時已經忘了。

大成感慨系之地笑了笑：「我們這一輩人，眼看的變故實在太多——」

這一句話沒有說完，那靜待着肚子裏消化的葉仰山，忽的伸了伸腿，含含糊糊地說：「管它呢——真

是！別談這一些！」

軼羣縱聲笑了，「好吧——不談這些！」他說。然後輕輕地告訴大成：「今天有一個人要見你。」大成又是一怔，他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兒。

「誰？誰要這樣轉彎抹角的見我？」

「老朋友！」

「那就更叫人奇怪了。」大成故意說得很淡然。

軼羣又敬一支煙，等到彼此燃上了，才挨近大成那邊，低聲說道：「是念椿，他要見你，又怕大成兄公忙，要我代約，我想老朋友久不見面，談談也好，便這樣將就地做一個東。舍間搬家還不滿一個星期，雜亂得很，所以就這裏。」

「那麼失禮了！怎麼喬遷也不通知朋友一聲呢？」大成先說了這一句，在禮是應該如此，在他此刻的心境也得如此，因為他實在覺得今天的事情太離奇。「原來是他啊！」他的心往下一沉，這樣想。「軼羣一向很反對念椿，怎麼今天由軼羣來做東拉攏？」

「的確久不見面了，念椿才是「公忙」，我是好懶！」大成說這句話，確是鼓起了極大的耐性；依他高傲的天性，他很想道個歉，謝謝主人的好意，說他不想領這個情，尤其像軼羣那樣早已知道他跟念椿有過芥蒂，更不應該做這個無聊的東！然而今天的軼羣，在他心裏太微妙了，所以他要按捺自己，耐着性兒，看看這到底是什麼把戲！

軼羣聽了大成的話，又轟然笑道：「這年頭啊，公忙私忙，大家都忙！就像我吧，成天忙，自己也不明白忙着點什麼。」

這些話頭顯然不像平日的張軼羣。如果在平常日子，對於念椿那樣的人，一定先嗤之以鼻，然後冷嘲熱諷地俏皮幾句，也許竟批評得體無完膚。決不會說什麼「公忙私忙，大家都忙」這一類附和的話。

「噯，念椿找我，軼羣兄可知道是什麼事情？」大成笑着說，故意說得很輕鬆，他要再試試這個批評家的態度。

「總不外乎是生意賣買了，到底是什麼，我不便問，當然就不清楚。」

大成一口氣喝完那杯冰汽水，萬分高興地說道：「軼羣兄現在對生意賣買，也很有興趣？」

他又這樣逼近一句。軼羣向大成看看，便從沙發裏跳起來，兩手撐在腰裏搖着那個風扇，那件西裝襯衫一忽兒滿滿地吸足一陣風，膨得挺大，一忽兒又完全吐出來。這麼着吸呀吐的好幾回，軼羣也趁勢吐了口氣，坐到大成旁邊。

「這年頭聽到的是賣買，看到的是賣買！說起來自然是够痛心的：什麼文化啊，教育啊，都是賣買！甚至於人格也是一樁賣買！」張軼羣慢條斯理地說，字斟句酌地把一個個字吐出來，可是並沒有大成見慣的那種氣憤樣子。「大成兄，如果念棒找你是生意上的賣買，那也無所謂；也許他念起舊情，覺得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

軼羣這後半段的話，並不說得慢條斯理，他好像很高興，只是給大成中途岔斷了。「不愧是社會科學家，有這樣精細的分析！」大成一邊抽雪茄，一邊笑着說。「可是給軼羣兄這樣一說，倒勾起我不少感慨，覺得在這個年頭生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大成這話是笑着開始，而以嚴肅結束的，非但軼羣覺得，那只管半閉着眼睛養神的葉仰山也覺得，睜開了一雙肉裏眼，向大成瞧了一會。

「大成兄，何苦太認真？我——就是犯了這過分認真的毛病，處處感到痛苦。所謂曲高和寡，常常是滿肚子的憤恨，什麼都看不上眼！可是大成兄，在這個社會裏，化點本錢做生意，也錯不了什麼，賺點錢也說得過去，比起人家榨取剝削發大財的，真不可以道里計了！」軼羣說。

大成不能不嘆口氣，他苦笑着，每逢他在這樣欲笑不能的時候，他的氣度實在很酒脫而動人的，跟眼前這個酒醉飯飽的葉仰山那副惡俗樣子相形起來，更見得大成確有一種高超的風度，便是專好批評的張軼羣，也有點粗俗難耐了。

「可惜現在的摸本錢做生意，也已經出了軌，跟榨取剝削差得不遠了！噯，軼羣兄，矛盾——矛盾！哈哈，你們有沒有看到這種到處都是的矛盾？」

蝶

戀

花

李健吾

第二幕

月明星稀。午門前面站着一個執金吾。

執金吾（獨唱）

我的模樣兒最最神氣，
伺候皇上我還嫌起膩；
手裏握着一根黃金棒，
遠看倒也像一員大將。
有人笑我是個大傻瓜，
不知道我也有腦袋瓜：
有時候我看着小麻雀，
我也用心學着去思索。
我奇怪我爲什麼守門，
人爲什麼生下來是人，
做秀才的永遠做秀才，
要發呆的就永遠發呆？

所以要說我沒有腦磕，
閣下還沒有這個資格。

我有一對大腳巴鴨兒，
和我的腦磕滿對岔兒。

爲了一個要靜靜地想，
一個就靜靜地來站崗。

上天給了我一個腦磕，
腳巴鴨兒學會了幽默。

所以上天待人最公道，
什麼材料配什麼材料：

秀才缺少我這個腦磕，
自然根本不懂得幽默。

【李李丁花，蒲公英花和禿妮子花領着花草合唱隊

進來。

花草合唱隊

明裏來在宮裏好不得意，

皇帝批准他的三本奏章，
大學士生完氣又發脾氣，
小學士心裏頭全鬧饑荒。
現在他們後悔也沒有用，
從今以後說白話寫白話，
之乎者也放在一邊不用，
出口成章就得天天挨罵！
正是：

仙子得罪，
學士狼狽，
而今烏乎，
悔不當初！

【翰林合唱隊由午門出來。

翰林合唱隊

明裏來在宮裏好不得意，
皇帝批准他的三本奏章，
大學士生完氣又發脾氣，
小學士遭了殃還要著慌！
四六八股攔起來不使用，
從今以後說白話寫白話，
呢哩啦嗎甬提多不受用，
出口成章還得天天挨罵！

正是：

仙子胡鬧，
學士上吊，
苦不可言，
非甜非鹹。

全體（合唱）

明裏來在宮裏好不得意，
大學士生完氣又發脾氣：

仙子得罪，
學士狼狽，
而今烏乎，
悔不當初！

【一品大夫和二品大夫進來。

一品大夫 糟透了！簡直要不得！
字字丁花 你們不像挺開心嘍。

一品大夫 開心！我倒想開心！你們那個鄉下孩子是
成心跟我們作對嘍！皇上親自批閱他那三本奏章，
晚飯都忘記喫，這是從那兒說起！

二品大夫 你瞧罷，皇上會批准的。

一品大夫 批准！當然嘍！他是新來的人，皇上寵他
着哪！乾脆一句話，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蒲公英花 依你說，倒像是我們不該。

一品大夫 當然是你們不該！

李李丁花 可是你們想想看，朝政交給你們議論，三年也議論不出一個眉目。現在好了，皇上獨斷獨行，要多快就有多快。

蒲公英花 想到做到，正是我們仙人的本色。

二品大夫 本色不要緊，可是這麼一來，朝廷養了我們這一批人做什麼用？這一下子倒好，翰林院眼看就要遣散了。

蒲公英花 想必是要遣散罷。

一品大夫 我不替自己說話，我也不說一句話糟蹋腦髓，正相反，我尊重腦髓。我也常常希望我有腦髓。不過你們想想看，作官兒的要是全有了腦髓，老百姓該怎麼辦？你叫老百姓到什麼地方找腦髓去？

李李丁花 這話倒很新鮮。我們就沒有想到這上頭。

二品大夫 這就是女人過問朝政的結果。

一品大夫 我們夜郎國要是有什麼興革的話，永遠輪不到我們書生。其中有個道理，聽我唱給你們聽。

（獨唱）

從前沒有科舉的時候，

人也照樣兒唸書，

孔夫子是一個老學究，

顏回跟着他喝粥。

後來出了我們這羣賢子賢孫，
一天到晚拿着破書本子發昏。

翰林合唱隊

後來出了我們這羣賢子賢孫，
一天到晚拿着破書本子發昏。

一品大夫（繼續）

正當我們發昏的時候，

出來了個秦始皇，

焚書坑儒他還嫌不夠，

坐了船他想出洋。

我們膽小的書生全不敢出聲，
就怕人家見了我們稱呼先生。

翰林合唱隊

我們膽小的書生全不敢出聲，
就怕人家見了我們稱呼先生。

一品大夫（繼續）

漢高祖馬上得到天下，

叔孫通抱着酒壺，

叫他的弟子少說閒話，

「唯！——諸生寧能關乎？」

我們犯不上和人爭這口閒氣，

「百無一用是書生」，乃天經地義。

翰林合唱隊

我們犯不上和人爭這口閒氣，

「百無一用是書生」，乃天經地義。

【翰林合唱隊下。

李季丁花（衆學士唱歌的時候引起她注意）模樣兒挺可愛，不嗎？

蒲公英花 是挺可愛。遷就，不在乎，有自尊心，不愧為讀書樣子。

二品大夫 那麼，即早把你們那鄉下孩子攔住，好不好？想想看，你們多誤事！

李季丁花 我們現在沒有人能够攔得了他。（向蒲公英花，私語）他們不挺秀氣嗎？（高聲）誰叫你們惹我們生氣的！

【Duet

李季丁花（獨唱）

你們央求是白央求——

別走！

你們是我們的對頭——

別走！

我們嘆氣，

沒有，

沒有關係，

我們作戲——

別走！

花草合唱隊

她們嘆氣，

沒有，

沒有關係，

她們作戲——

別走！

蒲公英花（獨唱）

你們不必向後退——

別走！

我們流下了眼淚——

別走！

我們生氣，

別有，

別有意義，

你們小器——

別走！

花草合唱隊

我們生氣，

別有，

別有意義，

你們小器——

別走！

一品大夫，二品大夫（同時）

你們嘆氣——

哈哈！

你們生氣——

你們嘔氣——

走啦！

「一品大夫和二品大夫下。衆仙女望着他們，傷感而多情。花仙進來。」

花仙 不害羞！啐！不害羞！你們就這樣遵循仙家的戒條嗎？你們不知道，下嫁凡人就是死刑嗎？

李李丁花 我們知道；不過，希望下嫁凡人，並不犯罪。

禿妮子花 你要是不開恩，我們全得死。

花仙 你們就不應該起思凡的念頭。

李李丁花 不是我們要起這種念頭，是念頭自己要起。

蒲公英花 我們不比仙長。仙長可以視若無睹，我們就不成了。

花仙 視若無睹？難道我沒有眼睛？當着英俊的男子，你們就真以爲我無動於中？那不是一個男人！（

指執金吾）多英俊！多威武！（向執金吾）喂，請教，你是什麼人？

執金吾 我是執金吾，經常給皇帝看門。

花仙 執金吾，你人很漂亮。

執金吾 人全這樣講。

花仙 應當這樣講。（向衆仙女）你們看，這位先生的儀態，甯想在世上找得出第二份。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要是由着性子的話，我就跪下來膜拜他。不過，我不許自己任性胡爲；我不許自己起這種念頭，這種念頭就永遠不會起。我的眼睛看見了他，可是我有法子對付我的眼睛。（獨唱）

難道因爲他穿了一身鎧甲，

我的心口撲騰撲騰地在跳，

我就會亂了我仙家的步伐，

就會把我的戒條上下顛倒？

難道因爲我是天上的神仙，

會和我的好朋友織女一樣，

怕傷心一直住在銀河旁邊，

想男人就不管河裏的風浪？（旁白）

我的心就像鴿子一般溫柔，

我的情就像河水一般長流；

我不敢當着人講出這些話，

花草合唱隊

我私下裏並不是不想出嫁。

她的心就像鴿子一般溫柔，

她的情就像河水一般長流；

她不敢當着人講出這些話，

她私下裏並不是不想出嫁。

花仙（獨唱）

天下的事半點兒不由自己，

有時候你不承認也得承認，

你就是歡喜也得裝不歡喜，

像我這樣的仙長更要謹慎。

立戒破戒未免要遺笑大方，

知法犯法簡直要加倍懲罰，

我就是想和凡人做對鴛鴦，

也不能够自己讓自己糟蹋。

所以我不願意在人間周旋，

無緣無故一個人就會思凡：

這位軍官雖說是個好配偶，

我不知道怎麼樣向他開口。

花草合唱隊

所以她不願意在人間周旋，

無緣無故一個人就會思凡：

這位軍官雖說是個好配偶，

她不知道怎麼樣向他開口。

【花仙率領衆仙女下，樣子很憂鬱。

【篠紅線差不多是哭着進來。

篠紅線 我不明白我爲什麼這樣沒有興致。我把自己一下子許給兩位大官人。擱在別的女孩子身上，她們一定快活的不得了；可是我呀，苦不可言。不要以爲我是留戀明裏來，我恨他恨入骨髓。看着男人帶一個比他年輕許多的母親散步，是女孩子就受不了。

【一品大夫進來。

一品大夫 篠紅線！我的寶貝！

篠紅線 你是誰？敢這樣稱呼我！可不，說不定你就是我許婚的兩位大官人中的一位。

一品大夫 我是其中的一位。

篠紅線 噢！不過，我問你，你怎麼會作大官的？

一品大夫 我家裏世代代作大官。我爺爺的爺爺是唸書唸的，我爺爺的爸爸是拿錢捐的，我跟我爺爺我爸爸一樣，也是拿錢捐的。官是一樣有得作的。

篠紅線 請問，爲什麼單有一類人活着就非作官不可？

一品大夫 解釋起來相當困難。我不妨給你舉幾個例

子。(獨唱)

當初戰國有一個瘦子叫做蘇秦，
沒有一個人唸書像他那樣辛勤；
一家人說他趕明兒一定有出息，
想不到出去了四五年只有碰壁；
他師傅是山東有名兒的鬼谷子，
人家說他頂好回家鄉種種穀子；
好容易餓着肚子走到村子門口，
他嫂子劈頭就賞了他七八掃帚，
他女人堵着房門不許他上熱炕，
他莊稼爹坐在堂屋直喊他算賬。

過不了幾年他一下子交了好運，
一個人褲腰帶掛着六國的相印；
有一天他坐着轎子過門而不入，
周天子迎到郊外把他稱做阿叔；
他哥哥跪在一旁拿布給他揩鞋，
他嫂子爬在地上活像一條青蛇；
他莊稼爹拿着盆子給他打臉水，
他女人老遠老遠就伸出了小嘴；
他問他嫂子爲什麼前倨而後恭，
「你作了大官」，這是他嫂子的口供。

有才學算不了一回事，這世上
是這麼個世上，貴與賤就得兩樣。
儒林外史裏面有一個童生姓范，
活到了五十四歲還沒有人稱讚；
老丈人是屠戶，他不曾喫過豬肉；
考舉人，老丈人罵他想喫天鵝肉；
不知道怎麼一下子他就中了舉，
老丈人說他是文曲星會唸論語，
張鄉紳親自送過來五十兩紋銀，
諸色人等把他看做第二個蘇秦。

【二品大夫進來。

二品大夫 篠紅線！我的好人！
篠紅線 另一位來了！喂，到底是誰，你們決定了沒
有？

二品大夫 還沒有決定。根本就沒有方法出口。依我
說，是我。

一品大夫 依我說，是我。

二品大夫 所以，我們也不好意思出口。還是你來罷
。你要誰就是誰。

篠紅線 你們叫我怎麼辦？你們兩位全是大官人，全
是有錢人，全通人性。

一品大夫 我們全是。至少我是。

二品大夫 我也是。

一品大夫 沒有的話！

二品大夫 我的確很通人性。

一品大夫 好，好。你也許很通人性。

篠紅線 你們兩位處處相同，實在沒有什麼好挑選的。

。要是你們有一位肯棄官不作，把產業分給窮人，那麼，餘下一位我就好挑選了。

【她迴避開。

二品大夫 她有道理。你準備好了犧牲嗎？

一品大夫 我不幹！

二品大夫 嬌小姐的勸告也不行？

一品大夫 我不幹！

二品大夫 我們研究研究看。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兩個人誰讓步？也許，依我看，她和我在一起比較相宜。

一品大夫 我不知道你是否相宜。她也許相宜。不過，我似乎應當提醒你一句，你要是捨去我心上的人，我們兩個人就得有一個人拿性命相抵。

二品大夫 問題是，我們誰拿性命相抵？你有沒有犧牲的意思？

一品大夫 我不幹！

二品大夫 正人君子的勸告也不行？

一品大夫 辦不到！誰捨去我心上的人，我就殺掉誰。這是我的家風，世代如此。

二品大夫 當然。

一品大夫 我不能够做一個不肖的子孫。

二品大夫 不能够。

一品大夫 所以，我的地位非常困難。賢弟，我不忍心下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二品大夫 （極為感動）我的好世兄！

一品大夫 我們是好朋友。我們從小就在一起。我要是把你殺死，誰還跟我在一起吃飽了沒有事幹玩兒樂？

二品大夫 好世兄，依你說，你動不得手。爲你吃飽了沒有事幹着想，你動不得手。我不能够叫你吃飽了沒有事幹，那太殘忍了。還是讓我動手的好。

一品大夫 不好！不好！

二品大夫 就那麼辦。我們從小就在一起。你是我的好朋友。

一品大夫 （大爲感動）好！好！全依你。不成！不成！我不能够讓你抱恨終生。那太殘忍了。

二品大夫 我想沒有什麼。開頭有點兒難受，過些日子就會好的。朋友裏面我最歡喜你，不過，也許不

及你那麼歡喜我。

一品大夫 賢弟，你爲人剛強，不過，你的眼淚說出的痛苦。不，賢弟，你歡喜我，十天的痛苦我也不忍心留給你。

二品大夫 世兄，不會超過十天的。現在你是一品，你去世以後，我就陞成一品了。世兄，我一天也不會爲你難受的。

一品大夫 賢弟，我說不過你，不過，左右爲難，你得承認。

篠紅線 (過來) 你們不會爲我鬧別扭罷，那也太不值得了。

一品大夫 不值得。

二品大夫 不值得。朋友之道不可廢。我們是情如手足，義同生死。

一品大夫 我們是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我們不能夠爲一個女孩子壞掉我們的交情。

【Quartet】

一品大夫 (獨唱)

我寧可來世變狗，

也不肯這麼輕易

傷害我的好朋友。

二品大夫 (獨唱)

我說我也這樣想：

愛情比不得友誼，

何況你我同過榜！

篠紅線 (獨唱)

我今天出够了醜，

大官人把我拋棄，

好，說分手就分手！

合唱

未婚妻讓給別人，

事情有點兒邪門。

一品大夫，二品大夫

我們兩個好朋友，

篠紅線

一個人說走就走！

【三個人下；執金吾一個人。

【大學士進來，十分苦惱的模樣。

大學士 (朗誦)

爲了愛情我整夜睡不着覺，

心裏頭就像有個腳八鴨兒，

一個勁兒地直拚命往上翹，

我就不會有一件事對岔兒。(獨唱)

我脫完衣服才想起脫鞋，
我那個樣子就像中了邪；
蓋着兩牀被窩我會發抖，
臉蛋子通紅像才喝過酒；
我吹滅了燈正要閉眼睛，
窗戶外頭飛來一隻蒼蠅，
不偏不歪落在我的禿頭，
滾來滾去好似一個皮球；
好不容易我摸黑把它趕掉，
宮裏面連夜抄來了報告；
明裏來這孩子不識擡舉，
要皇帝廢掉我們的科舉；
我一急拔掉我那根頭髮，
又出了一身的雞皮疙瘩；
我還以為牀上有了跳蚤，
直起身子裏裏外外尋找；
後來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就在牀底下睡着了完事。
我想女孩子想出了毛病，
我一整夜簡直是玩兒命。

【唱到最後幾句，一品大夫和二品大夫進來。他們非常同情大學士，向前表示關切。

一品大夫 大人身體違和，卑職於心不安。
大學士 二位大人，就官爵而言，位極人臣，我也應當躊躇滿志了。不過，人就是這樣子，我們永遠不會知足的。篠紅線同時許給兩位大夫，我寧可同時做兩位大夫，也不願意做一個寂寞的大學士。
二品大夫 （並不熱衷）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一品大夫 因為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所以看見貴體違和，我們就禁不住想道：「這樣下去是不可以的。大人平日似小鳥一般輕盈，唱起歌來也和小鳥一樣自如，一口氣唱二百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氣象萬千，誠有其不可以磨滅者在。大人如有個三長兩短，不僅翰林院慟哭流涕，就是戲園子也要披麻帶孝。」所以貴體是違和不得的。
大學士 你的理論是正確的，不過，我也有我的難處。我有兩種身份。第一種，我是篠紅線的乾爹，她的保護人；第二種，我想向她求婚。是她的乾爹，尊嚴所在，當然啦，不便說我愛她。萬一要說的話，我也只好綑着臉，老腔老調，擺出一付乾爹的面孔，說：「我愛你。」你們明白，這樣下去是不可能的。

二品大夫 人一有了身份，就得自認倒霉。大人一下子就弄了兩種身份，痛苦是必然的。謝天謝地，我

是什麼身份也沒有。

一品大夫 然而，大人的心只是那麼一顆，人也只是這麼一個。女孩子要的也就只是這個。勇往直前，成敗在所不計，大人雖老，老當益壯。

大學士 好，我試試看。萬一失敗，我認命。

【Trio】

一品大夫（獨唱）

直入虎穴，

無所畏怯——

女孩子就怕曲裏拐彎；

人皆如此，

何足掛齒，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

合唱

難過，難過，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

二品大夫（獨唱）

如若退後，

立刻無救，

女孩子不要按步就班；

疾如脫兔，

全力以赴，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

合唱

難過，難過，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

大學士（獨唱）

優勝劣敗，

如此世界，

女孩子都好沾醋撚酸；

打完噴嚏，

鼓起勇氣！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

合唱

難過，難過，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

【大學士和兩位大夫揖讓而下。

【明裏來由午門進來。

明裏來（朗誦）

我們的皇上是個小老頭子，

他坐在龍椅子上像個猴子，

靠下巴長着一個大肉瘤子，

說起話來像一個老京油子。（獨唱）

安國定邦何必書生，
有名無名一般是人，
生命本身是盞明燈，
越是人爲越是不仁。

活着是人人的願望，
作愛用不着誰來教，
犯罪原是一本舊賬，
富貴貧賤全是同胞。

女孩子生來近視眼，
篠紅線是一隻鸚鵡；
她和我越來越疎遠，
打定了主意學八股。

【篠紅線進來。

篠紅線（驚喜）明裏來！

明裏來（驚喜）篠紅線！（收斂）我想我應當稱呼
「夫人」才對。是什麼夫人，一品還是二品，還沒
有人告訴我。不幸的很。

篠紅線 我還沒有決定做什麼夫人好。你明白，我沒
有母親出主意。

明裏來 你沒有，我有。

篠紅線 可不是，年輕着哪。

明裏來 年輕！少說也有四五百歲！

篠紅線 倒會保養，臉上一絲皺紋沒有。

明裏來 本來嘛，她是一位仙子。

篠紅線 她是——對不住，她是什麼？

明裏來 你現在不和我好，我也用不着瞞你，我母親
是一位仙子。

篠紅線 仙子！那，那，那就不同了。這麼說起來，

你也是仙子，你不是嗎？

明裏來 我是一半兒仙子。

篠紅線 那一半兒？

明裏來 上半——到腰爲止。

篠紅線 真的！（用手指戳他）覺不出來麼？你爲什
麼不早告訴我？

明裏來 我怕告訴了你，你不喜歡我。現在我沒有什
麼可忌諱的了，我不妨一五一十全講給你聽——我

只有一半兒是凡人。

篠紅線（哭）我寧可愛一個凡人是一半兒，也不愛
十個凡人是整個兒。

明裏來 好啦！找你那十個凡人去。

篠紅線（哭）我只有兩個，就够我恨的！你饒了
我。

明裏來 我想沒有那麼便當。再說，麻煩多着哪。你不知道，我祖母和我母親一樣年輕。我那些姨母全年輕。

篠紅線 你放心好了。以後我只要看見你跟年輕的女孩子在一起，我就知道那是你一位長輩親戚。

明裏來 當真？這麼說起來，篠紅線，我們會快快活活過一輩子的。

篠紅線 我們得趁早兒結婚；我們會三心二意的。

明裏來 好，我們先結婚。

篠紅線 然後三心二意也不遲。

明裏來 人平常總是這樣子。

【Duet

明裏來（獨唱）

我們千萬不要往後推，

馬上去做結髮夫妻，

不然的話，

你愛我的那點兒意思，

中間再來一個打岔，

又要高飛；

水性楊花女孩子的心，

我爲什麼還要猶疑？

不然的話，

我們兩個人就要分離，

你會另找別人出嫁——

馬上成親！

篠紅線（獨唱）

我們千萬不要往後推，

馬上去做結髮夫妻，

不然的話，

半路鑽出一個小東西，

好似天仙一樣披掛，

我就要吹；

喜新厭舊男孩子的心，

我爲什麼還要猶疑？

不然的話，

我一個人會哭哭啼啼，

恨不得早一天出嫁，

馬上成親！

不過，你母親曉得不曉得你——我是說，我們的婚事？

【燕子花進來。

蓼子花 她曉得，她在這兒歡迎她的兒媳婦。

【她握着篠紅線的手。

篠紅線 你的手倒跟凡人一樣！不過，大學士不答應

，又怎麼辦？

明裏來 我簡直忘掉他老人家了。母親，我說不過他，你去幫我們同他講，好不好？

蓼子花 （旁白）我同他講！（高聲）不！不！不可能！

明裏來 我們的幸福，我們的性命，全看他允許不允許。

篠紅線 好仙子，我們只有你幫忙，你不好拒絕我們。

蓼子花 你們就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大學士是我丈夫！

篠紅線 你丈夫？

明裏來 （同時）你丈夫？

蓼子花 我丈夫，你父親！

【明裏來啞然。

篠紅線 那就更好辦了。他曉得明裏來是他兒子！他絕不會反對我們結婚。

蓼子花 不，他不應當曉得。他以爲我死了，沒有孩子；我雖說愛他，我可不能夠騙他。花仙會判我死

刑的。你們瞧，他來了！我們趕快躲開！

【他們迴避開。

【大學士進來。

大學士 好啦！好啦！我總算把我自己說服了！我和篠紅線的婚事，我看就算定了。開頭我還不肯；我不願意加以考慮。後來鼓起勇氣，我同自己講，自從我「三省吾身」那一天起，我和自己相識也有好些年了，既然不是外人，我有什麼不好考慮的？地位，財產，學問，道德，名譽，經驗，全夜郎國沒有一個人可以和我相比。我還有什麼好考慮的？理智推敲以後，我就努力喚起情感。我發見眼睛裏頭有一滴眼淚，我開心死了！經過理論和感情的雙重掙扎，我終於勉強，極勉強地允許自己結婚。

【明裏來和篠紅線走開。蓼子花將臉蒙起，走近。你是誰？來做什麼？

蓼子花（朗誦）

大人，小婦人跪下來有言相求！

明裏來是我兒子，我爲他憂愁。（獨唱）

年輕孩子全作愛，

沒有幾個人例外，

大人要是不見怪，

何妨想到你太太。

當年你爲她心碎，
她爲你花般憔悴，
你爲她不再婚配，
時常背着人流淚。

爲了過去的歡悅，
爲了快樂的冤孽，
願大人聽從賤妾：
一朵花一隻蝴蝶。

年輕孩子全作愛，
沒有幾個人例外，
大人要是不見怪，
何妨想到你太太。（朗誦）

小婦人放肆，大人官運紅又紫，
萬一大人不允許，小婦人尋死。

大學士（深爲感動，稍緩）你的歌唱得很動人，不過，我無能爲力，你知道，簾紅線是我的未婚妻。

蓼子花 你的未婚妻？不會！不會！

大學士 我方才這樣決定的。誰反對，誰就是死！
蓼子花 你既然要我死，我也不必求你了。
花草合唱隊（在外呼喚）

蓼子花！

當心！

蓼子花 反正是死，我還是說破了好。
花草合唱隊（在外呼喚）

蓼子花！

當心！

蓼子花（獨唱，揭去面網）

他是你的兒子，

我是你的妻子——

而今已矣，

但求一死！

花草合唱隊（在外悲悼）

蓼子花！

滾噫！

蓼子花！

滾噫！

大學士（認出她來）蓼子花！你還活着？
我還活着！現在讓我死好了！

【花仙率領衆仙進來。蓼子花向她跪下。

花仙（朗誦）

你知道我的刑罰有多嚴，
你第二次不守你的誓言！

花草合唱隊

噫！

蓼子花！

噫！

蓼子花！

花仙（朗誦）

命裏注定，接受我的法旨，
我只有一個字，就是你死！

花草合唱隊

噫！

蓼子花！

噫！

蓼子花！

【明裏來和衆學士進來。花仙舉起法杖。大學士和明裏來向她哀求。李李丁花和蒲公英攔住法杖。

李李丁花 花仙，蓼子花要是死，我們都得死，因為
犯罪的不止她一個人，我們全犯了罪。

花仙 什麼？

【翰林合唱隊同花草合唱隊一同跪下。一品大夫和

李李丁花在一起。二品大夫和蒲公英花在一起。

蒲公英花 花仙，我們全成了官太太。

一品大夫 花仙，錯的是我們；她們不由自主，並非
有意下嫁。

花仙 她們似乎有意。而且完全自主。（稍緩）你們
全犯死罪，不過，我不好叫你們全死。（展開戒規
）這上面寫得很清楚：仙子下嫁凡人者死。

大學士 我是一個有名的刀筆，這類事我最最在行。
到了重要關頭，讀書人一言可以興邦。你只要添一
筆就成了。「下」字添一撇，改成「不」字，「仙
子不嫁凡人者死」，困難立刻就解除了。

花仙 你的辦法倒怪有趣的。好。就這麼辦。（修改
戒規）執金吾！

執金吾（向前）有！

花仙 「不嫁凡人者死」！我得趕緊給自己找一個丈
夫！執金吾，你願意不願意娶一個仙子？

執金吾 我的責任是服從。保護婦人孺子更是我軍人
的義務。仙長儘管放心。

花仙 見義勇爲，你稱得起一個勇士。從現在起，你
就是神仙。（向衆學士）你們，諸位官長，你們怎
麼着？你們願意和我們在一起嗎？

【衆仙女跪下哀求他們去做仙人。

一品夫人（向二品夫人）聽說以後廢掉科舉，要找有頭腦的人作官，我們留在凡間沒有用處，還是跟她們到天上走走罷。

二品夫人 不但沒有用處，也沒有意思。

花仙 好！我先把你們帶到東海洗洗澡，再帶你們到西天去。

【Finale】

篠紅線（獨唱）

我們成了仙人，

就要離開紅塵，

明裏來和我一道兒上天，

世人不用疑惑，

我們當然快活，

一個山窪裏頭做神仙。

篠紅線，蓼子花，花仙

一個槽頭容不下兩匹馬，

一個女人只配一個漢子；

要是兩個的話，此言不假，

一定就會惹出天大亂子。

合唱隊

一個槽頭容不下兩匹馬，

一個女人只配一個漢子，

要是兩個的話，此言不假，
一定就會惹出天大亂子。

大學士（獨唱）

出門我們駕雲，

上路不怕雨淋，

今而後之乎者也已焉哉，

全部離開人世，

一羣翰林學士

飛到蓬萊，摘果子，喫長齋。

【Trio】

大學士，一品大夫，二品大夫

我們一對一對天長地久，

怕只怕衆學士神經失常；

豬八戒孫猴子全是朋友，

在天上人人永遠做新郎。

合唱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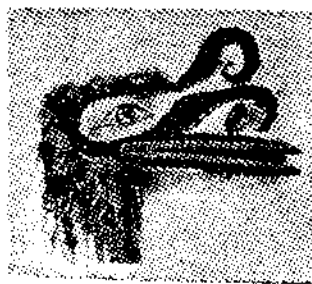
我們一對一對天長地久，

怕只怕衆學士神經失常；

豬八戒孫猴子全是朋友，

在天上人人永遠做新郎。

導演的們把戲



秋 士

在舞臺劇中，臺下的觀眾們是一個有同情心，而準備接受演員們所表露的情感的羣衆，所以演員們常爲臺下的情緒所感動而得到更深刻的表演。觀眾們在喜劇中的笑聲和在悲劇中的歎息，都是戲劇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是在攝影場的沒有人性的水銀燈下，所有的觀眾祇是一羣忙於所事的技師，他們對於劇情漠不關心，而且劇中的片段往往須一再重攝，所以演員們很難操縱

自己的情緒，而使其適合劇情。聰明的導演們遇着這種情形，便須運用他的急智，用各種把戲來挑逗演員們喜，怒，哀，樂的情感了。

秀蘭鄧波兒(S. Temple)在她的第一張巨片「小麥卡小姐」(Little Miss Marker)中，演至應該下淚時，她抗議道：「我覺得很快樂，叫我怎樣哭得出來？」時間很快的過去，鄧波兒越過越快活，電影公司的老板則越過越着急，因爲多過一分鐘他們便多耗一分鐘的費用。後來還是導演何爾(Allen)想出一個辦法，他問鄧波兒太太她的女兒最愛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剛買了一部新車，」鄧波兒的母親答道，「我的孩子像寶貝般愛牠呢。」

幾分鐘後，電話的鈴響了，何爾跑過去接時，忽驚叫道：「什麼？鄧波兒太太麼？你的新車出了亂子撞壞了，全部撞碎了麼？」他的

驚惶失措的聲音，給小鄧波兒聽見了。她的笑渦立刻隱去，她那雙黃色的大眼睛裏淚珠直流，一哭不可收拾，何爾即刻把她推到鏡頭前面。

在「舞臺門」(Stage Door)裏面，有一幕很著名的演出，是李特士(Andrea Leeds)走上一列長梯而去自殺時的絕望而厭世的神態。喇卡華(G. La Cava)在導演時，令李特士複演了無數次。在整個鐘頭裏，她祇是在梯子上扒上扒下，累得要死。一面還要盡其所能地去表演自殺前的神情。

「劣極了，再演一次吧！」喇卡華命令着。她祇得拖着雙疲乏的腿再扒上去。「這回更壞！」喇卡華又在叫了。

這樣地過了幾個鐘頭。她的腿僵了；臉部的化裝給汗融化了，很難看地往下流。「繼續演下去！」喇卡華呼喝着，「你是一個厭棄一切的人，你是要自殺的。」「我真

的這樣希望着！」李特士呻吟着說。「跑上去！」喇卡華無情地下他的命令。她祇得再走一回梯子。這回她累得簡直不能再理會自己是往那裏跑，或者甚至不能記得她是爲的什麼事情跑上去。此時她的精力僅僅能够把她的一條腿移到另一條前面，她就這樣在夢遊般走了上去。「就用這個吧！」喇卡華高聲叫着。結果這一幕戲成了演技的傑作，不過也是導演術的更大的傑作。

喇卡華並不是用這種戰術的第一人。當卓別林導演「巴黎一婦人」(A Woman of Paris)時，曾發生過一件很動人的故事。在這部片子裏有一幕是一個婦人接到通知，說她最愛的人已經被殺。當時的女明星用盡她的表演術；她慘叫着，她裝成一張淒慘的面孔，她默然用手槌着心胸。都不成，卓別林命她試了又試——整個上半天，整個下午。次日早上又開始表演了，這樣

又是一整天，把這幕戲重複地演着。直到後來，所有在場工作的人員都疲倦，厭煩得誰也不去理會被殺的是什麼人了。到最後一次，或者是第一百次吧！那張通知書遞給她時，她無力地接了，木然地把牠拆開，沒有生命，沒有表情地向牠瞪着。她疲乏到不能讀這通知書了。她就是這樣的站在那裏，不說句話，不做點事。攝影機還是開着，因爲司機者累得忘記把牠停止了。祇有卓別林一個人有這氣力大聲叫道：「停止！這回對了。」他果然不錯；劇評人到現在還時時提起這一幕，認爲是空前的無疵的演技。

「犁鋤與羣星」(Plough And Stars)是約翰福特(John Ford)導演的。背景是「復活節暴動」(Easter Rebellion)時杜伯林(Dublin)的黑暗而彈痕累累的街道。他教導福士達(P. Foster)和另外兩個演員怎樣衝過這條可怕的街道。

「當你們經過那個窗子下面時，」福特說，「你們要當心點，因爲我們開鎗的時候，牠會被打碎了倒下來的。」那三個戲中的亡命者開始去試演，但是福特却悄悄地向攝影師低聲道：「現在就拍吧！」突然一架機關鎗向着置景掃射，子彈一排排的橫飛着。那三個演員給出其不意地嚇失了魂，他們拚命地往前衝。當經過福特所提起過的窗子下面時，子彈集中着把牠打得粉碎，玻璃片像雹一般飛下來，他們祇有逃命的份兒。

歇了一會，福士達走到福特面前，一面揩着額上的汗，一面對他說：「要把窗子重裝好才可以開拍吧？」

「已經拍好了。」福特溫和地答道。

的確，福特是不擇手段地求取逼真的成績的。在「暴風劫」(Hurricane)裏，何爾(J. Hall)，

那個戲中的英雄，勇敢地由監牢中 特徵笑着。

逃出。當他跳入海中時，獄卒用鎗向他射擊。在拍戲前，福特對何爾說：「你得使觀眾們相信你是在游泳着逃命呢。」

「我辦得到。」何爾說。

「我知道你是辦得到的。」福

當何爾跳入海中表演時，一顆來福鎗的子彈突然打在他前面，激起了很高的水花，跟着第二顆在他耳邊響着，他嚇得潛進水面下，不敢上來。直至他的肺像是要炸了，不得不浮到水面呼吸時，「砰！」射擊。



獵奇趣味

滄一

企鵝的求婚，具有動物中最嚴正的規範。當牠向她求愛時，先擇一隻珍貴的石卵，啣放在她面前，表示自尊和好意。如果她啄起來，牠們便算訂婚。假使她不理牠，牠決不觸動石卵。於是雄的重將石卵啄起，去找另外的對象。

全世界最高的植物，是野生於澳洲的有加利樹，高達一百五十米，有矗立雲端之概。它是一種常綠喬木，雖然生得很高，但是樹身卻很細，枝葉僅生於上端，葉長十五厘米至三十厘米。它長得很快，吸水特多，所以能使濕地變乾，葉裏面能夠提出解熱藥和香水來。

雖然多數魚兒都是啞子，但也有少數能夠發聲：美

國的曲鯊 (Bowfin) 會發出銅鈴般響亮的韻節。南美洲的鼓魚 (Drum fish) 因能利用鰾裏空氣，激動腹內一層肌膜，發出彭彭如擊鼓的聲音，所以得到這樣的稱呼。別名喚做海公雞的大頭魴 (Gurnard) 能發出號筒般的噪音。南美的貓魚，相反的，鳴聲倒有點兒像狗。鰾魚的一種，叫唱歌魚 (Singing fish) 的，能自海的深處，播送出牠那調和醉人的音節來。

倘若我們能夠到月亮裏去旅行的話，在那裏不但不易於點火，并且不能聽見一切聲音，甚至連數尺以內的大砲聲也難聽到。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繁星。

馬六甲地方求雨的時候，要拿貓來作犧牲。他們先使女子以鍋反冠頭上，然後再盛水放在地上，並將貓置於鍋中浸溺，直到將死時始放出，據說如此便可降雨。



勒沃的病房

法國杜哈曼著
遙山譯

喬治·杜哈曼如今已是七十老翁了。他早年學的是醫科，歡喜的是文學。一九一四年他志願入伍，當二等助理軍醫官。就在他服役大戰的傷兵醫院裏，他寫成了二部短篇小說集：一部叫文明，一部題作殉難者行述。文明在一九一八年獲得法國的龔果爾文學獎。從此他在文壇上就接一連二的供應了不少名著。一九三五年他入選爲法蘭西學士會會員。勒沃的病房便是文明這集子裏的一篇。

在勒沃的病房裏你是不會納悶上的狂風雨，把有氣無力的回聲傳的。戰爭的吼聲，運輸隊的行進，送到海灣底裏。但這種聲音對於耳排礮癲狂似的震動，屠殺機械底一朵的熟習，就像悲慘世界的脈搏一切吹嘯和喘息，一直傳到窗下，用般，而且在勒沃的病房裏是不會納着沒勁的威勢搖撼窗戶，好比洋面悶的。

那是一間狹長的屋子，擺着四張牀，四個人；可是大家叫做勒沃的病房，因爲屋子四下裏都充塞着他的氣息。病房剛剛和勒沃相配，再服貼沒有，好似一件定製的衣衫。十一月初，伍長丹太使盡了卑鄙的詭計要把勒沃更換病房，目的達到了，可憐的人給送到樓上一個廿只牀位的大房間，令人頭暈眼花的大沙漠，毫無親切感，一片劇烈而無情的亮光席捲了一切。三天之內，由於身心雙方自發的決心，勒沃病勢逆轉的程度令人着了慌，不得不把他急急忙忙重新抬下樓，安置在他的門背後，在他的病房底上，那邊，冬天的日光是經過滲濾而來，非常和善的。

事情照例是這樣的：當人家送到一個真正的重傷兵，一個出奇出怪的傢伙時，得立刻請鮑剛太太去和勒沃『談判』。

勒沃總是先推托一會，然後

說：

——哇，我樂意的哇！是呀，我是樂意的！把他放在我的房裏罷，這傢伙。

而勒沃的病房老是住滿的。要住到這兒來，光靠一些小玩藝是不行的：一隻打壞的腳，或是胳膊上的什麼小疙瘩，都够不上資格。必得有些『古怪而蹊蹺的花樣』，譬如小腸開了裂，或是脊髓改了道，再不然就是『腦殼給壓癢，或小便不打應該出來的地方出來』等等。

——這兒，勒沃高傲地說，這兒大家都受的希奇古怪的傷。

一個名叫桑特拉，『在腰裏開了窟窿來大小便的』，他是矮小的北方人，鼻子滾圓像新番薯，生着一對柔和美麗的灰色眼睛。他受過三次傷，每天早上總得說一遍：『那些德國鬼子不見了我，定要出驚咧。』

一個叫做勒繆索，胸脯傷了一

大塊，老是呼呼，啦鳴鳴，呼呼，啦鳴鳴……勒沃第一天就問：

——你鬧的好古怪的聲音哇！是不是你的嘴巴？

另一個嚥着嗓子，唏唏噓噓的

回答道：——是我的氣從肋骨裏冒出來。

末了還有曼利，給手榴彈炸傷了脊骨，『整個的下半身都失去了知覺，好似不是他的一樣。』

這一小羣人都過着仰賴的生活，各在各的牀位上，種種的氣味和聲音混在一起，有時還有思想的交流。彼此的辨認多半是憑聲音而不憑面貌的。桑特拉來了整整的一星期，纔在某次給抬去換綑帶時，擔架和勒沃的牀沿平齊，跟他照了面，勒沃忽然嚷道：

——噢，桑特拉，你，你的腦袋生得好古怪！再又是好古怪的頭髮。

鮑剛太太八點鐘到，一進來便立刻埋怨道：

——臭得很。呀，呀！可憐的勒沃，我打賭您又……

勒沃沒法躲閃這問題。

——唔，他說，我睡的還好。那，我沒有話說，的確睡的還好。

於是鮑剛太太把被單一抽，一股穢濁味早向鼻子猛撲過來，這位好女人咕噥着說：

——呀！勒沃！您真不乖！您竟老忍不住！

勒沃再也掩飾不了，便冷靜地承認道：

——哦，不錯！又是滿滿的一大包。教我怎麼辦呢？好嫂子，我沒法改呀！

鮑剛太太來來回回，拿水，拿被褥，替勒沃洗呀弄呀，好似替孩子換尿換布似的，她憑天生的勇氣，帶着埋怨的神情，把美麗的小手去撈那些髒東西。

——我相信您是忍得住的，勒沃；瞧，多倒楣的工作！

他突然之間又是羞慚，又是絕望，呻吟着說：

——鮑剛太太，別埋怨我：不會當兵的時候我不是這樣的……

鮑剛太太笑了，勒沃也接着笑了，因為他整個的面貌和靈魂是爲笑而生的，並且他又愛笑，即使在最苦的苦難中間也是如此。

勒沃看見這句答語博得了她的歡心，便時常拿來應用，當他對誰承認他的毛病時，總是說：『不會當兵的時候我不是這樣的，您知道！』

一天早上，替曼利鋪牀時，鮑剛太太叫了起來：『這個癱子也浸在便溺中間。』

——怎麼！曼利！可憐的朋友，您也——

曼利，過去是一個美麗的鄉下漢子，生得一副壯健的軀體，如今眼望着他僵死的兩腿，歎道：

——也許的，太太，我什麼知識都沒得了。

可是勒沃得意啦。一早上他都嚷着：『不光是我！不光是我！』沒有人責備他的快樂，因爲一朝掉在毀滅的深淵底裏之後，發覺在那邊有些夥伴究竟是可以安慰的。

最妙的妙語，靈效的時間也不會久。機靈的勒沃，明明覺得有時不能光咬住『不會當兵的時候不是這樣的』這句話。那是當他收到父親書信的時節。信到時是早上，來得剛剛不巧。人家纔把勒沃洗過臉，把高盧式的長髯好玩地修成美國式。全院的人在門旁列隊而過，要瞻仰一下勒沃那副紳士害重病的模樣。他用那些給勞作與苦難磨得變了樣的手指，把信翻來覆去的撚弄着，然後不安地說：『寫這封信來算僭個意思呢？』

勒沃已經結過婚；但六個月來得不到妻子的消息，他對自己的孤

獨也將就對付過去了。他躺在病房裏，在他的門背後，跟誰都不淘氣，幹麼還要寄信來呢？

——僭個意思呢？他反覆說着。

他把信授給鮑剛太太，讓她念給他聽。

那是勒沃的父親寫來的。整整齊齊的十行，筆跡有粗有細，有花體，有花押式的簽名，老人說不久要來看他的兒子，只是日期沒定。

勒沃重新找到了笑，鬚鬚那是他生命的真締。他整天把玩着信，對誰都很樂意的拿出來，一邊說：——要有客人來了。我的父親要來看我們了。

接着，他說出心腹話來：

——我的父親，你們知道，是一個很體面的人，但他喫過不少苦。你們可以看到我的父親，他有許多多的本領呢，這老頭兒，並且，他還戴一條硬領。

後來，勒沃竟把父親的人品完全拿硬領做憑證了。他說：

——我的父親，你們瞧着罷：他戴着一條硬領呢。

多少日子過去了，勒沃儘講儘講着父親，臨了竟弄不清父親是來過了，呢還是不會來。總算蒙老天的慈悲，勒沃從沒發覺父親始終沒來過；但以後，他提到這個了不得的時期時，竟想出些莊嚴的字句，說：「那是當我父親來看我的時候。」

勒沃是大家寵愛的人，既不缺少煙捲，也不缺少伴兒，他心滿意足的承認道：「在這院裏，我是喔噠啼；」意思是說，他是一隻被疼愛的小雞。再則勒沃也極容易滿足；只消太里桑挾着拐杖一出現，這垂死的人就嚷道：「瞧啊，又是一個來看我了，我告訴你們，在這兒我是喔噠啼！」

太里桑受過和勒沃同樣的手術

。膝蓋裏面有些疙疙瘩瘩的玩藝兒。不過在太里桑身上，手術非常成功，而在勒沃却結果不高明，因為「這是要靠各人的血的」。

就從手術上面，勒沃自以為記住了一句話：「膝蓋乾癟了。」（按醫生原說「破碎」，因原文與乾癟一詞之音近似，故勒沃誤會了）他望望太里桑，把自己和這個正在復原的人比較之下，簡括地下斷語道：——咱們倆都是乾癟的。不過我是王八。再加我粗活做得太多……

勒沃關於結婚生活的不幸和過去的勞作，就祇在這兩句話裏提了一提。

而且，真是！幹麼想起這些？這條腿不已經麻煩了嗎？還有那老忍不住的要求，把牀鋪弄得一場糊塗？勒沃燃起一支煙捲，天真地說：

——臭得很。也許真是你，桑

特拉？

大概是桑特拉吧……因為勒沃久已聞不到自己的臭味，旁人的氣味他倒有時還覺得難受。

晚上，各人在出發作夜遊之前，受些小小的照料，好似要出門旅行一般。勒繆索大腿上戮了一針，馬上進入淫汗淋漓的天國，熱度給他看見多多少少的形象，那是他對誰都不肯講的。曼利由人家端整好一大碗藥茶，只消伸出胳膊去抓過來就行。桑特拉抽着最後一支煙捲，勒沃嚷着要他的靠枕。所謂靠枕是塞在他腋下的一個棉花捲兒。到手了這件寶貝之後，勒沃纔肯說：「行了，弟兄們，這樣行了……」從此，他們都迷失在一個醜惡的、亂糟糟的睡鄉內，好似一座到處佈滿陷阱的森林，各人拚命的泗着，追逐着各人的夢。

當精神振翼而飛的時光，四個軀體躺着一動不動，一盞小小的夜

燈照着。守夜的人拖着破鞋，把腦袋探到門上來的時節，感到四樓艱難的呼吸，有時還看見勒繆索張着失神的眼睛，守夜的人凝視着這些殘餘的人體，突然想起一條風雨之下的破舟，在海面上顛簸轉滾，載着四具破敗的軀殼。

病房的窗子，繼續被戰爭的聲音震動得哀叫。但有時在漫漫長夜中，戰爭似乎突然停止，好似一個樵夫在兩斧之間喘一口氣。

於是他們在深邃的靜默中，帶着莫名其妙的愴痛醒來，想着在此萬籟俱寂的時光一切戰鬥中的景象。

冬季的黎明終於決意露面了，好比一個又懶又醜、起身很遲的妖婆。男護士們來洗地板，把發出油臭面快要嚇氣的夜燈吹熄。然後是梳洗，然後是換綳帶時各種的痛楚和叫喊。

有時，在白天瑣屑的消遣中間

，房門莊嚴地打開，出現一位將軍，帶着一批隨從。他被強烈的氣味悶住了咽喉，先在門口停住，隨後又走進幾步，問問這些人的來歷。醫生在他耳畔低低說了幾句，將軍只是回答說：

——啊！好！很好！

他一出去，勒沃總是一口咬定的說：

——這將軍，到這兒一次總來看我一次。我清清楚楚記得他……

這以後，整天都有得材料講了。

軍醫官老是有得來，並且都是最高級的，他們瞧着釘在壁上的表格，說：『噫！噫！噫！究竟是很好成績了！』

其中有一位，有一天打量起曼利來。那是一個很大的大醫生，養着一大縷白鬚，挺着大肚子，胸部掛滿了十字章，額子紅紅的，表示他營養豐富。他似乎很慈悲，很容

易同情人家。果然他說：——可憐的小鬼！嘿！要是同樣的情形臨到了我，那纔不像話呢！

大多數的日子沒有人來，絕對沒有，而日子是像飯桌上的肉類一樣，必要割成無數的小塊纔能吞嚥。

有一次，發生了一件大事：曼利給拾去照X光了。他回來時很滿意的說：

——至少這是不痛的！

另外一次，人家把勒沃的腿截去了。

他答應的時候嘴裏喃喃地說：

——可是我會想盡法子要保留的，這條腿！那末！拉倒！去罷，我可憐的傢伙！

他還笑了一下；過去，將來，從沒有人像勒沃這一天那樣的笑過。

人家割掉了他的腿。法蘭西最

美的血又流了一次。但那是在四壁之間的事情，在一間雪白的像牛奶棚似的小房裏，誰也不會知道。

勒沃又給安放在門後。他像孩子一般的醒來，說：

——真是！他們把那條腿弄我熱得要命。

勒沃過了相當平靜的一夜，早上，鮑剛太太走進房，他照常跟她

說：

——唔，鮑剛太太！我睡得還好！

說了這句，他腦袋往旁邊一甩，慢慢地張開嘴來，死了，不給人

家一些麻煩。

鮑剛太太嚷起來：——可憐的勒沃！可是，他死了哇……

她吻了吻他的前額，立刻開始

他殯殮的梳洗，一天的功課多着哩，不能耽擱時間。

鮑剛太太替勒沃穿扮，和善地咕嚕着，因為屍身不讓她順順溜溜地穿衣。

桑特拉，曼利，勒繆索，一聲不響。被礮聲震撼的玻璃窗上，淌着雨水。

嘵嘵錄

鄭逸梅

海山者，乃償南海香山二地之債務也。其巧合有如此。

室名無意取之，而竟有應符之於事實者：如錢牧齋之絳雲樓，後乃付諸一炬。絳雲者，赫烈焚燬之象也。又清之南海潘仕成，蒐藏文物名天下，築海山仙館爲翫賞吟獻之地，士大夫咸以風雅之藪目之。及後子孫式微，負債遍南海香山二縣，不得已出鬻而易主，則所謂

之十五幢亭，吳大澂之十六金符齋，王曇之二十四風堂，瞿應紹之二十六花品廬，廖燕之二十七松堂，祁煥之二十八硯齋，龔鼎孳之三十二芙蓉齋，汪士鐘之三十五峯園，李崧霖之三十六梅花書室，林必輝之四十九名石山房，陳在謙之七十二峯堂，黃承烈之百一宋廬，黎簡之五百四峯草堂，程功之千竿草堂，陳介祺之萬印樓，王宗炎之十萬卷樓。再加而上之，則無從據取矣。

昔賢以數目爲齋名，戲爲排比之。如明上虞鍾禮之一塵不到處，清長洲徐葆光之二友齋，宋大名王從之三近堂，清貴池劉世珩之四鏡精舍，清湖州高詮之五畝之宅，清嘉興李集之六忍居，清江寧傅汝舟之七幅庵，清太倉陸增祥之八瓊室，明太倉王世貞之九友齋，清新城王士禎之十笏草堂。其他尚有文潞之十二硯齋，李榕之十三峯書屋，劉世珩

臥病雜記

王仲鄂



我對於自己的健康，平時很有自信力，以爲雖然不能顯露突出的肌肉以示絕對的強壯，但藥石與我無緣，確是事實。有時曾想起害幾天病，當然是小病，多麼的好！我正是一個寄人籬下的人物，每天除例假

外別無休息的機會，一天有八九小時在伏案工作，大家都稱之謂磨桌子的工作。於是在長時期的「磨」之後，情願以小病爲覺得休息的理由。這心境自然是很委曲，很矛盾的。誰願意整天躺在在床上，而所喝的乃是苦澀的藥味呢？但由於請假爲難，偷閑不易，不得不利用這苦肉之計，於此亦可見小市民的悲哀苦悶之一斑，決非以想像所可及的了。

今年五月初旬的某一個下午，陽光豔豔，當許多

人們正在討論怎樣消磨週末的時光，我一個人却忽然覺得身體似乎很不自在，心想要能請假幾天休養休養才好。這種偶然的想頭，當時想過也就算了，誰料第二天果真因病的緣故，不能工作；更出人意表的，一病竟達三月之久。病起攪鏡，形銷骨立的形狀，幾乎連自己也不能認識。「大病一場，」我暗地想：「把我的軀體變了，把我的觀念也變了，可怕的病的侵襲呵！」臥病的時候，家人連書報都不許閱讀，但是思索的千緒萬端，恰與江湖起伏一樣，沒有休止的時候，「多感」有時遂成爲苦痛的一件事，蓋我的腦力在此時亟需休息，而偏偏大跑野馬，孟子以自己的「好辯」爲不得已，然則我在病榻上的瞎想，難感，也是不得已。當然和孟子所謂的不得已，其賢不肖，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

初病時候，祇有些微寒熱，以爲休息二三天就可好的，但爲了謹慎起見，立刻請醫生診治，吃湯藥，但寒熱一天，二天沒有退，第三天有些心焦了，可是你無法和病勢倔強，祇得臥在床上，蒙被休養。彼時正是立夏節近，家中特爲製了酒釀，以爲這節令的點綴。一陣甜香的味道透入嗅覺，雖然垂涎欲滴，可是爲了身體的健康，不能進食。朋友來看望的，都說大概休養一星期可以痊愈了，我自己以爲有一星期的時

間也可霍然，於是耐心地閉了眼睛等待着，希望病魔快些離開。

一星期過去了，可是寒熱表所指示出我的體溫，仍爲三十八度左右，一無變化。醫生說樓下太鬧，還是住在樓上去，一個人佔據一個房間，比較清靜些。那時我尚可起床勉強行動，醫生的囑咐是對的。我家本有二個房間，一在樓上，一在樓下。樓上的房間，原爲大哥所住，這次不得不使他委屈一些，搬到樓下來，由我去佔據他的房間。於是小樓一角，變成了我的療養室。這所樓房是沿街的，其實除了房間中只有我一人塊然獨處外，並不見得怎樣清靜。街上自朝至晚有各色的叫賣，間以每天至少有一次的爭吵或相罵，而最不堪的附近有幾家鉛皮店，其實成爲店的僅一二家，其餘都是鉛皮地攤而已。鉛皮店唯一的工作便是在馬路沿邊敲打鉛皮，使它平整。不斷的拍拍之聲，振耳欲聾。有時聽得討厭，恨不能起來和他們評一評理，是否在馬路上敲打鉛皮是應該的？但據說他們在馬路上工作，是經過「疏通」，取得特權的，天下唯特權二字是處世最高條件，一切可以藉特權來行使屬於常態以外的事情，我當然祇有默爾而息了。

可是到了夜也不見間得安靜。時時被老鼠的猖獗使我在睡夢中驚醒過來。小樓上老鼠的活動，堪以橫

行不法四字來概括之。即使是白天吧，牠會一溜烟地自攔樓上爬下，沿鏡台滑下來，穿過房中心的地板，在箱子背後咬嚙零星廢物。一到晚上，更是牠們的世界，此起彼落，宛如世界即將毀滅，騷動得如熱鍋上的螞蟥一般。有時捉對打架，吱吱地叫，其聲尖厲，不堪卒聽。這種吵鬧，總要待曙色朦朧，才開始安靜。我於此時方能寧靜一會，安睡一些時候。

據說有人在大熱天的書房中，掛了一幅塞山雪意圖就覺得有寒冷的「雰圍氣」，因之也不覺得汗出如漿的苦惱。這一方面固然是誇獎這幅畫的出色，藝術手腕的高超，但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心理環境之足以影響到現實。又有一個故事，有一個修道功深的術士，在盛夏時日，周圍置有炭爐多隻，他端坐其中，手不揮扇，一些也不覺得熱，據說這名之爲「心定自然涼」。我處身於這樣似清靜其實喧囂不堪的環境中，也覺得有改變心理環境之必要。於是設想自己的屋子是建在深山巖壁之上，窗子外面，有一片明淨湖水可以望見，對樓人家的窗簾不是往來於湖上的一葉風帆嗎？一切的喧鬧爭吵，便是山下農家在忙於他們勞作的聲音；……我感到些微安慰和平靜。處身於亂世，唯有這樣的白日夢才能使我們忘記塵世的苦痛於萬一，不惟僅是病中的「移情作用」而已。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寒熱已經有三星期了。醫生爲我驗過血，確定爲中型傷寒症，即使寒熱能退，也需要絕對休養一個時期，一切似乎非「天相吉人，早占勿藥」，如一位友人寫給我的慰問信所說的這般容易了。每天橫在床上望着窗子，街上有各種食物的叫賣聲引誘你去想，想買一些嚐嚐，可是不能夠的，爲了身體的緣故。起先是白糖梅子，叫聲澈天，大概生意愈好，他的興緻愈高，因此也喊得特別響。白糖梅子的賣買過後有枇杷和粽子的叫賣，蓋立夏纔過，又近五月榴火的端陽佳節了。饑涎欲滴的安慰祇是輕微的嘆息。何以會一病至此呢？懊惱與焦慮充滿了整個心胸，其實這與病態無益，但是也無法使我樂觀些。

醫藥在此時是相當名貴的。有時爲了某種針劑，非設法託了熟人去「說項」，才可買到一盒，價錢的貴是次要的問題。我想起密契麗在「飄」中寫南北戰爭時醫藥匱乏的情形。南軍方面的傷兵病院中麻醉劑已經完全用罄。祇有用生鴉片來加速傷兵的死亡，以期減少痛苦。但爲了活人止痛的藥劑，却無法覓得。眼前正是烽火遍野的時代，我們尚可利用「熟人」，高價等等方法來獲得需要的藥品，比之一八六一年頃的生活享受顯有霄壤之別。那麼我們處身於此亂離的

時代，不能不說是尙屬幸運的一羣了。

熱度至第四星期尙沒有退，到夜間不能安眠，這使我感到苦痛萬分。床上的臭虫，已經繁殖到相當程度，開始在晚上活動起來，一個十分衰弱的病再經吸血的生物四出侵襲，失眠之餘還要東扒西抓，更其覺得長夜漫漫的苦痛。我閉了眼睛試數一二三四以至於一百一千，可是沒有用，正如喝下去的湯藥，注射的針劑，沒有把病狀減輕一般。我懷疑這種默數法的療治失眠症是欺人之談，是半瓶醋的科學家心理學家給人開的玩笑，不然何以會沒有一些效驗呢？

環繞於我四周的是死一般的寂寥嗎？不，決不。房間中鼠子的剝啄，蚊虫的飛哼，以及鄰室小孩呼奶的啼聲，此起彼伏，在耳鼓中嚷成一片煩惱的聲響。在街頭，夜市面却很熱鬧。各色各樣的點心叫賣聲不斷地傳來，諸如火腿粽，豆腐花，方糕，湯水圓等等。對門樓上更有麻雀的撲拍之聲。惟其有人深夜在打麻雀，才有這許多夜點心担子的出現，做這種及時的生意。我注意到有一個賣方糕的每夜總是「通宵營業」，十二點鐘，二點鐘，四點鐘，以及清晨七點鐘都有他的脚步聲和叫賣聲。他的生涯是否茂美，不得而知，但就其憔悴的呼聲，嘶啞的喉嚨，在烏黑的長街上獨行叫喊，想來生活之清苦，是不言而喻的。大部

份的點心担子在午夜二時以後絕跡。接着幾個算命的盲人敲着鐵尺，嚙嚙搭，嚙嚙搭，聲音急促，結隊覓取歸路。他們平日的敲打聲常是嚙——搭——緩和而有韻律，雖然音調是非常單調，難聽。但現在的聲音顯得很匆促，可見他的敲打是爲了驚醒過路人的不要去和瞎子碰撞，決非在深夜尚有代人細算命造的雅興。有時有一二單身人經過，打起京調，「聽他言，嚇得我……」邊走邊唱，準是戲館三層樓上的看客，大有餘韻未盡的樣子。還有一個醜陋的私娼，已經站在街頭四小時之多吧，還沒找到顧客，但是爲了明天的飯米，不得不以強拉的手段，竭力想出賣業已逝去的青春。於是發生爭執，相罵，結果是不歡而散……

安靜得不多時候，接着是隆隆的糞車聲，一長串的車子，推過街道，天色漸露魚白，房東人家飼養的一隻雄雞發出啼聲，而這個疲憊不堪的病人呢，一夜間竟不會闔眼，又要開始第二天的如囚犯一般寂寞和憂鬱的生活。

這種失眠症隨着病狀的無法改善而蔓延着，因此不得不乞靈於安眠藥片，使我能得到片刻的寧靜。但是一片安眠藥只能維持三四小時的熟睡，每在深夜遽然覺醒，要重新回往黑甜的夢境，又是不可能的了。

母親不知不覺消瘦了多少，爲了我的病而使她頻

受多少磨折，這是在我生命史上永不會忘記的。——誰知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母親的爲我憔悴，爲我料量湯藥，煞費心思。她在百憂如擣中給我的安慰的語句，恰如懸掛在病的驚濤中的一盞明燈，使我的心地澄清了不少。母愛是太偉大了。

在這次久長的病中還有一個愚蠢的插曲，即是一面雖然在請教中西醫作合理的療治，一面家人還在代我燒香問卜。據說有三個死了的傷兵在糾纏，需要把「客人送去」，才可使病體霍然。母親本來篤信此道，爲了她兒子的病，什麼都情願化費，當然決不吝惜這種頗具神祕的占卜。依卜者的指示，家人備了魚肉三牲，銀錠紙緞，點起香燭，在我病榻前默默作禱，「你們去拿銀子吧，不要在這裏了。這裏是苦地方，苦人家，你們拿了銀子到好地方去吧。」做好做歹，恭謹而又畏葸地送掉這三位「客人」。我對於鬼神論是一個絕對的叛徒，排斥一切迷信的說教，但不忍拂逆母親關垂的苦心，終於在攝氏三十八九度的體溫下讓家人完成了這支滑稽的插曲。

一直到病後第七星期的結尾，體溫才恢復常態。當母親和大哥第一次扶我坐起時，覺得周圍是一個異樣的面目，是這樣的生疏而又這樣的親切。我重新戴起平日一刻也不脫離的眼鏡，攬鏡照容，竟使我嚇了

一跳，病的侵襲，會把我的肌肉完全消蝕，瘦削的臉龐，使自己無法認得自己。「骨瘦如柴」的成語，到這時才覺得並非是言之過甚的疏狀詞。不，何止是骨瘦如柴，連拿一把茶壺的氣力都沒有！

這是一段太長的夢魘，自五月初旬的櫻紅蕉綠的時期起，以至浮瓜沈李的天氣止，我一直在床上和藥鑊茶壺爲親。除掉費去了大量的金錢之外，親戚友好予以無限的關切和珍貴的餽贈，不得不在記述我生命史上一大創傷之餘，表示由衷的感謝。病起之後，我

有人問我病起後有什麼感想，我的回答是健康是可貴的，切願努力保住健康，以爲從事於生存競爭的唯一條件。假如這篇小文別無什麼興趣的話，則希望讀者人人健康是我最先也是最後想要說的祝福。

十月之晦記於燕庵

曉 曉 錄

鄭逸梅

吾友鄧青城解釋字義頗多新穎切實者，如云：「何爲貴？人格是貴。」「何爲福？覺悟是福。」「何爲辱？貪私是辱。」「何爲孽？害人是孽。」「何爲俗？驕傲是俗。」「何爲貧？懶惰是貧。」「何爲賤？依靠是賤。」「何爲憂？消耗是憂。」足以發人猛省。

金壇史瓠岡之小記，幽雋峭逸，予極愛誦之。其記惜夢，語尤奇妙，雅似聖歎批西廂語，蓋皆人人心中有，口頭筆底所無也。如云：「夢中景恆秋，夢中人恆離，夢中事恆苦，夢中意恆悲。斷而續之難，缺而補之難，人之夢而我見，我之夢而人不諒，月之明，雨之晦，萬夢交雜於人間，月非月，雨非雨也。人生數十年，而夜寢其半；夜數十年，而寢廢其半；寢數十年，而無夢廢其半；有夢數十年，而惡夢廢其半；佳爲敘以刊之。」

夢數十年，而妄夢廢其半。天可以晝而不夜，而與人以夜，惜其晝之無晦也；夜可以不夢，而與人以夢，惜其夜之無用也；夢可以不覺，而與人以覺，惜其夢之不知也。天惜人無感慨，不得已而以夢生之，奈之何猶無感慨也；天惜人有感慨，不得已而以夢慰之，奈之何竟無夢也！夢中秋，秋勝春。夢中離，離勝合。夢中苦，苦勝甘。夢中悲，悲勝歡也。」瓠岡著有華陽散稿，天南遁叟



蘇聯的音樂教育

薄適

在蘇聯，是每一個國民都欣賞而且實習音樂的。就是要說蘇聯的國民是被強制着去研習音樂也沒有什麼不對。音樂教育在蘇聯，正如其它一般的教育一樣，是歸國家管理的事業，而且是完全免費的。

自從蘇聯當權的開頭以來，在普通的學校裏就添設了音樂的班子，而且在兒童的以及成人的俱樂部一組織成功，在其中就有了音樂組。爲有天才的十五歲左右的男孩們和女孩們音樂技術院不久也就成立了起來。國立音樂競奏院也發現了許多有音樂天才的孩子，他們，在獲得了他們的機會以後，是顯然會

成爲第一流的音樂家的。給六歲到八歲的孩子研讀的音樂學校也是依了這些音樂競奏的一次才決定了成立的，他們在那里會受到完全的普通教育，以及使發展他們的天才的音樂訓練。這種學校的數目是在一年一年地增加着。

早在三四年前，全國各城市中就已開設了三十四所新的七年學程的音樂學校，那是給八歲到十五歲的孩子研讀的。中間的音樂教育是在音樂技術院和音樂院中教授，而音樂館裏還有更高深的音樂教育。可是蘇聯孩子的音樂教育是遠在學齡的以前就開始了。在託兒院

和育嬰院裏，以及在工人俱樂部的孩子組裏，音樂就已佔着一個很大的部門。爲這些年幼的孩子還有特別的音樂廣播節目。這樣，在他們進入一個音樂學校的時候，他們的音樂根基早已經被很好地建立着了。

時而舉行的入學考試是對於耳朵，節奏，以及音樂的記憶力的測驗。任何父母親或者保護人都能使他的孩子去應這種測驗。入學後的第一年是在一個預備班中學習，在那里教師專意留心孩子的特別才能。在音樂以外的一般教育上，它也包含着普通學校的學程，像科學，一種外國語，以及運動之類。

有幾個城市設立着十年學程的學校，在那里學生可受教育到十八歲，於是他們可陞學到音樂館裏去。在七年學程的終了，有一次選拔考試要舉行。那些在才能上並沒有特出之點的學生，都被送到別種技術院去，他們可到那里去學習別種

職業，如機械學，醫藥學，航空學，以及諸如此類。他們所受到的一般的教育已使他們有了那必要的準備。對於那考試及格的學生便進入音樂技術院，而那些從十年程學校出來的學生則進入音樂館。

在音樂技術院裏，學提琴，小提琴，鋼琴，聲樂，以及歌劇的學生，有五年的學程；學習一切其它的，有四年的學程。一個音樂技術院有如下的各個部門：鋼琴，絃樂，聲樂，國樂，以及音樂的歷史與理論。

在學生完成了這種學程的時候，他們或者開始做演奏者，教師，孩子俱樂部以及成人俱樂部的音樂指導，或者進入音樂館以求深造。

音樂館的組織大都很大，它包含着音樂教育所有的三種歷程：音樂學校，音樂技術館，以及音樂館的更深入的音樂教育。

被准許入館的學生的年齡是從十七歲到三十歲，而研習如下的學

科中的一科：鋼琴與風琴，絃樂與管樂，聲樂，作曲，歷史與理論，教授與指揮。學程是五年。

在第四年中，絃樂與管樂的學生要在音樂學校裏擔任教授的實習；每一學生教授兩個小學生。學生，小學生和音樂教授每月開兩次敘談會。學習教授的學生在普通的學校裏實習，聲樂的學生在從做俱樂部音樂組的指導獲得他們的實習。

在學程終了時要經過一次國家的考試，每一個學生必得繳出了一篇音樂作品或者論文才能畢業。在畢業考試六個月以前，中央藝術委員會給每一個學生一個職位，可是這接受不接受是可隨學生的意的。

為畢業後的學生有更深入研究的機會起見，音樂館還設立着一個更高深的學院，讓在教授上或者演奏上有特殊的才能的人去研習。在研究的學程完畢以後，畢業生研究者必得繳出一篇論文，它被通過了

，他就可獲得一個音樂碩士的頭銜。

一切在音樂館的學生都可獲得一筆生活維持費，每一個月有一百四十到二百十個盧布，而學費是完全免除的，此外，在音樂館的膳室裏是免費的，醫藥是免費的；還有，在假期裏到避暑地去，或者回家去，每一個學生有一張免費的車票可獲得。從遠道來的學生，一切的旅費也由音樂館供給。

學生生活的一樁有趣的現象是非常喜愛運動：滑雪，游泳，隊球，足球，網球，這一切都普遍。莫斯科音樂館的爬山俱樂部已經有許多成就給創錄了下來。

可是最使別的國家的音樂家所動聽的一件事情是，蘇聯的每一個音樂學生，在他完畢他的學程的六個月以前，就確切獲得了一個在生計上的保障，這樣，可使他不必有什麼憂慮，而把他所有的力都盡在發展他的音樂的才能上。

無名島

法M·勒法耳著
舒君亮譯

楔子

約琴·哈耳司獨自一人坐在店舖裏清算賬目。說起來是店舖，其實不過是一間狹長的小屋子。也許是長久不會經過打掃的緣故，牆壁和天花板都顯得黑黝黝的。屋子裏陳設得很簡單：一張櫃台，一個書架，幾把椅子，一個保險箱。這店舖所在的地方是阿姆斯特丹（荷蘭最大都市之一）貧苦區域的一條最貧苦的街道。

這是十月裏的一個下午，外面正落着雨。這裏的雨不和別的國度的雨一樣。它慢騰騰地，却綿綿不斷地，從那暗淡的灰色天空落在磚砌成的道上，步履落在上面就會發出沉悶的聲音，圍牆也因過于潮濕而發霉。在房屋的內部，壁上的粉飾到處剝落，牆壁與地板會合的地方有不少的縫穴，時時有肥大的老鼠出入。

鐘敲了六下；這是該約琴·哈耳司休息的時候了。他正預備闔上他的賬簿，却聽見敲窗戶的聲音。他抬起頭來，用手一推把保險箱鎖上，隨即起身去開門。

門一開，立刻有一陣風吹進屋來，火爐裏冒出一股煙，一個人影在門框上出現。

「什麼事？」哈耳司問道。

「寶石匠約琴·哈耳司是住在這裏麼？」

「是的。你有什麼事？」

來人走進屋來，用懷疑的眼光四下張望，同時又像一隻落水狗似的搖搖身體。水從大衣上流到腳邊，聚成一大灘，帽沿也有水珠落下。他的兩眼向四周望了一轉之後就停在屋主的身上，隨後他走到火爐旁邊站住，一言不發。

這種樣子哈耳司好像是看慣了的，他毫不顯得慌張，一聲不響回到櫃台後面，打開抽屜，拿出一件東西

，然後開口問道：

「你有什麼事見教？」

「這里，」客人說着就從大衣裏拿出一隻用繩收口的皮袋。他解開袋口長繩，把裏面放的物品傾倒在櫃台上——原來是另外四隻小袋。他拿三隻放在褲袋裏，只把第四隻袋打開。櫃台上馬上就閃爍發光。哈耳司皺皺鼻頭說道：

「等一等，讓我把百葉窗關上；剛才我正打算把它們關上，你就敲門來了。」

他走出門去推上百葉窗，向街道的兩頭都望了一望才回到店裏。他在櫃台後拿出鑲鐵匠人用的放大鏡，把它放在眼眶上，細細察看放在櫃台上的那些寶石：它們是六粒大鑽石，三粒綠寶石，十二粒藍寶石，八粒紅寶石。來客靜靜地觀察他的舉動，特別注意他的手指的動作。哈耳司看的時候，却把兩手放在身後。這種小心的舉動顯然使得來客滿意，因為他說：

「你可以動它們，沒有關係。」

「呵！用不着，」哈耳司回答道。「不用動它們，什麼我都知道。」

直到這時為止，客人說的是荷蘭話，可是他說得並不流利，而且話語中還夾雜着德文和法蘭德斯文。他聽不懂哈耳司剛才回答他的話，因此他問道：

「你會不會說英國話？」

「會的。你是英國人麼？」

「我是愛爾蘭科爾克地方的人，不過我在殖民地各處住了不少的時候。」

哈耳司用銳利的眼光把他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以後，喃喃地說道：

「只要你願意……」

他的話只說了一半便打住了，他重新低下頭去察看那些寶石。客人聽了他的答話好像有些不安，他提高了嗓音，帶出傲慢的神氣說道：

「我和你說……」

「哼，你是英格蘭人也好，愛爾蘭人也好，瑞士人也好，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哈耳司說道。「你賣，我買；別的事我不管。你來找我是爲的要賣這些寶石，對不對？」

「不錯，是爲的要寶石。」

哈耳司背靠着牆壁，手拈着額下的山羊式鬍鬚，問道：

「這一堆你要賣多少錢？」

「呸，虧你說得出這樣的話來！」客人帶着諷刺的口吻說道。「你以爲我賣寶石就像賣破銅爛鐵一樣，整堆的賣麼？」

「你是怎樣買來的就怎樣賣，」哈耳司安閑地回答說。「並且，我不管生意該怎樣做法，我只管寶石有多大，有多重……」

「什麼？你做生意是這樣做麼？得了，老傢伙，你用不着和我裝模做樣，咱們還是正正經經地談談咱們的事吧。這些石子都是上等貨。你也用不着挑剔，它們全是一點毛病都沒有的。並且我也問過內行，和你一樣地知道價錢。」

哈耳司坐上櫃台，一面玩弄着最大的鑽石，一面說道：

「還是痛痛快快說法文吧，省得費勁。」

客人握緊了兩個拳頭。他是個彪形大漢，要打起來，哈耳司經不起他的一擊。但是這位瘦小老人的態度非常鎮靜，而且他的手是放在袋裏，好像在掏某種物件。大漢想了一想，覺得還是不動手爲妙。因此，他用法文說道：

「你要買，一粒一粒地買。」

「不，算整個的。」

「不行。」

說完了這句話，他馬上把他叫做「石子」的東西握在掌心裏，準備放進袋裏，一面問道：「這是你最後的一句話麼？」

他的口氣非常堅決，因此哈耳司倒躊躇起來。這些寶石確是上等貨，放着一筆好生意不做未免太傻了。

「再讓我看看。」

生客放開手。哈耳司照着色采和大小把寶石排列起來，心裏約略計算一下，隨即用手指點着數：

「三千法郎；兩千五；兩千三；這兩粒算一千五。」

生客等他說完，然後半笑半諷地說道：

「我的錢你也要買麼？」

「嚇嚇，只要它值得買，」哈耳司回答的時候，態度依然非常安詳。「不用開玩笑，還是說正經話吧。寶石和鈔票不一樣，不能隨時當錢花。要把它們賣出去的話，我得等上半年，一年，或者更長久些。寶石不是活動的錢，是睡着的錢。」

「只要你願意賣，明天就能夠把它們全都賣出去。」

「話倒不錯，可是警察呢？」

「警察管不着。這些寶石並不是賊贓，不受什麼法律的管束。你查查這一兩年裏歐洲珠寶被偷竊的單子，看究竟有沒有像我的。」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不把它們拿到大珠寶商店，却拿到我這里來呢？他們出的價錢比我高……」

「我問過你沒有，像你這樣有錢的人，爲什麼跑到這個老鼠洞裏來住？你有你的秘密，我有我的秘密。用不着多說廢話。只要你的價錢出得合適，我就賣給你。」

「四萬法郎吧，湊個整數。」

「好，就是四萬。」

哈耳司打開保險箱，拿出一捲鈔票，同時嘴裏咕嚕道：

「四萬！四萬！數目可真不小……不過既然說了，也就只好算數……你還有別的東西賣麼？」

「有的，」客人說着就從褲袋裏拿出另外的那三隻小袋來，解開袋口，把裏面的物品倒在櫃台上。同樣的貨品，同樣的數量，也要同樣的價錢。

「一個蘇也不能少。」（一法郎值二十蘇）

他馬上就打算把貨品裝起。哈耳司止住他：

「你怎麼那樣急，也該讓我喘一口氣呀！等我算一算……我要是有這許多錢，我也不打算和你講價了，可是我有的不過這個數目的一半……這樣辦吧：我現在給你六萬現款，其餘的六萬你等三天再來拿，你說好不好？哦！你放心好了，錢是準拿得住的，我的話就等於一張支票。」

他一面說，一面又從保險箱裏拿出一捲鈔票來。客人想了一想，說道：

「好，就這樣吧。」

哈耳司轉過頭去不讓客人看見他的笑容。然而他却不能完全控制住激動；數鈔票時，手指不住地發抖。

「五萬七，五萬八，五萬九，六萬。」

客人拿起鈔票，馬上向外走去，正走到門口却又轉身回來。

「身上帶着這許多錢，誰也不知道會遇上什麼樣的倒霉事。你有沒有手槍賣一支給我？」

「手槍麼？有的，我有一支上等手槍。」

他遞上一支大號勃郎寧。客人接過去看了一眼，問道：

「多少錢？」

「一百法郎。」

「我沒有零錢，這是一張一千法郎的票子，你找給我九百吧。」

哈耳司用手勢止住他。

「你用不着現在給，我在你的賬上扣去就是了。」

「隨你的便，」客人說着就舉起手槍對住哈耳司，好像在試試它中不中用。

哈耳司笑了一笑，從他的右邊袋裏掏出一隻一模一樣的武器。

「這支手槍是裝好了子彈的，我只要輕輕動它一動就可以拿回我的錢來，對不對？你說說看，你要是處

在我的地位，你肯不肯放過這個機會？」

「你要放就放吧！」客人看見他自己的心思被人猜透，氣得了不得。

「我放槍麼？真是，你怎麼會想起這種事來！監牢，還受得了，可是絞繩呢？哼！……喂，你要帶點子彈去在路上用麼？」

來客把手槍扔在地上，轉身向外走，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哈耳司跟着走出去，站在門口觀望，一直看見他在街口轉了彎才回到店裏。他重新把所有的寶石排列在櫃台上，恭恭敬敬地對着它們望了許久，隨後突然大笑起來，高聲說道：

「值好幾百萬的寶石只花了十六萬法郎，嘻，嘻！約琴老頭子，你這筆生意做得真不壞！」
可是實際上他的運氣比他所想的還要好些，因為那人後來並不會來拿哈耳司欠他的六萬法郎。

上卷

第一章

環球輪船公司的經理哈當先生走過公司大廳的時候，不覺停了一停。在公司張貼電報信息等的佈告板前面，擠滿了一羣擾攘不寧的人。

公司的大型輪船上海號已經有十天沒有信息了。當天早上紐約的無線電台發佈了一件輪船出事的消息，然而卻不會說明準確的情形。上一天夜裏的氣候報告指出印度洋上有風暴發生。這兩項新聞連在一起，再加上公司的保守緘默，便馬上使得民衆激怒起來了。

公司裏的小使看見經理來到，立刻走去開電梯的鐵門。哈當做了一個「不必」的手勢，轉身走進左邊的一扇門，便從樓梯上去到了他的辦公室。

桌上堆集了約有二十多封電報。他只把第一封望了一眼，便把其餘的推開了。他在室內來回地走了幾步，停在窗前，把前額貼在玻璃上向着老舊的港灣眺望，港內停滿了船隻，碼頭上全是人們。他放下窗簾，走

到掛在壁上的一張航程圖前面，用手指隨着航線移動：從哈弗爾（法國著名的大轉運港）起程，越過大西洋，繞過好望角，再橫渡印度洋向着目的地澳洲走去。但是手指指到這裏便立刻停住，兩眉也便皺在一起。這時門開了。他馬上做出鎮靜的樣子，也不轉身，便說道：

「古特烈，是你麼？」

「是我，經理。」

「有消息麼？」

「沒有。」

哈當口裏吹着一個歌調，可是剛吹了幾個音便咕嚕道：

「這事真有點麻煩。」

「豈只麻煩，簡直讓人擔心。」

哈當馬上轉過身來。

「啊，難道這里所有的人，連我的職員在內，都像那些羣衆一樣喪失了理智麼？就只因爲一個得了錯誤消息的新聞記者發出了一個愚蠢的報告，大家就像着了魔一樣。這是怎麼一回事，就連你……」

「我並不會着魔，經理，我不過覺得放不下心就是了，這是我的本分。船開了出去已經三十天了……」

「它到過的地方都有報告給我們；並且我們還時時從無線電和它通消息……」

「可是自從本月十七號它到了聖保羅島以後却一點消息也沒有。」

「從聖保羅島到墨爾本（澳洲要港之一）的途中，它是不停的。」

「不停是不停，可是並不是就不發電報……」

「也許發報機損壞了。機器只是機器，沒有不出毛病的。」

「我也這樣說過，我之所以覺得還有一線希望也就在此。」

古特烈說話的時候態度十分恭敬。哈當先生定睛望住他說道：

「照這樣說來，你真是不放心了，是不是？」

「這話我承認，不過我並不會把我擔心的事告訴過任何人。逢着有人來探聽消息，我總對他說是平安無事。可是不瞞你說，事情越來越難辦了。大家都以為我們把實在的消息隱藏起來……除此以外，還有不知道是誰散佈的謠言……」

「什麼謠言？你不必瞞着不告訴我。你知道我是不歡喜聽謠言的，不過你說了一半反不如完全不說的好。」他雙手握住古特烈的衣領，因為又生氣又激動的緣故，聲音也顫抖起來了。

「好吧，我告訴你吧。他們說上海號這隻船太舊了，在起程以前應該詳細檢查一遍，又說貨物裝載得太多，又說船長在起程前應該把這情形告訴你……總而言之，他們說公司犯了疏忽的罪。」

哈當先生舉起拳頭，用力在桌上一擊：

「混蛋！這是誰說的？」

「經理，誰都沒有說，可是誰都在說。究竟謠言是從什麼地方造出來的我不知道，可是它却一直傳到你的辦公室門口。我呢，我整天和公司內外的各色人等接觸，這話始終在我的耳邊嗡嗡：問題裏有它，隱語裏有它，甚至沉默裏也有它。不到一點鐘以前，檢定倍克洋行的副經理還……我盡力打斷他的話頭，可是……」

「倘若他再來，你讓他來見我。」

「是的，經理。」

這時電話機的鈴響了起來。

「你聽聽看，」哈當指着電話機說。

古特烈取下耳機來聽，隨即掉過頭來對他的上司說道：

「這正是倍克先生。」

「叫他上來。」

哈當靠着壁爐，點上一支香煙。面色蒼白的倍克先生走了進來。哈當指着一把椅子請他坐下。

「倍克先生，你到這里來有什麼事？」

「經理先生，我聽見了一些話使我的心亂得很：外面傳說上海號輪船遇險，公司知道消息却不敢承認。」

哈當指着堆在桌上的電報說道：

「我們在這二十四小時內收到的電報都在那里。請你記住，它們中間沒有一封提到那樣的消息。我敢向你擔保，倘若是上帝的旨意，果然出了那樣可怕的事，公司決不肯把消息隱藏一秒鐘。」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也得明白上海號裝載了值一千萬的寶石，我和我的同事的全部財產都在這里了。你想我能够不着急麼？」

哈當先生的緊張的手勢打斷了他的話頭。哈當滿臉漲紅地說道：

「不錯，上海號裝載了價值一千萬的寶石，可是它同時也裝載了一百二十船員和二百位乘客。讓我告訴你吧，這三百多人的性命並不是那些寶石抵得過的。你的憂慮和我們的比起來，真真算不了一回事。」

寶石商人無話可說，不覺低下頭來。哈當深深地抽了一口氣。他那皺着的臉重新恢復了它的安詳態度，他從容不迫地說道：

「並且，讓我再和你說一遍，別人說的話全是假的。船碰上風暴，受了一點損失，這不但是可能，也實在是免不了的事。可是，因此就說它沉在海底……」

「但願上帝保佑在你的船上的人們，也保佑梭定和我！我們做了一樁錯事，一樁罪無可恕的錯事：我們放在你船上的貨物，保險只保了它價值的一半。」

哈當先生送客出去以後不由得低低叫了一聲「活見鬼！」他問古特烈道：

「古特烈，我們的話你是都聽見了的。你對於這事有什麼話說？一個大公司，爲了節省幾張鈔票，會把貨物照着價值的一半保險！貪財的心一起，不拘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

古特烈望着他的上司：

「你相信他的話麼？梭定和倍克並不是小孩子，據人說他們都是很有心計的生意人。對於寶石我不在行，可是他們那些寶石在放進船上保險箱之前，梭定拿給船長和我看過，我不相信它們會值一千萬。依我的估計，那些寶石只值兩三百萬，他們加倍保了險。」

「得了，得了，古特烈，你瘋了。第一，我以爲梭定和倍克是誠實可靠的人；其次，倘若他們不是的話

，要不有這種事給他們一些好處，他們一定會抵制這隻船，再不然就會用別種方法出點亂子……這些事真是又可怕又可笑。」

「可怕，不錯的；可笑，却不見得。讓我來賭猜猜——剛才我不是和你說過，上海號起程以前流行着種種謠言，惡意的，不合理的謠言，那是我們知道的。不過，倘若校定和倍克相信那些謠言，他們自己商量：『哦，那隻船走不到澳洲麼？……』他們找一個不精明的匠人，或者竟是同黨，把貨物加倍估價；他們一聲不響付了保險費。你看看這結果：倘若遇着不幸，船沉了，他們就發了財；倘若船不出事，他們不過損失一筆小小的保險費，計在損益賬上得了。這和賽馬一樣，一百對一。」

哈當咬着唇髭。

「是的，不過賽馬只是一種賭；至于這個呢，這樣賭法實在是犯罪，而且犯的還不是小罪！得了，得了！這是瞎猜！」

「也許是的，經理，但願我猜錯了。可是精明的生意人自己跑來承認是傻子，這種事實實在有點蹊蹺，我不歡喜。」

下面的人聲越來越大，原來這時從大廳一直到碼頭都擠滿了人。人羣裏不斷地有好奇者加入。有的人從他身邊人的得到消息，便即站在那個地方討論起來，並且隨着人浪四處移動。另外的人却想在人羣中擠出一條路來。這些擠路的人都是愁容滿面，一邊走，一邊做出種種手勢。他們說的話一定很動聽的，因為羣衆閃開一條路讓他們走。這些人都是船員和乘客的親戚朋友。

哈當看見這種景象，也就染着它的緊張的神情。他重新掀開窗簾，可是馬上又把它放下，在室內來回走了幾轉，突然站住，可是立刻又走起來，做了個毫無辦法的手勢，嘴裏咕嚕道：

隨後他把手插進衣袋裏，走到古特烈面前站住：

「這些鬼話！」

隨後他把插進衣袋裏，走到古特烈面前站住。

「古特烈，你說說看，究竟是不是我的錯？上海號究竟是不是適宜于這次的航行？」

古特烈正要回答，却被敲門聲打攪了。哈當叫了一聲「進來！」接着帶出不高興的聲音問道：

「找我有什麼事？」

「經理，」小使回答說，「德爾西太太在外面。我已經對他說過經理不見客人，可是她一定要見您，我沒有辦法，所以……」

「好的，請她進來。」

德爾西太太走進來。她是個年青美貌的女人，修飾太過分，和她的身份不相稱，因為她的丈夫並非百萬富翁，只是海船上的船長而已。

哈當照例是不干涉公司裏職員們的私人生活，但是他曾和德爾西船長作過一次友誼的談話，船長說道：「我不反對你說的話，不過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水手的生活是一種難堪的生活，對於我們自身，對於我們的妻室，都是一樣地難受。結婚為的是成家，可是我們的家呢？結婚是為了共同生活，可是一年裏我們能够有幾天和我們的妻子在一處呢？我計算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在陸地上和在家的時候平均不過才五十天！剛上岸不幾天，下一班的船期又到了。我們做水手的人有我們的職務，有事做，有海可看，還有新地方可到，爲了這些我們才把航海做我們的職業。可是我們的妻子呢？守在火爐旁等待丈夫回家，教養小孩，自然也不錯；然而這種生活是多末淒涼！多末單調！女人稍爲修飾一點也不能算是大罪。我的太太就歡喜漂亮的衣服，漂亮的帽子，也歡喜珠寶——哦，並不是太值錢的珠寶，只是我買得起的。至于我呢，我差不多什麼錢也不用……在我結婚以前，我只有一個愛人：就是海；結了婚以後，我却把它忘了；如今我有兩個寶貝：就是我的太太和我的小孩。我要盡量使他們過得快樂，舒服……」

這時看見了德爾西太太，哈當先生就想起了那一段話，對於她的過分修飾感到不快。然而他又覺得不應該起那種念頭。

實在說來，這位太太並不會有絲毫賣弄風情的心思，她因爲憂愁過分，以致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哈當先生把她引到圈手椅前，她立刻倒在椅子上。

「經理先生，別人說你得了消息却不宣佈，這話是真的麼？我已經有三天不敢出門，也不敢看報，怕知

道……」

經理先生馬上抗議道：

「嚇！靠上帝的慈悲，我們目前還不到這樣的地步！你把話聽錯了，不然就是我没有把話說清楚。事情並不會絕望。我要對你說的就是：你是水手的女兒，也是水手的妻子，你不應該這樣容易就把希望喪失了。這次的就擱實在讓人心焦，消息不來真令我莫名其妙；你看，我對你說的是實話，什麼也不隱瞞；可是從這種情形就以爲一定出了不幸的事，那却太……」

德爾西太太緊握着雙手，兩腮漲紅。

「啊！經理先生！……」

這時哈當先生又記起德爾西船長對他說的另一段話。

那是在船正要起程之前。德爾西已經領了薪水和花紅，但他却來預支一筆款項。他的解釋是要在他的行期裏不讓他的太太有任何憂慮：

「她弄不清楚數目，她又不會算賬，她也不知道錢的價值。」

次日，船起錨後，德爾西太太站在碼頭上揮動她的手巾。哈當先生看見她的手指帶着一個大紅寶石，他忍不住稱讚它幾句。

「是呀，誰說不是很好看的？」德爾西太太帶着又快樂又驕傲的神氣回答說。「這是我丈夫做的傻事。我看中這塊寶石已經很久了……」

還有別的許許多多像這種輕浮舉動，這時候他都記起來了。同時，德爾西太太恢復了她的鎮靜，正忙着爲將來打算。

「等到我的丈夫回來，我們的經濟寬裕一點——他已經答應我以後不再航海了……」

哈當睜大兩眼望着她。她說：

「這句話好像使你詫異？」

「它使我又詫異又可惜。像你的丈夫那樣稱職的人員要離開我們，我們當然覺得可惜。但是我得向你說

句老實話，我真奇怪你的丈夫並不會把他的意思告訴過我。」

她失悔她在說話之前不會仔細考慮：

「這也許只是空想罷了。」

「用不着替他辯護，這是他的權利。無論如何，早晚總要成爲事實的。假若我沒有記錯的話，他和公司的合同不過一年就要滿期了。」

「只有八十二天，」古特烈證實道。到這時爲止，他正忙着閱讀一捲文件。

哈當做了一個驚奇的手勢。

「你記得準確麼？」他問道。

「合同現在就放在我的面前，它到正月二十五號滿期。」

「哦！」哈當的聲音突然改變。

隨後他恢復了原來談話的腔調說道：

「我把它忘了。」

但是他的腦筋裏顯然有別種思想，他不知不覺地把它說了出來：

「事情也真湊巧！這次的就誤，這次的音信全無却正發生在他的末次航程裏！在過去的十五年，我們對于他不會有過絲毫的担心，偏偏在他要離開我們的時候就……」

德爾西太太的臉色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還有比這更奇怪的巧合呢：我的丈夫自來是個無憂無慮的樂天派，近來却變成無精打采，好像心裏有事，在動身的前幾天……」

她突然住了口！哈當先生把她的話重複說一遍：

「動身的前幾天？」

「他對我說了許許多多的計劃，許許多多的主意，關於我的將來，關於我們的小孩的教育，好像他恐怕他不會回來似的……最後……」

古特烈咳嗽一聲。

「你有什麼話要說麼？」經理問他。

「沒有，經理，我沒有話說，」副經理回答道。

德爾西太太正要接着說下去，電話的鈴就響了。古特烈放下文件，拿起耳機，口裏囁咕道：

「是的，很好。」于是他他把耳機遞給哈當先生。

哈當聽着電話，一言不發，隨後他顯出躊躇的神氣，慢慢把耳機掛上。

他和副經理並未交談，只交換了一個眼光。但是德爾西太太却看見了，急忙問道：

「不是壞消息吧？」

「不是的，德爾西太太，不是的。」

然而他的聲音是又低又啞，德爾西太太立刻感覺到事情不妙。

「你有事瞞着我……可是我有知道的權利……」

上一句的口氣很是淒慘，下一句却說得堅強有力。

這位舉止輕浮，言語瑣碎的女客，突然變得凜然可畏。她只說了短短的一句話，然而她說話的那種口氣

却使得哈當和古特烈驚惶失措，啞口無言。

她的憂慮和哀傷忽然變成狂怒：

「我應該知道！我要是不知道我就不走！」

「德爾西太太，要說的話，我已對你說過了，除此之外，我還能對你說什麼呢？好吧，讓我再說一遍吧

，我不知道什麼壞消息，你的希望還是存在，我向你發誓，我拿我的榮譽向你担保。我還要說些什麼才能使你相信呢？」

她半信半疑地點點頭，同時用手帕掩住她開始抽泣的嘴。

哈當親切地說道：

「你還是回家去將息將息吧。各處的無線電台都照常在播音。公司派出去探訪消息的幾隻大巡船已經在

兩天前從塞爾耳開出去了。也許再等一點鐘我們就會接到使人放心的信息，我相信這是一定的。」
他的信心顯得非常堅強，因此德爾西太太的愁懷也就略為開展。她用手帕拭去她的眼淚。哈當先生握住她的手，勸她道：

「像你這樣的聰明人犯得着把自己弄成這個樣子麼？等到德爾西回來，我把情形告訴他，他會罵你的。他常常對我說你是個活潑樂天的人。他看見你的時候，你應該高興才是！」

話雖這樣說，然而先前在德爾西太太臉上的希望的光輝和嘴邊的微笑，這時都已消失了。
因此，哈當先生放棄了他溫柔的態度，來和德爾西太太論理。他把方才和古特烈辯論用的理由對德爾西太太重述一遍，把她引到航程圖前面，用手指指出上海號經過的地方。

「在從前的時候——我不是說的帆船時代，我說的是在七八年前船上還未裝置無線電的時代——船一開到海上便和陸地完全隔絕；如今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了：船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不會是孤單的。任何一隻船都在和它看不見的同伴通信信息，只要它一呼喚，它們就會走上前來的。」

「既然如此，爲什麼我們收不到它的信息？哈當先生，照你對我說的這一番話看來，上海號的音信全無實在是太可怕了！」

「不，一點也不。收消息到處都可以收的，可是發播消息却是另外一回事！讓我們來假設你的丈夫需要別人拯救：不過你我都知他一定是要等到一切的方法全用盡了才肯求救的。以後的事大約是這樣的——據我想來實際發生的事一定是這樣的——收到他求救電信的船是一隻噸位不大的船，一隻沿海貿易船或是小貨船，船上裝置的發報機力量有限，也許只能達到二百五十哩左右。因此上海號的消息只好等到電力比較強大的電台收到後轉播了……我和你說的只是大略的情形，我不能够和你詳細講解無線電。」

「我知道，我知道。不過這種困難情形只能耽誤一兩天，可是一星期……」

「上海號的發報機也許出了毛病；船也許被風暴吹離了它的航線，船的航線並不太寬，你是知道的。」

「這一切我都知道，這一切我都知道，可是我也知道船會沉沒的。」

「什麼？上海號是我們公司裏最堅固的船，一遇上風暴就沉了麼？」

「它從前是的，現在却不是了。啊！哈當先生！你讓這隻船開出去實在是你的錯！這隻又破又舊的船……」

哈當先生跳了起來：

「上海號是又破又舊麼？誰對你說的？」

「大家都這樣說。」

「誰？大家？你會相信這種絲毫無根據的謠說麼？現在我明白外面一切人的情感了。我猜想一定是一家船公司造出來的謠言，到處散佈……」

「我是從另一方面聽來的，」德爾西太太用力地說道，「不然我不會相信的。」

「哪一方面？」哈當先生叫道，牙齒咬得緊緊的。

「最可靠，和誰都沒有仇恨的方面：我的丈夫告訴我的。」

哈當先生摸着前額，好像不能相信他親耳聽見的話是真的。

「哪里的話，這是不可能的。德爾西不是一個把關係重要的話隨便亂說的人。他明白話語的重要，他也知道我們航業界的人是多看重話語的。這不會是真的，他不會對你說過這句話……」

「他的確對我說過，哈當先生，他說話時候這種又堅決又激動的神情，我現在想起了就難受。他當時還拿出一份保險單，是他在開船的前兩天去保的，他指定我和我的小孩作承繼人。他還說他對於那隻船的信心十分微小，因此他設法要求把救生船的數目增加了一倍。最後他還說這些情形你是知道的！」

「瞎說！那是謊話！這隻船是按照定章時時檢查的。這事很容易證明。古特烈，叫人把上海號的文件給我拿來！」

他的吼聲突然平靜下來，他轉過頭來對德爾西太太說道：

「無論出了什麼事，德爾西太太，我求你爲了你的丈夫和小孩的緣故，千萬不要把我們方才說的話漏出去。我呢，我願意把它忘了。古特烈，我們說的話你沒有聽見，是不是？」

「是的，經理，我沒有聽見你們的談話，」副經理嚴肅地說道。

他們問答時的態度是非常凜然可畏，德爾西太太覺得支持不住，幾乎暈倒。她想說話，想問話，然而聲音到了咽喉便消滅了。最後用了極大的努力，她打起精神喃喃地問道：

「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要害怕？我說了些什麼話？你這是什麼意思？」

對於這些問題，哈當先生指着她手上戴的紅寶石戒指回答道：

「德爾西太太，請把它取下吧。」

在那一剎那間，德爾西太太吃驚得動彈不得。她低下頭望望她那潔白的雙手，再望望神情嚴肅臉色和她一樣蒼白的兩人。

就在那時，走進一位職員，遞給哈當先生一封電報。哈當先生馬上把它拆開，看了以後用雙手遮住前額。她看見這情形便大叫一聲：

「我的丈夫！」

哈當先生低頭喃喃道：

「忍受這不幸吧。」

古特烈握住她的手臂，打算扶她坐下。她拒絕他的幫忙，用着不穩定的步子走出門去。

副經理問道：

「怎麼辦呢，經理？」

哈當先生的衣領好像使他透不了氣，他煩燥地把它解開，答道：

「照平常一樣辦理。」

下面羣衆的吵嚷聲依然可以聽見。但是過了一會，所有的聲音都突然停止，可怕的寂靜籠罩了一切。在這兩天來張貼種種告白的雲石板上，這時貼着一行字：

上海號遇險，人貨全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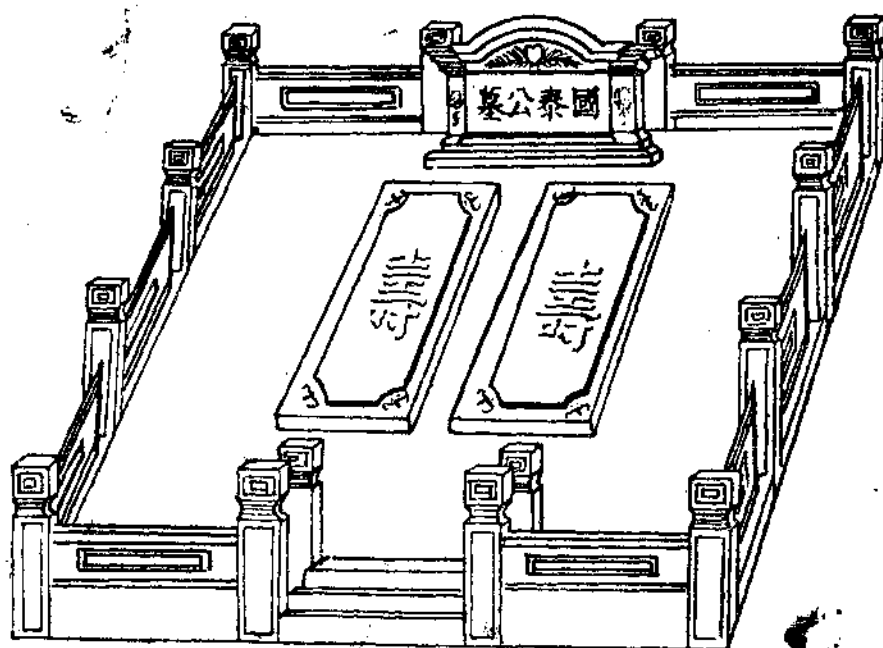
國泰公墓

墓園·蘇州木瀆鎮靈巖山麓

(詳章備索)

土地高燥

保障安全



群山環抱

風水秀麗

辦事處

上海甯波路一號二大康銀樓二樓 電話一七四四
蘇州觀前街五十六號 電話一四一五

商藥備完一惟區市

集申大藥房

新藥部 配方部 化粧部

地址：鳳陽路（白克路）七〇至二號 電話：三六三九

萬象手冊 面皮冲

印刷精緻——式樣靈巧·人人愛用

如蒙同業批購——請向中央書店接洽

實售	八折	讀者	本刊	優待	元拾	每小	元卅	每大	定價
					八	冊	五	號	

福州世界裏內 中央書店批發 電話九〇七二

封面七色·印刷精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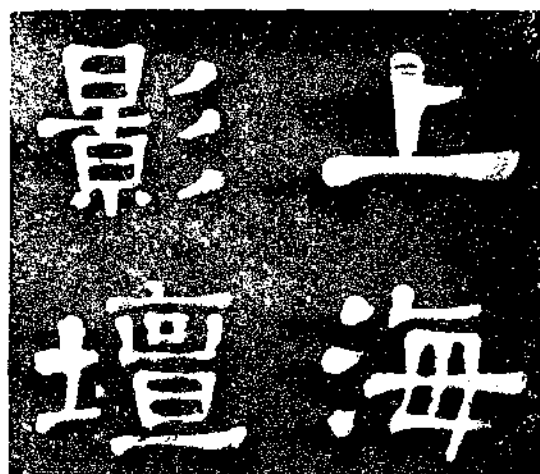
內容精彩
活潑
銅圖
名貴
新鮮

第六期

上海影壇出版社
上海六合路和大樓

五洲書報社總經理
上海山東路一二一號

業已出版



每月十日·發行一冊

震驚影壇之
鉅型刊物



懸有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售 **拜耳** 良藥
下列為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拜耳 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首創獨步傷風寒熱特效良藥
- **加當** GARDAN 疼痛與身體不舒適服本品即愈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強身補腦唯一標準大補劑
- **克利西佛** CRESIVAL 味甘效著的止咳化痰劑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癬濕疹疥癬等皮膚病
- **海而密妥** HELMITOL 泌尿器消毒劑
- **嬰兒杜方** ELDOFORM 治療泄瀉之最佳良藥